

51197

I210.7
3801
文

同壽色身

編 平 康 許

印 編 會 員 委 念 紀 生 先 迅 魯

1946





一九三〇年九月

于上海

景宗女士學子席程所

飛雪贈誤多時愧滿之無方幸

駿才之易教而乃年屆結東南北東西

雖六素之能通或

下疇之不易言念及此不禁淚下四條

生倘能故茲愚劣使師得備薄饌于月十六日

午十二時假宦河口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周宅

一敘俾罄愚誠不勝厚幸順頌

時綏

師魯下謹行

八月十五日

林啟

先日御返依ノイタ・イテ返事ヲ居上ゲミ

白カトウニ 到達シタデアポート思ヒマス。北河川路ニ

毎日 娠々ナツテ来マシタ。ドモロガ先生中々

帰へテ来マセン。漫談ワ戦争ヨクモ永イ様

デス。ソレノ際ニ為マイテ仕舞ヒマシタ。

私ノ不相変々毎日ブラブレテ居マス。矢張り

不景氣ノ影響ヲ蒙リマセが併し大ニクハ無

イデス。其困ルニハ居イッパマルが戦争成生ノ

甚ク見^うイテ様デ僕ノ憂カウ飛出デ^ヨニ行

キマシタ。ソノ御蔭デ僕ノ此頃銀々キノ手付^ツニ

しなふふたりマリン。

山中夫人や塚田君ニ過つたか快くアツてゐる

君は西會にどうもヨロシク御付言願ひます殊に

嘉吉様と杉原様。

私に不承西亞、販畫家ニ日本、紙ヲ送らうと

御手数たかき何卒買テ下さ。紙は左へ画了

西、肉(白色) 百枚

鳥、子(白色) 百枚

ツレテ、分キ紙屋ニ終ンデ書留ニテ直接ニ送

西亞、送ッた方が簡単便利デシヨ。難し

子ノ^屋アドレースヲ一門ニ送リ上ゲテ置キテるるう張ッテ
下サイ。

僕ノ低デ木初ノ畫ト交換シテ居ル。併し畫ノ
來ルカド一カ未ダ問題ヲス。若し來らう秋ノ夏
頃ニ又展覧會ヲ開ク可シク。

奥様ニ東京ニイラシヤイマスガ、ヨロシク。

叫と振る

ルーレン 敬上

郎其山久

許モヨロシクト

海嬰ノ未付ニモおコナイ
併し曉不モ我ニナラズ

四トサセ夜

目次

李秉中	二一封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九三二年六月	一
孫伏園	三封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月	二七
許季芾	二封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三三
李霧野	五五封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九三六年五月	三七
臺靜農	四一封	一九二五年八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九九
許欽文	四封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九三二年三月	一四一
陶元慶	七封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一四九
韋素園	二八封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九三一年二月	一五七
翟永坤	五封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九二八年七月	一九三

次 目

許廣平	一封	一九二六年八月	二〇一
李小峯	一封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二〇五
劉 隨	一封	一九二七年三月	二〇七
章叢蕪	四封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二〇九
趙景深	三封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二一五
邵銘之	三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九三六年六月	二一九
孫 用	一四封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二二三
陳君涵	三封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月	二三九
王余杞	一封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二四三
方善竟	二封	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月	二四五
王喬南	二封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月	二四九
崔眞吾	三封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九三二年十月	二五三

簡書迅啓

內山完造	五封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二五七
董紹明	一封	一九三一年八月	二六五
母親	五〇封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二六七
鄭伯奇	三封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五月	三一五
王諶之	一七封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九月	三一九
趙家璧	四五封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三三九
張天翼	一封	一九三三年二月	三七七
黎烈文	三二封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三七九
姚克	三二封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九三六年四月	四〇五
曹聚仁	二四封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九三六年二月	四四七
唐訶	四封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四七五
羅清楨	二〇封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三六年四月	四八一

目次

呂蓬尊	二封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五〇一
胡今虛	五封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月	五〇三
董永舒	一封	一九三三年八月	五〇九
曹靖華	六封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五一—
鄭振鐸	四九封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五一—九
吳 渤	一三封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五八—五
徐懋庸	四三封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六年二月	六〇—一
陳鐵耕	五封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九三四年七月	六三—九
李霧城	一二封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九三五年五月	六四—五
張 慧	四封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九三五年三月	六六—三
楊霽雲	三四封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九三六年八月	六六—七
樓燦春	七封	一九三四年六月—一九三六年四月	七一—三

韓白羅	一封	一九三四年七月	七一九
唐 竣	四封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九三五年八月	七二三
黃 源	三九封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七二九
蕭 軍	五四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六年二月	七六五
孟十遷	三二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六年三月	八四三
葉芷湯詠蘭	一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八七七
沈振黃	一封	一九三四年十月	八八七
竇隱夫	一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八八九
金鑿野	四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九三五年二月	八九一
李 樺	七封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九月	八九七
賴少麒	五封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月	九一一
費慎祥	四封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九一七

曹白	一五封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九二一
胡風	六封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九三六年二月	九四一
唐英偉	二封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九三六年三月	九五—
蔡斐君	二封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八月	九五五
謝六逸	二封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月	九五九
王野秋	一〇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九六一
馬子華	一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九七七
耳耶	一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九七九
周劍英	一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九八一
夏傳經	三封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月	九八三
顏黎民	二封	一九三六年四月	九八七
段幹青	一封	一九三六年四月	九九三

吳朗西

一〇封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月

九九五

時玳

二封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月

一〇〇一

沈明甫

八封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月

一〇〇五

答世界社

一封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〇一五

王正朔

一封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〇一七

康小行

一封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〇一九

鹿地亘

一封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〇二一

許傑

一封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〇二三

附編

(下列信函係據出版物抄錄)

蕭參

二封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九三四年

一〇二七

施蠶存

二封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月

一〇二九

目次

杜衡	六封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一日	一〇三一
孔若君	一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一〇三九
汪覆泉	一封	年月未詳	一〇四一
跋 (楊齋雲)			一〇四三
編後記 (許廣平)			一〇四九

李秉中

一九二三年

—

秉中兄：

我的時間如下，但星期一五六不在內。

午後一至二時 在寓

三至六時 在教育部（亦可見容）

六時後 在寓

星期日大抵在寓中。

樹人上 二月二十六日

二

庸倩兄：

今天得來信，俱悉。

邊雪鴻泥記事件，我早經寫信問過，無覆，當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無暇；近又託孫伏園面問，未遇，乃寫信問，仍無覆，則不知其何故也。或者已上祕魔屋修道，抑仍在北京著書，皆不可知。來信令我作書再催并介紹，今寫則寫矣，附上，但即令見面，恐其不得要領，仍與未見無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非此之謂也。况我又不善簡牘，不能作宛轉動聽之言哉。

至于款項，倘其借之他人，則函牘往反，而且往反再三，而終于不得要領，必與賣稿無異，昔所經驗，大概如斯。不如就自己言，較為可靠，我現在手頭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餘須待端午再看，頗疑其時當有官俸少許可發，則再借三十元無難，但此等俸錢，照例必于端

午前一日之半夜纔能決定有無，故此時不能斷言。

但如貴債主能延至陽歷六月底，則即令俸泉不發，亦尚有他法可想。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當于星期五持至北大面交。

樹人 五月二十六日之夜

三

庸倩兄：

來信已到。款須略停數日。教育部有明日領取支票之謠，倘真，則下月初可有，否則當別設法，使無碍于往曹州度孔家生活耳。

樹人 八月廿八日夜

四

庸倩兄：

回家後看見來信。給幼漁先生的信，已經寫出了，我現在也難料結果如何，但好在這並非生死問題的事，何妨隨隨便便，暫且聽其自然。

關於我這一方面的推測，並不算對。我誠然總算幫過幾回忙，但若是一個有力者，這些便都是些微的小事，或者簡直不算是小事，現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幫忙者，其原因即在我之無力，所以還是無效的回數多。即使有效，也算什麼，都可以毫不放在心裏。

我恐怕是以前不好見客出名的。但也不盡然，我所怕見的是談不來的生客，熟識的不在內，因為我可以不必裝出陪客的態度。我這裡的客並不多，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所以有青年肯來訪問我，很使我喜歡。但我說一句真話罷，這大約你未曾覺得的，就是這人如果以我爲是，我便發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實我何嘗坦白？我已經能夠細嚼黃連而不皺眉了。我很憎惡我自己，因爲有若干人，或則願我有錢，有名，有勢，或則願我隕滅，死亡，而我偏偏無錢無名無勢，又不滅不亡，對於各方面，都無以報答盛意，年紀已經如此，恐將遂以如此終。我也常常想到自殺，也常想

殺人，然而都不實行，我大約不是一個勇士。現在仍然只好對於願我得意的便拉幾個錢來給他看，對於願我滅亡的避開些，以免他再費機謀。我不大願意使人失望，所以對於愛人和讎人，都願意有以騙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處都弄不好。

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雖然竭力遮蔽着，總還恐怕傳染給別人，我之所以對於和我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覺到悲哀者以此。

然而這些話並非要拒絕你來訪問我，不過忽然想到這里，寫到這里，隨便說說而已。你如果覺得並不如此，或者雖如此而甘心傳染，或不怕傳染，或自信不至于被傳染，那可以只管來，而且敲門也不必如此小心。

樹人
廿四日夜

五

庸情兄：

看了我的信而一夜不睡，即是又中我之毒，請不被傳染者，強辯而已。
我下午五點半以後總在家，隨時可來，即未回，可略候。

魯迅
九月廿八夜

一九二四年

六

庸信兄：

來信收到。我近來至于不能轉動，明日還想去一設法，但希望仍必極少，因為凡和我熟識可以通融之人，其景况總與我差不多也。但我總要湊成二十之數，于禮拜四爲止辦妥，屆時希一莅我寓爲幸。

魯迅

其實錢之結果，禮拜三即可知。我想，如不得已，則舊債之若干份，可由我担保，其法如

柯望禮拜三晚來一談。

十月二十日夜

一九二六年

七

秉中兄：

收到你的來信後，的確使我『出于意表之外』地喜歡。這一年來，不聞消息，我可是歷來沒有忘記，但常有兩種推測，一是在東江負傷或戰死了，一是你已經變了一個武人，不再寫字，因為去年你從梅縣給我的信，內中已很有幾個空白及沒有寫全的字了。現在才知道你已經跑得如此之遠，這事我確沒有預先想到，但我希望你早早從休養室走出，『偷着到啤酒店去坐一坐，』我以為倒不妨，但多喝酒究竟不好。去年夏間，我因為各處碰釘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結果是生病了，現在已愈，也不再喝酒，這是醫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煙，但這一節我却沒有聽。

從去年以來，我因為喜歡在報上毫無顧忌地發議論，就樹敵很多，章士釗之來咬，乃是報應之一端，出面的雖是章士釗，其實黑幕中有人在。不過他們的計劃，仍然于我無損，我還是這樣，因為我目下可以用印書所得之版稅錢，維持生活。今年春間，又有一般人大用陰謀，想加謀害，但也沒有什麼效驗。只是使我很覺得無聊，我雖然對於上等人向來並不十分尊敬，但尚不料其卑鄙陰險至于如此也。

多謝你的夢。新房子尚不十分舊，但至今未加修葺，却是真的。我大約總該老了一點，這是自然的定律，無法可想，只好「就這樣罷。」直到現在，文章還是做，與其說「文章」，倒不如說是「罵」罷。但是我實在困倦極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許要到別的地方去，地方還未定，大約是南邊。目的是：一、專門講書，少問別事（但這也難說，恐怕仍然要說話），二、弄幾文錢，以助家用，因為靠版稅究竟還不夠。家眷不動，自己一人去，期間是少則一年，多則兩年，此後我還想仍到熱鬧地方，照例搗亂。

『指導青年』的話，那是報館替我登的廣告，其實呢，我自己尚且尋不着頭路，怎麼指導別人。這些哲學式的事情，我現在不很想牠了，近來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發點

議論，印點關於文學的書。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為我近來忽然還想活下去了。爲什麼呢？說起來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還有幾個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還要發點議論，印點關於文學的書。

我現在仍在印莽原，以及印些自己和別人的翻譯及創作。可惜沒有錢，印不多。我今天另封寄給你三本書，一是翻譯，兩本是我的雜感集，但也無甚可觀。

我的住址是『西四，宮門口，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你信面上寫的並不大錯，只是門牌多了五號罷了。即使我已出京，信寄這里也可以，因爲家眷在此，可以轉寄的。

你什麼時候可以畢業回國？我自憾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寄贈你，但以爲使精神墮落下去，是不好的，因爲這能使自己受苦。弟一着須大喫牛肉，將自己養胖，這纔能做一切事。我近來的思想，倒比先前樂觀些，並不怎樣頹唐。你如有工夫，望常給我消息。

迅 六月十七日

一九二八年

八

乘中兄：

昨日收到一函一信片，又美術大觀一本，感謝之至。現尚無何書需買，待需用而此間無從得時，當奉聞。

記得別後不久，曾得來信，未會奉覆。其原因蓋在以『結婚然否問題』見詢，難以下筆，遷延又遷延，終至不寫也。此一問題，蓋討論至少已有二三十年，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討論，仍如不言。但據我個人意見，則以為禁慾是不行的，中世紀之修道士，即是前車。但染病，是萬不可的。十九世紀末之文藝家，雖曾讚頌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讚頌固不妨，身歷却是大苦。于是歸根結蒂，只好結婚。結婚之後，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兩害相權，我以為結婚較小。否則易于得病，一得病，終身相隨矣。

現狀，則我以為『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二十年前身在東京時，學生亦大抵非陸軍則法政，但爾時尚有熱心于教育及工業者，今或希有矣。兄職業我以為不可改，非為救國，

爲喫飯也。人不能不喫飯，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與願違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餘暇，可研究自己所願意之東西耳。自然，強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飯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國謀生，將日難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此地有人拾『彼間』牙慧，大講『革命文學』，令人發笑。專掛招牌，不講貨色，中國大抵如斯。

今日寄上書三本，內一本爲唐宋傳奇集上冊。缺頁之本，棄之可矣。

迅 上 四月九日

一九三〇年

九

秉中兄：

頃得由北平轉到惠函，俱悉。觀光紀遊早收到，忘未裁答，歉甚。歉甚。

含秀居叢書中國似未曾有人介紹，亦不知刊行幾種，現在尚在刊行與否。其草木春

秋及禪真後史，中國尙有而版甚劣，此叢書中者殆必根據舊印，想當較佳。至于鼓掌絕塵，則從來未聞其名，恐此土早已佚失，明人此類小說，佚存于日本者聞頗不少也。

我仍碌碌，但身體尙健，差堪告慰耳。此後如惠書，寄「上海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周喬峯收轉」較妥。

迅 啓上 四月十二夜

令夫人均此致候不另

10

秉中兄：

前蒙寄鼓掌絕塵，早收到；後又得四月十八日惠書，具悉。天南遯叟係清末「新黨」，頗和日人往來，亦曾游日，但所紀載，以文酒伎樂之事爲多，較之觀光紀游之留意大事，相去遠矣。兄之關於鼓掌絕塵一文，因與信相連，讀後仍納信封中，友人之代爲清理廢紙者，不遑細察，竟與他種信札同遭毀棄，以致無從奉璧，實不勝歉仄，尙希諒察爲幸。

兄所問大公報副刊編輯人和歌入門之書籍及較好之日本史三事，我皆不知。至于

國內文藝雜誌，則實尙無較可觀覽者。近來頗流行無產文學，出版物不立此爲旗幟，世間便以爲落伍，而作者殊寥寥。銷行頗多者，爲拓荒者、現代小說、大衆文藝、萌芽等，但禁止殆將不遠。語絲聞亦將以作者星散停刊云。我于彷徨之後，未作小說，近常從事于翻譯，間有短評，涉及時事，而信口雌黃，頗招悔尤，倘不再自檢束，不久或將不能更居上海矣。

我于前年起，曾編奔流，已出十五本，現已停頓半年，似書店不願更印也，不知何意。

結婚之事，難言之矣，此中利弊，憶數年前于函中亦曾爲兄道及。愛與結婚，確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愛與結婚，則又有他種大事，由此開端，此種大事，則爲結婚之前，所未嘗想到或遇見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經（倘要結婚），無可如何者也。未婚之前，說亦不解，既解之後，——無可如何。

國內頗紛紜多事，簡直無從說起，生人箝口結舌，尙虞禍及，讀明末稗史，情形庶幾近之。

令夫人均此致候不另

迅 啓上 五月三日

秉中兄：

來信收到。結婚之後，有所述的現象，是必然的。理想與現實，一定要衝突。

以譯書維持生計，現在是不可能的。事。上海穢區，千奇百怪，譯者作者，往往爲書買所誑，除非你也是流氓。加以戰爭及經濟關係，書業也頗凋零，故譯著者並蒙影響。預定譯本，成後收受，現已無此種地方，即有亦不可靠。我因經驗，與書坊交涉，有時用律師或合同，然仍不可靠也。

青木正兒的明清戲曲史，我會一看，確是好的。但此種大部，我所知道的書局，沒有能收受的地方。此地的新書坊，大都以營利（而且要速的）爲目的，他們所出，是稿費廉的小書。

我近來不編雜誌，仍居上海，報載爲燕京大學教授，全係謠言。

迅 上 九月三日

一九三一年

二

秉中兄：

頃見致舍弟書，藉知滬上之謠，已達日本。致勞殷念，便欲首途，感愴交併，非言可喻！

我自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於謝絕人世，結舌無言。然以昔嘗弄筆，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爲左翼作家聯盟之一員。而上海文壇小醜，遂欲乘機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語，力施中傷，由來久矣。哀其無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間捕青年數十人，其中之一，是我學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魯）飛短流長之徒，因盛傳我已被捕。通訊社員發電全國，小報記者盛造謠言，或載我之罪狀，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諷喻當局，加以搜捕。其實我之伏處牖下，一無所圖，彼輩亦非不知。而滬上人心，往往幸災樂禍。冀人之危，以爲談助。大談陸王戀愛於前，繼以馬振華投水，又繼以蕭女士被強姦案，今則輪到我之被捕矣。文人一搖筆，用力

甚微，而於我之害則甚大。老母欲泣，藝友驚心。十日以來，幾於日以發緘更正爲事，亦可悲矣。今幸無事，可釋遠念。然而三告投杼，賢母生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來日如何耳。東望扶桑，感愴交集。此佈即頌。

曼福不盡

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 啓上 二月四日

一三

乘中兄：

九日惠函已收到。生丁此時此地，真如處荆棘中，國人竟有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憤歎。時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舊鄉，仍不能絕裾徑去，野人懷土，小草戀山，亦可哀也。日本爲舊游之地，水木明瑟，誠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甚嚮往。去年頗欲赴德國，亦僅藏于心。今則金價大增，且將三倍，我又有眷屬在滬，并一嬰兒，相依爲命，雖則兩傷，故且深自韜晦。

冀延餘年，倘舉朝文武，仍不相容，會當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盛意甚感，但今尙無恙，請釋遠念，并善自珍攝爲幸。此布，即頌

曼福不盡

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 啓上 二月十八日

一四

秉中兄：

二月二十五日來函，頃已奉到。家母等仍居北京，蓋年事已老，習于安居，遷徙殊非所喜。五年前有人將我名開獻段公，煽其捕治時，遂予身出走，流寓廈門。復往廣州，次至上海，是時與我偕行者，本一舊日學生，曾共患難，相助既久，恕置遂難。兄由朔方歸國，來景雲里寓時，曾一相見，然初非所料，固當未嘗留意也。

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間，今已一歲半，男也，以其爲生于上海之嬰孩，故名之曰滬嬰。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無求于後嗣，雖無子女，素不介懷。後顧無憂，反以爲快。今則多此一累，

與幾隻書箱，同覺笨重，每當遷徙之際，大加擘畫之勞。但既已生之，必須育之，尙何言哉。

近數年來，上海羣小，一面于報章及口頭盛造我之謠言，一面又時有口傳，云當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今觀兄所述友人之言，則似固未嘗專心致志，欲得而甘心也。此間似有一羣人，在造空氣以圖構陷或自快。但此輩爲誰，則無從查考。或者上海記者，性質固如此耳。

又聞天津某報曾載我『已經刑訊』亦頗動舊友之憤。又另有一報，云我之被捕，乃因爲『紅軍領袖』之故云。

此間漸暖，而感冒大流行。但眷屬均好。北京亦安。我頗欲北歸，但一想到彼地『學者』，輒又卻步。此布，即頌

曼福

迅 啓上 三月六日

令夫夫人均此致候

一五

秉中兄：

前由東京鋪子寄到小孩衣褲各一事，知係兄見惠之品，甚感謝。近來謠譟稍衰，故已于上月初旬移回舊寓，但能安居至何日，則殊不可知耳。賤軀仍如常，可釋遙念。此布，即頌

曼福

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 啓上 四月三日

一六

秉中兄：

三月廿九日來信，到已多日，適患感冒，遂稽答覆。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誠爲累墜之事，然生產之費，問題尙輕，大者乃在將來之教育，國無常經，個人更無所措手，我本以絕後顧之憂爲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嬰兒，念其將來，亦常惆悵，然而事已如此，亦無奈何。長吉詩云：已生須已養，荷擔出門去，只得加倍服勞，爲孺子牛耳，尙何言哉。兄之孩子，雖倍于我，

但倘不更有增益，似尙力有可爲，所必要者，此後當行節育法也。惟須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瑣，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懷孕矣。求子者日夜祝禱而無功，不欲者稍不經意而輒妊，此人間之所以多苦惱歟。寓中均安，可釋遠念，但百物騰貴，弄筆者或殺或囚，書店（北新在內）多被封閉，文界子遺，有稿亦無賣處，于生活遂大生影響耳。此布即頌

曼福

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 啓上 四月十五日

一七

乘中兄：

十六日信已到。前回的一封信，我見過幾次轉載，有些人還因此大做文章，或毀或譽。這是上海小報記者的老法門，他們因爲不敢說國家大事，只好如此。兄不大和這種社會接近，故至于驚愕，我是見之已慣，毫不爲奇的了。

對於發表信札的事，我于 兄也毫無芥蒂，自己的信之發表，究勝于別人之造謠，况

且既已寫出，何妨印出，那是不算一回什麼事的。但上海小報，笑柄甚多，有一種竟至今尚不承認我沒有被捕，其理由則云並未有親筆去函更正也。

疑兄「借光自照」，此刻尚不至于此。因為你尙未向上海書坊賣稿，和此輩爭一口飲食，否則即無此信，他們也總要講壞話的。我向來對於有新聞記者氣味的人，是不見，倘見，則不言，然而也還是謠言層出，有時竟會將舍弟的事，作爲我的。大約因爲面貌相似，認不清楚之故。惟近數月來，關於我的記事頗少見，大約一時想不出什麼新鮮花樣故也。

我安善如常，但總在老下去；密斯許亦健，孩子頗胖，而太頑皮，鬧得人頭昏。四月間北新書店被封，于生計頗感恐慌，現北新復開，我的書籍銷行如故，所以沒有問題了。

中國近又不寧，真不知如何是好。做起事來，誠然，令人心悸。但現在做人，我想，只好大膽一點，恐怕也就通過去了。兄之常常覺得爲難，我想，其缺點即在想得太多仔細，要毫無錯處。其實，這樣的事，是極難的。凡細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一旦身臨其境，倒也沒有什麼，譬如在圍城中，亦未必如在城外之人所推想者之可怕也。此復，即頌

曼福

迅上

廣平附筆致候 六月二十三夜

令夫人均此問候

一九三二年

一八

秉中兄：

三日前展轉得一月二十五日來信，知令郎逝去，爲之慘然。頃復由北平寄來一函，乃諗窳躬失蹤之謠，致勞遠念，甚感甚歉。上月二十八之事，出于意外，故事前毫無豫備，突然陷入火線中，中華連年戰爭，聞鎗砲聲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至二月六日，由許多友人之助，始脫身至英租界，一無所攜，只自身及婦豎共三人耳。幸俱頑健，可釋遠念也。現暫寓一書店之樓上，此後仍寓上海，抑歸北平，尙毫無頭緒，或須視將來情形而定耳。所賜品印，迄今未至，有無蓋不可知，商務印書館全部，亦已于二十九日焚燬，但舍弟亦無恙，並聞此復即頌

僱社

令夫人并此致候不另

令郎均吉

迅啓上

此後賜信，可寄「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轉」

一九

秉中兄：

惠函奉到。時危人賤，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我又往往適在險境，致令小友遠念，感愧實不可言，但實無恙，惟臥地逾月，略覺無聊耳。百姓將無死所，自在意中，憶前此來函，頗多感憤之言，而鄙意頗以爲不必，兄當冷靜，將所學者學畢，然後再思其他，學固無止境，但亦有段落，因一時之刺激，釋武器而奮空拳，于人于己，兩無益也。此地已不聞鎗礮聲，故于昨遂重回舊寓，門窗雖爲彈片毀三四孔，碎玻璃十餘枚，而內無損，當虛室時，僮兒亦曾惠臨，計擇去衣服什器約二十餘事，值可七十元，但皆婦豎及竈下之物，其屬于我者，僅洋傘一柄，書籍紙墨皆如故，亦可見文章之不值錢矣。當漂流中，孩子忽染疹子，任其風吹日炙，不

與診視，而竟全愈，頑健如常，照相久未照，惟有周歲時由我手抱而照者一張在此，日內當寄上，俟較溫暖，擬照新片，爾時當續奉也。欽文事我不詳，似是三角戀愛，二女相妬，以至相殺，但其一角，或云即欽文，或云另一人，則真所謂「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不佞亦難言之矣。此頌

曼福

令夫夫人均此致候

迅 啓上 三月二十夜

110

秉中兄：

頃奉到十八日惠函，同時亦得家母來書，知蒙存問，且貺佳品，不勝感謝。三月二十八日函早到，以將回國，故未復，其實我之所謂求學，非指學校講義而言，來書所述留學之弊，便是學問，有此灼見，則于中國將來，大半已可了然，然中國報紙，則決不爲之發表。危言爲人所不樂聞，大抵願昏昏以死，上海近日新開一跳舞廳，第一日即擁擠至無立足之處，嗚

呼，尙何言哉。恐人民將受之苦，此時尙不過開場也。但徒變無益，我意見不如先訪舊友，覓生計耳。（作何事均可）

我本擬北歸，稍省費用，繼思北平亦無噉飯處，而是非口舌之多，亦不亞于上海，昔曾身受，今遂躊躇。欲歸省，則三人往返川資，所需亦頗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終于不動，未可知也。此間已大有夏意，櫻筍上市，而市况則蕭條，但時病尙不及北平之盛，中國防疫無術，亦致命傷之一也，但何人肯慮及此乎？賤軀如常，眷屬亦安健，可告慰。此復，即頌

佳勝

迅 啓上 五月三夜

令夫人并此致候 世兄均吉

二二

秉中兄：

頃得五月卅一日信片，知尙未南行，但我曾于五月二十左右寄一孺子相片，尙由朱寓收轉，未見示及，因知未到也。舍間交際之法，實亦令人望而生畏，即我在北京家居時，亦

常惴惴不寧，時時進言而從來不蒙採納，道盡援絕，一歎置之久矣。南行不知究在何時，如賜信，此後希勿寄北新，因彼店路遠而不負責，易于遺失，惟『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爲較妥也。倘見訪，可問此店，當能知我之下落，北新則不知耳。此復即頌

曼福

令夫人均此致候

令郎均吉

迅 啓上 六月四夜

孫伏園

一九二三年

一

伏園兄：

惠書已到，附上答王君箋，乞轉寄，以了此一件事。

欽文兄小說已看過兩遍，以寫學生社會者爲最好，村鄉生活者次之；寫工人之兩篇，則近于失敗。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嚴則可存二十三四篇。現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問其可收入文藝叢書否？而于陰歷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後再加訂正之。總之此集決可出版，無論收入與否，但須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尙好，但所記狀態及言論，過于了然，（此等議論，我亦聽見過，）成集時易被注意，似須改得稍晦才是。又傳染病一篇中記打針（注射）乃在屁股上，據我所知，當在大腿上，改爲屁股，地位太有參差，豈現在針法已有改變乎？便中望一詢爲荷。

迅 上 一月十一日夜

二

伏園兄：

今天副鐫上關於愛情定期的討論只有不相干的兩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鍾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漸停止了麼？

我以爲那封信雖然也不失爲言之成理的提議，但在變態的中國，很可以不依，可以變態的辦理的。

先前登過的二十來篇文章，誠然是古怪的居多，和愛情定期的討論無甚關係，但在別一方面，却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這不但可以給改革家看看，略爲驚醒他們黃金

色的好夢，而『足爲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的左證』也就是這些文章的價值之所在了。

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着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實在是不爲無益的東西。例如『教員就應該格外嚴辦』、『主張愛情可以變遷，要小心你的老婆也會變心不愛你』之類，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無報章討論，是一時不容易聽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這些名言的發展地，豈可惜？

鍾先生也還是脫不了舊思想，他以為醜，他就想遮蓋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裏面依然還在腐爛，倒不如不論好歹，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往時布袋和尚帶着一個大口袋，裝些另碎東西，一遇見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這舉動雖然難免有些發瘋的嫌疑，然而在現在却是大可師法的辦法。

至于信中所謂揭出怪論來便使『青年出醜』也不過是多慮，照目前的情形看，甲們以爲可醜者，在乙們也許以爲可寶，全不一定，正無須乎替別人如此操心，況且就在上

面的一封信裏，也已經有了反證了。

以上是我的意見，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這些話，單是願意作爲一點參考罷了。

迅 六月十二日

三

伏園兄：

昨天接兩信，前後相差不過四點鐘，而後信稱前信曰『昨函』，然則前寄之一函，已爲送之者壓下一日矣，但好在並無關係，不過說說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將小說史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現續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長之勢，上卷恐須再加入一篇，其原稿爲八十六七葉，始可與下卷平均，現擬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後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謂一撮毛君及其夫人擬見訪，甚感甚感。但記得我已曾將定例聲明，即一者不

再與新認識的人往還，二者不再與陌生人認識。我與一撮毛君認識大約已在四五年前，其時還在真正「章小人」(Zhang)時代，當然不能算新，則倘蒙枉顧，自然決不能稍說覺話。然于其夫人則確係陌生，見之即與定例第二項違反，所以深望代為辭謝，至託至託。此事並無他種壞主意，無非熟人一多，世務亦隨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關心之義務，而偶或相遇也又必當有恭敬鞠躬之行爲，此種雖係小事，但亦爲「天下從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銷聲匿迹之爲愈耳。

樹人 上 十月廿四日

再者，廿三函并書皮標本頃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氣，即用皇帝所用之黃色可也，今附上，餘者暫存，俟面繳。

面上印字之樣子，擬亦自定一款式，容遲日奉上，意者尙不急急也。

樹人 又上 廿四

許季芾

一九二三年

季市兄：

前見校刊，知兄已遞辭呈，又患失眠，此信本該不作，然實無奈，故寫此以待，因聞詩荃兄言兄當以明日到京也。

此次教部裁員，他司不知，若在社會司，則辦事員之凡日日真來辦事者皆去矣，留者之徒，弟僅于發薪時或偶見其面，而平時則杳然如此，則天下事可知也。復次之胡鬧，當在附屬機關，弟因此頗爲子佩憂，現在年數勞績皆不論，更有何可說。前聞女師校有管註冊

者已去，而位尙虛，殊欲切爲子佩謀之，但不知兄在辭中，尙可爲不偷可，並且無他窳穢，則專以此爲託也。

附上講稿一卷，明已完，此後僅清代七篇矣。然上卷已付排印，下卷則起草將完，擬以明年二月間出。此初稿頗有誤，本可不復呈，但先已俱呈，故不中止耳。已印者日內可裝成，其時寄上。

弟樹人上 十二月十日夜

一九三六年

二

季市兄：

得新苗，見兄所爲文，甚以爲佳，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國耳。從中更得讀太炎先生獄中詩，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靜安沒後，尙有人印其手

迹今太炎先生諸詩及速死等，實爲貴重文獻，似應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彙印成冊，以示天下，以遺將來。故宮博物館印刷局，以玻璃板印盈尺大幅，每百枚五元，然則五十幅一本，百本印價，不過二百五十元，再加紙費，總不至超出五百，向種種關係者募捐，當亦易集也。此事由兄發起爲之，不知以爲何如？

與革命歷史有關之文字不多，則書簡文稿冊頁，亦可收入，曾記有爲兄作漢郊記歌之篆書，以爲絕妙也。倘進行，乞勿言由我提議，因舊日同學，多已崇貴，而我爲流人，音問久絕，殊不欲因此瀾諸公之意耳。

賤恙時作時止，畢竟如何，殊不可測，只得聽之。

專此布達，並請

道安

弟飛頓
九月廿五日

李 霽 野

一九二五年

—

霽野兄：

來信并文稿，黑假面人譯本，又信一封，都收到了。

語絲是他們新潮社裏的幾個人編輯的。我曾經介紹過兩三回文稿，都至今沒有消息，所以我不想寄給他們了。京報副刊和民衆文藝都可以登，未知可否，如可以那一種爲合，待回信辦理。

黑假面人稍遲數日，看過一遍，當寄去，但商務館一個一個的算字，所以詩歌戲劇，幾

乎只得比白紙稍貴而已。文中如有費解之處，再當函問，改正。

往星中做得較早，我以為倒好的。黑假面人是較與實社會接觸得切近些，意思也容易明瞭，所以中國的讀者，大約應該贊成這一部罷。人的一ance 是安特來夫的代表作，譯本錯處既如是之多，似乎還可以另翻一本。

魯迅 二月十七日

二

霽野兄：

前幾天收到一篇生活！我覺得做得很好，但我略改了幾個字，都是無關緊要的。

可是，結末一句說：『這喊聲裏似乎有着雙關的意義。我以為這『雙關』二字，將全篇的意義說得太清楚了，所有蘊蓄，有被其打破之慮。我想將牠改作『含着別樣』或『含着幾樣』後一個比較的好，但也總不覺得恰好。這一點關係較大些，所以要問問你的意思，以為怎樣？

魯迅
西城宮門口，西三條，二十一號
五月十七日

一九二六年

三

霽野兄：

十四日的來信，昨天收到了，走了十五天。墳的封面畫，自己想不出，今天寫信託陶元慶君去了，黑假面人的也一同托了他。近來我對於他有些難于開口，因為他所作的畫，有時竟印得不成樣子，這回彷彿在上海再版，顏色都不對了，這在他看來，就如別人將我們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樣。

爲莽原，我本月中又寄了三篇稿子，想已收到。我在這裏所擔的專情太繁，而且編講義和作文是不能並立的，所以作文時和作了以後，都覺無聊與苦痛。稿子既然這樣少，長虹又在搗亂，（見上海出版的狂飈）我想：不如至廿四期止，就停刊，未名社就專印書籍。

一點廣告，大約語絲還不至于拒絕罷。據長虹說，似乎莽原便是狂飈的化身，這事我却到他說後纔知道。我並不希罕「莽原」這兩個字，此後就廢棄牠。墳也不要稱莽原叢刊之一了。至于期刊，則我以為有兩法，一從明年一月起，多約些做的人，改名另出，以免什麼歷史關係的牽扯，倘做的人少，就改爲月刊，但稿須精選，至于名目，我想「未名」就可以。索性暫時不出，待大家有興致做的時候再說。（君山單行本也可以印了。）

這里就是不愁薪水不發。別的呢，交通不便，消息不靈，上海信的往來也需兩星期，書是無論新舊，無處可買。我到此未及兩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點也寫不出。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

小約翰還未動手整理，今年總沒工夫了，但陶元慶來信，却云已準備給我畫封面。

總之，薪水與創作，是勢不兩立的。要創作，還是要薪水呢？我現在一時還決不定。

此信不要發表。

迅 上 十二九夜

墳的序言，將來當做一點寄上。（此信的下面，自己拆過了重封的。）

霽野兄：

十四日發出的快信，今天收到了，比普通的信要遲一天。因為這裏只有一個郵政代辦處，不分送，要我們自己去留心。一批信到，他就將刊物和平常信塞在玻璃櫃內，給各人自己拿去。這纔慢慢地將寶貴的——包裹，掛號信，快信——一批在房裏打開，一張一張寫通知票，將票又塞在玻璃櫃內，我們見票，取了印章去取信，所以凡是快信，一定更慢，外邊不知道這情形，時常上當的。

莽原叢刊，我想改作『未名新集』，墳不在內，獨立，如中國小說史略一般。該集以君山爲第一部。至于半月刊，我想，應以你們爲中堅，如大家都有興趣，或譯或作，就辦下去，半儂，沉君們的幫忙，都不能作爲基本的。至于我，却很難說，因爲仍不能用功，我確擬于年底離開這裏。這裏是死海一樣，不愁沒飯喫，而令人頭痛之事常有，往往反而不想喫飯，寧可走開。此後之生活狀態如何，此時實難豫測，大約總是仍不能關起門來用功的。我現在想，

四

一月一回，該可以作，因為倘沒有文思，做出來也是無聊的東西，如近來這幾月，就是如此。你們青年且上一年陣試試看，賣不去也不要緊，就印千五百，倘再賣不去，就印一千五百，再賣不去，關門未遲。如果以為如此不妥，那就停刊罷。

倘不停，我想名目也不必改了，還是莽原。莽原究竟不是長虹家的。我看他狂騷第五期上的文章，已經墮入黑幕派了，已無須客氣。我已作了一個啓事，寄北新，新女性，語絲，莽原，和他開一個小玩笑。

莽原的合本，我以為最好至廿四期出全了，一齊發賣。

『聖經』兩字，使人見了易生反感，我想就分作兩份，稱『舊約』及『新約』的故事，何如？

六斤家只有這一個釘過的碗，釘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記不清了。總之兩數之一，是錯的，請改成一律。記得七斤曾說用了若干錢，將錢數一算，就知道是多少釘。倘其中沒有七斤口述的錢數（手頭無書，記不清了）則都改十六或十八均可。

關於創世紀的作者，隨他錯去罷，因為是舊稿。人猿間確沒有深知道連鎖，這位Hae-

Okol博士一向是常不免『以意爲之』的。

陶元慶君來信言墳的封面已寄出，（但未到）囑我看後寄給欽文。用三色版印，欽文于校三色板多有經驗，我想就託他幫忙罷。只要知道這書大約多少厚，便可以付京華印書面。

迅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七年

五

季野兄：

一月十五日來信已到。漱園病已愈否？

每日評論附贈莽原，很像附送『美女人月份牌』之類，我以爲不合適。有麟曾函問我，我亦如此答覆他。

兄所需學費，已在廈門匯出，想已到了。

迅 二七

六

霽野兄：

二月一日信前天才收到。學費已到否，念念。

柏烈威先生要譯阿Q正傳及其他，我是當然可以的。但王希禮君已經譯過，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國習慣上不妨有兩種譯本，那只管譯印就是了。（我也沒有與王希禮君聲明，不允弟二人譯。）L夫人畫如允我們轉載，自然很好。

我現在真太忙了，連吃飯工夫也沒有。前幾天到香港講演了兩天，弄得頭昏。連弟廿九期莽原稿也還未作，望這一期（29）暫缺我的。

迅 二月廿一日

雲野兄：

七

昨天收到受過檢查的二月廿四日來信。漱園已漸愈甚喜。我太忙，每天胡里胡塗的過去，文章久不作了，連莽原的稿子也沒有寄，想到就很焦急。但住在校內，是不行的，從早十點至夜十點，都有人來找。我想搬出去，晚上不見客，或者可以看点書及作文。明天我想去尋房子。

北京的出版物久沒有收到。莽原只收到第二卷第一三期各一本。前天看見創造社中人，說第三期一到，就賣完了，我問他到了多少本，他不說。他們忽云不銷，忽云行，莫名其妙。我所做的東西，買者甚多，前幾天至漲到照定價加五成，近已賣斷。而無書，遂有真筆板之吶喊出現，千本以一星期賣完。墳如出版，可寄百本來。

迅 三一五

墳六十本，象牙之塔十五本，今日已到，紙包無一不破，書多破損。而北新之包，則一無

破者。望此後寄書，可往北新參考其包裝之法，以免損失。

十七

八

霽野兄：

三月十一日所發信，到四月八日收到了，或者因為經過檢查等周折，所以這麼遲延。我于四日寄出文稿一封，掛號的，未知已收到否？

阿Q正傳單行本，如由未名社出，會引出一點問題，所以如何辦法，我還得想一想。又書後面的未名叢書廣告，我想，凡北新所印的，也須列入，因為他們廣告上，也列入未名社所印的書。

前回寄來的書籍，象牙之塔，墳，關於魯迅三種，俱已賣完，望即續寄。原合本也即賣完，要者尚多，可即寄二十本來，此事似前信也說過。這裏的學生對於期刊，多喜歡買合本，因為零本忽到忽不到，不容易買全。合本第二冊，似可即訂，成後寄卅本來。

窮人賣去十本，可再寄十本來。往屋中及外套各賣去三本。

白茶及君山如印出，望即各寄二十本來。黑假面人也如此。

託羅茲基的文學批評如印成，我想可以銷路較好。

舊事重提我稿已集齊，還得看一遍，名未定，但這是容易的。至于小約翰稿，則至今未曾動手，實在可歎。

上星期我到嶺南大學去講演，看見密斯朱。她也不大能收到莽原。

我似乎比先前不忙一點，但這非因事情減少，乃是我習慣了一點之故。狂飈停刊了，他們說被我陰謀害死的可笑。現在又要出一種不知什麼。尙鉞有信來，對於我的奔月，大不舒服，其實我那篇不過有時開一點小玩笑，而他們這麼頭痛，真是禁不起一點風波。

漱園叢蕪處希代致意，不另寫信了。靜農現在何處？

迅
四，九

信如直寄燕大，信面應如何寫法？

九

寄野兄：

四日寄小說稿一篇，想已到。此地的郵局頗特別，文稿不能援印刷品例，須當作信的。此後又寄一信，忘記了日子。

今日看見幾張中央副刊，託羅茨基的書，已經譯（傅東華譯）載了不少了，似乎已譯完。我想，這種書籍，中國有兩種譯本就怕很難銷售。你的譯文如果進行未多，似乎還不如中止。但這也不過是我一個人的意見。

我在廈門時，很受幾個「現代」派的人排擠，我離開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爲從北京請去的教員留面子，祕而不說。不料其中之一，終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經鑽到此地來做教授。此輩的陰險性質是不會改變的，自然不久還是排擠，營私。我在此的教務，功課，已經夠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洵閒氣。所以我決計于二三日內辭去一切職務，離開中大。

此後何往，還未定；或者仍暫留此地，改定小約翰，俟暑假後再說。因爲此刻已無處可以教書，（開學已久）我也想暫時不教書，休息一時再說，這一年來，實在忙得太苦了。來

信可寄「廣州芳草街四十四號二樓北新書屋」(非局字)收轉。書籍亦徑寄「北新書屋」收。這是一間小樓，賣未名社和北新局出版品的地方。

莽原第五六期各十本及給我之各二本，今天收到了。廣東沒有文藝書出版，所以外來之品，消場還好。象牙之塔賣完了，連樣本都買了去。

這里現亦大討其赤，中大學生被捕者有四十餘人，別處我不知道，報上亦不大紀載。其實這里本來一點不赤，商人之勢力頗大，或者遠在北京之上。被捕者蓋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這幾天放了幾個。

再談。

迅
四，二十夜

靜農
漱園
叢焦兄均此不另

10

霽野兄：

六月六十二日信，都收到了。季滌早已辭職回家。鳳舉我到此後，曾寄他一信，沒有回

信，所以也不便再寫信了。

託羅茨基的書我沒有帶出，現已寫信給密斯許，託她在寓中一尋，如尋到，當送上。

從北新書屋寄上錢百元，寄款時所寫的寄銀人和收銀人，和信面上所寫者同。

這里的北新書屋，我想關閉了，因為我不久總須走開，所以此信到後，請不必再寄書籍來了。

我看看各處的情形，覺得北京倒不壞，所以下半年也許回京去。

這幾天我生病，這一類熱病，閩粵很多的，幾天可好，沒有什麼要緊。

迅
六卅

中國的學者

(達)

學者在國家的地位。祇如湖山花鳥。供人們欣賞的麼。那麼。學者祇是國家的粧飾品。說不到實用上去。人們對於學者的崇拜也祇在他的文學藝術上罷了。然而歐美近代的文明。何一非學者的腦力所構成。人們對

於學者。不但是文學藝術上的崇拜。而給予人類以精神和物質。也足令世界人類。永遠紀念着。但是中國的學者。又怎樣呢。我們以爲中國也許沒有學者罷。若是我國也有學者。那麼在最近的過去時期中。多少也給我們開闢一處思想的新領域。而使人們得了一種新傾向。但是我們中國的所謂學者。大半是開倒車。人們也許承認康有爲辜鴻銘一流人。是學者罷。然而他們的思想是這樣的。我們要靠他領導時。祇好向後轉。最可惜者。現代詩人鄧南遮。在一度參加戰爭之後。便減少了人們的熱望麼。若說丁文江們。充軍閔殺人的劊子手。這簡直變了惡魔了。那麼。中國的學者。還是埋頭伏案。做他學者的生活好了。若向政治上混。終會給政治的爐火。變換了氣質。這又何苦來呢。

這是一九二七年（注意：二十世紀已經過了4/5以上！）六月九日香港的循環日報的社論。

「現代詩人……熱望麼」句旁塗圈，是魯迅先生所加的——編者註。

硬拉 di Annunzio 入籍而罵之，真是無妄之災。然而硬將外人名譯成中國式的人們，亦與有罪焉。

我們在中國談什麼文藝呢？

嗚呼鄧南遮！

附注：

但該報發如此之『新』的議論，是少有的。前幾天轉載嚴修們反對跳舞的信，還有許多空白字。你想，嚴先生之文而還以爲有違碍字樣，則方正可知。

六，九，夜

一一

靜
野農兄：

朝華夕拾改定稿，已掛號寄上，想已到。

靜農兄九月八日信，前天收到了。小說要出，很好。可寄上海北新李小峯收轉。來信同。

這裡的生活費太貴，太古船已有，我想于月底動身了，到上海去。那邊較便當，或者也可以賣點文章。這裡是什麼都不知道。可看的刊物也沒有。

先前是時時想走，現在是收拾行李，（有十來件，討厭極了，）莽原久不做了。現在寫了一點，今寄上。以後想寫幾回這樣的東西。

附上四張照相，是一月前照的，R女士如要，請交去。如已無用，便中希送西三條寓。

前回來信說寄來的二十四孝之類之中，有幾本是維鈞兄的。我即函詢那幾種，終無回信，大約我的信失落了。今仍希告我，以便先行郵還。因為帶着走，不大便當。

我很好，請勿念。我想，上船之期，大約本月廿八九罷。

此地居然也涼起來了，有些秋意。

密斯朱壽恒聞已結婚。今年的嶺南大學，聽說嚴極了，學生及職教員好發議論的，就得滾蛋。收回中國自辦了。

迅

九二十二夜

霧野兄：

十二日信已到，內無致共和附信。

白茶或者只十三，是我弄錯的，此事只可如此了結。

北新書屋賬等一、二天再算詳賬云云，而至今未有照辦者，因為我太忙。能結賬的只有我一個人。其實是早已結好，約欠八十元。我到郵局去匯款時，因中央銀行擠兌之故，票價驟落，郵局也停止匯兌了，只得中止，一直到現在。這一筆款只能待我到上海時再寄。

廿九日有船，倘買得到船票，就坐這船，十月六七可到上海。

這裏的文藝，很銷沈，昨天到創造社去一看，知道未名社的書都賣完了，只剩許多莽原。投稿于莽原之饒超華君，（前回寄回的照相中，坐在我與伏園之間的就是他。）回家路經汕頭，被捕，現在似乎已釋出。他是除了做那樣的詩之外，全無其他的，而也會遭災，則情形可想。但那是小地方，廣州市比較地好一點。

書面的事，說起來很難，我托了幾個人，都無回信。本地，是無法可想的，似乎只能畫一個軍人騎在馬上往前跑。（就是所謂「革命！革命！」）朝華夕拾我托過春台，沒有畫來，他與北新鬧開，不知怎的和新月社去聯合了。讓我再想一想看。

象牙之塔的封面，上一次太印在中間了，下面應該不留空白。這回如來得及，望改正。莽原稿已寄上一篇，我本想多寫幾篇這一類的東西，但開始走路之後，不知能有工夫否？此地萬不願住，或在上海小住，未知是否可能，待到後再看。此地大學，已成了現代派的大本營了。

關於諾貝爾事，詳致靜農函中，茲不贅。

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可歎。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造，未名，沈鐘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沈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沒有希望。

迅
九，二五

續收到十三日來信了。共和的收單，似乎應未名社收，今仍寄回。

靜
野農兄：

書賬早已結好，和寄來的一張差不多。因為那邊的郵局一時停止匯兌，所以一直遲至現在。今從商務館匯上八十元，請往瑞瑞廠一取（最好并帶社印。）這樣，我所經手的書款，算是清結了。

小約翰及朝華夕拾兩書面，本擬都託春台畫，但他現在生病，所以只好先託其畫小約翰的一張，而今尚未成。（成後即寄上）朝華夕拾第一頁的後面，且勿印『孫福熙作書面』字樣。

到此已將十日，不料熟人很多，應酬忙得很。邀我做事的地方也很有，但我想關起門來，專事譯著。

狂飈社中人似乎很有許多在此，也想活動，而活動不起來，他們是自己弄得站不住的。

這里已很冷了。報上說北京已下雪，想是真的。
來信仍由原處轉。

迅
十月十四日

一四

霽野兄：

前兩天寄一函并書款八十元，想已到。六日來信，今天收到了，空字已補好，今寄上。書面已託孫春臺畫好，因須用細網目銅板，恐北京不能做，擬在上海將板做好，郵寄北京。我到此地，因為熟人太多，比以前更忙于應酬了。忽然十多天，已經過去，什麼事也沒有做。

光華書店，我看他做法不大規矩，是不可靠的。

朝華夕拾後記中之「曹娥」一圖，描得不好。如原底子尚在，請將這一圖改用銅板，那麼，線雖細，也無妨了。

莽原第十六七期尙未見。我缺第三期，希即一併寄來。三期一本，十六七期各二本。此後信件，可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周建人先生代收。」

莽原這名稱，先前因爲賭氣，沒有改。據我的意思，從明年一月起，可以改稱未名了，因爲狂飈已消聲匿迹。而且莽原開初，和長虹輩有關係，現在也犯不上再用。長虹輩此地有許多人尙稱他們爲「莽原小鬼」，所以莽原之名也不甚有趣。但這是我個人的意思，請大家決定。

靜農的小說稿，已收到了，希轉告。

前回寄來的書中，那幾種是維鈞的，亦望告知，以便寄還。

迅
十七夜

一五

露野兄：

小約翰封面銅板已做好，已託北新代寄，大約數日後可到。今將標本寄上，紙用黃色，

圖用紫色。

孫春臺病已愈，朝華夕拾封面已將開始繪畫。書之第一頁後可以印上『孫福熙作書面』字樣了。

板費五元請便中交西三條密斯許。

迅
十廿

一六

霽野兄：

十月二十六日信，今天收到了。藹覃像已付印，四五日內可成，成即寄上。

象牙之塔，莽原，你的稿子，尙未到。

莽原的確少勁，是因爲創作，批評少而譯文多的緣故。我想，如果我們各定外國文藝雜誌一兩份，此後專向純文藝方面用力，一面紹介圖畫之類，恐怕還要有趣些。但北京方面，製版之類是不方便的。本來我也可以在此編輯，因爲我原想躲起來用用功。但看近來

情形，各處來訪問，邀演講，邀做教員的很多，一點也靜不下，時常使我想躲到鄉下去。所以我或者要離開上海也難說。

小約翰書面版已于廿一寄出，想已到。

還說莽原，用報紙似乎太難看，用較好一點而比以前便宜一點的，如何？至于減少頁數，那自然無所不可。

狂蹠社的人們，似乎都變了曾經最時髦的黨了。尙鉞壞極，聽說在河南，培良在湖南，高歌長虹似乎在上海。這一班人，除培良外，都是極壞的騙子。長虹前幾天去訪問明書店章君，聽說沒見他。

附上文一篇，是舊作而收回的，可用于莽原。

迅
十一三

一七

霽野兄：

四日來信，收到了小說稿及象牙之塔，早已到。

莽原仍用好紙而減頁數，甚好。聞開明書店云，十八九合冊十本，早售完，而無續來，不知何不多寄些？

小約翰作者照象，托春台即去印的，而他忽回家，大約不日當回上海，取來寄京。現在向我索取者甚多。我想較快的辦法，是此書之內容及封面印成後，望即將書面及書之散頁，寄我五十份（仍由周建人代收）；一面我將照相留下五十份。待散頁一到，在此裝釘，便快得多了。希成後即寄爲要。

我冬天不回京，在此亦靜不下，毫無成績，真不知如何是好。

迅 十一，十六

一九二八年

一八

霽野兄：

十六日來信，昨天收到了。小約翰未到。莽原弟 21 22 期，至今沒有收到。現在郵政容易失落，我想此後以掛號爲妥。

小約翰的裝訂，我想可以在北京就近隨便辦理，能怎樣便怎樣，不必再和我商量，因爲相隔太遠，結果也無非多費幾回周折，多延一點時光，于實際沒有用的。

朝華夕拾上的插圖，我在上海無處覓，我想就用已經製好的那一個罷，不必換了。但書面我想不再請人畫。璫璩廠淳菁閣（？）似乎有陳師會畫的信箋，望便中給我買幾張（要花樣不同的）寄來，我想選一張，自己寫一個書名，就作爲書面。

此地下雪，無火爐，頗冷。

迅 一卅一

一九

霽野兄：

一月廿四日信已到，小約翰兩包，也已經收到了。

有一樣事情不大好，記得我會函托于弟一頁後面，須加「孫福熙作書面」字樣，而今沒有，是對不起作者的，難以送給他。現在可否將其中的一部分（四五百部）的弟一張另印，加上這一行，以圖補救？

望即將現在所訂那樣的（即去年底寄給我的）小約翰，再寄給我十多本。如弟一頁另印本成功時，再將另印本寄給我十本，就夠了。

司徒喬在上海，昨天見過了。

由北京分送的小約翰，另紙開上。

迅
二五

二〇

霧野兄：

二月十四日來信收到。E. d. e. n 照相五十張我早寄出了，掛號的，現想已到。朝華

夕拾應如何印法，我毫無意見，因為我不知道情形，仍請就近看情形決定。

你的稿子寄上，我覺得都可以用的。靜農的稿子停幾天看後再寄。墳我這里一本也沒有了，但我以為可以遲點再印。

未名的稿，實在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在上海，環境不同，又須看語絲外來稿及譯書，而和未名生疏了——第一期尙未見——所以漸漸失了興味，做不出文章來。所以我想可否你去和在京的幾個人——如鳳舉，徐耀辰，半農先生等——接洽，作為發表他們作品的東西，這才便當。等我的譯著，恐怕是沒有把握的。就如語絲，一移上海，便少有在京的人的作品了。

叢蕪兄現不知在何處，有一信，希轉寄。

迅 二月廿二日

二二

雲野兄：

昨天將陳師會畫的信紙看了一遍，無可用。我以為他有花卉，不料並無。只得另設法。烟袋已于昨夜看完了，我以為很好，應即出版。但第一篇內有幾個名詞似有碍。不知在京印無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倘你以為能付印（因我不明那邊的情形），望即來函，到後當即將稿寄回。否則在此印，而仍說未名社出版，（文藝書籍，本來不必如此，但中國又作別論）以一部分寄京發賣。如此，則此地既無法干涉，而倘京中有麻煩，也可以推說別人冒名，本社並不知道的。如何，望即覆。如用後法，則可將作者照相及書面（我以為原書的面即可用）即寄來。

迅
二二六

一一一

霽野兄：

譯稿很好，今寄還。我想，以後來稿，大可不必寄來看，以免多費周折。未名一期未見。此外，廿二來信中的問題，前信均已答復了，此不贅。

墳我這里已無，如須改正，最好寄一本給我。

迅 三

二三

霽野兄：

三月二七日信都已到。未名¹²期也收到了。

煙袋稿昨託北新寄去，今日當已寄出。

小說譯稿是好的，今寄上。我想這些稿子，以後不必再寄來由我看過，其中或有幾個錯字，你改正改正就是了。

文學與革命我想此地當有人買，未名社的信用頗好，小約翰三百本，六七天便賣完了。

黃紙，我覺得不能用于朝花夕拾書面，另看機會罷。

我記得十七本的一千一夜，孔德買有一部。大約價要百元以上。

二四

霽野兄：

墳及未名⁴，革命和文學四本都已到，能再寄我四五本更好，以一包之度爲幸。（如用紀念郵票，這裏要被罰。）

黃花集中應查之人，尙查不出，過幾天再說罷。現在這裏寄稿也麻煩，不准封。

朝華夕拾封面已托陶君去畫，成即寄上。

小峯之兄（仲丹）昨在客店陪客，被人用手鎗打死。大約是來打客人的。他真死得冤枉。

今天我寓隣近巡警圍捕綁票匪，大打其盒子砲和手鎗，我的窗門被擊一洞，巡警（西洋人）死一人，匪死二人，我無傷。

迅
三十四

迅
三十四

二五

露野兄：

朝華夕拾封面，今天陶君已畫來，但係三色，怕北京印不好，便託他去印，計二千，成即寄上。不知夠否？倘不夠，當續印。其款當向北新去取，于未名社書款中扣除。

該書第一頁上，望加上「陶元慶作書面」字樣。

迅
三冊

二六

露野兄：

六日信收到。

朝花夕拾封面剛剛印好，共二千張，當于明日託舍弟由商務館寄上。

Van Edden 的照相，前回的板仍不很好，這回當將德譯原書寄上，可于其中照出製

板用之（樣子悉仍原本，并印姓名。）書用畢，希交還西三條寓。

我現並無什麼東西出版，只有一本思想，山水，人物，當于日內并小約翰德譯本一同寄上。

墳的校正本及素園譯本都于前幾天寄出了，幾個人仍無從查考，因為無原文。

迅 上 七月十七日

一九二九年

二七

寄野兄：

三，十三日來信收到。

柏烈偉先生要譯我的小說，請他隨便譯就是，我並沒有一點不願意之處，至于那幾篇好，請他選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學的，恐怕會看得比我自己還清楚。

至于在羅太太那里的照相，是那幾張，則連我自己也忘記了，大約還是兩三年前的事罷。想法去討，大可以不必。這種東西，我本無用，她也無用，一任羅太太拋入字紙簍去罷。

和北新交涉款項的事，我想最好是不要叫我去交涉。因為關於交易的事，我一向都不在內，現在忽而出現，引起的麻煩恐怕比豫想還要多。他們從此也可以將各種問題，對我交涉。那時我還是推脫，還是也辦理呢？這麼一來，便成爲事情的夾層中的腳色了。

關於未名社，我沒有什麼意見要說。離北平遠，日子也久了，說起來總不免隔膜。但由我所感到，似乎辦事的頭緒有些紛歧。例如我離京時，約定對於未名半月刊，倘做不出，便寄譯文的，我就履行這話。但後有信來，說不要譯文，那麼，我只好不寄了，因為我並無創作。然而後來又有責我不做文章的信，說我忘却了未名社，其實是我在這里一印奔流，第一期即登未名叢刊的廣告的，何嘗忘記。還有，叢蕪忽有獨立叢刊寄給我，叫我交小峯，後來又討回去了，而未名社也不見有這書印出，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這些都是小事情，不足爲奇，不過偶然想到，舉例而已。

未名叢刊中要印的兩種短篇，我以爲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我在日譯本上

見過——稿子可以不必寄來，多費時光。聽說未名社的信用，在上海並不壞，只要此後有書，而非投機之品，那該總能銷行的罷。去年這里出了一種月刊叫未明，是影射未名的，但弄不好，一期便完了。

小約翰二版大約還未賣完罷。倘要三版時，望通知我，我要換一張封面畫。

迅 上 三月二十二夜

二八

霽野兄：

十日信收到，不要譯稿，並不是你說的，年月已久，不必研究了罷。

朝華夕拾封面，全是陶元慶君去印的，現在他不在上海，我竟不知道在那里印，又無別人可託，所以已于前日將鐸板三塊，托周建人寄回，請照原底在北京印，附上樣張一枚。至于價值，我只記得將賬兩張，託小峯撥匯，（他錢已交來）似乎有一二十元（但已記不清），現若只有六元多，那也許他失落一張賬，弄錯了。

小約翰封面樣張，今寄上，我想可作鋅板兩塊，一畫一字，底下的一行，只要用鉛字排印就可以了。紙用白的，畫淡黑色，字深黑。

四十一早出最好。上海的出版界糟極了，許多人大嚷革命文學，而無一佳作，大家仍大印弔膀子小說騙錢，這樣下去，文藝只有墮落，所以紹介些別國的好著作，實是最要緊的事。

迅 上 四月二十日

此後有書出版時，新的希給我五本，再版的是不必寄了。 又及

5面 李

M.M.Behrens — Goldflugeln :

Elf und Vogel

『孫福熙畫書面』這一頁改如右

霽野兄：

在車站上別後，五日午後便到上海，毫無阻滯。會見維鈞，建功，九經，靜農，目寒，叢蕪，素園諸兄時，乞轉告爲荷。

在北平時，因怕上海書店不肯用三色版，所以未將 Lunacharsky 畫像攜來。到此後說起，他們說是願意用的。所以可否仍請代借，掛號寄來，但須用硬紙板夾住，以免摺皺。

朝華社說，已將出版物寄上了。

三〇

迅 上 六月十一日

霽野兄：

到上海後曾寄一函，想早到。

今天朝華社中人來說，南洋有一可靠之文具店，要他們代辦未名社書籍。計我所譯著的，每種一百本，此外的書籍，每種十本。如有存書，希即寄給合記收，并附代售章程一份。

款子是靠得住的。

到這里後，依然忙碌不堪。北大講稿，至今沒有寄來。

聽說現在又有一些人在組織什麼，骨子是擁護五色旗的軍閥之流。狂飈社人們之北，我疑心和此事有關。長虹和培良大鬧，爭做首領，可見大概是有了一宗款子了。希留心他們的暗算。（大約目下還不至于）

迅 上 六月十九夜

三一

靈野兄：

十七日來信已到。小約翰五本，畫片一張，也于同日收到了。

記得前幾天曾發一信，通知南洋有人問合記（朝華社代辦處）要未名社之書，已到。此項書籍，現在又來催過，希即寄去爲要。

未名社書，在南方信用頗好，倘遷至上海，當然可有更好之發展。所謂洋場氣，是不足

懼的，其中空虛無物（因為不過是『氣』）還是敵不過認真，觀現在滑頭書鋪，終于弄不好，即可見。自然也有以滑頭立足的，但他們所有的，原是另一類讀者。惟遷移時，恐頗需費用，我想，倘暫時在北京設一分發處（一個人，一間屋）將印成之書，全存在那里，北方各地，即從那里分寄，而但將紙版和總社遷移，到後着手于一切再版，就可以經濟得多了。

迅 上 六月廿四日

三一

霽野兄：

六月二十七日信，早收到。目寒是和那一封信同日到的。我適外出，他將書兩本信片二十張留下而去，未見。

藝苑朝華印得不佳，從歐洲人看來，恐怕可笑。我想，還是另想法子，將來再看。

未名社書早到了，聽說買者很多，似乎上海頗缺。也有拿現錢來批發的，但要七折，所以沒有給他。他說，北新賣七折，大約不是真話罷。但倘若豫備欠錢不還，則七折也不可必。

此地書店，旋生旋滅，大抵是投機的居多。去年用『無產階級』做招牌，今年也許要用『女作家』做招牌了，所登廣告，簡直像香烟廣告一樣。

現在需要肯切實出書，不欺讀者的書店。我想，未名社本可以好好地幹一下——信用也好——但連印書的款也缺，却令人束手。

所以這裏的有些書店老板而兼作家者，歛錢方法直同流氓，不過見真會不相信。許多較爲老實的小書店，聽說收賬也難。合記是批發文具的，現在朝華社託他批發書，聽說他就分發各處文具店代售，收款倒可靠。因爲各處文具店老板，和書店老板性質不同，還沒有那麼壞。大約開書店，別處也如上海一樣，往往有流氓性者也。

所以未名社如不搬亦可，則北京縮小爲一間發行所，而上海托合記批發，似亦一法。但我未向他們問過，不知肯否。印書亦可以兩處印，或北京印一千部，將紙版寄上海印此地所批發者，亦好（北新店在北京時，即如此辦。）因此地印刷所脾氣亦大，難交涉，且夏天太熱，難于印書，或反不如北京爲好也。

未名忽停，似可惜，倘能銷至一千以上，似以不停爲宜，但內容應較生動才好。停之故，

爲稿子罷，那却也爲難。但我再想想罷。

倘由我在滬編印，轉爲攻擊態度（對於文學界，）不知在京諸友，以爲妥當否？因爲文壇大須一掃，但多造敵人，則亦勢所必至。

迅
上
七月八夜

三三

霽野兄：

廿四日信昨收到。兼士的影片也收到了。四十一等未到，大約總是這幾天了罷。

我說縮小北京範圍，不過因爲聽說支持困難，所以想，這麼一來，可以較省，另外並無深意，也不堅持此說。你既以爲不相宜，自然作罷。至于移滬，則須細細計算，因爲在這里掙起門面來，實在非在上海有經驗者不行。

關於魯迅之出售事，我從一客口中聽到，他說是未名社的那一本，我所以前信如此說。既係另編，那是另一問題。說的人，大約也並無其他作用的。

我本也想明年回平，躲起來用功，做點東西。但這回回家後，知道頗有幾個人暗中抵制，他們大約以爲我要來做教員。荐了一個人，也各處被擠。我看北京學界，似乎已經和現代評論派聯合一氣了。所以我想不再回去，何苦無端被禍。我出京之前，就是被擠得沒飯喫了之故，其實是『落荒而走』了，流來流去，沒有送命，那是偶然微幸。

未名能夠弄得熱鬧一點，自然很好，但若由我編，便須在上海付印，且俟那時再看罷。我近來終日做瑣事，看稿改稿，見容，翻文應酬，弄得終日忙碌而成績毫無，且苦極，明年起想改革一點，看看書。奔流每月就夠忙，北新景象又不足與合作，如編未名，則奔流二卷止，我想不管了，其實也管不轉。

合記寄售書籍，銷行似頗好，聽說他們發出去的書，欠賬是能收到的。

迅
七卅一

三四

霧野兄：

八月九日信早到。靜農的一封信一信片亦到，但他至今尙未來。

41 五本，文藝論斷片五本，亦已到。

合記是文房具店，他所託的賣書處，也大概是互相交易的文具店，並且常派人去收賬，所以未名社是不能直接交涉的。

未名社要登廣告，朝花社可以代辦。但我想，須于書籍正到上海發賣時，登出來，則更好。

北新脾氣，日見其壞，我已請律師和他們開一個小玩笑，我實在忍耐不下去了。

上海到處都是商人氣（北新也大爲商業化了），住得真不舒服，但北京也是畏途，現在似乎是非很多，我能否以著書生活，恐怕也是一個疑問，北返否只能將來再看了。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不知北京尙有存書否？如有，希即寄一本往法國，地址錄下。已寄與否，并希便中見告。

迅上 八月二十夜

Monsieur Ki Tohejen,

10 rue Jules Dumuier 10,

Paris (209),

France

三五

霽野兄：

九月十八日信已到。三十元收據，已托人去取，據云須月底才付款，當待數日，如竟取不得，則交開明。

未名月刊事，我想，我是不能辦的。因為我既不善于經營事務，而這樣的一個辦事人，亦無處可請，加以我是否專住上海，殊不可知，所以如來信所云，實非善法。倘編稿後由北京印行，不但多信件往來之煩，而關於論辯上的文章，亦易于失去時間性，編者讀者，兩無趣味。因此我對於未名月刊實無辦法，不如仍由在北平同人主持，為較有條理也。

迅 上
九月廿七夜

三六

霽野兄：

三十元款取得期票，即付開明，當即取得收條，今寄上，希察收。

迅上 十月四日

三七

霽野兄：

十六來信已到。來信所說未名，想是就月刊而言，我每期寄一點稿，是可以的，若必限定字數，就難說，因為也許為別的事情所牽，不能每月有一定的工夫。

北新糾葛，我是索取版稅，現擬定陸續拔還，須于明年七月才畢，所以不到七月，還不能說是已「清」的。奔流停着，因為議定是將各投稿之稿費送來，我才動手編輯的（先前的許多投稿者，向我索取稿費，常常弄得很窘）而他們至今不送錢來，所以我也不編輯。

昨我提議由我和達夫自來補完全卷，而小峯又不願，他說半月以內，一定籌款云。

這幾天上海有一種小報，說鄭振鐸將開什麼社，紹介俄國文學，翻譯者有耿濟之、曹靖華。靖華在內，我疑是謠言，我想他如有譯作，大可由未名社出版，而版稅則儘先籌給他。和投機者合作，是無聊的。

未名出起來，靖華能常寄稿件否？

迅 上 十月二十夜

三八

露野兄：

今天寄出文藝與批評共五本，其中一本送兄，三本請分送靜叢、素三兄，還有一本，則請并像片一張，送給借我像片的那一位，這像片即夾在書冊中。

朝華社內部有糾葛，未名社的書，不要寄給他們了，俟將來再看。

迅 上 十月卅一日

霽野兄：

三九

有寄靖華兄一箋，託他一些事情，不知地址，今寄上，希兄轉寄爲荷。日前寄上文學與批評一包，并還作者像片一枚，想已收到了罷。

迅 上 十一月十六

一九三〇年

四〇

霽野兄：

十一日信今收到。素園又病，甚念。我近來做事多而進款少，另外弄來的錢，又即刻被各方面紛紛分散，今又正屆陰歷年關，所以很窘急。但我想，北京寓裏，恐怕還有點贏餘，今

天我當寫信告知許羨蘇女士，此信到後過一兩天，兄可去一問就是。由我想來，大半是籌得出的。

朝華社之不行，我早已寫信通知。這是一部分人上了一個人的當，現已將社停止了。我們有三種書交春潮書店出賣，並非全部，也並未議定六五折，北京所傳不同，不知何故。據經手和未名社交涉的人說，對於未名社書款，所欠只四五元，不知確否？

我這回總算大上了當，不必說了。

未名社既然如此爲難，據我想，還是停止的好。所有一切書籍和版權，可以賣給別人的。否則，因爲收舊欠而添新股，添了之後，于舊欠並無必得的把握，無非又添上些新欠，何苦如此呢。這不是永遠給分銷處做牛馬嗎？

迅
一月十九日

四一

靈野兄：

三月五日信已到。春潮的文藝叢書，現在看來是『空城計』，他們並無資本，在無形中作罷了。

你的譯稿，我很難經介。現在這里出版物的編輯，要求用我的名義的很多，但他們是爲營業起見，不願我有實權，因爲他們從我先前的歷史看來，我是應該『被損害的』，所以對於我的交涉，比對於別人凶得多。

靖華的通信處希見示，因爲我要託他買書。

迅 上 三月十二日

四二

霽野兄：

六月三日的信，于九日收到。

Ranferov的貧民組合，就是那十個鏈環的“Ranferki”，貧民組合是德文譯本所改。後來我收到一個不相識的人的信，說他已在翻譯，叫我不譯，我答應了，所以沒有譯。但

他譯不譯也難說。

潰滅我有英德日三種譯本，英譯本我疑是從德譯本重譯的，雖然書上並未說明。德文本也叫十九個，連包紙上的畫都一樣。

Babel 的自傳，現代作家自傳中有的，但 *Tanferov* 沒有。

迅 上 六月九夜

一九三二年

四三

靈野兄：

前接舍間來函，并兄箋，知見還百元，甚感。此次戰事，我恰在火線之下，但當劇烈時，已避開，屋中四礮，均未穿，故損失殊少。在北京時也每年要聽砲聲，故並不爲奇，但都不如這回之近耳。

早擬奉復，而不知信從何寄，今日始得一轉信法，遂急奉聞，此頌
近祉

迅上 四月廿三夜

四四

霧野兄：

五月十三日來信，今日收到。信中問前幾天所寄信，却未收到。（但來信是十三寫的，則會收到亦未可知，但我信來即復，如兄不明收到與否，那麼，是我的回信失掉了。）北新辦事散漫，信件易于遺失，此後如有信，可寄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較爲妥當。

雪峯先前對我說起，要編許多人的信件，每人幾封，印成一本，向我要過前幾年寄靜農，辭絕取得諾貝爾獎金的信。但我信皆無底稿，故答以可問靜農自取。孔君之說，想由此而來也。

我信多瑣事，實無公開價值，但雪峯如確要，我想即由兄擇內容關係較大者數封寄

之可也。

此復，即頌

近佳

迅 啓上 六月五日

四五

霧野兄：

《黑僧譯稿》早收到。大前天得二十五日來信，信的抄本，是今天收到的。

其時剛剛遇見雪峯，便交與他了，自己也不及看，讓他去選擇罷。攻擊人的和我自己的私人生活，我以為發表也可以，因為即使沒有這些，敵人也很有會造謠攻擊的，這種例子已經多得很多。

『和一愛經』三字，已經刪掉了。此復，即頌

時祉

迅 上 七月二夜

一九三三年

四六

霽野兄：

掛號信早到，廣告已登三天，但來信所說之登有廣告之北平報，却待至今日，還未見寄到。我近日用度頗窘，擬得一點款子，可以補充一下，所以只好寫這一封信，意思是希望那二種報能夠早點寄給我，使我可以去試一試，雖然開明書店能否爽直的照付，也還是一個問題。

迅 上 三月十日

四七

霽野兄：

來信及款，今日收到。

辦理。
靖回否似未定，近少來信。款能否寄去而本人收到，亦可疑，姑存我處，俟探明匯法後

開明二次付款期，似係六月，三次爲八月，但約稿不在手頭，無從確言，總之，二次之期，則必已到矣。

叢近到上海一次，未見，但聞人傳其言談，頗怪云。

上海大熱，房內亦九十度以上。我如常，勿念。

此復，並頌

時綏

樹 啓 八月九夜

一九三四年

四八

轉霽兄：

廿四日信收到。許先生函已寫，托靜兄轉交。兄事亦提及，但北平學界，似乎是『是非蜂起』之鄉，倘去津而至平，得乎失乎，我不知其中詳情，不能可否，尙希細思爲望。

關於素元文，當于七月十五左右寫成寄上。

廿八日

四九

霽野兄：

四日函收到，前一信也收到的。青兄事如此麻煩，殊出意外。

碑帖並非急需，想不收了，但兄赴京時，可將尙存之一部分寄給我看看，作一結束。山東山西寄來之拓片，我好像並未見過。

我們一切如常，可釋遠念。我也做不出什麼東西來。新近和幾個朋友出了一本月刊，都是翻譯，即名譯文，而被刪之處也不免。兄不知見過否？

此布，即頌

時綏

豫 啓上 十一月七日

五〇

霽野兄：

十六日信并拓片一包，今日同時收到。其中有一信封并匯票，想是誤夾在內的，今特寄還。

拓片亦無甚可取者，僅在平店未取走之一份中，留下漢畫象一份三幅，目錄上寫價四元。其餘當于日內託書店寄還。

譯文本是幾個人辦來玩玩的，一方面也在糾正輕視翻譯的眼光。但雖是翻譯，檢查也很麻煩，抽去或刪掉，時時有之，要有精采，難矣。近來頗有幾位『文學家』做了檢查官，正在大發輝其本領，頗可笑也。現已出三本，亦當于日內託書店寄上。

並不做事，而總是忙，年紀又大了，記性也壞起來，十日前生病，躺了一禮拜，天天發熱，醫生詳細檢查，而全身無病處發現，現已坐起，熱度亦漸低，大約要好起來了。

專此布覆，即頌

時綏

豫頓首 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三五年

五一

霽野兄：

上月廿八日信早到。前所寄學生譯文一篇，已去閱過，據云已經排好，俟有機會編入，那麼，就算是大半要用，不能寄還的了。

譯文是我寄的，到期當停止。

前爲素園題墓碣數十字，其碣想未立。那碣文，不知兄處有否？倘有，希錄寄，因擬編入雜文集中。不刻之石而印之紙，或差勝于冥漠歟？

平津又必有一番新氣象。我如常，但速老耳，有幾種譯作不能不做，亦一苦事。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六月十六日

五二

霽野兄：

十四日信收到；其中並無履歷，信又未經檢查，我想大約是沒有封入罷。許先生曾于十日以前見過，而且正在請英文教員，因不相干，未曾打聽。現在却不知道他是回鄉，抑已北上了。倘是回鄉，那麼，他出來時大約十之九會來訪我的，那時當爲介紹。不過我不知道他所請的英文教員，已經定局與否。

教育界正如文學界，漆黑一團，無賴當路，但上海怕比平津更甚。到英國去看看，也是好的，不過回來的時候，中國情形，必不比現在好。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七月十七日

五三

霽野兄：

十五信收到已數日，前日遇許先生，則云英文教員已聘定，亦無另外鐘點，所以楊先生事，遂無從談起。

日前爲靜兄向暨南大學有所圖，亦不成，中國步步荆棘。

劉文貞君譯稿已登出，現已暑假，不知譯者是否仍在校，稿費應寄何處，希即示知。此布，即頌

時綏

豫頓首 七月廿二日

五四

霽兄：

七月廿八日信收到。劉君稿費，當託商務印書館匯去，譯者到分館去取，大約亦無不

便。

赴英的事，還有人在作怪嗎？這真是討厭透了。楊君事，前以問許君，他說教員已聘定，復得干干淨淨。近聞所聘之教員，又未必北上，但我也難以再說，因為貴同宗之教務長，我看實在是壞貨一枚，今夏在滬遇見，胖而昏狡，不足與談。前天見西誦，談及此事，他說知道楊君，把履歷帶走了，不過怎麼辦法，他却一句也不說。

我如常，仍譯作，但近來此地叭兒之類真多。

此致，即頌

暑祺

豫 上 八月三日

一九三六年

五五

霽野兄：

五月五日信并匯款，均收到無誤。

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于別人給我作傳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做傳，那麼，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我有許多小小的想頭和言語，時時隨風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實，亦不過小事情而已。

新近印成一部死魂靈百圖，已託書店寄上，想不日可到。翻印此種書，在中國雖創舉，惜印工殊不佳也。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上 五月八日

臺靜農

一九二五年

一

靜農兄：

兩回得信，因事忙未覆，歉甚。懊悔早交給語絲社，現已印出了。

這次章士釗的舉動，我倒並不爲奇，其實我也太不像官，本該早被免職的了。但這就是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講，自然非控訴不可，昨天已經在平政院投了訴狀了。

兄不知何時回北京？

一九二七年

迅 上 八月二十三日

二

靜農兄：

三月廿三日來信，今天收到了。至于『前信』我忘却了收到與否，因為我在開學之初，太忙，還忘了許多別的事情。

莽原稿子，已于四日寄出一篇，可分兩期登；此後只要有暇，當或譯或作。第五六期，我都沒有收到，第一期收到四本，第二期兩本，第三四期沒有，但我從發賣的二十本中見過了。

白茶，君山，黑假面人，一出版，望即寄各二十本來。此外還有需要的書，詳今晨所發的寄蕪野信（由未名社轉）中，望參照付郵。莽原合本，來問的人還不少。其實這期刊在此

地是行銷的，只是沒有處買。第二卷另本也都售罄，可以將從第一期至最近出版的一期再各寄十本來，但以掛號爲穩，因此地郵政，似頗腐敗也。（以後每期可寄卅本）

象牙之塔出再版不妨遲，我是說過的，意思是在可以移本錢去印新稿。但如有印資，則不必遲。其中似有錯字，須改正，望寄破舊者一本來，看過寄還，即可付印。

舊事重提我想插畫數張，自己搜集。但現在無暇，當略遲。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廈門所照的一張，坐在一個妝的祭桌上，後面都是墳。（廈門的山，幾乎都如此）日內當寄上，請轉交柏君。或用陶君所畫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請他自由決定。

迅
四九夜

三

靜農兄：

七日信早到。白茶至今未到，大約又不知怎麼了罷，可歎。

京中傳說，顧吉岡在廣大也辭職，是爲保持北大的地位的手段。顧吉剛們的言行如

果能使我相信，我對於中國的前途還要覺得光明些。

迅 六卅

四

靜農兄：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 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爲我，爲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

諾貝爾賞金，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裏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着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爲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爲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後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爲好罷。

未名社出版物，在這裏有信用，但售處似乎不多。讀書的人，多半是看時勢的，去年郭沫若書頗行，今年上半年我的書頗行，現在是大賣戴季陶講演錄了（蔣介石的也行了一時。）這裏的書，要作者親到而闖才好，就如江湖上賣膏藥者，必須將老虎骨頭掛在旁邊似的。

還有一些瑣事，詳寄季野信中，不贅。

五

靜
野
兄：

昨天到上海，看見圖樣五張。謄單的照相，我以為做得很不好看。我記得原底子並不

迅
上
九月二十五日

如此，還有許多陰影，且周圍較爲毛糙。望照原本重做一張，此張不要。我前信言削去邊者，謂削去重照後之板邊，非謂連陰影等皆削去之也。總之希重做一張，悉依原來的樣子。

此書封面及朝華夕拾書面，已託春臺去畫，成後即寄上。于書之第一頁後面，希添上「孫福熙作書面」一行。

我現住旅館，兩三日內，也許往西湖玩五六天，再定何往。

迅
十四

一九二八年

六

靜農兄：

十五日信收到。你的小說，已看過，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但「螻蛄」之名，我以爲不好。我也想不出好名字，你和霽野再想想罷。

中國文學史略，大概未必編的了，也說不出大綱來。我看過已刊的書，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多。

說起未名的事來，我曾向霽野說過，即請在京的鳳舉先生等作文，如何呢？我離遠了，偶有所作，都爲近地的刊物逼去。而且所收到的印本斷斷續續，也提不起興趣來。我也曾想過，倘移上海由我編印，則不得不做，也許會動筆，且可略添此地學生的譯稿。但有爲難之處，一是我究竟是否久在上海，說不定；二是有些譯稿，須給譯費，因爲這裏學生的生活很困難。

我在上海，大抵譯書，間或作文，毫不教書，我很想脫離教書生活。心也靜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複雜得多，攻擊法也不同，須一一對付，真是糟極了。日前有友人對我說，西湖曼殊墳上題着一首七絕，下署我名，詩頗不遜。今天得一封信，（似是女人）說和我在「孤山別後，不覺多日了，」但我自從搬家入京以後，至今未曾到過杭州。這些事情，常常有一不小心，也可以遇到危險的。

曹譯烟袋，已收到，日內寄回，就付印罷，中國正缺少這一類書。

一九三二年

迅 二, 三四

七

靜農兄：

久未問候，因先前之未名社中人，我已無一個知道住址了。社址大約已取消，無法可轉。今日始在無意中得知 兄之住址，甚喜。有致齋野兄一箋，乞轉寄爲感。我年必逃走一次，但身體頑健如常，可釋遠念也。此上，即頌

近社

迅 上 四月廿三夜

八

靜農兄：

今日北新書店有人來，始以五月八日惠函見付，蓋北新已非復昔日之北新，如一盤散沙，無人負責，因相距較遠，我亦不常往，轉寄之函，遲誤者多矣。後如賜信，寄『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內山書店轉』，則入手可較速也。

滬上寶危地，殺機甚多，商業之種類又甚多，人頭亦係貨色之一，販此爲活者，實繁有徒。倖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春適在火線下，目睹大戮，尤險，然竟得免，頗欲有所記敘，然而真所謂無從說起也。

中國舊籍亦尙寓目，上海亦有三四舊書店，價殊不昂于北平（此指我在北平時而言，近想未必大貶，）故購求並不困難。若其搜羅異書，摩挲舊刻，恐以北平爲宜，然我非其類也，所閱大抵常本耳。惟前幾年王忠愍公遺集出版時，因弟一集太昂，置未買，而先陸續得其弟二至四集，迨全集印齊，即不零售，遂致我至今缺弟一集。未知北平偶有此弟一集可得否，倘有，乞爲購寄，幸甚。

負擔親族生活，實爲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頭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責任更無了期矣。

鄭君鋒銜太露而昧于中國社會情形，蹉跌自所難免。常惠建功二兄想仍在大學辦事，時念及之。南游四年，于北平事情遂已一無所知，今春曾擬歸省，但在再遂又作罷也。此復即頌。

曼福

迅 上 六月五夜

九

靜農兄：

六月十二日信于昨收到，今日收到王忠愍公遺集一函，甚感甚感。小說兩種，各兩本，已于下午託內山書店掛號寄奉，想不久可到。兩書皆自校自印，但仍爲商店所欺，續不償券，我非不知商人技倆，但以憚于與若輩斤斤計較，故歸根結蒂，還是失敗也。鐵流時有頁數錯訂者，但非缺頁，寄時不及檢查，希兄一檢，如有錯訂，乞自改好，倘有缺頁，則望見告，當另寄也。其他每一本可隨便送人，因寄四本與兩本郵資相差無幾耳。

北平預約之事，我一無所知，後有康君函告，始知書賈又在玩此伎倆，但亦無如之何。

至于自印之二書，則用錢千元，而至今收回者只二百，三閒書局亦只得從此關門。後來倘有餘資，當印美術如士敏土圖之類，使其無法翻印也。

兄如作小說，甚好。我在這幾年中，作雜感亦有幾十篇，但大抵以別種筆名發表。近輯一九二八至二九九年者爲三閒集，已由北新在排印，三〇至三一年者爲二心集，則彼不願印行——雖持有種種理由，但由我看來，實因罵趙景深駙馬之語太多之故，北斗上題「長庚」者，實皆我作——現出版所尙未定，但倘甘于放棄版稅，則出版是很容易的。

「一二八」的事，可寫的也有些，但所見的還嫌太少，所以寫不寫還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聞的多不可靠，據我所調查，大半是說謊，連尋人廣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揚名的。中國人將辦事和做戲太混爲一談，而別人却很切實，今天申報的自由談裏，有一條摩登式的救國青年，其中的一段云——

「密斯張，紀念國恥，特地在銀樓裏定打一隻鑄着抗日救國四個字的紋銀匣子；伊是愛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總在抗日救國的銀匣子裏，搖出幾粒仁丹來，慢慢地咀嚼，在說：『女同胞聽者！你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須得抗日救國！』」

這雖然不免過甚其辭，然而一二八以前，這樣一類的人們確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時候，器具上有着這樣的文字者，想活是極難的，「抗」得輕浮，殺得切實，這事情似乎至今許多人也還是沒有悟。至今爲止，中國沒有發表過戰死的兵丁，被殺的人民的數目，則是連戲也不做了。

我住在閘北時候，打來的都是中國砲彈，近的相距不過一丈餘，瞄準是不能說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聽說後來換了厲害的砲火，但那時我已經逃到英租界去了。雖砲火較遠，但見逃難者之終日紛紛不斷，不逃難者之依然興高采烈，真好像一羣無抵抗，無組織的羊。現在我寓的四近又已熱鬧起來，大約不久便要看不出痕迹。

北平的情形，我真是隔膜極了。劉博士之言行，偶然也從報章上見之，真是古怪得很。當做新青年時，我是萬料不到會這樣的。出版物則只看見了幾本安陽發掘報告之類，也是精義少而廢話多。上海的情形也不見佳，張三李四都在教導學生，但有在這裏站不住脚的，到北平却做了許多時教授，亦一異也。

專此，即頌

近祺

迅 啓 六月十八夜

鑾野
靜農兄
叢蕉

10

頃收到八月二日來信，知道素園兄已于一日早晨逝世，這使我非常哀痛，我是以爲我們還可以見面的，春末曾想一歸北平，還想到仍坐汽車到西山去，而現在是完了。

說起信來，我非常抱歉。他原有幾封信在我這裏，很有發表的價值的，但去年春初我離開寓所時，防信爲別人所得，使朋友麻煩，所以將一切朋友的信全都燒掉了，至今還是隨得隨毀，什麼也沒有存着。

我現在只好希望你們格外保重。

迅 上 八月五日

一一

靜農兄：

八月十日信收到。素園逝去，實足哀傷，有志者入泉，無爲者住世，豈佳事乎。憶前年曾以布面外套一本見贈，殆其時已有無常之感。今此書尙在行篋，覽之黯然。

鄭君治學，蓋用胡適之法，往往恃孤本祕笈，爲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其爲學子所珍賞，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汎覽，皆通行之本，易得之書，故遂孑然于學林之外。中國小說史略而非斷代，即嘗見貶于人。但此書改定本，早于去年出版，已囑書店寄上一冊，至希察收。雖曰改定，而所改實不多，蓋近幾年來，域外奇書，沙中殘楮，雖時時介紹于中國，但尙無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鄭君所作中國文學史，頃已在上海豫約出版，我曾于小說月報上見其關於小說者數章，誠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學史資料長編，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爲史，亦可用耳。

年來伏處牖下，于小說史事，已不經意，故遂毫無新得。上月得石印傳奇梅花夢一部兩本，爲毘陵陳森所作，此人亦即作品花寶鑑者，小說史略誤作陳森書，衍一『書』字，希講授時改正。此外又有木刻梅花夢傳奇，似張姓者所爲，非一書也。

上海會大熱，近已稍涼，而文禁如毛，緹騎遍地，則今昔不異，久見而慣，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鷄之聳人耳目矣。我亦頗麻木，絕無作品，真所謂食菽而已。早欲翻閱二十四史，曾向商務印書館豫約一部，而今年遂須延期，大約後年之冬，才能完畢，惟有服魚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

此復，即頌

曼福

迅 啓上 八月十五夜

二二

靜農兄：

前幾天我的三閒集出版，因寄上兩本，一託轉霽野，到今天才知道弄錯了，因為那時包好了幾包書，一不小心，將住址寫錯，你所收到的大約是淑姿的信，這是別人所要的，但既已寄錯，現在即以贈 兄罷。

至于三閒集，則誤寄在別一處，現已托其直接寄奉，到希檢收，倘只一本，則必是另一

本直寄靈野了。

迅 上 九月廿八日

一三

靜農兄：

廿八日破費了你整天的時光和力氣，甚感甚歉。車中相識的人並不少，但無關係，三十日夜到了上海了，一路均好，特以奉聞。

迅 上 十一月卅夜

一四

靜農兄：

日前寄上書籍二包，又字一捲，不知已收到否？字寫得壞極，請勿裱掛，爲我藏拙也。來函及小說兩本又畫報一份，均收到。照相能得到原印片一份，則甚感大約問師大

學生自治會中人，當能知道的。記文甚怪，中有「新的主人」云云，我實在沒有說過這樣一句話。

此上，即頌

近好

迅上
十二月十三夜

一九三三年

一五

雲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依舊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裏又新春。

申年元旦開筆大吉并祝

靜農兄无咎

迅頓首

一六

靜農兄：

六日來信收到，并照片四枚，謝謝。民權保障會大概是不會長壽的，且聽下回分解罷。以酉爲申，乃是誤記，此種推算，久不關心，偶一涉筆，遂即以獼猴爲公鷄也。今日寄豎琴六本，除贈兄一本外，餘乞分送霧野、建功、維鈞、馬珏及兼士先生之兒子（不知其名，能見告否）爲託。文學月報四期，已託人往書局去取，到後續寄，現所出者爲五六合本，此後聞已被秘密禁止云。在輔大之講演，記曾有學生記出，乞兄囑其抄一份給我，因此地有人逼我出版在北平之講演，須草成一小冊與之也。寄羅山款百五十，已于本月一日由郵局匯出，但昨得靖華來函，令寄尙佩吾，故當于明日將餘款全數寄去了此一事實耳。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二月十二夜

一七

靜農兄：

二月廿四信，講稿并白話詩五本，今日同時收到。蕭在上海時，我同喫了半餐飯，彼此講了一句話，并照了一張相。蔡先生也在內，此片現已去添印，成後當寄上也。

他與梅蘭芳問答時，我是看見的，問尖而答愚，似乎不足豔稱，不過中國多梅毒，其稱之也亦無足怪。

我們集了上海各種議，* 以爲一書，名之曰蕭伯納在上海，已付印，成後亦當寄上。蕭在初到時，與孫夫人（宋）林語堂，楊杏佛（？）談天不少，別人皆不知道，登在第十二期論語上，今天也許出版了罷，北京必有，故不擬寄。我到時，他們已喫了一半飯，故未聞，但我的一句話也登在那上面。

看上海的情形，蕭是確不喜歡人歡迎他的，但胡博士的主張，却別有原因，簡言之，就是和英國紳士（英國人是頗嫌蕭的）一鼻孔出氣。他平日所交際恭維者何種人，而忽深惡富家翁耶？

聞胡博士有攻擊民權同盟之文章，在北平報上發表，兄能覓以見寄否？

* 「議」字下疑脫「論」字——編者註。

社會新聞已看過，大可笑。但此物不可不看，因為由此可窺見狐鼠鬼域伎倆也。我忙于打雜，小說一字未寫。羅山已有信來，說款都收到了。露野有信來，言有平報一份，由兄直接寄我，但我尚未收到。此復，即頌

近祺

迅 啓上 三月一日

一八

靜農兄：

七日函及另封之晨報一張，均于今日收到。

幼兒患肺炎，殊非輕易之病，近未知已愈否？

國中諸事，均莫名其妙，但想來北平終當無慮耳。今年本尙擬攜孩子一省母，大局一變，此行亦當取消矣。

附奉照相一枚。蕭伯納在上海及新俄小說二十人集下本，月末亦可出，出即寄奉也。此祝

平安

迅 啓上 三月十一夜

一九

靜農兄：

今日寄上蕭伯納在上海六本，請分送霽，常，魏，沈，還有一本，那時是擬送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結婚，別人常去送書，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處置送給別人罷。

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當仍寄六本，辦法同上，但一本則仍送馬小姐，因為那上本是已經送給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託幼漁先生轉交。

此上，即頌

安好

迅 啓 三月廿五夜

二〇

靜農兄：

頃得六月二十二日函，五月初之信及照相，早已收到，倥傯之際，遂未奉聞也。

上海氣候殊不佳，蒙念甚感。時症亦大流行，但僕生長危邦，年逾大衍，天災人禍，所見多矣，無怨于生，亦無怖于死，即將投我瓊瑤，依然弄此筆墨，夙心舊習，不能改也，惟較之春初，固亦頗自攝養耳。

開明第一次款，久已照收，並無糾葛，霽兄曾來函詢，因失其通信地址，遂無由復，乞轉知；至第二次，則尙無消息。

立人先生大作，曾以一冊見惠，讀之既哀其夢夢，又覺其淒淒。昔之詩人，本爲夢者，今談世事，遂如狂醒，詩人原宜熱中，然神馳宦海，則溺矣，立人已無可救，意者素園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難言也。

此復，並頌

時綏

豫 啓上 六月廿八晚

靜農兄：

下午從書店得所惠書，似有人持來，而來者何人，則不可攷。北平箋譜竟能賣盡，殊出意外，我所約尚有餘，當留下一部，其款亦不必送西三條寓，當于交書時再算賬耳。印書小事，而鄭君乃作如此風度，似少函養，至于問事不報，則往往有之，蓋不獨對于靖兄爲然也。寫序之事，傳說與事實略有不符，鄭君來函問託天行或容某（忘其名，能作簡字）以誰爲宜，我即答以不如託天行，因是相識之故。至于不得託金公執筆，亦誠有其事，但係指書簽，蓋此公夸而慍，又高自位置，託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載不報，而其字實俗媚入骨，無足觀，犯不着向慍吝人乞爛鉛錢也。關於國家博士，我似未曾提起，因我未能料及此公亦能爲人作書，惟平日頗嗤其擺架子，或鄭君後來亦有所聞，因不復道耳。

北大墮落至此，殊可歎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面』，則較切矣。兄蟄伏古城，情狀自能推度，但我以爲此亦不必侘傺，大可以趁此時候，深研一種學問，古學可，新學亦可，既足自慰，將來亦仍有用也。

投稿于自由談，久已不能，他處頗有函索者，但多別有作用，故不應。申報月刊上尚能

發表，蓋當局對於出版者之交情，非對於我之寬典，但執筆之際，避實就虛，顧彼忌此，實在氣悶，早欲不作，而與編者是舊相識，情商理喻，遂至今尚必寫出少許。現狀爲我有生以來所未嘗見，三十年來，年相若與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識之中，真已所存無幾，因悲而憤，遂往往自視亦如輕塵，然亦偶自攝衛，以免爲親者所歎而讎者所快。明年頗欲稍屏瑣事不作，專事創作或研究文學史，然能否亦殊未可必耳。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豫 頓首 十二月廿七夜

一九三四年

一一一

靜農兄：

北平箋譜大約已將訂成，兄所要之一部，已函西諦兄在北平交出，另一部則託其交與天行兄，希就近接洽。這兩部都是我送的，無須付錢。倘天行兄已豫約，則可要求西諦退

款，豫約而不得者尙有人，他毫不爲難也。專此即頌

時綏

迅 頓首 一月十二日

我們都好的 又及

一三

靜農兄：

二月十一日來信昨收到。我的信竟入于被裝裱之列，殊出意外，遺吳萬年姑且不管，但目下之勞民傷財，爲可惜耳。

亞兄以七日下午後到滬，昨十四日晨乘輪船北歸，此信到時，或已晤面，見時希轉告，以
一信通知到燕爲荷。

簡 書 迅 魯

西諦藏明版圖繪書不少，北平又易于借得古書，所以我曾勸其選印成書，作爲中國木刻史。前在滬聞其口談，則似意在多印圖，而少立說。明版插畫，頗有千篇一律之觀，倘非拔尤介紹，易令讀者生厭，但究竟勝于無有，所以倘能翻印，亦大佳事，勝于焚書賣血萬萬

矣。此復即頌

時綏

迅 頓首 二月十五日午後

二四

橫眉豈奪蛾眉冶，不料仍違衆女心。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巨腦故如冰。

三月十五夜聞謠戲作以博

靜兄一粲

旅隼

二五

靜農兄：

二十五日得惠書，昨始得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測一本，入夜循覽，素然發豪，然文字之學，早已一切還給章先生，略無私蓄，所以甚服此書之浩瀚，而竟不能贊一辭，見兼士兄時，乞代達謝意爲託。

素兄墓志，當于三四日內寫成寄上；我的字而可以刻石，真如天津報之令我生腦炎一樣，大出意料之外。本刻無合用者，勉選橫而簡單者一幅，當直接交與開明，令製版也。我輩均安，可釋念。此布，即頌

時綏

華頌首 三月廿七日

二六

靜農兄：

日內當寄書五本。其一本奉覽，餘四本希便中轉交霽野，維鈞，天行，沈觀爲感。此布，即頌

時綏

華上 三月卅一日

二七

靜農兄：

七日惠函收到。兼士之作，因我是外行，實不敢開口，非不爲也，不能耳。令我作刻石之書，真如生腦膜炎，大出意外，筆畫尙不能平穩，不知可用否？上海幽默已稍褪色，語堂轉而編小品文，名曰人間世，頃見弟一期，有半農國博東天行云：『比得朝鮮美人圖一幅，紙墨甚新而布局甚別致，想是俗工按舊時粉本繪成者。』紙墨一新，便是俗工，則生今日而欲雅，難矣，此乾隆紙之所以貴歟？年來誠常有歸省之意，但跋涉不易，成否此時殊未能定也。

此復即頌

曼福不盡

隼 頓首 四月十二夜

二八

靜農兄：

六日函收到。書六本寄出後，忘了寫信，其中五本，是請轉交霽，常，魏，沈，亞五人的。此書係我自資付印，但託人買紙等，就被剝削了一通，紙墨惡劣，印得不成樣子，真是可歎。

不久又有木刻畫集出版，印成後當寄七本，其一是送鈞初兄的，特先說明。但因爲重

量關係，只有六本也說不定，若然，則亞兄的是另寄的了。

北平諸公，真令人齒冷，或則媚上，或則取容，回憶五四時，殊有隔世之感。人間世我真不解何苦爲此，大約未必能久，倘有被麻醉者，亦不足惜也。

此布即頌

時綏

豫 頌首 五月十日

二九

對於印圖，尙有二小野心。一，擬印德國版畫集，此事不難，只要有印費即可。二，即印漢至唐畫象，但唯取其可見當時風俗者，如游獵，鹵簿，宴飲之類，而著手則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謂少，而頗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畫象』、『孝堂山畫象』、『朱鮪石室畫象』等，雖具有，而不中用；後來出土之拓片，則皆無之，上海又是商場，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補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則覓舊拓（如上述之三種），雖重出不妨，可選其較精者付印也。此復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六月九日

三〇

靜農兄：

今晚得十三日函，書則昨已收到。如此版本，可不至增加誤字，方法殊佳，而代爲『普及』，意尤可感，惜印章殊不似耳。倘于難得之佳書，俱以此法行之，其有益于讀者，當更大也。

石刻畫象除『君車』殘石（有陰）外，翻刻者甚少，故幾乎無須鑒別，惟舊拓或需問人。我之目的，（一）武梁祠，孝堂山二種，欲得舊拓，其佳者即不全亦可；（二）嵩山三闕不要；（三）其餘石刻，則只要拓本較可觀，皆欲收得，雖與已有者重出亦無害，因可比較而取其善者也。但所謂『可觀』者，係指拓工而言，石刻清晰，而拓工草率，是爲不『可觀』。倘石刻原已平漫，則雖圖象模糊，固仍在『可觀』之列耳。

濟南圖書館所藏石，昔在朝時，曾得拓本少許；聞近五六年中，又有新發見而搜集者

不少，然我已下野，遂不能得。兄可否託一機關中人，如在大學或圖書館者，代爲發函購置，實爲德便。凡有代價，均希陸續就近代付，然後一總歸還。

引玉集已售出五十本以上，較之士敏土之圖，遠過之矣。我所藏德國版畫，有四百餘幅，頗欲選取百八十幅，印成三本以紹介于中國，然茲事體大，萬一生意清淡，則影響于生計，故尙在彷徨中也。

上海算是已入『梅雨天』，但近惟多風而無雨；前日爲端午，家懸蒲艾，盛于往年，敵寓亦懸一束，以示不敢自外生成之意。文壇則刊物雜出，大都屬于『小品』。此爲林公語室所提倡，蓋驟見宋人語錄，明人小品，所未前聞，遂以爲寶，而其作品，則已遠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將與老舍半農，歸于一丘，其實，則真所謂『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賤軀如常，腦膜無恙，惟眼花耳。孩子漸大，善于搗亂，看書工夫，多爲所敗，從上月起，已明白宣言，以敵人視之矣。

近見新文學運動史，附有作者之筆名，云我亦名吳謙，似未確，又于廣平下注云『已故』，亦不確也。專復，即頌。

曼福

隼 頓首 六月十八夜

一九三五年

三一

青兄：

二日函收到了；上月之函，却未收到。至于拓片兩包，是都收到的，『君車』畫象確係贗品，似用磚翻刻，連簞齋印也是假的。原刻之拓片，還要有神彩，而且必連碑陰，乃爲全份。又包中之『曹望幃造象』大約也是翻刻的，其與原刻不同之處，見校碑隨筆。

從這兩包中，各選數種，目另列，其餘的已于昨日寄回了。收集畫象事，擬暫作一結束，因年來精神體力，大不如前，且終日勞勞，亦無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擬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因爲我自去冬羅西班牙性感冒之後，消化系受傷，從此幾乎每月必有小病一場了。但似未必壽終在即，可請放心耳。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豫 頓首 五月十四夜

第一包拓片留四種（內無目錄及定價，姑隨手舉之，乞查付）——

一、騎馬人畫象（有樹木）一張 二、大定四年造象一份二張

三、漢殘畫象一份四張 四、一人及一蛇畫象一張

第二包拓片兩種

一、漢鹿一份兩張（五元五） 二、宜州畫象（？）一份三張（一元五）

以上，共留六種。

三三

辰兄：

一日信早到。買拓片餘款，不必送到平寓，可仍存兄處，但有文學社稿費八元，想乞兄轉交段幹青君，款即由拓片餘款中劃出。段君住址，我不知道，可函詢後孫公園醫學院唐

「訶君，倘他亦不知，就只好作罷了。」

「『日月晝象』確在我這里，忘記加圈了，帖店的話不錯。」

北方情形如此，兄事想更無頭緒，但國事我看是即以叩頭暫結的。此後頌此之事，則將層出不窮。敵寓如常，可釋遠念，令人心悲之事自然也不少，但也悲不了許多。

我尙可支持，不過忙一點，至于體力之衰，則年齡爲之，無可如何，也只好照常辦事。
此布，即頌

時綏

豫上 六月廿四日

三三

青兄：

十六日函并拓片一張，頃收到。

山根陰險，早經領教，其實只知樹勢，禍學界耳。廈門亦非好地方，即成，亦未必能久居也。

向暨大會一問，亦不成，上海學校，亦不復有乾淨土，尙當向他處一打聽也。

上海已大熱，賤軀尙安，可釋遠念。

此布，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七月二十二日

三四

青兄：

七日函收到。廈門不但地方不佳，經費也未必有，但既已答應，亦無法，姑且去試試罷。
客客尙可，倘仍餓肚子，亦冤也。

南陽畫象，也許見過若干，但很難說，因爲購于店頭，多不明出處也，倘能得一全份，極望。
漢鑛專集未見過，乞寄一本。

今年無新出書，至于去年所出之幾本，沈君未知已有否？無則當寄。希示地址及其字，因爲引玉集上，我以爲可以寫幾個字在上面。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上 八月十一日

三五

伯簡兄：

十一日信收到，知所遇與我當時無異，十餘年來無進步，還是好的，我怕的是至少是辦事更頹唐，房子更破舊了。

書兩種，已分別寄出。圖書目錄非賣品，但係舊版，據云須十月才有新本。新文學大系則令書店直接寄送，款將來再算，因為現在匯寄，寄者收者，兩皆不便也。

校稽康集亦收到。此書佳處，在舊鈔；舊校却劣，往往據刻本抹殺舊鈔，而不知刻本實誤。戴君今校，亦常為舊校所蔽，棄原鈔佳字不錄，然則我的校本，固仍當校印耳。

專此布達，並頌

時綏

樹 頤首 九月二十日

伯簡兄：

十一日信并南陽畫象訪揚記一本，頃同時收到。關於石刻事，王冶秋兄亦已有信來，日內擬即匯三十元去，托其僱工椎拓，但北方已冷，將結冰，今年不能動手亦未可料。印行漢畫，讀者不多，欲不賠本，恐難。南陽石刻，關百益有選印本（中華書局出版），亦多凡品，若隨得隨印，則零星者多，未必為讀者所必需，且亦實無大益。而需巨款則又一問題。

我陸續會收得漢石畫象一簇，初擬全印，不問完或殘，使其如圖目，分類為：一，摩挲；二，闕門；三，石室；四，殘雜（此類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後又欲選其有關於神話及當時生活狀態，而刻劃又較明晰者，為選集，但亦未實行。南陽畫象如印行，似只可用選印法。

魯迅書簡

瞿木夫之武梁祠畫象放，有劉翰怡刻本，價鉅而難得，然實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誇博，濫引古書，使其文浩浩洋洋，而無裁擇，結果為不得要領。

近來謠言大熾，四近居人，大抵遷徙，景物頗已寂寥，上海人已是驚弓之鳥，固不可詆爲「庸人自擾」。但謠言則其實大抵無根，所以我沒有動，觀倉阜奔走之狀，黯然而已。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樹 頓首 十一月十五午

三七

伯簡兄：

十一月二十三日函已收到。拓漢畫款，先已寄去卅，但今思之，北方已結冰，難施墨，須明春矣。關百益本質未佳，價亦太貴，倘嚴選而精印，于讀者當更有益。顧北事正亦未可知，我疑必骨奴而膺主，留所謂面子，其狀與戰區同。珍籍南遷，似未確，書籍價不及鐘鼎，遷之何爲。校長亦未紛來，二代表則有之，即白與許，曾見許君，但未問其結果，料必不得要領而已。

上海亦曾大遷避，或謂將被征，或謂將征彼，紛紛奔竄，汽車價曾至十倍，今已稍定，而

鄰人十去其六七，入夜闕寂，如居鄉村，蓋亦『閒適』之一境，惜又不似『人間世』耳。

死魂靈出單行本時，世界文庫上亦正登畢，但不更爲譯第二部，因譯文之天，鄭君有下石之嫌疑也。此祝

康吉

樹上 十二月三夜

三八

伯簡兄：

十六日信已到。過滬乞惠臨，廈門似無出產品，故無所需也。北平學生游行，所遭與前數次無異，聞之慘然，此照例之飾終大典耳。上海學生，則長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隕亡。

南陽楊君，已寄拓本六十五幅來，紙墨俱佳，大約此後尚有續寄。將來如有暇豫，當并舊藏選印也。

賤軀無恙，可釋遠念。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豫 頌首 十二月廿一夜

一九三六年

三九

伯簡兄：

二日信收到。此信或可到在月半之前。我病已好，但依然事煩，因此疲勞而近于病，實亦不能謂之病也。靈野已見過，現回里抑北上，則未詳。『第三種人』已無面目見人，則驅戰望舒爲出面腔，冀在文藝上復活，遠之爲是。文學編輯張天翼已知難而逃，現定爲王統照，其實亦係傳鄭畫暗中布置，操縱于後，此兩公固未嘗衝突也。死魂靈百圖有白紙綢面本，正在裝訂，成後當奉贈。北歸在即，過滬想能晤談，企此爲慰耳。專此布復，並頌

日祉

樹 頌首 五月七日

四〇

伯簡兄：

九月三十日信早到，或憊或忙，遂稽答復，夏間本擬避暑，而病不脫體，未能離開醫生，遂亦不能離開上海，荏苒已至晚秋，倘一止藥，仍忽發熱，蓋胃強則肺病已愈，今胃亦弱，故致糾纏，然糾纏而已，于性命當無傷也。近仍在就醫，要而論之，終較夏間差勝矣。我鑒于世故，本擬少管閒事，專事翻譯，藉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繼嬰大病，稿臥數月，而以前以畏禍隱去之小醜，竟乘風潮，相率出現，乘我危難，大肆攻擊，于是倚枕，稍稍報以數鞭，此輩雖猥劣，然實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見上海文風，近數年來，竟不復尙有人氣也。今年由數人集資印亡友遺著，以爲紀念，已成上卷，日內當託書店寄上，至希察收，其下卷已校畢，年內當可裝成耳。專此布達，並頌

時綏

樹頓首 十月十五夜

靜兄：

有寄許先生一函，因不知其住址，乞兄探明，封好轉寄。倘兄能自去一趟，尤好，因其中之事，可以面商了。

四一*

* 此一短簡之年月未詳。——編者註。

許欽文

一九二五年

—

欽文兄：

七日信早到，因忙未復，後來生病了，大約是疲勞與睡眠不足之故，現在喫藥，大概就可以好罷。

商務館製板，既然自以為未必比北京做得好，那麼，成績就可疑了，三色板又不相宜。所以，我以為不如仍交財部印刷局製去，已囑喬峯將原底子寄來。

蘇俄的文藝論戰已出版，別封寄上三本。一本贈兄，兩本贈璇卿兄，請轉交。

十九日所寄封面畫及信均收到，請轉致璇卿兄，給我謝謝他。我的肖像是不急的，自然還是書面要緊。現在我已與小峯分家，烏合叢書歸他印（但仍加嚴重的監督），未名叢刊則分出自立門戶，雖云自立，而仍交李霽野等經理。烏合中之故鄉已交去，未名中之出了象牙之塔已付印，大約一月半可成。還有往星中亦將付印。這兩種，璇卿兄如不嫌其煩，均請給我們作封面，但須知道內容大略，今天來不及了，一兩日後當開出寄上。

時局談不勝談，只能以不談了之。內子進病院約有五六天（現已出來），本是去檢查的，因為胃病；現在頗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實在無法（因為此病現在無藥可醫），只能隨時對付而已。

璇卿兄處給我問候問候

二

欽文兄：

迅 上 九月二十九日

昨天寄上一信并三本書，大約已到了。那時匆匆，不及細寫。還有一點事，現在補寫一點。

未名叢刊已別立門戶，有兩種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這兩種都要封面，想託璇卿兄畫之。我想弟一種即用璇卿兄原擬畫給我們之普通用面已可，至于弟二種，則似以另有一張爲宜，而譯者尤所希望也。如病已很復原，請一轉託，至于其書之內容大略，別紙開上。

苦悶之象徵就要再版，這回封面，想用原色了。那畫稿，如可寄，乞寄來，想仍交財部印刷局印。即便走點樣，總比一色者較特別。

記得前回說商務館印越王臺，要多印一千張，未知是否要積起來，俟將來出一畫集。倘如此，則大紅袍及苦悶的象徵封面亦可多印一千張，以備後日彙訂之用。紙之大小想當如東方雜誌乎？

我其實無病，自這幾天經醫生檢查了一天星斗，從血液以至小便等等。終于決定是喝酒太多，吸煙太多，睡覺太少之故。所以現已不喝酒而少吸煙，多睡覺，病也好起來了。

故鄉稿已交去，選而又選，存卅一篇，大約有三百頁。

迅
九月卅日

往星中

四幕戲劇

作者

安特來夫。全然是一個絕望厭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對於人生的悲觀）；二，理性是虛妄的（對於思想的悲觀）；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對於道德的悲觀）。

內容

一個天文學家，在離開人世的山上的天文台上，努力于與星界的神祕的交通；而其子却爲了窮民之故去革命，因此入了獄。于是天文台上的人們的意見便分爲兩派：活在冷而平和的『自然』中呢，還是到熱，然而滿有着苦痛和悲慘的人間世去？但是，其子入獄之後，受了虐待，遂發狂，終于成爲白痴了，其子之未婚妻，却道情願『回到人生去』，在『活死屍』之旁度過一世；她是願意活在『詩的』、『羅漫的』、『情感』的境界裏的。

而天文學家則並非只要活在『有限的人世』的人；他要生活在無限的宇宙裏。對於

兒子的被虐，以爲『就如花兒匠剪去了最美的花一般。花是被剪去了，但花香則常在
地面上。』

但其子的未婚妻却不能懂這遠大的話，終于下山去了。

『（祝你）幸福呵！我的遼遠的未知之友呀！』天文學者抬起兩手，向了星的世界說。
『（祝你）幸福呵！我所愛的苦痛的兄弟呀！』她伸下兩手，向着地上的世界說。

我以為人們大抵住于這兩個相反的世界中，各以自己爲是，但從我聽來，覺得天文學
家的聲音雖然遠大，却有些空虛的。這大約因爲作者以『理想爲虛妄』之故罷。然而
人間之黑暗，則自然更不待言。

以上不過聊備參考。璇卿兄如作書面，不妨毫不切題，自行揮灑也。

三

迅 上 九月卅日

欽文兄：

屢得來信。苦悶之象徵封面，商務館估價單已寄來，云「彩印五色」（蓋即三色版也）每三千張價六十元。明日見小峯時，當與酌定。至于添印，紙之大小並無不自由，不過紙大，則四圍多些空白而已。（我去信時，對於印刷的辦法，是要求將無畫處之網目刻去，則畫是五色，而無畫處仍是空白，可以四圍沒有邊線。對於這一層，他們沒有答覆。）

故鄉稿，一月之前，小峯屢催我趕緊編出，付印，我即于兩三日後與之，則至今校稿不來。問之，則云正與印刷局立約。我疑他慮我們在別處出版，所以便將稿收去，壓積在他手頭，云即印者，並非誠意。

未名叢刊面已到，未知是否即給出了象牙之塔者否？請一問璇卿兄。又還有二件事，亦請一問——

1. 書名之字，是否以用與畫同一之顏色為宜，抑用黑字？

2. 烏合叢書封面，未指定寫字之地位，請指出。

我病已漸愈，或者可以說全愈了罷，現已教書了。但仍喫藥。醫生禁喝酒，那倒沒有什

廢；禁勞作，但還只得做一點；禁吸煙，則苦極矣，我覺得如此，倒還不如生病。

北京冷起來了。

迅 上 十一月八日

一九三二年

四

欽文兄：

頃得二十四日來信，知已出來，甚慰。我們亦已于十九日仍回舊寓，但失去一點什物，約值六七十元，書籍一無失少。炸破之玻璃窗，亦已修好，一切如常，惟市面蕭條，四近房屋多殘破，店不開市，故購買食物，頗不便當耳。監所生活與火線生活太不同，殊難比較，但由我觀之，無劉姊之『聲請再議』，以火線生活為爽利，而大砲之來，難以逆料而決其『無妨』，則又不及監所生活之穩當也。此復即頌

近佳

迅
上
三月廿八日下午

陶元慶

一九二六年

—

璇卿兄：

已收到寄來信的畫，感謝之至。

但這一幅我想留作另外的書面之用，因為莽原書小價廉，用兩色板的面子是力所不及的。我想這一幅，用于講中國事情的書上最合宜。

我很希望 兄有空，再畫幾幅，雖然太有些得隴望蜀。

魯迅 二月二十七日

二

璇卿兄：

給我畫的象，這幾天纔寄到，去取來了。我覺得畫得很好。我很感謝。

那洋鐵筒已經斷作三段，因為外面有布，所以總算還相連，但都擠得很扁。現在在箱下壓了幾天，平直了，不過畫面上略有磨損的地方，微微發白，如果用照相縮小，或者看不出來。

畫面上有膠，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時要粘住否？應該如何懸掛才好，便中請示知。

魯 迅 五月十一日

三

璇卿兄：

沈鐘的大小，是和附上的這一張紙一樣。他們想于八月十日出版，不知道可以先給

一畫否？

迅 上 七月二十七日

璇卿兄：

四

彷彿書面的鐸版已製成，今寄上草底，請將寫『書名』『人名』的位置指出，仍寄敝寓，以便寫入，令排成整版。

魯 迅 八月十日

五

璇卿兄：

今天收到二十四日來信，知道又給我畫了書面，感謝之至。惟我臨走時，曾將一個武者小路作品的別的書面交給小峯，囑他製板印刷，作為青年的夢的封面。現在不知可已印成，如已印成，則你給我畫的那一個能否用于別的書上，請告訴我，小峯那邊，我也寫信

問去了。

彷徨的書面實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動。但聽說弟二板的顏色有些不對了，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辦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無法可想。但弟二版我還未見過，這是從通信裏知道的。

很有些人希望你給他畫一個書面，託我轉達，我因為不好意思貪得無厭的要求，所以都壓下了。但一面想，兄如可以畫，我自然也很希望。現在就都開列如下：

一 卷施 這是王品青所希望的。乃是淦女士的小說集，烏合叢書之一。內容是四篇講愛的小說。卷施是一種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麼形狀，我却不知道。品青希望將書名『卷施』兩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組織在圖畫之內，不另用鉛字排印。此稿大約日內即付印，如給他畫，請直寄欽文轉交小峯。

二 黑假面人 李霽野譯的安特來夫戲劇，內容大概是一個公爵舉行假面跳舞會，連愛人也認不出了，因為都戴着面具，後來便發狂，疑心一切人永遠都戴着假面，以至死。這並不忙，現在尚未付印。

三墳 這是我的雜文集，從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現已付印。可否給我作一個書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墳』的意義絕無關係的裝飾就好。字是這樣寫：迅墳（因為裏面的都是這幾年中所作）請你組織進去或另用鉛字排印均可。以上兩種是未名社的，黑假面人不妨從緩，因為還未付印。墳如畫成，請寄廈門，或寄欽文託其轉交未名社均可。

還有一點，董秋芳譯了一本俄國（革命以前的）小說，叫作爭自由的波浪，稿在我這里，將收入未名叢刊中了，可否也給他一點裝飾。

一開就是這許多，實在連自己也覺得太多了。

魯迅 十月二十九日

六

璇卿兄：

給我的信昨天收到了。畫尚未到，大概因為掛號的，照例比信遲。收到後當寄給欽文

去。

爭自由的波浪我纔將原稿看好付郵，或者這幾天才到北京，即使即刻付印，也不必這麼急。秋芳着急，是因爲他性急的緣故。

未名社以社的名義託畫，又須于幾日內畫成，我覺得實在不應該，他們是研究文藝的，應當知道這道理，而做出來的事還是這樣，真可歎。卷施的封面，他們先前託我轉託，我沒有十分答應，後來終於寫上了。近聞他們託司徒喬畫了一張。兄如未動手，可以作罷，如已畫，則可寄與，因爲其一可以用在裏面的第一張上，使那書更其美觀。

我只是一批一批的索畫，實在抱歉而且感激。

這里有一個德國人，叫W. G.，是研究美學的，一個學生給他看故鄉和彷徨的封面，他說好的。故鄉是劍的地方很好。彷徨只是椅背和坐上的圓線，和全部的直線有些不調和。太陽畫得極好。

迅 上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二七年

璇卿兄：

唐宋傳奇集書二冊用之藉色樣本，今日送來了。今并原樣一同寄上。對否？希示覆。

七

魯迅 十一月廿二

韋素園

一九二六年

—

素園兄：

日前得來函，在匆忙中，未即覆。關於我的小說，如能如來信所說，作一文，我甚願意而且希望。此可先行發表，然後收入本子中。但倘如霧野所定律令，必須長至若干頁，則是一大苦事，我以爲長短可以不拘也。

昨看見張鳳舉，他說 Dostojewski 的窮人，不如譯作『可憐人』之確切。未知原文中是否也含『窮』與『可憐』二義。倘也如英文一樣，則似乎可改，請與霧野一商，改定爲

衛。

迅 五，一

二

沙灘新開路五號

章 案 圖
選 錄 先生

窮人如已出，請給我十二本。

這幾天生小病，但今日已漸愈，原稿就要做了。關於魯迅已校了一點，至多，不過一

百二十面罷。

二十一日

後面還有

來信頃已收到。外套校後，即付印罷，社中有款，我以為印費亦不必自出。像不如在京華印，比較的好些。

巴特勒特的談話，不要等他了，我想蓋蕪亦不必再去問他。

序文我當修改一點，和目錄一同交給北京書局，書面怎樣，後來再商。

迅 又 廿一日午後

三

李稿已無用，陳稿當寄還，或從中選一篇短而較爲妥當的登載亦可。

布寧小說已取回，我以爲可以登莽原。

外套已看過，其中有數處疑問，用？號標在上面。

我因無暇作文，只譯了六頁。

關於魯迅……已出版否？

迅
七、三

四

素園兄：

關於魯迅……須送馮文炳君二本（內有他的文字，）希即令人送去。但他的住址，我不大記得清楚，大概是北大東齋，否則，是西齋也。

下一事乞轉告叢蕪兄：

博徒別傳是Rodney Stone的譯名，但是C. Doyle做的。阿Q正傳中說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誤記，英譯中可改正；或者照原誤譯出，加注說明亦可。

迅
八月八日

五

素園兄：

到廈後寄一明信片，想已到。昨得四日來信，此地郵遞甚遲，因為從上海到廈門的郵件，每星期只有兩三回，此地又是一離市極遠之地，郵局只有代辦所（並非分局），所以京滬的信，往往要十來天。

收到寄野的信，說廿七動身，現在想已到了。

莽原請寄給我一本（廈門大學國學院），另外十本，仍寄西三條二十一號許羨蘇先生收。

此地秋冬並不潮濕，所以還好，但五六天前遇到颶風，却很可怕。（學校在海邊，）玉堂先生的家，連門和屋頂都吹破了，我却無損失。牠吹破窗門時，能將粗如筷子的螺絲釘拔出，幸而聽說這樣的風，一年也不過一兩回。

林先生太忙，我看不能做文章了。我自然想做，但二十開學，要忙起來，伏處孤島，又無刺激，竟什麼意思也沒有，但或譯或做，我總當寄稿。

迅
九月十六日

六

素園兄：

寄上稿子四張，請察收。

關於魯迅……及出了象牙之塔，請各寄三本來，用掛號爲安。
到此地也並不較閑，再談罷。

迅
九，二十

叢蕪
素園
兄：

前回寄上文稿一篇（舊事重提之六）想已早到。十九日的來信，今已收到了。別人的稿子，一篇也沒有寄來。

我竟什麼也做不出。一者這學校孤立海濱，和社會隔離，一點刺激也沒有；二者我因為編講義，天天看中國舊書，弄得什麼思想都沒有了，而且仍然沒有整段的時間。

此地初見雖然像有趣，而其實却很單調，永是這樣的山，這樣的海。便是天氣，也永是這樣暖；樹和花草，也永是這樣開着，綠着。我初到時穿夏布衫，現在也還穿夏布衫，聽說想脫下牠，還得兩禮拜。

在上海時看見章雪村，他說想專賣未名叢刊（大約只是上海方面），我沒有答應他，說須得大家商量，以後就不提了。近來不知道他可曾又來信？他的書店，大概是比較的可靠的。但應否答應他，應仍由北京方面定奪。

素園兄：

寄來的書籍一包，收到了。承給我外套三本，謝謝。

今寄上莽原稿一篇，請收入。到此仍無閒暇，做不出東西。

從莽原十九期起，每期請給我兩本。我前回曾經通信聲明，這信大約沒有到。但以前的不必補寄，只要從十九期起就好了。

舊事重提，我還想做四篇，儘今年登完，但能否如願，也殊難說，因為在此瑣事仍然多。

八

迅
十四

九

迅
上
十月七日啟

素園兄：

九月卅日的信早收到了，看見莽原，早知道你改了號，而且推知是因為林素園。但寫慣了，一寫就又寫了素園，下回改正罷。

莽原我也總想維持下去。但不知近來銷路何如？這幾天做了兩篇，今寄上，可以用到十一月了，續稿緩緩時再寄。這裏雖然不欠薪，然而如在深山中，竟沒有什麼作文之意。因為太單調，而小瑣事却仍有的，加以編講義，弄得人如機器一般了。

續的上面，我還想做一篇序并加目錄，但序一時做不出來，想來一時未必印成，將來再說罷。

聽說北新要遷移了，不知遷了沒有？寄小峯一箋，請即加封寄去為荷。

批評彷徨的兩篇文章，已見過了，沒有什麼意思。

此後寄掛號信，用社名便當呢？還是用你的號便當你的新號（漱園）的印章，已刻了麼？

迅
十一月五夜

一〇

漱園兄：

今天接十月十日信片，知已遷居。

我于本月八日寄出稿子一篇，十六日又寄兩篇（皆掛號）而皆係寄新開路，未知可不至于失落否？甚念，如收到，望即示知。

否則即很爲難，因我無草稿也。

迅
十，十九

一一

漱園兄：

楊先生的文，我想可以給他登載，文章是絮煩點，但這也無法，自然由作者負責，現在要十分合意的稿，也很難。

寄上墳的序和目錄，又第一頁上的一點小畫，請做銜板，至于那封面，就只好專等陶元慶寄來。序（已另抄）擬送登語絲，請不必在莽原發表。這種廣告性的東西，登莽原不大好。

附上寄小峯的一函，是要緊的，請即叫一個可靠的人送去。

迅 十一四

一一一

漱園兄：

十月廿八及卅日信，今日俱收到。長虹的事，我想這個廣告也無聊，索性完全置之不理。

關於莽原封面，我想最好是請司徒君再畫一個，或就近另設法，因為我剛寄陶元慶一信，託他畫許多書面，實在難于再開口了。

叢書及莽原事，最好是在京的幾位全權辦理。書籍銷售似不壞，當然無須悲觀。但大

小事務，似不必等我決定，因為我太遠。

此地現只能穿夾衣。薪水不愁，而衣食均不便，一一須自經理，又極不便，話也一句不懂，連買東西都難。又無刺戟，思想都停滯了，毫無做文章之意。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現在心思頗活動，想走到別處去。

迅 十一七

三

漱園兄：

昨天寄一信，下午即得廿九之信片。我想莽原只要稿、款兩樣不缺，便管自己辦下去。對於長虹，印一張夾在裏面也好，索性置之不理也好，不成什麼問題。他的種種話，也不是與辯，莽原收不到，也不能算一種罪狀的。

要鳴不平，我比長虹可鳴的要多得多；他說以『生命赴莽原』了，我也並沒有從莽原延年益壽，現在之還在生存，乃是自己壽命未盡之故也。他們不知在玩什麼圈套。今

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尙鉞的小說稿，原說要印入烏合叢書的。一天高歌忽而來取，說尙鉞來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給他了。後來長虹從上海來信，說「高歌來信說你將尙鉞的稿交還了他，不知何故？」我不覆。一天，高歌來，抽出這信來看，見了這話，問道：「那麼，拿一半來，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寫公開信，並且沒有向人說過。

狂飈已經看到四期，逐漸單調起來了。較可注意的倒是幻洲（莽原在上海減少百份，也許是受牠的影響，因為學生的購買力只有這些，）但第二期已不及第一期，未卜後來如何。莽原如作者多幾個，大概是不足慮的，最後的決定究竟是在實質上。

迅
十一，九夜

一四

漱園兄：

饒超華的致母，我以為並不壞，可以給他登上，今寄回；其餘的已直接寄還他了。

小酌的一篇太斷片似的，描寫也有不足，以不掲載爲是，今亦寄回。

莽原背上可以無須寫何人所編，我想，只要寫『莽原合本空一格 1』就夠了。

我本想旅行一回，後來中止了，因爲一請假，則荒廢的事情太多。

迅 十二月十一日

一五

漱園兄：

前天寫了一點東西，擬放在墳之後面，還想在語絲上先發表一回，（本來莽原亦可，但怕太遲，離本書的發行已近，而紙面亦可惜）今附上致小峯一箋，請并稿送去，印後仍收回，交與排墳之印局。（倘墳之出版期已近，則不登語絲亦可，請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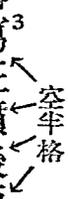
首尾的式樣，寫一另紙，附上。

目錄上也須將題目添上，但應與以上之本文的題目離開一行。

迅 十一，十三

另頁起

上空四格寫在墳後面



空半格

空一行

空一行

⁵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經……

結尾的樣子。

作結——

空一行

不知印本每行多少字，如30字則此四行上空6格；如36字，則上空8格

空格

既勝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吝而不忘。
 鑒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空一行

漱園兄：

舊事重提，又做了一篇，今寄上。這書是完結了。明年如何？如撰者尚多，仍可出版，我當另尋題目作文，或登小約翰，因另行整理小約翰的工夫，看來是沒有的了。

我到上海看見狂飈社廣告後，便對人說：我編莽原，未名，烏合三種，俱與所謂什麼狂飈運動無干，投稿者多互不相識，長虹作如此廣告，未免過于利用別人了。此語他似乎今已知道，在狂飈上罵我。我作了一個啓事，給開一個小玩笑。今附上，請登入莽原。又登語絲者一封，請即叫人送去爲託。

一六

一九二六，十一月，十一，夜。⁵
四格 下空

魯迅⁵
下空八格

迅
十一月二十日

漱園兄：

了。十三日來信收到了。墳的序跋，舊事重提第十（已完）俱已寄出，想必先此信而到了。

野草向登語絲，北新又印烏合叢書，不能忽然另出。野草叢刊亦不妥。我想不如用未名新集，即以君山爲第一本。墳獨立，如小說史略一樣。

未名社的事，我以爲有兩途：（1）專印譯著書；（2）兼出期刊。莽原則停刊。

如出期刊，當名未名，係另出，而非莽原改名。但稿子是一問題，當有在京之新進作者作中堅，否則靠不住。劉張未必有稿，沉君一人亦難支持，我此後未必能靜下，每月恐怕至多只能做一回。與其臨時困難，不如索性不出專印書，一點廣告，大約語絲上還肯登的。

我在此也靜不下，瑣事太多，心緒很亂，即寫回信，每星期須費去兩天。周圍是像死海一樣，實在住不下去，也不能用功，至遲到陰歷年底，我決計要走了。

一八

迅
十一、廿一日

漱園兄：

十六日來信，今天收到了。我後又續寄墳跋一，舊事重提一，想已到。狂飈第五期已見過，但未細看，其中說詭挑撥之處似頗多，單是記我的談話之處，就是改頭換面的記述，當此文未出之前，我還想不到長虹至于如此下劣。這真是不足道了。關於我在京所遇的事（從五六年前起），我或者也要做一篇記述發表，但未一定，因為實在沒有工夫。

明年的半月刊，我恐怕一月只能有一篇，深望你們努力。我曾有信給季野，你大約也當看見罷。我覺得你，叢燕，霧野，均可于文藝界有所貢獻，缺點只是疏懶一點，將此點改掉，一定可以有為。但我以為叢燕現在應該靜養。

莽原改名，我本為息事寧人起見。現在既然破臉，也不必一定改掉了，莽原究竟不是長虹的。這一點請與霧野商定。

迅 十一月廿八日

墳的封面畫，陶元慶君已寄來，囑我看後轉寄欽文，託他印時校對顏色，我已寄出，并附一名片，介紹他見你，接洽。這畫是三色的，他于印顏色版較有經驗，我想此畫即可託他與京華接洽，并校對。因為是石印，大約價錢也不貴的。

一九

漱園兄：

十一月二十八日信已到。寫在墳後面登莽原，也可以的。墳能多校一回，自然較好；封面畫我已寄給許欽文了，想必已經接洽過。

君山多加插畫，很好。我想：凡在莽原上登過而印成單行本的書，對於定莽原全年的人，似應給以特別權利。倘預定者不滿百人，則簡直各送一本，倘是幾百，就附送特價（對折）券（或不送而只送券亦可），請由你們在京的幾位酌定。我的舊事重提（還要改一個名字）出版時，也一樣辦理。

黑假面人費了如許工夫，我想賣掉也不合算，倘自己出版，則以往星中爲例，半年中想亦可售出六七百本。未名社之立腳點，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書可靠。倘出版物少，覺無聊。所以此書仍不如自己印。霽野寒假後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當于一月十日以前將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爲借給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賣去，除掉付印之本錢後，然後再以收來的錢還我就好了。這樣，則未名社多了一本書，且亦不至于爲別的書店去作苦工，因爲我想劇本賣錢是不會多的。

對於莽原的意見，已經回答霽野，但我想，如果大家有興致，就辦下去罷。當初我說改名，原爲避免糾紛，現長虹既挑戰，無須改了。陶君的畫，或者可作別用。明年還是叫莽原，用舊畫。退步須兩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進一步，就只好拔出拳頭來。但這仍請你與霽野酌定，我並不固執。至于內容，照來信所說就好。我的譯作，現在還說不定什麼題目，因爲正編講義，須十日後才有暇，那時再想。我不料這里竟新書舊書都無處買，所以得材料就很難，或者頭幾期只好隨便或做或譯一點，待離開此地後，倘環境尚可，再來好好地選譯。我到此以後，瑣事太多，客也多，工夫都耗去了，一無成績，真是困苦。將來我想躲起來，每星期只

定出日期見一兩回客，以便有自己用功的時間，倘這樣下去，將要毫無長進。

留學自然很好，但既然對於出版事業有興趣，何妨再辦若干時。我以為長虹是潑辣有餘，可惜空虛。他除掉我譯的綏惠略夫和郭譯的尼采小半部而外，一無所有。所以偶然作一點格言式的小文，似乎還可觀，一到長篇，便不行了，如那一篇論雜交，直是笑話。他說那利益，是可以沒有家庭之累，竟想不到男人雜交後雖然毫無後患，而女人是要受孕的。在未名社的你們幾位，是小心有餘，潑辣不足。所以作文，辦事，都太小心，遇見一點事，精神上即很受影響，其實是小小是非，成什麼問題，不足介意的。但我也並非說小心不好，中國人的眼睛倘此後漸漸亮起來，無論創作翻譯，自然只有堅實者站得住，狂飈式的恫嚇，只能欺騙一時。

長虹的罵我，據上海來信，說是除投稿的糾葛之外，還因為他與開明書店商量，要出期刊，遭開明拒絕，疑我說了壞話之故。我以為這是不對的，由我看來，是別有兩種原因。一，我曾在上海對人說，長虹不該擅登廣告，將烏合未名都拉入什麼「狂飈運動」去，我不能將這些作者都暗暗賣給他。大約後來傳到他耳朵裏去了。二，我推測得極奇怪，但未能

漱園兄：

110

決定，已在調查，將來當面再談罷，我想，大約暑假時總要回一趟北京。

前得靜農信，說起卷施，我爲之歎息，他所聽來的事，和我所經歷的是全不對的。這稿子，是品青來說，說願出在烏合中，已由小峯允印，將來託我編定，共四篇。我說四篇太少，他說這是一時期的，正是一段落，夠了。我即心知其意，這四篇是都登在創造上的，現創造社不與作者商量，即翻印出售，所以要用烏合去抵制他們，至于未落創造社之手的以後的幾篇，却不欲輕輕送入烏合之內。但我雖這樣想，却答應了。不料不到半年，却變了此事全由我作主，真是萬想不到。我想他們那里會這樣信託我呢？你不記得公園裏行那一回的事嗎？靜農太老實了，所以我無話可答。不過此事也無須對人說，只要幾個人（叢齋，靜）心裏知道就好了。

迅
十二月五日

十二月一日的快信，今天收到了。關於莽原的事，我于廿九，本月五日所發兩信，均經說及，現在不必重說。總之：能辦下去，就很好了。我前信主張不必改名，也就因為長虹之罵，商之霧野，以為何如？

范愛農一篇，自然還是登在24期上，作一結束。來年第一期，創作大約沒有了，擬譯一篇說『幽默』，是日本鶴見祐輔作的，雖淺，却頗清楚明白，約有十面，十五以前可寄出。此後，則或作譯，殊難定，因為此間百事須自己經營，繁瑣極了，無暇思索；譯呢，買不到一本新書，沒有材料。這樣下去，是要淹死在死海裏了，薪水雖不欠，又有何用？我決計于學期末離開，或者可以較有活氣。那時再看，倘萬不得已，就用小約翰充數。

我對於你們幾位，毫無什麼意見；只有對於目寒是不滿的，因為他有時確是『無中生有』的造謠，但他不在京了，不成問題。至于長虹，則我看了他近出的狂飈，才深知道他很卑劣，不但挑撥，而且于我的話也都改頭換面，不像一個男子所為。他近來又在稱讚周建人了，大約又是在京時來訪我那時的故技。

莽原印處改換也好。既然銷到二千，我想何妨增點頁數，每期五十面，紙張可以略壞

一點（如窮人那樣）而不加價。因為我覺得今年似乎薄一點。

迅 十二月八日

二

漱園兄：

二十日的來信，昨天收到了。莽原第二十三期，至今沒有到，似已遺失，望補寄兩本。

籌野學費的事，就這樣辦罷。這是我先說的，何必客氣。我並非『從井救人』的仁人，決不會喫了苦來幫他，正不必不安于心。此款大約至遲于明年（陽歷）一月十日以前，必可寄出，惟郵寄抑匯寄則未定。

階級與魯迅那一篇，你誤解了。這稿是我到廈門不久，從上海先寄給我的；作者姓張，住中國大學，似是一個女生，（倘給長虹知道，又要生氣）問我可否發表。我答以評論一個人，無須徵求本人同意，如登語絲，也可以。因給寫了一張信給小峯作介紹。其時還在莽原投稿發生糾葛之前，但寄來寄去，登出時却在這事之後了。況且你也未曾和我『搗亂』。

原文所指，我想也許是明珠上的人們罷。但文中所謂H. M. 女校，我至今終于想不出是什麼學校。

至于關於給——的傳說，我先前倒沒有料想到。狂癡也沒有細看，今天才將那詩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種：一，是別人神經過敏的推測，因為長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給——的詩，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癡社中人故意附會宣傳，作為攻擊我的別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壞了他的夢——其實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做什麼夢，何況破壞——因為景宋在京時，確是常來我寓，並替我校對，抄寫過不少稿子，（墳的一部分，即她抄的）這回又同車離京，到滬後她回故鄉，我來廈門，而長虹遂以為我帶她到了廈門了。倘這推測是真的，則長虹大約在京時，對她有過各種計畫，而不成功，因疑我從中作梗。其實是我雖然也許是「黑夜」，但並沒有吞沒這「月兒」。

如果真屬於末一說，則太可惡，使我憤怒。我竟一向在悶葫蘆中，以為罵我只因為莽原的事。我從此倒要細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樣的夢，或者簡直動手撕碎牠，給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搗亂，什麼「太陽」之類都不行的。

我這聽到一種傳說，說傷逝是我自己的事，因為沒有經驗，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難了。

廈門有北新之書出售，而無未名的。校內有一人很可靠（樸社的書，是他代賣的），我想大可以每種各寄五本（不夠，則由他函索），託他代售，折扣之例等等，可直接函知他，寄書時只要說係我紹介就是了。明年的莽原，亦可按期寄五本。人名地址是——

福建廈門大學

毛簡先生（他號瑞章，但寄書籍等，以寫名為宜。他是圖書館的辦事員，和我很熟悉。）

迅 十二，二十九

一九二七年

三二

漱園兄：

上午寄出譯稿兩篇，未知能與此信同到否？又由中國銀行匯出洋一百元，則照例當較此信遲到許多天，到時請代收，轉交霽野。

我于這三四日內即動身，來信可寄廣州文明路中山大學。我本擬學期結束後再走，而種種可惡，令人不耐，所以突然辭職了。不料因此引起一點小風潮，學生忽起改良運動，現正在擴大，但未必能改良，也未必能改壞。

總之這是一個不死不活的學校，大部分是許多壞人，在騙取陳嘉庚之錢而分之，學課如何，全所不顧。且盛行姜婦之道，「學者」屈膝于銀子面前之醜態，真是好看，然而難受。

迅 一月八日

二三

漱園兄：

八日匯出錢百元，九日寄一函，想已到。今日收到十二月卅日來信。兄咯血，應速治，

除服藥打針之外，最好是喫魚肝油。

章矛塵已到了，退回之莽原，請仍寄給他。墳想已出，應送之處，開出一單附上。
這裏的風潮似乎要擴大。我大約于十四^四才能走，因為一時沒有船。
莽原稿已又寄出兩篇，二月份可無慮了；三月者當續寄。

迅
一月十日燈下

張鳳舉

徐耀辰（祖正）

劉半農

以上三人，未名社想必知道他的住址

常維鈞

馬 珏（後門內東板橋五十號，或孔德學校）

馮文炳（大約在北大，問北新局，當知）

陳煒謨

馮 至

上兩人是沈鐘社裏的，不知尙在京否？如知地址，希郵寄。

此外也記不起什麼了，此外如素園、叢蕪、靜農，你……，自然應各送一本，不待說明。

二四

漱園兄：

我十八日到校了，現即住在校內，距開學尙有一個月，所以沒有職務上的事。但日日忙于會客及赴會演說，也很苦惱，這樣下去，還是不行，須另設法避免才好。

本地出版物，是類乎宣傳品者居多；別處出版者，現代評論倒是寄賣處很多。北新刊物也常見，惟未名社者不甚容易見面。聞創造社中人說，莽原每期約可銷四十本。最風行的是幻洲，每期可銷六百餘。

舊歷年一過，北新擬在學校附近設一售書處，我想：未名社書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即寄填五十本，別的書各二十本，莽原合本五六部，二卷一號以下各十本來，掛號，中山

大學大鐘樓，周……」收待他們房子租定後，然後直接交涉。

這里很繁盛，飲食倒極便當；在他處，聽得人說如何如何，迨來一看，還是舊的，不過有許多工會而已，並不怎樣特別。但民情，却比別處活潑得多。

買外國書還是不便當，這于我有損，現正在尋找，可有這樣的書店。

迅
一廿六

一九二八年

二五

素園兄：

七月二日信片收到。

美術思潮係在北新半月刊上附印，尙未成書，成後寄上。思想，山水，人物未注意，不知消路如何。

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爲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曖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但近來創造社一派，却主張一切都非依這史觀來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胡塗，但他們近來忽然都又不響了，胆小而要革命。

凡關於蘇俄文藝的書，兩廣兩湖，都不賣，退了回來。

我生活經費現在不困難，但瑣事太多，幾乎每日都費在這些事裏，無聊極了。

上海大熱，夜又多蚊，不能做事。這苦處，大約西山是沒有的。

迅 上 七月廿二日

一九二九年

二六

素園兄：

二月十五日給我的信，早收到了。還記得先前有一封信未覆。因爲信件多了，一時無

從措手一懶，便全部懶下去了。連幾個熟朋友的信，也懶在內，這是很對不起的，但一半也因為各種事情曲折太多，一時無從說起。

關於 Gorki 的兩條，我想將來信摘來登在奔流十期上。那紀念冊不知道見了沒有，我想，看看不妨，譯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譯的盧氏論託爾斯泰那篇，是譯起來很費力的硬性文字——這篇我也曾從日文重譯，給春潮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體好起來，倘若技癢，要寫字了，至多也只好譯譯黃花集上所載那樣的短文。

我所譯的 T. i M. 篇幅並不多，日譯是單行本，但我想且不出牠。L 還有一篇論 Hausenstein 的，覺得很好，也許將來譯牠出來，并出一本。

上海的市民是在看開天闢地（現在已到堯臯出世了）和封神榜這些舊戲，新戲有黃慧如產後血崩（你看怪不怪？）有些文學家是在講革命文學。對於 Gorky，去年似乎有許多人要譯他的著作，現在又不聽見了，大約又冷下去了。

你說奔流紹介外國文學不錯，我也是這意思，所以每期總要放一兩篇論文。但讀者却最討厭這些東西，要看小說，看下去很暢快的小說，不費心思的。所以這裡有些書店，已

不收翻譯的稿子，創作倒很多。不過不知怎地，我總看不下去，覺得將這些工夫，去看外國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

我近來總是忙着看來稿，翻譯，校對，見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經濟倒還安定的，自從走出北京以來，沒有窘急過。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滬到廈門以後，才聽見的。他見我一個人住在高樓上，很駭異，聽他的口氣，似乎是京滬都在傳說，說我攜了密斯許同住于廈門了。那時我很憤怒，但也隨他們去罷。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起來，是什麼都不管的。後來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屋子裏——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你看怎樣。先前大放流言的人們，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啞口無言了，這班孱頭，真是沒有骨力。

但是，說到這裏爲止，疑問之處尙多，恐怕大家都還是難于『十分肯定』的，不過我且說到這裏爲止罷，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罷。

不過我的『新生活』却實在並非忙于和愛人接吻，游公園，而苦于終日伏案寫字，

晚上是打牌聲，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變換變換了，不過也無處可走，大約總還是在上海。

現在正在翻譯 *Linnolaarsky* 的一本藝術論，約二百頁，下月底可完。

迅 上 三月廿二夜

二七

素園兄：

三月卅日信，昨收到。L 的藝術論，是一九二六年，那邊的藝術家協會編印的，其實不過是從實證美學的基礎及藝術與革命中各取了幾篇，並非新作，也不很有統系。我本想想，只要實證美學之基礎就夠了，但因為這書名，已足將讀者嚇退，所以選現在這一本。創造社于去年已被封。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們好賴債，自己去運動出來的。但我想，這怕未必。但無論如何，總不會還賬的，因為他們每月薪水，小人物四十，大人物二百。又常有大小人物捲款逃走，自己又不很出書，自然只好用別家的錢了。

上海去年噓了一陣革命文學，由我看來，那些作品，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觀念的產物，有些則簡直是軍閥腦子。今年大約要改噓戀愛文學了，已有惟愛叢書和愛經豫告出現，美的書店（張競生的）也又開張，恐怕要發生若干小 *copy* 罷，但自然仍掛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為所謂戀愛，是只有不革命的戀愛的。革命的愛在大衆，于性正如對於食物一樣，再不會纏綿菲惻，但一時的選擇，是有的罷。讀衆願看這些，而不肯研究別的理论，很不好。大約仍是聊作消遣罷了。

迅 上 四月七日

一九三一年

二八

素園兄：

昨看見由舍弟轉給景宋的信，知道這回的謠言，至于廣播北方，致使兄爲之憂慮，不勝感荷。上月十七日，上海確似會拘捕數十人，但我並不詳知，此地的大報，也至今未曾登載。後看見小報，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內，這時已在數日之後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電全國，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

其實我自到上海以來，無時不被攻擊，每年也總有幾回謠言，不過這一回造得較大，這是有一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這些人大抵便是所謂『文學家』，如長虹一樣，以我爲『絆腳石』，以爲將我除去，他們的文章便光燄萬丈了。其實是並不然的。文學史上，我沒有見過用陰謀除去了文學上的敵手，便成爲文豪的人。

但在中國，却確是謠言也足以謀害人的，所以我近來搬了一處地方。景宋也安好的，但忙于照看小孩。我好像未曾通知過，我們有了一個男孩，已一歲另四個月，他生後不滿兩月之內，就被『文學家』在報上罵了兩三回，但他却不受影響，頗壯健。

我新近印了一本 Grudkov 的 "Zemni" 的插畫，計十幅，大約不久可由未名社轉寄。兄看。又已將 Fadejev 的毀滅 (Razrom) 譯完，擬即付印。中國的做人雖然很難，

我的敵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終當爲文藝盡力，試看新的文藝和在壓制者保護之下的狗屁文藝，誰先成爲煙埃。並希 兄也好好地保養，早日痊愈，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

迅 上 二月二日

景宋附筆問候

翟永坤

一九二六年

一

永坤兄：

女師大今年聽說要招考，但日期及招考那幾班，我却不知，大概不遠便可以在報上看見了。

旁聽生也有的，但仍須有試驗（大概只考幾樣，）且須在開學兩月以內才行。

迅
五月廿七日

一九二七年

二

永坤兄：

去年底的來信，今天收到。此地很無聊，肚子不餓而頭痛。我本想在此關門讀書一兩年，現知道已屬空想。適逢中山大學邀我去，我就要去了，大約十五日啓行。

至于在那里可以住多少時，現在無從懸斷，倘覺得不合適，那麼至多也不過一學期。此後或當漂流，或回北京，也很難說，須到夏間再看了。但無論如何，目下總忙于編講義，不能很做別的。

迅
一十二

來信問我在此的生活，我可以回答：沒有生活。學校是一個祕密世界，外面誰也不明白內情。據我所覺得的，中樞是『錢』，遶着這東西的是爭奪，驅取，鬪寵，獻媚，叩頭。沒有希望的。近來因我的辭職，學生們發生了一個改良運動，但必無望，因為這樣的運

動，三年前已經失敗過一次了。這學校是不能改良，也不能改壞。

此地沒有霜雪，現在雖然稍冷，但穿棉袍儘夠。梅花已開了，然而菊花也開着，山裏還開着石榴花，從久居冷地的人看來，似乎『自然』是在和我們開玩笑。 迅 又及

三

永坤兄：

八月廿二，廿八日兩信，今天（九月十九）一同收到了，一個學生給我送來的。你似乎還沒有知道，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我于三月間早已辭去了，在此已經開住了六個月，現在是肚子餓而頭昏。我本來早想走，但先前是因爲別的原因，後來是太古船員罷工，沒有船，總是走不成。現在聽說有船了，所以我想于本月之內動身。

我先到上海，無非想尋一點飯，但政，教兩界，我想不涉足，因爲實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許翻譯一點東西賣賣罷。北大改組的事已在報上看見了。此地自從捉去了若干學生（不知道數目，幾十或百餘罷）以後，聽說很樂觀，已成爲中國第一個大學。

這里新聞是一定應該有的，可惜我不大知道，也知不清楚。

魯迅在廣東我沒有見過，不知道是怎樣的東西，大約是集些報上的議論罷。但這些議論是一時的，彼一時，此一時，現在很兩樣。

時光的確快，記得我們在馬路上見了之後，已經一年多了，我漂流了兩省，幻夢醒了不少，現在是胡胡塗塗。想起北京來，覺得也並不壞，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們，現已大抵南下革命了，大約回去也不妨。不過有幾個學生，因為是我的學生，所以學校還未進妥（近來有些這樣的情形，連和我熟識的學生，也會有人疑心他脾氣和我相似，喜歡揭穿假面具，所以看得討厭。）我想陪着他們暫時漂流，到他們有書讀了，我再靜下來。

看看二十來篇作品的工夫，總可以有的。但近一年來，我全沒給人選文章。有一個高長虹，先前叫我給他選了一篇文章，後來他在報上說，我將他最好的幾篇都選掉了，因為我妬賢嫉能，怕他出名，所以將好的故意壓下。從此以後，我便不做選文的事，有暇便自己玩玩。你如不相信高長虹的話，可以寄來，我有暇時再看，但詩不必寄，因為我不懂這一門。

稿寄『上海，新聞路，仁濟里北新書局李小峯』收轉。

這里還是夏天，穿單衣，一做事便流汗。去年我在廈門時，十一月上山去，看見石榴花，用慣于北方的眼睛看來，好像造物在和我開玩笑。

魯 迅
九月十九夜

四

永坤兄：

你的十月十、二六兩信，并兩回的稿子，我都收到了，待我略閱，當看一看。惟設法出版，須在來年，因為這里的書鋪現在經濟狀況都不大好。

那一本舊的小說，也已收到。構想和行文，都不高明，便是性慾的描寫，也拙劣得很，是一部沒有什麼價值的書。我想，這大約是明朝人做的，本是一篇整篇，後來另一人又將他分開，加上回目，變成章回體的。至于裏面用元人名字，這是明人做小說的常有的事，他們不敢講本朝，所以往往假設爲元人。

我近半年來，教書的趣味，全沒有了，所以對於一切學校的聘請，全都推却。只因萬不

得已，在一個學校裏担任了一點鐘，但還想辭掉他。

文章也做不出來。現在是在校印唐宋傳奇集，這是古文，我所選編的，今年可出上冊，明年出下冊。

聽說語絲在北京被禁止了，北新被封門。正人君子們在此却都很得意，他們除開了新月書店外，還開了一個衣服店，叫雲裳，「雲想衣裳花想容」自然是專供給小姐太太們的。張競生則開了一所美的書店，有兩個「美的」女店員站在裏面，其門如市也。

我想譯點書糊口，但現在還未決定譯那一種。

迅 上 十一月十八日

一九二八年

五

永坤兄：

從到上海以來，接到你給我的信好幾回了；荒島也收到了幾本，雖然不全。說起來真可笑，我這一年多，毫無成績而總沒閒空，第一是因爲跑來跑去，靜不下。一天一天，模模糊糊地過去了，連你的信也沒有復，真是對不起。

我現在只譯一些東西，一是應酬，二是糊口。至于創作，却一字也做不出來。近來編印一種月刊叫奔流，也是譯文多。

你的小說稿積壓多日了，不久想選一選，交給北新。

北京我很想回去看一看，但不知何時。至于住呢，恐怕未必能久住。我于各處的前途，大概可以援老例知道的。

魯迅
七月十日

許廣平

一九二六年

一

景宋『女士』學席程門

飛雪貽誤多時愧循循之無方幸

駿才之易教而乃年屆結東南北東西雖尺素之能通或

下問之不易言念及此不禁淚下四條吾

生倘能赦茲愚劣使師得備薄饌于月十六日午十二時假宮門口西三條胡同二十一

號周宅一敘俾罄愚誠不勝厚幸順頌

時校

師魯迅謹訂 八月十五日早

這封信沒有收入兩地書內，大約編輯時此信散在他處，一時未及檢出。現出書簡，正可乘便加入。這信的文筆頗與書簡體例不同，原因是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校自從章士釗楊蔭榆之流毀滅了之後，又經師長們以及社會正義人士之助而把它恢復過來了。我們這一班國文系的同學，又得舉行畢業，而被開除了之後的我，也能夠恢復學籍濫竽其間。到了快要畢業結束的時候，我國文系師長們如馬幼漁先生，沈士遠、尹默、梁士先生，許壽裳先生，魯迅先生等，俱使人於學業將了，請益不易之際與無窮感慨！良以學校久經波折，使師長們歷盡艱辛，爲我們學子仗義執言，在情在理，都不忍使人掣置，因此略表微意，由陸晶清、呂雲章和我三人具名肅帖，請各師長，在某飯店略備酒饌，聊表敬意。其後復承許壽裳先生及魯迅先生分別回請我們，而魯迅先生的短簡，却是模擬我寫的原信，大意如下：

××先生函丈程門

立雪承訓多時幸

循循之有方愧驚鈍之難教而乃年屆結束南北東西雖尺素之能通或

請益而不易言念及此不禁神傷吾

師傅能教慈恩魯使生等得備薄饌于月×日午十二時假西長安街××飯店一敘俾馨鼎誠不勝

厚幸肅請

銜安

學生

陸晶清
許廣平
呂雲章

謹啟

又「四條」一詞乃魯迅先生愛用以奚落女人的哭泣，兩條眼淚，兩條鼻涕，故云。有時簡直呼之曰：「四條胡同」，使我們常常因之大窘。——編者附記。

李小峯

一九二六年

—*

小峯兄：

有一篇墳的跋，不知語絲要一印否？如要，請即發表。排後并請將原稿交還漱園兄，并囑手民，勿將原稿弄髒。

迅 十一、十三

此信由李霖野先生保存，原是託章素園先生轉交的。後來墳的跋登在莽原上，此信大約因此擱起。
讀者可參看第一七四頁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給章素園信——編者註。

劉 隨

一九二七年

—

前度先生：

惠函敬悉。講演稿自然可以答應先生在日報發表，今寄還。其中僭改了幾處，乞鑒原為幸。順祝

康健

魯迅 三月三日

韋叢蕪

一九二七年

—

叢蕪兄：

來信收到。賀你的重了六磅。

格利佛遊記可以照來信辦，無須看一遍了，我也沒有話要說，否則郵寄往返，怕我沒有功夫，壓起來。

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無須社之流，我以爲不妥當，我一向對於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

密斯朱來訪過一次，我還無暇去看她。嶺南大學想我去講點東西，只聽到私人對我表示過，我還沒有答應他。但因近幾天拉了一個他們的教員兼到中來，所以我也許去講一點，作爲交換。

我這一個多月，竟如活在旋渦中，忙亂不堪，不但看書，連想想的工夫也沒有。

迅 三月十五日

蕪叢兄：

七月二十二日信早收到。奔流也許到第四期止，我不再編下去了。即編下去，一個人每期必登一兩萬字，也是爲難的，因爲先有約定的幾個撰稿者。

北新近來非常麻木，我開去的稿費，總久不付，寫信去催去問，也不復。投稿者多是窮的，往往直接來問我，或發牢騷，使我不勝其苦，許多生命，銷磨于無代價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北新現在對我說窮，我是不相信的，聽說他們將現錢搬出去開紗廠去了，一面又學了上海流氓書店的壞樣，對作者刻薄起來。

寄來的一篇譯文，早收到了。且已于上月底，將稿費數目，開給小峯，囑他寄去。但我想，恐怕是至今未寄的罷。倘他將稿費寄了，而奔流還要印幾期，那自然登奔流，否則，可以交給小峯，登北新之類。如終于不寄稿費，則或者到商務印書館去賣賣再看。最好是你如收到稿費了，便即通知我一聲。

一九二九年

魯迅 八月七日

三

叢蕪兄：

八日函收到。近卅年英文學于東方，小說月報都去問過，沒有頭緒，北新既已收，好極

了。日內當將稿送去。

小峯說年內要付我約萬元，是確的，但所謂「一切照」我「的話辦」却可笑，因為我所要求者，是還我版稅和此後書上要貼印花兩條，其實是非「照」不可的。

到西山原也很好，但我想還是不能休養的。我覺得近幾年跑來跑去，無論到那里，事情總有這樣多，而且在多起來，到西山恐怕仍不能避免。我很想被「打倒」那就省却了許多麻煩事，然而今年「革命文學家」不作聲了，還不成，真討厭。

仰臥——抽烟——寫文章，確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樁事，但還有別的，自己恕不細說了。

四

迅 上 十月十六夜

叢蕪兄：

十日信收到。素園兄又吐些血，實在令我憂念，我想他應該什麼事也不問，首先專心

靜養才是。

奔流是停滯着，二卷五期，現已陸續付印了，此後大約未必能月出一期，因為北新不能按期付給稿費。

我毫沒有做什麼值得提起的事，仍是打雜，也不想往北平去。週刊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

迅 上 十一月十六夜

趙景深

一九二七年

—

景深先生：

頃檢出百孝圖說（已是改訂板了），投鑪者只有李娥，但是因鑄軍器而非鐘，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今將全部奉借，以便通盤檢查——那圖上的地下，明明有許多軍器也。

迅 啓上 十月三十一夜

* 一二兩信，據趙先生函云：「均爲十六年所寫」，而第一函乃轉錄自現代作家書簡者。第三函乃趙先生抄寄，據云係廿四年所寫。——編者註。

景深先生：

見還的書，收到了，并信。

外國人弄中國玩意兒，固然有些渺茫，但這位百孝圖說作者俞公，似乎也不大『忠實』的。即如『李娥投鏹』他引孝苑；這部書我未見過，恐怕至早是明朝書，其中故事，仍據古書而沒其出處——連字句大有改竄也說不定的。看他記事，似乎有一個溝瀆，即因李娥事而得名，所以我想，倘再查吳地記（唐陸廣微作）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作）太平寰宇記（宋樂史作）等，或者可以發見更早的出典。

魯迅 十一月四日

一九三五年

三

景深先生：

示敬悉。附呈一短文，係自己譯出，似尚非無關係文字，可用否乞 裁酌。

倘若錄用，希在第二期再登，因為我畏與天下文壇同人，一同在第一期上耀武揚威也。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頓首 十二月二十三日

邵銘之

一九二七年

明之吾兄：

一別遂已如許年，南北奔馳，彼此頭白，頃接惠書，慰甚喜甚。

弟從去年出京，由閩而粵，由粵而滬，由滬更無處可往，尙擬暫住，歲臘必仍在此也。時事紛紜，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近兩月來，凡關涉政治者一概不做。昨由大學院函聘爲特約撰述員，已應之矣。

約一星期前，在此晤公俠，得略知兄近狀，亦并知子英景况，但未詢其住址，故未通信。

弟初到滬時，曾擬赴杭一游，後以忙而懶，天氣亦漸冷，而彼處大人物或有怕我去搶飯碗之懼，遂不果行。離鄉一久，并故鄉亦不易歸矣。

專此布達。順頌

曼福不盡

弟周樹人 啓上 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三五年

二

銘之吾兄足下：

頃奉到二十日函，知特以乾菜筍乾見惠，甚感甚感。

中國普通所謂肝病，實即胃腸病。藥房所售之現成藥，種類頗多，弟向來所偶服者爲『黑兒補』，然實不佳，蓋胃病性質，亦有種種，頗難以成藥療之也。鄙意不如首慎飲食，即勿多食不消化物，一面覓一可靠之西醫，令開一方，病不過初起，一二月當能全愈。但不

知杭州有可信之醫生否，此不在于有名而在于誠實也。在滬則弟識一二人，倘有意來滬一診，當紹介也。且可確保其不敲竹槓，亦不以江湖詭欺人。

弟一切如常，惟瑣事太多，頗以爲苦，藉筆墨爲生活，亦非樂事，然亦別無可爲。書無新出者，惟有集外集一本，乃友人所編，係搜集一切未曾收入總集及自所刊落之作，合爲一編，原係糟粕，而又經官審閱，故稍有精采者，悉被刪去，遂更無足觀，日內當託書坊寄奉一冊，以博一粲耳。對於太白，時亦投稿，但署名時時不同，新出之第五期內，有拈斤簸兩三則，及論人言可畏一篇，實皆拙作也。

專此布復，並請

道安

弟樹 頓首 廿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九三六年

三

銘之吾兄左右前日得十六日惠書，次日乾菜筍乾魚乾並至，厚情盛意，應接不遑，切謝切謝。弟自三月初罹病後，本未復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涼，終至大病，臥不能興者匝月，其間數日，頗虞淹忽，直至約十日前始脫險境，今則已能暫時危坐，作百餘字矣。年事已長，筋力日衰，動輒致疾，真是無可奈何耳。吾兄胃病，鄙意以爲大應小心，時加醫治，因胃若不佳，遇病易致衰弱。弟此次之突成重症，即因舊生胃病，體力易竭之故也。專此布復，並請

道安

弟樹 頓首 六月十九日

孫 用

一九二九年

一

孫用先生：

蒙寄譯詩，甚感。但極希望先生許我從中擇取四首，於奔流中發表，餘二首附回，希諒察爲幸。

二

魯 迅 一月廿三日

孫用先生：

來信收到，詩句已照改了，于奔流九期上可以登出。

譯詩能見寄一觀，或擇登期刊，都可以的。惟紹介全部出版稍難，因為現在詩之讀者不多，所以書店不大踴躍。但我可以向北新問一問，倘他們願印，當再奉告，此後可以直接交涉也。

魯 迅 二月十五日

三

孫用先生：

蒙寄譯稿四篇，其中散文兩篇，我以為是很好的，擬登奔流上。惟譯詩則因海涅詩現在已多有從原文直接翻譯者，P E T Ö F I 詩又不全，故奉還，希察收爲幸。

四

魯 迅 啓上 六月十六日

孫用先生：

北新書局辦事很遲緩，先生的九月廿四日信及勇敢的約翰，他們于本月六日才送給我的。譯文極好，可以誦讀，但于奔流不宜，因為奔流也有停滯現象，此後能否月出一冊，殊不可知，所以分登起來，不知何時才畢，倘登一期，又覺太長，雜誌便不能『雜』了。

作者是匈牙利大詩人，譯文又好，我想可以設法印一單行本，約印一千，託一書局經售，版稅可得（定價）百分之二十（但于售後才能收），不知先生以為可否？乞示。倘以為可，請即將原譯本并圖寄下，如作一傳，尤好（不知譯本卷首有序否）當即為張羅出版也。

魯迅 啓上 十一月八夜

如同信，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周建人君收轉』

五

孫用先生：

蒙賜函并勇敢的約翰世界語譯本一本，均已收到。此書已和春潮書局說妥，將印入近代文藝叢書中了。

前次所寄的過嶺記一篇，已定于奔流第五本上發表，茲寄上稿費十二元（留版權），希赴商務印書館一取（係託周建人，以他的名義匯出），并將收條填好，函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周建人收轉，迅收爲荷。

魯迅 十一月十九夜

六

孫用先生：

廿四惠示收到。奔流和北新的關係，原定是這樣的：我選稿并編輯，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費。待到今年夏季，才知道他們並不實行，我就辭去編輯的責任。中間經人排解，乃約定先將稿費送來我處，由我寄出，這才動手編輯付印，第五本奔流是這新約成立後的第一次，因此中間已隔了三個月了。先生前一篇的稿費，我是早經開去的，現在才知道還是未

送，模糊掉了。所以我想，先生最好是自己直接去問一閣北新，倘肯自認晦氣，模糊過去，就更好。因為我如去翻舊賬，結果還是鬧一場的。

魯迅 十一月廿五日

一九三〇年

七

孫用先生：

來信謹悉。

先生所譯捷克文學作品，在奔流上是可以用的，但北新多方拖延出版，第五本付印多日，至今未印成，第六本則尚未來託編輯，所以續出與否，殊不可定。萌芽較急進，尙未暇登載較古之作品。先生之稿如不嫌積壓，可待奔流決定時再說，或另覓相宜之雜誌也。

異香集北新本願承印，出版遲遲者，蓋去年以來，書業經濟，頗不活動之故。印成後向

例取板權稅（幾成我不知道），但仍須作者常常作信索取，因上海商業老脾氣，不催便不付也。

迅 啓上 二月十四日

八

孫用先生：

來信收到。近年以來，北新書局與我日見疏遠，因為種種事情，衝突之處頗不少。先生之稿，可否稍待再看，因為我如去催，那對付法是相同的，前例已有多次了。

勇敢的約翰先亦已有書局願出版，我因將原書拆開，豫備去製圖，而對方後來態度頗不熱心（上海書局，常常千變萬化），我恐交稿以後，又如石沈大海，便作罷。但由我看來，先生的譯文是很費力的，為賭氣起見，想自行設法，印一千部給大家看看。但既將自主印刷，則又頗想插以更好的圖，於是託在德之友人，轉託匈牙利留學生，買一插畫本，但至今尚無復信，有否未可知。

先生不知可否從另一方面，即託在何之世界語會員，也去購買？

如兩面不得，那就只好仍用世界語譯本的圖了。

所以那一本原書，雖已拆開，却無損傷。先生如僅怕遺失，則我可負責保存。如需用，則當寄上，印時再說。仍希見覆遵行也。

迅 啓上 九月三日

九

孫用先生：

十九日來信，已收到。勇敢的約翰圖畫極好，可以插入，但做成銅版單色印，和畫片比較起來，就很不成樣子。倘也用彩色，則每張印一千枚，至少六十元，印全圖須七百二十元，爲現在的出版界及讀書界能力所不及的。

又，到製版所去製版時，工人照例大抵將原底子弄汗（這事我遇見過許多回，結果是原畫被毀，而複製的又大不及原畫），所以那十二張，恐怕要做『犧牲』。

奔流上用過的 P e t t o f i 像太不好，我另有一張，但也不佳。又世界語譯者的照相，我覺得無須加入（因為關係並不大），不知 先生以爲何如？

文學世界我恐怕不能幫忙，我是不知道世界語的——我只認識 世界 一個字。

迅 啓上 十一月二十三日

10

孫用先生：

十一月廿七日信，早到。英雄的約翰世界語譯本及原譯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掛號寄上，想已收到了。譯本因爲當初想在奔流上，將圖製版，已經拆開：這是很對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張圖畫後，我想，個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于是拿到小說月報社去，想他們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張，并登譯文，將來我們借他的版，印單行本一千部。昨天去等同信，不料竟大打官話，說要放在他們那里，等他們什麼時候用才可以——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勢利之區，請先生恕我直言：『孫用』這一個名字，現在注意的人還不多。Peccati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時候（我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現在很受壓迫，所以先生此後來信，可寫『……轉周豫才收，』較妥。』譯文的好不好，是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印出來時毫不時髦。

不過三色版即使無法，單色版總有法子想的，所以我一定可以于明年春天，將他印出。此復，即頌

近安

迅 啓上

阿Q正傳的世界語譯本，我沒有見過，他們連一本也不送我，定價又太貴，我就隨他了。

一九三一年

一一

孫用先生：

久疏問候了。上海文壇寂寥，書坊勢利，杭州消息不靈，想不深知，但說起來太煩，恕不多談了。勇敢的約翰至今爲止，頗碰了幾個釘子。自然，倘一任書坊用粗紙印刷，那是有出版之處的，但我不答應如此。

書坊專爲牟利，是不好的，這能使中國沒有好書。我現已籌定款項，決于本月由個人付印一千部。那十二張壁畫，不得已只好用單色銅版（因經濟關係），書中空白之處，仍想將世界語本中之三個插畫印上，所以仍請即行寄下，以備製圖爲荷。

這回搬了幾次，對不起得很，將先生所寄的那一張對於壁畫上的詩的指數失掉了。請再寫給我一次，恐無底稿，故將每節之第一句錄上：

No. 1. Car sur la herbeajo Safgardisto nia

“Perla Korjuvero, Injo nia Ĉioj”

2. “Taste mi vin vidas, ho pyrintemp’ de koro,

“Do nun, Injo bela, frezor’ de l animo,

3. Nokt, rabbandi, pistoloj bakaj, pikaj feroj,.....
 "Donudi' vesperon de fereco plevan".....
4. Jen, husaroj venis, husartrupo bela,.....
 multon per la lango diris la junulo,.....
5. Del' Aeval' li saltis, al knabin' li iris,.....
 "Ho savint'! Pri l'hom ne estu vort demanda,....."
6. Kaj la rego Aturnis sin al li jenverte:.....
 Nun la reg' Amalfermis sian trezorejon,.....
7. Skuis, furnis sin la birdo en aero,.....
 Kiom landoju flugis ili, scias Lio,.....
8. "Do, se vi alvenis, bone, mangu AKun ni !.....
 Reg' Ada Stono rompis funtojn cirkaŭ Kvin nun.....
9. Maljunulnacoj Asvarme venis, iris,.....

Butaĵoj estis en amas' sur tero,.....

10. Iris la gigant' kun vado seuriĵoza,.....

"Kaj insulto kia"——sonis la demando,.....

11. Helpu Di! Jen terurega gardo,.....

En la brust' de l' drako koron esploris,.....

12. Tin akvo estis men la Vivoputo,.....

Inter fra gent' en rondo idilia,.....

迅 上 二十年五月四日

信件請寄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周喬峯轉周豫才收

|||

孫用先生:

久不問候了。這見刊物上時有文字發表,藉知依然努力于譯作。

近來出版界很銷沈，許多書店都爭做教科書生意，文藝遂沒有什麼好東西了，而出版也難，一不小心，便不得了……

再敢的約翰有一個湖風書店印去了。牠是小店，沒有錢，所以插圖十二幅及作者像一幅，是由我印給牠的。但我希 先生給與印花壹千個，爲將來算賬地步，雖然能否算到不可知。

我想印花最好用單宣（裁小）疊出方格，每張數十或百餘，上加名印，如



原稿現已校畢，日內當與世界語譯本三頁，一同掛號寄上。但原稿已被印局弄得一場胡塗了。我所加的格式，他們也不聽。（這裏是書局不聽作者的話，印刷局也不聽書局和作者的話的。）

將來寄印花時，地址可如寄奉原稿時所列。
此上，即頌

著祺

迅 啓上 九月十五夜

孫用先生：

惠函并印花一千枚，早已收到。詩集尙在排印，未校完。中國的做事，真是慢極，倘印 Zola 全集，恐怕要費一百年。

這回印詩，圖十三張係我印與，製版連印各一千張共用錢二百三十元，印字及紙張由湖風書店承認，大約需二百元上下，定價七角，批發七折，作將來全數可以收回計，當得四百九十元。書店爲裝飾面子起見，願意初板不賺錢，但先生初版版稅，只好奉百分之十，實在微乎其微了。而且以現在出版界現狀觀之，再版怕也不易，所以這一本翻譯，幾乎是等于犧牲。

版稅此地向例是賣後再算，但中秋前他們已還我製版費一部份，所以就作爲先生版稅，提前寄上，希便中向商務分館一取（匯款人用周建人名義），取得後并寄給我一收條，寫明收到勇敢的約翰版稅洋七十元，以便深得銷完後向之索回墊款，因我在上海，

信息較靈，易于措手也。倘幸而能夠再版，那時另定辦法罷。此上，即頌

著祺

迅 啓上 十月五夜

書大約十一月總可以印成了，先生欲得多少本，希便中示知。

一四

孫用先生：

『勇敢的約翰』已印成，頃寄上十一本，計分三包。其中之一本，希費神轉寄『舊貢院高級中學許欽文先生收』爲感。

書款是不必寄還書店的，因爲當時即已與他們約定，應送給譯者十本。

這回的本子，他們許多地方都不照我的計劃：毛邊變了光邊，厚紙改成薄紙，書面上的字畫，原擬是偏在書脊一面的，印出來却在中央，不好看了。

定價他們也自己去增加了一角，這就和板稅相關，但此事只好將來再與交涉。

不過在這書店都偷工減料的時候，這本却還可以說是一部印得較好的書，而且裝

【多菲的一種名作，總算也紹介到中國了。
此布，即頌

曼福

迅 啓上 十一月十三日

陳君涵

一九二九年

—

君涵先生：

蒙賜譯稿，甚感。我現在看了一點，以為是好的，雖然並未和別的任何譯本對照。不過覺得直譯之處還太多，因為劇本對話，究以流利為是。

但登載與否，却還難說。近來的刊物，也不得不顧及讀者，所以長詩和劇本，不能時時登載。來稿請許我暫放幾天，倘有時機，擬登出來——也許分成兩期——否則再寄還。倘登載時，題目似不如逕作『粗人』，『其實俄國之所謂『熊』，即中國之稱人為『牛』也。

櫻桃園太長，更不宜于期刊，只能出單行本。

耿濟之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懂俄文，但我看他的譯文，有時也頗疑心他所據的是英譯本。即使所據的是原文，也未必就好，我曾將 *Goetz* 的巡按使和德譯本對比，發見不少錯誤，且有刪節。

上海出期刊的，有一種是一個團體包辦，那自然就不收外稿。有一種是幾個人發起的，並無界限。奔流即屬於後一種。不過創刊時，沒有稿子，必須豫約幾個作者來做基礎，這幾個便自然而然而然，變做有些優先權的人。這是奔流也在所不免。至于必須名人介紹之弊，却是沒有的。

魯迅 六月廿一日

二

君涵先生：

日前寄奉一函，想已達。頃知道北京未名社將有一本一幕劇出版（曹靖華）內之

蠢貨，即粗野的人，而且先曾發表過，所以先生的譯本，不能發表了。稿本應否寄回，候來示照辦。

魯迅 六月廿四日

三

君涵先生：

前天才收到來信。那一篇鬼沼譯本，詢問數處，均未能出版。因為不知道先生那時的回鄉，是暑假還是畢業，所以不敢亂寄。今得來信，知仍在南京，午後已掛號寄上了，到希察收。延擱多日，歉甚歉甚。

魯迅 十一月十日

王余杞

一九二九年

—

余杞先生：

函并大稿均收到。奔流稿費因第五本由我寄發，所以重復了。希于便中并附箋一并交與『景山東街末名社李霽野』收爲感。

奔流因北新辦事緩慢，所以第六本是否續出或何時能出，尙不可知。倘仍續印，賜稿當爲揭載也。

迅 啓上 十一月二十六日

方善竟

一九三〇年

—

善竟先生：

蒙賜函及新聲四期，頃已收到，謝謝！先生所作木刻，我以爲是大可以發表的，至于木性未熟，則只要刻得多了，便可瞭然。中國刻工，亦能刻圖，其器具及手法，似亦大可研究，以供參考。至于西洋木刻，其器具及刻法，似和中國大不相同，刀有多種，如鑿，刻時則臥腕也。

孫用先生未曾見過，不知其詳。通信處是『杭州郵局卜成中先生轉』，我疑心兩者即是一人，就在郵局辦事的。希望頃已寄去。

P K 先生亦未見過，據朋友說，他名徐耘阡，信寄『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轉』大約便能收到。

La Aoienco Proleta 是日本文的雜誌，僅在題目之下，有這樣一行橫文，那兩個譯者，都是並不懂得世界語的。

先生前回見寄的幾個木刻，因未有相當的地方（奔流停滯，朝華停刊）所以至今未曾發表。近日始將芥川龍之介那一個，送到文藝研究去了，俟印成後，當寄奉也。

迅 啓上 四月十二夜

二

善竟先生：

六月廿一日來信收到。

芥川龍之介像，亦係鋅板，但因製版不精，所以好像石印了。蓋同是鋅版，亦大有優劣，其優劣由于照相師及浸蝕師之技術，浸蝕太久則過瘦，太暫則過肥，而書店往往不察優

劣，但求價廉，殊可歎也。

木刻誠爲現今切要之技術，但亦只能印數百張，倘須多印，仍要製成鋅版。左聯中現無此種人材。江小鶻之作，看之令人生醜感。藝苑朝華製板時，選擇頗費苦心，但較之原畫仍遠不及，現已出弟五本，不知先生已見過否？我們每印千五百本，而售去只五百本，售去之款，又收不回來，弟六本大約未必能出了。

學習木刻，在中國簡直無法可想。但西洋則有專授木刻術之學校。小學生也作木刻，爲手工之一種也。

此地雜誌停滯之故，原因複雜。舉其要端，則有權者先于郵局中沒收（不明禁）一面，又恐嚇出版者。書局雖往往自云傳播文化，其實是表面之詞。一遇小危險，又難獲利，便推托遷延起來，或則停刊了。萌芽弟六期改名新地，已出版，此後恐將停刊。但又有一種月刊在付印，文藝性質較多，名熱風。

左聯對於世界語，尙未曾提及，來信之意，當轉致。

文藝研究擬寄奉，但開示地址，係郵箱，不知書籍亦可投入否？希示。或見告可以寄書。

方 善 竟

籍之地址。

迅
啓上
八月二日

王喬南

一九三〇年

—

喬南先生：

頃奉到五日來信，謹悉種種。我的作品，本沒有不得改作劇本之類的高貴性質，但既承下問，就略陳意見如下：——

我的意見，以爲阿Q正傳，實無改編劇本及電影的要素，因爲一上演台，將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爲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國此刻的『明星』是無法表現的。

况且誠如那位影劇導演者所言，此時編製劇本，須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這些觀衆之一顧，還是讓牠『死去』罷。

匆復，并頌

曼福

迅 啓上 十月十三日

再：我也知道先生編後，未必上演，但既成劇本，便有上演的可能，故答復如上也。

二

喬南先生：

頃奉到六日來信，知道重編阿Q劇本的情形，實在恰如目覩了好的電影一樣。

前次因爲承蒙下問，所以略陳自己的意見。此外別無要保護阿Q，或一定不許先生編製印行的意思，先生既然要做，請任便就是了。

至于表演攝製權，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國——作家所看作寶貝的東西，我還沒有歐化到這步田地。牠化爲『女人與麵包』以後，就算與我無干了。

時綏

電影我是不懂得其中的奧妙的。寄來的大稿，恐未曾留有底稿，故仍奉還。此復，即頌

迅
啓上
十一月十四夜

崔真吾

一九三〇年

一

真吾兄：

來信收到。

能教圖案畫的，中國現在恐怕沒有一個，自陶元慶死後，杭州美術院就只好請日本人了。但我于日本人中，不認識長于此道的人。

上海也已經不像從前。離開廣州，那里去呢？我想別處也差不多的。今年是『民族主義文學』家大活動，凡不和他們一致的，幾乎都稱爲『反動』，有不給活在中國之概，所

以我的譯作是無處發表，書報當然更不出了。

書坊老板就都去找溫暾作家，現在最行時的是趙景深、汪馥泉，我們都躲着，——所以馬君的著作，無法紹介。

八寶飯我不知道是那裏買的。我單知道茶館裏的點心很好，如陸羽居，在山泉之類，但此種點心，上海現亦已有，例如新雅即是。

海嬰已出了三個半牙齒，能說的話還只三四句，但却正在學走，滾來滾去，領起來很吃力。

迅 上 十一月十九夜

一九三一年

二

眞吾兄：

頃奉手示，謹悉種種。期刊未到，郵政模模胡胡，能否遞到，是很難說的。

這一年來，我因搬來搬去，以致與朋友常難晤面，兄到上海，舍弟曾見告，但其時則已在回鄉之後矣。侍桁兄久未晤，得來函後始知其已往中大了。

朝華社用過之鐸版，星星社要用，我當然是可以的。請兄自向王先生函取。

翻版書北平確也不少，有我的全集，而其實只三百頁，可笑。但廣州土產當亦不免，我在五年前，就見過油印版的阿Q正傳。

此地近來頗熱鬧，但想亦未必久的。我身體如常，可釋遠念。

此復，并頌

近佳

迅 啓上 十月十三日

一九三二年

三

鳳書兄：

昨收到九月二十八日信，書報共三本亦同時到。謝謝。

貳心集我已將稿子賣掉，現聞已排成，俟印出後當寄上。三開集上月出版，已托書店寄上一本；又朝花夕拾一本，此書兄當已有，但因新排三板，故順便同寄，內中毫無改動，大約不過多幾個錯字耳。

一切事都如舊，無可言；但我病了一月，頃已愈，可釋念。出版界仍寥寂。上月將所譯短篇編成兩本（內含別人譯本數篇），付良友公司排印，出版恐須明年，此後我擬不譯短篇小說了。

迅 上 十月十四日

内山完造

一九三一年

一

拜啓

一筆申上候。此之手紙持參者ニ拙者之寫眞御渡被下度。色色御手數ヲ掛リ誠ニ有難ク存ジ、イヅレ拜顔之上篤ク御禮申上候。

艸艸頓首

魯迅

鄔其山仁兄几下

御令聞殿下ニヨロシク御傳言被下度。

四月五日

一九三二年

二

拜啓、四月二日、御手紙ヲ拜見致シマシタ。日本ニ行ツテシバラクノ間生活スルコトハ先カラ随分夢見テ居タノデスガ、併シ今デハヨクナイト思ヒマシテ、ヤメタ方が善イトキメマシタ。第一、今ニ支那カラ離レルト何モ解ラナクナツテ遂ニ書ケナクナリマスシ、第二ニハ生活スル爲メニ書クノデスカラ屹度「ジヤナリイスト」ノ様ナモノニナツテ、ドテニモ爲メニナリマセン。ソノ上佐藤先生モ増田様モ私ノ原稿ノ爲メニ大ニ奔走ナサルダ、ロウノデスカラソノ厄介ナモノガ東京へ這入込ムト實ニヨクナイデス。私カラ見ルト日本ニモ未、本當ノ言葉ヲ云フ可キ處デハナイノデ一寸氣ヲ附ケナイト皆様ニ飛ンダ迷惑ヲカケルカモ知リマセンシ、カシ若シ生活ガ出來ル様ニ讀者ガ讀ミタイモノヲ書イテ行クナラ、ソノナラ遂ニ正銘

ノ「ジャナリスト」トナツテ仕舞ヒマス。

皆様ノ御好意ハ大變感謝シマス。増田君ノ「アドレス」ガ知ラナイカラ御傳言ヲ願ヒマス。殊ニ佐藤先生ニ私ハ實ニ何ト云ツテ感謝ノ意ヲ表ハス可キカ知ラナイホト感謝シテ居リマス。私ハ三週間マヘニモトノ住所ニ歸ヘリマシタ、マワリハ頗ルサビシイケレドモ大シタ不便モナイデス。不景氣ハ無論間接ニ私共ニモ及ビマスガ先ヅ我慢シテ見テ居リマシヨ。若シ萬一又大砲ノ玉ガ飛ンデ來タラ又逃ゲ出ス迄ニ。

書店ニモ毎日行キマスガモウ漫談ナドガアリマセン。矢張サビシイデス。アナタハ何時上海ヘイラシヤイマスカ?コチカラハ早ク歸ヘル様ニノゾンデ居リマス、熱心ニ。

呻呻頓首

魯迅呈

ミス許一同

内山兄へ

奥様ニモヨロシク御尋言ヲ願マシス。ソシモ嘉吉様トマツモ様ニ

三

拜啓：先日御手紙ヲイタ、イテ返事ヲ差上ゲマシタガ トクニ到達シタノデ
 アロウト思ヒマス。北四路モ毎日／＼賑リナツテ來マシタ。ドコロガ 先生中
 タ歸ヘツテ來マセン、漫談ヲ戦争ヨリモ永イ様デス。ソレヲ實ニ驚イテ仕舞ヒマ
 シタ。

私ヲ不相變毎日ブラブラシテ居マス。矢張頗ル不景氣ノ影響ヲ蒙リマスガ 併
 シ大シタコトハ無イデス。只困ルコトニハ 若イ「アマー」ガ 戦争成金ノ夢
 ヲ見タラシイ様デ 僕ノ處カラ飛出デ 俄ニ行キマシタ。ソノ御蔭デ僕ヲ此頃飯
 タキノ手傳ヲモシナケレバナリマセン。

山本夫人ヤ増田君ニ遇フコトガトキドキアリマセンカ 若シ面會シタラ ヨロ

シク御傳言願ヒマス 殊ニ 嘉吉様ト松藻様ニ。

私ヲ露西亞ノ版畫家ニ日本ノ紙ヲ送りタイカラ御手数數ナガラ 何卒 買ッテ下

サイ。紙ヲ左ノ通り

西ノ内(白色)

百枚

鳥ノ子(白色)

百枚

ソーシテ、デキ紙屋ニ頼ンデ 書留ニテ直接ニ露西亞へ送ッタ方ガ簡單便利デシ
ヨ。 難シイ字ノ届先ノ 「アドレース」ヲ一所ニ送リ上ゲテ置キマスカラ張
ツテ下サイ。

僕ヲ紙デ木刻ノ畫ト交換シテ居マス。併シ畫ヲ來ルカドウカ未タ問題デス。若シ
來タラ秋カ夏頃ニ又展覽會ヲ開ク可シダ。
奥様モ東京ニイラシヤイマスカ、ヨロシク。

艸艸頃首

ルーシン啓上

鄔其山兄

許モヨロシクト

海嬰ヲ未何ニモ知ラナイ

併シ隨分惡戯ニナツタ。

四月廿七夜

四

拜啓十一月十一日晨上海ヨリ出發シテ一路平安、列車ハ天津附近ニテ二時間程立
往生シマシタケレトモ免角十三日午後二時頃北京ニツキマシタ。家ニ歸ヘタノハ
二時半デス。

母親ハモウ先ヨリヨクナツテ居リマス。蓋シ年寄ダカラ血液ガ少ナクナリ其ノ上
胃ガワルクナルト直チニ衰弱シマス。コノ同仁醫院ニ鹽澤博士ガイラシヤル
ノダカラ明日診察ヲ乞ツデ養生ノ方法ヲウカガヘバソレデ僕ノ用ハ濟ムワケデ
ス。御贈與下甘ッダ蒲團ヲ母親ニ差シアゲマシタ、非常ニヨロコンデ厚ク御禮ヲ申

シ上、ダグル様ニト云ヒマシタカラ謹ンデ傳言致シマス。
私ハ汽車ノナカニヨク食ヒ、ヨク睡ムリマシタカラ極ク元氣ニナツテ居リマス。

草草

魯迅

内山先生几下

奥様ニヨロシク

十一月十三夜

一九三六年

五

老板几下:

意外ナコトデ夜中カラ又喘息ガハジメマシタ。ダカラ、十時頃ノ約束ガモウ出来
ナイカラ甚ダ濟ミマセン。

御頼ミ申シマス。電話デ須藤先生ニ頼ンデ下サイ。早速シテ下サル様ニト。

草草頓首

レ 拜

十月十八日

董紹明

一九三一年

—

永言兄：

七月廿六日信早收到，士敏土校正稿，則收到更在其前。雪兄如常，但其所接洽之出版所，似尙未十分確定。蓋上海書店，無論其說話如何漂亮，而其實則出版之際，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化本錢，四欲大發其財，故交涉頗麻煩也。但無論如何，印出是總可以印出的。

當印行時，插畫當分插本文中，題語亦當照改，而下注原題，此原題與德譯本亦不盡

合，是刻者自題的。戈庚教授論文，可由我另譯一篇附入。書擬如奔流之大，不能再大了。作者像我有底子，另做一塊，所費亦甚有限。

大江書店之線訂法，流弊甚多，我想只好仍用將線訂在紙邊之法。至于校對，則任何書店，幾乎無一可靠，有些人甚至于識字不多，點畫小有不同，便不能辦了。此次印行時，可屬密斯許校對，我相信可以比普通少錯一點。

此復即頌

近佳

迅 上 八月十六夜

紹兄均此致候不另

題版題語能否毫無刪改，須與出版者商量，采其意見。

母 親

一九三二年

—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七日寄奉一函，想已到。現男等已于十九日回寓，見寓中窗戶，亦被炸彈碎片穿破四處，震碎之玻璃，有十一塊之多。當時雖有友人代爲照管，但究不能日夜駐守，故衣服什物，已有被竊去者，計害馬衣服三件，海嬰衣褲襪子手套等十件，皆係害馬用毛線自編，廚房用具五六件，被一條，被單五六張，合共值洋七十元，損失尙算不多。兩個用人，亦被竊去值洋二三十元之物件。惟男則除不見了一柄洋傘之外，其餘一無所失，可見書籍及破衣服，僉兒皆看不入眼也。

老三舊寓，則被炸毀小半，門窗多粉碎，但老三之物，則除木器頗被炸破之外，衣服尚無大損，不過房子已不能住，所以他搬到法租界去了。

海嬰疹子見點之前一天，尚在街上吹了半天風，但次日卻發得很好，移至旅館，又值下雪而大冷，亦並無妨礙，至十八夜，熱已退淨，遂一同回寓。現在胃口很好，人亦活潑，而更加頑皮，因無別個孩子同玩，所以只在大人身邊吵嚷，令男不能安靜。所說之話亦更多，大抵爲紹興話，且喜喫鹹，如霉豆腐，鹽菜之類。現已大抵喫飯及粥，牛乳只喫兩回矣。

男及害馬，全都安好，請勿念。淑卿小姐久不見，但聞其肚子已很大，不久便將生產，生後則當與其男人同回四川云。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三月二十日來

二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頃接到六月二十六日來信，敬悉一切。海嬰現已全愈，且又胖起來，

與生病以前相差無幾，但還在喫粥，明後天就要給他喫飯了。他很喜歡玩耍，日前給他買了一套孩子玩的木匠傢生，所以現在天天在敲釘，不過不久就要玩厭的。近來也常常領他到公園去，因為在家裏也實在鬧得令人心煩。附上照片一張，是我們寓所附近之處，房屋均已修好，已經看不出戰事的痕跡來，站在中間的是害馬抱着海嬰，但因為照得太小，所以看不清楚了。上海已逐漸暖熱，霍亂會大流行，現已較少，大約從此可以消滅下去。男及害馬均安好，請勿念。老三已經回到上海，下半年去否未定，男則以為如別處有事可做，總以不去為是，因為現在的學校，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安穩教書喫飯也。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害馬及海嬰隨叩 七月二日

一九三三年

三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七日來信，今已收到，知京寓一切平安，甚喜甚慰。和森及子佩，均未見過，想須由家中出來過上海時，始來相訪了。海嬰早已復元，醫生在給他喫一種丸藥，每日二粒，云是補劑，近日胃口極開，而終不見胖，大約如此年齡，終日玩皮，不肯安靜，是未必能胖的了。醫生又謂在今年夏天，須令常曬太陽，將皮膚曬黑，但此事須在海邊或野外，滬寓則殊不便，只得臨時再想方法耳。今年此地天氣極壞，幾乎每日風雨，且頗冷。害馬多年想看南鎮及馬陵，今年亦因香市時適值天冷且雨，竟不能去，現在夜間亦可穿棉襖也。害馬安好，男亦安，惟近日胃中略痛，此係老病，服藥數天即愈，乞勿遠念爲要。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隨叩 四月十三日

四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七月四日的信，已經收到，前一信也收到了。家中既可沒有問題，甚好，其實以現在生活之艱難，家中歷來之生活法，也還要算是中上，倘還不能相諒，大

驚小怪，那真是使人爲難了。現既特僱一人，專門伏侍，就這樣試試再看罷。男一切如常，但因平日多講話，毫不客氣，所以懷恨者頗多，現在不大走出外面去，只在寓裏看看書，但也仍做文章，因爲這是喫飯所必需，無法停止也，然而因此又會遇到危險，真是無法可想。害馬雖忙，但平安如常，可釋遠念。海嬰是更加長大了，下巴已出在桌面之上，因爲搬了房子，常在明堂裏遊戲，或到田野間去，所以身體也比先前好些。能講之話很多，雖然有時要撒野，但也能聽大人的話。許多人都說他太聰明，還欠木一點，男想這大約因爲常與大人在一起，沒有小朋友之故，耳濡目染，知道的事就多起來，所以一到秋涼，想送他到幼稚園去了。上海近數日大熱，屋內亦有九十度，不過數日之後，恐怕還要涼的。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七月十一日

廣平及海嬰同叩

五·

上海前幾日發颶風，水也確寓所，因地勢較高，所以毫無。此後連陰數日，至前日始入夜，即非夾襖加絨繩背心來，確已老練不少，知道的事的擔子，男有時不懂，而他却十吵鬧，幼稚園則云因先生不往鄉下去玩，尋幾個鄉下小孩，稍得安靜，寫幾篇文章耳。亦安好如常，請勿念爲要。

隨叩 九月二十九日

• 原信殘缺不全，僅餘下半張——編者註。

六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一月六日信已收到。心梅叔地址，係紹興城內大略，元泰紙店，不必寫門牌，即可收到。修墳已擇定舊歷九月廿八日動工，共需洋三十元，又有畝捐，約需洋二十元，大約連太爺之祭田在內，已由男匯去五十元，倘略有不足，俟細賬開來後，當補寄，請勿念。上海天氣亦已頗冷，但幸而房子朝南，所以白天尚屬溫暖。男及害馬均安好，但男眼已漸花，看書寫字，皆戴眼鏡矣。海嬰很好，臉已曬黑，身體亦較去年強健，且近來似較爲聽話，不甚無理取鬧，當因年紀漸大之故，惟每晚必須聽故事，講狗熊如何生活，蘿蔔如何長大等等，頗爲費去不少工夫耳。餘容續稟，專此，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隨叩 十一月十二日

七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二月二日的來信，早已收到。心梅叔有信寄老三，云修墳已經動工，細賬等完工後再寄。此項經費，已由男預先寄去五十元，大約已所差無幾，請大人不必再向八道灣提起，免得因爲一點小事，或至于洵氣也。海嬰仍不讀書，專在家裏搗亂，拆破玩具，但比上半年懂事得多，且較爲聽話了。男及害馬均安好，並請勿念。上海天氣漸冷，可穿棉袍，夜間更冷，寓中已于今日裝置火爐矣。餘容續稟，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三四年

八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久未得來示爲念。近聞天津報上，有登男生腦炎症者，全係謠言，請勿念爲要。害馬亦好，惟海嬰于十日前患傷風發熱，即經延醫診治，現已漸愈矣。和孫

屍不知已動身否？至今未見其來訪也。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隨叩 三月十五夜

九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得來示知，大人亦患傷風，現已全愈，甚慰。海嬰亦已復元，胃口很開了。上海本已和暖，但近幾天忽又下雨發風，冷如初冬，仍非生火爐不可。惟寓中均安，可請放心。老三亦好，只是公司中每日須辦公八點鐘，未免過于勞苦；至于寄信退回，據云係因信面上寫號之故，因為公司門房僅知各人之名，此後可寫書名，即不至收不到了。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 三月廿九夜

廣平及海嬰隨叩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十六日來示，早經收到。和森兄因瀝地生疏，又不便就攔，未能晤談，真是可惜。紫佩亦尚未來過，大約在家中多留了幾天。今年南方天氣太冷，果菜俱遲，新筍乾尙未上市，不及託紫佩帶回，只能將來由郵局寄送了。男胃病先前雖不常發，但偶而作痛的時候，一年中或有的，不過這回時日較長，經服藥約一禮拜後，已漸痊愈。醫言只要再服三日，便可停藥矣。請勿念爲要。害馬亦好。海嬰則已頗健壯，身子比去年長得不少，說話亦大進步，但不肯認字，終日大聲叱咤，玩耍而已。今年夏天，擬設法令晒太陽，則皮膚可以結實，冬天不致于容易受寒了。老三亦如常，但每日作事八點鐘，未免過于勞苦而已。餘容續稟。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隨叩

四月二十五日

一一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三十日來示，頃已收到。紫佩已來過，託其帶上桌布一條，枕頭套二個，肥皂一盒，想已早到北平矣。男胃病現已醫好，但還在服藥，醫生言因吸烟太

多之故，現擬逐漸少，至每日只吸十支，惟不知能否做得到耳。害馬亦安好。海嬰則日見長大，每日要講故事，脾氣已與去年不同，有時亦懂道理，容易教訓了。大人想必還記得李秉中君，他近因公事在上海，見了兩回，聞在南京做教練官，境况似比先前爲佳矣。餘容續稟，敬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海嬰及廣平同叩 五月四日

二二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紫佩已早到北平，當已經見過矣。昨聞三弟說，荀乾已買來，即可寄出。又，三日前曾買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張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書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過，不知內容如何也。上海已頗溫暖，當中一切平安，請勿念爲要。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五月十六日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五月十六日來函，早已收到。胃痛大約很與香煙有關，醫生說亦如此，但減少頗不容易，擬逐漸試辦，且已改吸較好之煙捲矣。至于痛，則早已全愈，停藥已有兩星期之久了，請勿念。害馬及海嬰均安好，惟海嬰日見長大，自有主意，常出門外與一切人搗亂，不問大小，都去衝突，管束頗覺喫力耳。

十六日函中，并附有太太來信，言可銘之第二子，在上海作事，力不能堪，且多病，擬招至京寓，一面覓事，問男意見如何。可銘之子，三人均在滬，其第三子由老三眷入印刷廠中，第二子亦曾力為設法，但終無結果。男為生活計，只能漂浮于外，毫無恆產，真所謂做一日，算一日，對於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辦法，京寓離開已久，更無從知道詳情及將來，所以此等事情，可請太太自行酌定，男並無意見，且亦無從有何主張也。以上乞轉告為禱。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五月廿九日

一四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來信已經收到。海嬰這幾天不到外面去鬧事了，他又到公園和鄉下去。而且日見其長，但不胖，議論極多，在家時簡直說個不歇。動物是不能給他玩的，他有時優待，有時則要虐待，窩中養着一匹老鼠，前幾天他就用蠟燭將後腳燒壞了。至于學校，則今年擬不給他去，因為四近實無好小學，有些是騙錢的，教員雖然打扮得很時髦，却無學問；有些是教會開的，常要講教，更爲討厭。海嬰雖說是六歲，但須到本年九月底，纔是十足五歲，所以不如暫且任他玩着，待到足六歲時再看罷。

上海從今天起，已入了梅雨天，雖然比紹興好，但究竟也頗潮濕。一面則蒼蠅蚊子，都出來了。男胃病已愈，害馬亦安好，可請勿念。李秉中君在南京辦事，家眷即住在南京，他自己則有時出外，因為他是在陸軍裏做訓育事務的，所以有時要跟着走，上月見過一回，比先前胖得多了。

餘容續稟，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六月十三日

一五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久不得來信了，今日上午，始收到一函，甚感。但大人牙痛，不知已否全愈，至以爲念。牙既作痛，恐怕就要搖動，一搖動，即易于拔去，故男以爲俟稍涼似可與一向看慣之牙醫生一商量，倘他說可保無痛，則不如拔去，另裝全口假牙，不便也不過一二十天，用慣之後，即與真牙無異矣。

說到上海今年之熱，真是利害，晴而無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雖房內也總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半夜以後，亦不過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隣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但海嬰却好的，夜裏雖然多醒一兩次，而胃口仍開，活潑亦不減，白天仍然滿身流汗的忙着玩耍。現于他的飲食衣服，皆加意小心，請釋念爲要。

害馬亦還好，男亦如常，惟生了許多痱子，搽痱子藥亦無大效，蓋旋好旋生，非秋涼無法可禱也。爲銷夏起見，在喝啤酒，王賢楨小姐的家裏又送男楊梅燒一罇，夠喫一夏

天了。

上海報上，亦說北平大熱，今得來函，始知不如報章所傳之甚。而此地之炎熱，則真是少見，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無片雲也。

專此布復，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七月十二日

一六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七月十六日信，早已收到。現在信上筆迹，常常不同，大約愈小姐她們不大來，所以只好隨時託人了罷。上海在七八天前，因有大風，涼了幾日，此刻又熱起來了，但時亦有雨，比先前要算好的。男因在風中睡熟，生了兩天小傷風，現已痊愈。害馬海嬰都好。但海嬰因大起來，心思漸野，在外面玩的時候多，只在肚飢之時，纔回家裏，在家裏亦從不靜坐，連看看也喫力的。前天給他照了一張相，大約八月初頭可晒好，那時當寄上。他又耍寫信給母親，令廣平照鈔，今亦附上，內有幾句上海話，已在

旁邊注明。女工又換了一個，是紹興人，年紀很大，大約可以做得較爲長久，領海嬰的一個則照舊，人雖固執，但從不虐待小孩，所以我們是不去回覆他的。專此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七月三十日

一七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六日的信，已收到。給海嬰的信，也讀給他聽了，他非常高興。他的照片，想必現在已經寄到，其實他平常是沒有照片上那樣的老實的。今年我們本想在夏初來看母親，後來因爲男走不開，廣平又不願男獨自留在上海，牽牽扯扯，只好中止了。但將來我們總想找機會北上一次。

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裏的辦公時間太長，所以頗喫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灣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價，每月只是貴起來，因此生活也頗窘的。不過這些事他決不肯對別人說，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現只每星期六請他喫飯并代付兩個孩子的學費，此外什麼都不幫，因爲橫豎他去獻給八道灣，何苦來呢？八道灣是永遠填不

滿的。

欽文出來了，見過兩回，他說以後大約沒有事了。餘容續稟，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八月十二日

一八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五日來信，前日收到。張恨水們的小說，已託人去買去了，大約不出一禮拜之內，當可由書局直接寄上。

海嬰的痢疾，長久不發，看來是斷根了；不過容易傷風，但也是小毛病，數日即愈。今年大熱，孩子大抵生病或生瘡，他却只傷風了一回，此外都很好，所以，他是沒有什麼病的。

但他大約總不會胖起來。他每天約七點鐘起身，不肯睡午覺，直至夜八點鐘，就沒有靜一靜的時候。要喫東西，要買玩具，鬧個不休。客來他要陪（其實是來喫東西的），小事也要管，怎麼還會胖呢。他只怕男一個人，不過在樓下鬧，也仍使男不能安心看

書，真是沒有法子想。

上海近來又熱起來，每天總在九十度以上，夜間較涼，可以安睡。男及廣平均好，三弟亦好，大約每禮拜可以見一回，並希勿念爲要。

專此布復，敬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八月二十一日

一九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八月廿三及廿八日兩信，均已收到。海嬰這人，其實平常總是很頑皮的，這回照相，却顯得很老實。現在已去添晒，下星期內可寄出，到時請轉交。

小說已于前日買好，即託書店寄出，計程瞻廬作的二種，張恨水作的三種，想現在當已早到了。

何小姐確是男的學生，與害馬同班，男在家時，她曾來過兩三回，所以母親覺得面熟。如果到上海來，我們是可以看見的，當向她道謝。

近幾天，上海時常下雨，所以頗爲涼爽了，不過于旱災已經無可補救，江浙鄉下，確有搶米的事情。上海平安，惟米價已貴至每石十二元六角。男及害馬海嬰均安好，請勿念。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八月三十一日

110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來信已收到。給老三的信，亦于前日收到，當即轉寄了。長連所要的照相，因要寄紫佩書籍，便附在裏面，託其轉交。大人，想不久即可收到矣。

張恨水的小說，定價雖貴，但託熟人去買，可打對折，其實是不貴的。即如此次所寄五種，一看好像要二十元，實則連郵費不過十元而已。

何小姐已到上海來，曾當面謝其送母親東西，但那照相，却因光線不好，所以沒有照好，男是原想向她討一張的，現在竟討不到。

上海久旱，昨夜下了一場大雨，但于秋收恐怕沒什麼益處了。合寓都平安如常，請勿

念。

海嬰也好的，他要他母親寫了一張信，今附上。他是喜歡夏天的孩子，今年如此之熱，別的孩子大抵瘦落，或者生瘡了，他却一點也沒有什麼。天氣一冷，却容易傷風。現在每天很忙，專門吵鬧，以及管閒事。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隨叩 九月十六日

一一一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來信收到。秉中不肯說明地址，即因恐怕送禮之故，他日相見，當面謝之。海嬰照相，係便中寄與紫佩，託其轉交，并有一信。今紫佩並無信來言不收到，想必不至于遺失。近見申報，往鄭州開國語統一會之北平代表，有紫佩名，然則他近日蓋不在北平也。海嬰近來較為聽話，今日爲他出世五周年之生日，但作少許小菜，大家喫了一餐，算是慶祝，並不請客也。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九月廿七日

二二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月十三日來示，已經收到，這之前的一封信，也收到的。上海出版的有些小說，內行人去買，價錢就和門市不同，譬如張恨水的小說，在世界書店本店去買是對折或六折，但販到別處，就要賣十足了。不過書店生意，還是不好，這是因為大家都窮起來，看書的人也少了的緣故。海嬰漸大，懂得道理了，所以有些事情已經可以講通，比先前好辦，良心也還好，好客，不小氣，只是有時要欺侮人，尤其是他自己的母親，對男却較爲客氣。明年本該進學校了，但上海實在無好學校，所以想緩一年再說。有一封他口講，廣平寫下來的信，今附呈。上海天氣尚溫和，男及廣平均好，請勿念爲要。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十月二十日

一三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月二十五日信并照相兩張，均已收到，老三的一張，當于星期六交給他，因為他只在星期六夜或星期日才有閒空，會來談天的。這張相照的很好，看起來，與男前年回家的時候，模樣並無什麼不同，不勝欣感。海嬰已看過，他總算第一回認識娘娘了。現在他日夜頑皮，女僕的話簡直不聽，但男的話却比較的肯聽，道理也講得通了，不小氣，不勢利，性質還總算好的。現身體亦好，因為將屆冬天，所以遵醫生的話，在吃魚肝油了。上海天氣尚未大冷，男及害馬亦均好，請勿念和森之女北來，母親擬令其住在我家，可以熱鬧一些，男亦以為是好的。專此布復，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十月三十日

一四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來信并小包兩個，均于昨日下午收到。這許多東西，海嬰高興得很，

他奇怪道：「娘娘怎麼會認識我的呢？」

老三剛在晚間來寓，即將他的一份交給他了，滿載而歸，他的孩子們一定很高興的。給海嬰的外套，此刻剛剛可穿，內襯絨線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襖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還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舊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細的人，都猜他是七歲。

男因發熱，躺了七八天，醫生也看不出什麼毛病，現在好起來了。大約是疲勞之故，和在北京與章士釗鬧的時候的病一樣的。賈文爲活，和別的職業不同，工作的時間總不能每天一定，閑起來整天玩，一忙就夜裏也不能多睡覺，而且就是不寫的時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勞的。此後也很想少做點事情，不過已有這樣的一個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縮，正如既是新臺門周家，就必須撐這樣的空場面相同。至于廣平海嬰，都很好，並請勿念。

上海還不見很冷，火爐也未裝，大約至少還可以遲半個月。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 樹 叩上 廣平海嬰隨叩 十一月十八日

二五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一月二十六日來信，早經收到。男這回生了二十多天病，算是長的，但現在已經好起來了，胃口漸開，精神也恢復了不少，服藥亦停止，可請勿念。害馬也好的。海嬰很好，因為醫生說給他喫魚肝油（清的），從一月以前起，每餐後就給他喫一點，腥氣得很，而他居然也能喫。現在胖了，抱起來，重得像一塊石頭，我們現在才知道魚肝油有這樣的力量，但麥精魚肝油及男在北平時所喫的那一種，却似乎沒有這麼有力。

他現在整天的玩，從早上到睡覺，沒有休息，但比以前聽話。外套稍小，但明年春天還可以穿一回，以後當給與老三的孩子，他們目下還用不着，大的穿起來太小，小的穿又太大。

上海總算是冷了，寓中已裝火爐，昨晚生了火，熱得睡不着，可見南邊雖說是冷，總還

暖，和北方是比不來的。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隨叩 十二月六日

二六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海嬰要寫信給母親，由廣平寫出，今寄上。話是他嘴裏講的，夾着一點上海話，已由男在字旁譯注，可以懂了。他現在胖得圓圓的，比先前聽話，這幾天最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亦能陪客（其實是來搗亂），二是自來水龍頭要修的時候，他認識工人的住處，能去叫來，三是刻了一塊印章。在信後面說的就是。但字却不大願意認，說是每天認字，也不確的。母親寄給我們的照相，現已配好鏡框，掛在房中，和三年前見面的時候，並不兩樣，而且樣子很自然，要算照得最好的了。男病已愈，胃口亦漸開，廣平亦好，請勿念為要。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隨叩 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三五年

二七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早經收到。現在是總算過了年三天了，上海情形，一切如常，只倒了幾家老店；陰歷年關，恐怕是更不容易過的。男已復原，可請勿念。散那吐瑾未喫，因此藥現已不甚通行，現在所喫的是麥精魚肝油之一種，亦尚有效。至于海嬰所喫，係純魚肝油，頗腥氣，但他却毫不緊。

去年年底，給他照了一個相，不久即可去取，倘照得好，不必重照，則當寄上。元旦又稱了一稱，連衣服共重四十一磅，合中國十六兩稱三十斤十二兩，也不算輕了。他現在頗聽話，每天也有時教他認幾個字，但脾氣頗大，受軟不受硬，所以罵是不大有用的。我們也不大去罵他，不過纏繞起來的時候，却真使人煩厭。

上海天氣仍不甚冷，今天已是陰歷十二月初一了，有雨，而未下雪，今年一月，老三那

里只放了兩天假，昨天就又須辦公了。害馬亦好，並請放心。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一月四日

二八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日前寄上海嬰照片一張，想已收到。小包一個，今天收到了。醬鴨醬肉，略起白花，蒸過之後，味仍不壞，只有雞腰是全不能喫了。其餘的東西，都好的。下午已分了一份給老三去。但其中的一種粉，無人認識，亦不知喫法，下次信中，乞示知。

上海一向很暖，昨天發風，才冷了起來，但房中亦尚有五十餘度。寓內大小俱安，請勿念爲要。

海嬰有幾句話，寫在另一張紙上，今附呈。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一月十六日

二九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來信收到。

俞二小姐如果能夠送來，那是最好不過的了，總比別的便人可靠。但火車必須坐臥車；動身後打一電報，我們可以到車站去接。以上二事，當另函託紫佩兄辦理。

寓中均安，男亦安好，不過稍稍忙些。海嬰也很好，大家都說他大得快；今天又給他種了一回牛痘，是第二回了。

專此布復，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隨叩 三月一日

三〇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上午剛寄出一函，午後即得二月二十五日來示，備悉一切。男的意思，以爲女僕還是不帶，因爲南北習慣不同，彼此話也聽不懂，不見得有什麼用處，而

且閒暇的時候，和這裏的用人閒談，一知半解，說不定倒會引出麻煩的事情來的。餘已詳前函，茲不贅。

專此布復，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三月一日下午

三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廿三的信，早收到了。小包一個，亦于前日收到，當即分出一半，送與老三。其中的乾菜，非常好喫，孩子們都很愛喫，因為他們是從來沒有喫過這樣乾菜的。

大人的胃病，近來不知如何，萬乞千萬小心調養爲要。寓中均好，惟男較忙，前給海嬰種了四粒痘，都沒有灌漿，醫生云，可以不管，至十多歲再種了。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三月三十一日

三三二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廿四日來示，已經收到，第二次所寄小包，也早收到了。上海報載廿六日起，北平大風，未知寓中如何，甚以爲念。大人胃病初愈，尙無力氣，尙希加意靜養爲要。上海天氣亦不甚順，近來已晴，想可向暖。寓中均安，海嬰亦好，可請釋念。男身體尙好，但因瑣事不少，故不免稍忙，時亦覺得無力耳，但有些文章，爲朋友及生計關係，亦不能不做也。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四月三十日

三三三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七月六日及十日（紫佩代寫）兩信，均已收到。北平匪警，閱上海報，知有一彈落京畿道，此地離我家不遠，幸未爆炸，否則雖決不至于波及，然必聞其聲矣。次日即平，大人亦未受驚，聞之甚慰。

上海剛剛出梅，即連日大熱，今日正午，室中竟至九十五度，街上當在百度以上，寓中均安，但大家都生痲子而已，請勿念。

男仍安好，但因頗忙，故亦難得工夫休息，此乃靠筆墨爲生者必然之情形，亦無法可想。害馬則自從到上海以來，未曾生過病，可謂能幹也。

海嬰亦健，他每到夏天，大抵壯健的，雖然終日徧身流汗，仍然嬉戲不停。現每日上午，令裸體晒太陽約一點鐘，餘則任其自由玩耍。近來想買腳踏車，未曾買給，不肯認字，今秋或當令入學校，亦未可知，至九月底即滿六歲，在家頗吵鬧也。

老三亦好，並希勿念。十日信也已給他看過了。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七月十七日

三四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八月十日來示，早已收到，寫給海嬰的信，也收到了。

上海天氣已漸涼，夜間可蓋夾被，男瘵子已愈，而仍頗忙，但身體尚好；害馬亦好，均可請釋念。

海嬰亦好，但變成瘦長了。從二十日起，已將他送進幼稚園去，地址很近，每日關他半天，使家中可以清靜一點而已。直到現在，他每天都很願意去，還未賴學也。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八月卅一日

三五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月十一日來信，早已收到，藉知大人一切安好，甚慰。上海寓中亦均安好，但因忙于翻譯，且亦並無要事，所以不常寄信。

海嬰亦好，他只是長起來，却不胖。已上幼稚園，但有時也要賴學，有時却急于要去；愛穿洋服，與男之衣服隨便者不同。今天，下門牙活動，要換牙齒了。

上海晴天尚暖，陰天則夾襖已覺不夠，市面景象，年不如年，和男初到時大兩樣了。

專此布復，恭叩

金安

男樹 叩 廣平及海嬰隨叩 十月十八日

三六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一月十一日來信，頃已收到，前回的一封，也早收到了。牙痛近來不知如何？倘常痛，恐怕只好拔去，不過假牙無法可裝，却很不便，只能專喫很軟的食物了。

海嬰很好，每天上幼稚園去，不大賴學了。他比夏天胖了一點，雖然還要算瘦，却很長，剛滿六歲，別人都猜他是八九歲，他是細長的手和腳，像他母親的。今年總在喫魚肝油，沒有間斷過。

他什麼事情都想模仿我，用我來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學我的隨便，愛漂亮，要穿洋服了。

近來此地頗多謠言，紛紛遷避，其實大抵是無根之談，所以我們仍舊不動，也極平安，

務請勿念。也常有關於北平和天津的謠言，關切的朋友，至于半夜敲門來通報，到第二天一打聽，才知道也是誤傳的。

害馬及男都好的，亦請勿念。

專此布復，敬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十一月十五日

三七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一月十五日信，已早到，果脯等一大包，也收到了。已將一部份分給三弟。

上海近來已較平靜，寓中都好的。海嬰仍上幼稚園，但原有十五個同學，現在已只剩了七個了。他已認得一百多個字，就想寫信，附上一箋，其中有幾個歪歪斜斜的字，就是他寫的。

今天晚報上又載着天津不平靜，想北平不至于受影響。至于物價飛漲，那是南北一

樣，上海的物價，比半月前就貴了三成了。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三八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收到小包後，即復一信，想已到。十六日來示，今已收到矣。

大人牙已拔去，又並不痛，甚好，其實時時要痛，原不如拔去爲佳，惟此後食物，務乞多喫柔軟之物，以免胃不消化爲要。

後園之樹，想起來亦無甚可種，因爲地土原係爐灰所填，所以不合于種樹。白楊易于種植，尙且不能保存，似乎可以不必補種了。

海嬰仍然每日往幼稚園，尙聽話。新的下門牙兩枚，已經出來，昨已往牙醫處將舊牙拔去。

上海已頗冷，寓中于昨已生火爐。男及害馬均安好，務請勿念。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十二月四日

三九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七日手諭，已經收到，備悉一切。上海近來尙稱平靜，不過市面日見蕭條，店鋪常常倒閉，和先前也大不相同了。寓中一切平安，請勿念。海嬰也很好，比夏天胖了一些，現仍每天往幼稚園，已認得一百多字，雖更加懂事，但也刁鑽古怪起來了。男的朋友，常常送他玩具，比起我們的孩子時代來，真是闊氣得多，但因此他也不大愛惜，常將玩具拆破了。

一禮拜前，給他照了一張相，兩三天內可以去取。取來之後，當寄奉。

由前一信，知和森哥也在北京，想必仍住在我家附近，見時請爲男道候。他的孩子，想起來已有十多歲了，男擬送他兩本童話，當同海嬰的照片，一併寄回，收到後請轉交。老三因聞北多謠言，搬了房子，離男寓很遠，但每禮拜總大約可以見一次。他近來身

體似尚好，不過極忙，而且窘，好像八道灣方面，逼錢頗凶也。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六年

四〇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一月四日來信，前日收到了。孩子的照相，還是去年十二月廿三寄出的，竟還未到，可謂遲慢。不知現在已到否，殊念。

醬雞及滷瓜等一大箱，今日收到，當分一份出來，明日送與老三去。

海嬰是夠活潑的了，他在家裏每天總要闖一兩場禍，陰歷年底，幼稚園要放兩禮拜假，家裏的人都在發愁。但有時是肯聽話，也講道理的，所以近一年來，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罵了。他只怕男一個人，但又說，男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却不痛的。

上海只下過極小的雪，並不比去年冷，寓裏却已經生了火爐了。海嬰胖了許多，比去年夏天又長了一寸光景。男及害馬亦均好，請勿念。

紫佩生日，當由男從上海送禮去，家裏可以不必管了。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一月八日

四一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一月十三日信，早收到。海嬰已放假，在家裏玩，這一兩天，還不算大鬧。但他考了一個第一，好像小孩子也要擺闊，竟說來說去，附上一箋，上半是他自己寫的，也說着這件事，今附上。他大約已認識了二百字，曾對男說，你如果字寫不出來了，只要問我就是。

丈量家屋的事，大約不過要一些錢而已，已函託紫佩了。

上海這幾天頗冷，大有過年景象，這里也還是陰歷十二月底像過年。寓中只買一點

食物，大家吃吃。男及害馬與海嬰均好，請勿念。

善先很會寫了，但男所記得的，却還是一個小孩子。他的回信，稍暇再寫。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一月二十一日

四二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一月二十七日來信，昨已收到。關於房屋，已函託紫佩了，但至今未有回信，不知何故。昨天寄去十元，算是做他五十歲的壽禮，男出外的時候多，事情都不大清楚了，先前還以為紫佩不過四十上下呢。就是善先，在心目中總只記得他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像七年前男回家時所見的樣子，然而已經十八歲了，這真無怪男的頭髮要花白了。一切朋友和同學，孩子都已二十歲上下，海嬰每一看見，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兒子，便奇怪的問道：他爲什麼會這樣大呢？

今天寄出書二本，是送與善先的，收到後請轉交。但不知郵寄書籍，是由郵差送到，還

須自己去取，有無不便之處，請便中示知。倘有不便，當另設法。

上海並不甚冷，只下過一回微雪，當夜消化了，現已正月底，大約不會再下。男及害馬均好，海嬰亦好，整日在家裏闖禍，不是嚷吵，就是敲破東西，幸而再一禮拜，幼稚園也要開學了，要不然，真是不得了。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二月一日

四三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有答善先的一封信附上，請便中轉交。

上海這幾天暖起來了，我們都很好，男仍忙，但身體却好，可請勿念。

海嬰已上學，不過近地的幼稚園，因為學生少，似乎未免模模糊糊，不大認真。秋天也許要另換地方的。

紫佩生日，送了十元禮，他寫信來客氣了一通。

餘容後稟，專此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二月十五日

四四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多日不寫信了，想身體康健，爲念。上海天氣，仍甚寒冷，須穿棉衣。上月底，男因出外受寒，突患氣喘，至于不能支持，幸醫生已到，急注射一針，始漸平復，後臥牀三日，始能起身，現已可稱復元，但稍無力，可請勿念。至于氣喘之病，一向未有，此是第一次，將來是否不至于復發，現在尙不可知也，大約小心寒暖，則可以無慮耳。

害馬傷風了幾天，現已愈。海嬰則甚好，胖了起來。但幼稚園中教師，則懶惰而不甚會教，遠遜去年矣。

和森兄有信來，云回信可付善先，令他轉寄，今附上，請便中交給他。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隨叩 三月二十日

四五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三月二十六日來示，頃已收到。男總算已經復元，至于能否不再復發，此刻却難豫料。現已做了絲棉袍一件，且每日喝一種茶，是廣東出品，云可醫咳，似頗有效，近來咳嗽確是很少了。惟寫字作文，仍未能減少，因為以此爲活，總不免有許多相關的事情。

海嬰學校仍未換，因爲鄰近也沒有較好的學校。但他身體很好，很長，在同學中，要高出一個頭。也比先前聽話，懂得道理了。先前有男的朋友送他一輛三輪腳踏車，早已騎破，現在正在鬧着要買兩輪的，大約春假一到，又非報效他十多塊錢不可了。害馬亦好，可請勿念。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及海嬰同叩 四月一日

四六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五月二日來示，昨已收到。丈量的事，既經辦妥，總算了了一件事。

海嬰很好，每日上學，不大賴學了，但新添了一樣花頭，是禮拜天要看電影；冬天胖了
一下，近來又瘦長起來了。大約孩子是春天長起來，長的時候，就要瘦的。

男早已復原，不過仍是忙；害馬亦好，可請勿念。上海雖無須火爐，但仍是冷，夜裏可穿
棉襖，這是今年特別的。

專此布復，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五月七日

四七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不寄信件，已將兩月了，其間會託老三代陳大略，聞早已達覽。男自
五月十六日起，突然發熱，加以氣喘，從此日見沈重，至月底，頗近危險，幸一二日後，即

見轉機，而發熱終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電光照視肺部，始知男蓋從少年時即有肺病，至少曾發病兩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現膜肋變厚，至于不通電光，但當時竟並不醫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蓋身體底子極好之故也。現今年老，體力已衰，故舊病一發，遂竟纏綿至此。近日病狀，幾乎退盡，胃口早已復元，臉色亦早恢復，惟每日仍發微熱，但不高，則凡生肺病的人，無不如此，醫生每日來注射，據云數日後即可不發，而且再過兩星期，也可以停止喫藥了。所以病已向愈，萬請勿念爲要。海嬰已以弟一名在幼稚園畢業，其實亦不過『山中無好漢，猢猻稱霸王』而已。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七月六日

四八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來信收到，給老三的孩子的信，亦早已轉交。

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時總還有微熱，一時離不開醫生，所以雖想轉地療養一

兩月，現在也還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許可以走了。
海嬰安好，瘦長了，生一點瘡。仍在大陸小學，進一年級，已開學。學校辦得並不好，貪圖近便，關關而已。照相當俟秋涼，成後寄上。

何小姐我看是並不會照相的，不過在練習，照不好的，就是晒出來，也一定不高明。
馬理早到上海，老三寓中有外姓同住（上海居民，一家能獨賃一宅的不多，）不大便當，就在男寓中住了幾天，現在搬到她朋友家裏去了（姓陶的，也許是先生，）不久還要來住幾天也說不定。但這事不可給八道灣知道，否則，又有大罪的。

害馬上月生胃病，看了一回醫生，喫四天藥，好了。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八月廿五日

四九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八月三十日信收到。男確是吐了幾十口血，但不過是痰中帶血，不

到一天，就由醫生用藥止住了。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是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灣趕出後的一回，和章士釗鬧後的一回，躺倒過的，就都是這病，但那時年富力強，不久醫好了。男自己也不喜歡多講，令人擔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後，也發過一回，今年是第四回，大約因為年紀大了之故罷，一直醫了三個月，還沒有能夠停藥，因此也未能離開醫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別處去休養了。

肺病是不會斷根的病，全愈是不能的，但四十以上人，却無性命危險，況且一發即醫，不要緊的，請放心爲要。

馬理已考過，取否尙未可知。她還是孩子脾氣，看得上海很新鮮。但據男看來，她的先生（北平教過的）和朋友都頗滑，恐怕未必能給她幫助，到緊要時，都托故溜開了。害馬胃已醫好。海嬰亦好，仍上大陸小學。

專此布復，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海嬰同叩 九月三夜

五〇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九月八日來信，早已收到。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點，臉上的樣子，已經恢復了病前的狀態了，但有時還要發低熱，所以仍在注射。大約再過一星期，就停下來看一看。海嬰仍在原地方讀書，夏天頭上生了幾個小瘡，現在好了，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鮮血淋漓，今天又好了。他同瑪利很要好，因為他一向是喜歡客人，愛熱鬧的，平常也時時口出怨言，說沒有兄弟姊妹，只生他一個，冷靜得很。見了瑪利，他很高興，但被他粘纏起來的時候，我看實在也討厭之至。

北京今年這樣熱，真是意料不到的事。上海還不算大熱，現在涼了，而太陽出時，仍可穿單衣。害馬甚好，請勿念。

專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樹 叩上 廣平暨海嬰同叩 九月二十二日

鄭伯奇

一九三二年

—

伯奇先生：

今一併交上。
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譯稿，頃已全部編好，分二本，上本名豎琴，下本名一天的工作。

格式由書店酌定，但以一律爲宜。例如人地名符號，或在左，或在右；一段之下，或空一格或不空，稿上並不一律，希于排印時改歸劃一。

版稅請交內山老版。需譯者版權證否候示遵辦。

此上，即頌

著安

迅 啓上 九月二十日

二

君平先生：

（豎琴已校畢，今奉上，其中錯誤太多，改正之後，最好再給我看看一遍（但必須連此次校稿，一同擲下）。

又，下列二點，希一併示知：

1. 內缺目錄。不知是有意刪去，抑係遺失？
 2. 頂上或有橫線（最初數頁，）或無，何故？
- 此上，即請

著安

迅 啓 十一月六日

一九三五年

三

伯奇先生：

下午得趙先生信，云將往北平，有事可與先生接洽；并有小說二集序排印稿二份。這序裏的錯字可真不算少，今趕緊校出寄上，務希囑其照改爲託。否則頗覺得太潦草也。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上 五月廿四夜

附校稿二份

王誌之

一九三二年

—

誌之兄：

十四日信收到。刊物出版後，當投稿，如上海通信之類。

小說當于明年向書店商量，因為現已年底，商人急于還賬，無力做新事情，故不能和他談起。

靜農事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婦孺今在何處？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間報載有教授及學生多人被捕，但無姓名。

我此次赴北平，殊不值得紀念，但如你的友人一定要出紀念冊，則我希望二事：一，講演講稿的節略，須給我看一看，我可以于極短時期寄還，因為報上所載，有些很錯誤，今既印成本子，就得改正；二，倘搜羅報上文章，則攻擊我的那些，亦須編入，如上海社會新聞之類，倘北平無此報，我當抄上。

此復即頌

時祉

迅 啓 十二月廿一夜

一九三三年

二

誌之兄：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信早到，今寄上文稿一篇，並不是爲文學雜誌而做的，係從別處

此信不全。——編者註。

收回，移用。我在這里也沒得閒，既不看書，那能作文，所以我希望在平的刊物，應以在平的作者爲骨幹，這才能夠發展而且具有特色，門類不完全一點倒不要緊。如果要等候別處的投稿，那就容易耽誤出版。

譯張君小說，已托人轉告，我看他一定可以的，由我看來，他的近作仇恨一篇頗好（在現代中），但看他自己怎麼說罷。冰瑩女士近來似乎不但作風不好而已，她與左聯亦早無關係，所以我不能代爲催促。

三

誌之兄：

來信收到。文章若大半須待此地，恐爲難，因各人皆有瑣事，不能各處執筆也。但北平現人心一時恐亦未必靜，則待書店熱心時再出，似亦無妨。

謝小姐和我們久不相往來，雪聲兄想已知之，而尙託其轉信，何也？她一定不來口的這種事情的。

前函要張天翼君作小傳并自選一篇小說，頃已得來信，所選爲麵包線，小傳亦寄來，今附上，希轉寄譯者并告以篇名爲荷。

此復，并問

近好

迅 啓 二月二夜

四

誌之先生：

家兄獨代匯洋貳拾元，今由郵局寄奉，希察收。匯款人姓名住址，俱與此信信封上所寫者相同，并以奉聞，以免取款時口述有所歧異也。此上，即請

文安

周喬峯 啓上* 五月三日

五

*因託建人先生匯款，故信亦用他的名義發出。——編者註。

誌之兄

來信收到，

書坊店是靠不住的，他們像估衣鋪一樣，什麼衣服行時就掛什麼，上海也大抵如此，只要能夠敷衍下去，就算了。茅稿已寄谷兄，我怕不能作。

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當然看不見全局，但這確也是一面的實情，記敘出來，還可₍₁₎以作爲現在和將來的教訓，所以這書的生命是很長的。書中所寫，幾乎不過是投機的和盲動₍₂₎的脚色，有幾個只是趕熱鬧而已，但其中也有極堅實者在內（雖然作者未能描寫），故也能成功。這大約無論怎樣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爲必得大半都是堅實正確的人們，那就是難以實現的空想，事實是只能此後漸漸正確起來的。所以這書在他本國，新版還很多，可見看的人正不少。

丁事的抗議，是不中用的，當局那里會分心于抗議。現在她的生死還不詳。其實，在上海，失蹤的人是常有的，只因爲無名，所以無人提起。楊杏佛也是熱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殺，我想，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麼明令緝凶之類，都是騙人的勾當。聽說要用

同樣辦法處置的人還有十四個。

落花集出版，是託朋友間接交去的，因為我和這書店不熟，所以出版日期，也無從問起。序文我想我還是不做好，這裏的叭兒狗沒有眼睛，不管內容，只要看見我的名字就狂叫一通，做了怕反于本書有損。

我交際極少，所以職業實難設法。現在是不能出門，終日坐在家裏。兩地書一本，已託書店寄出。

此復，並頌

時綏

豫 上 六月廿六夜

年譜錯處不少，有本來錯的（如我的祖父只是翰林而已，而作者却說是『翰林院大學士』就差得遠了），也有譯錯的（凡二三處）。 又及

六

志兄：

廿二日信已收到。前月得信後，我是即復一信的，既未收到，那是被遺失或沒收了。落
《花集》在現代擱置多日，又被送還，據云因曾出版，所以店主反對，爭之甚力，而終無效云云。
現仍在我處，暫時無想法。這回的稿子，當于明日寄給論語，並且聲明，許其略改犯禁之處。
惟近來之出版界，真是戰戰兢兢，所以能登與否，亦正難必，總之且聽下同分解罷。

德哥派拉君之事，我未注意，此君蓋法國禮拜六派，油頭滑腦，其到中國來，大概確是
搜集小說材料。我們只要看電影上，已大用非洲，北極，南美，南洋……之土人作為材料，則
『小說家』之來看支那土人，做書賣錢，原無足怪。閩人恭迎，維恐或後，則電影上亦有會
長饗宴等事迹也。

纂修孔廟疏不必見寄，此種文字，所見已多，真多于『牛溲馬勃』而且批評文字，亦
無處發表，蓋廟雖未修，而禮教則已早定，故邪說無從盛行也。

上海尚未大冷，我們是好的。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廿八夜

一九三四年

七

思遠先生：

前得信後，曾寫回信，頃得四月八日函，始知未到。後來因爲知道要去教書，也就不寫了。近來出版界大不景氣，稿子少人承收，即印也難索稿費，我又常常臥病，不能走動，所以恐怕很爲難。但，北方大約也未必有適當的書店，所以姑且寄來給我看看，怎麼樣呢？看後放在這里，也許會有碰巧的機遇的。

文史收到，其一已轉交裏面的作者，雜亂得很，但大約也只能如此。像文學季刊上那樣的文章，我可以寫一篇，但寄至何處？還有一層，是登出來時，倘用舊名，恐于文史無好處，現在是不管內容如何了，雁君之作亦然，這一層須與編輯者說明，他大約未必知道近事。至于別人的作品，却很難，一者因爲我交際少，病中更不與人往來了，二則青年作家大抵

苦于生活，倘有佳作，只能就近賣稿。

這里也沒有什麼新出版物，惟新近印了一本劇本，不久當又有木刻集一本出來，那時當一同寄上。

北平箋譜我還有剩下的，但有缺頁，已函囑鄭君補印，待其寄到後，當補入寄奉。小包收取人當有印章，我想鄭女士一定是有的罷，我想在封面上只寫她的姓名，較為簡截，請先行接洽。

這里出了一種雜誌：春光，並不怎麼好——也不敢好，不准好——銷數却還不錯，但大約未必久長。其餘則什九烏煙瘴氣，不過看的人也並不多，可憐之至。

（本段上兩半行——編者註。）生言須衛生，故不大出外，總是騎着的時候多。倘能轉地療養，是很好的，然而又辦不到，真是無法也。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豫 啓上 五月十一夜

思遠兄：

十九日信收到。關於稱呼的抗議，自然也有一理，但時候有些不同，那時是平時，所以較有秩序，現在却是戰時了，因此時或有些變動，甚至亂呼朋友爲阿伯，叫少爺爲小姐，亦往往有之。但此後我可以改正。

那位『古董』不知是否即吳，若然，則他好像也是太炎先生的學生，和我可以說是同窗，不過我們沒有見過面。文章當趕月底寄出。但雁君之作，則一定來不及，因爲索文之道，第一在于『催』，而我們不易見面，只靠寫信，大抵無甚效力也。

得來信，才知道兄亦與鄭君認識，這人是不壞的。北平箋譜正在再版，六月間可出，也有我的豫約在裏面，兄可就近取得一部，我已寫信通知他了，一面也請你自己另作一信，與他接洽爲要。這書在最初計畫時，我們是以爲要折本的，不料並不然，現在竟至再版，真是出于意外，但上海的豫約者，却只兩人而已。

前幾天寄出春光三本，劇本一本，由鄭女士轉交，不知已收到否？春光也並不好，只是作者多係友人，故寄上。劇本譯的很好，但印得真壞，此係我出資付印，而先被經手印刷人剝削了。今天又以書一包付郵，係直寄，內有舊作二本，兄或已見過，又木刻集一本，則新出，大約中國圖版之印工，很少勝于這一本者，然而從東京印來的，豈不可歎。印了三百本，看來也是折本生意經，此後大約不見得能印書了。

上海的空氣真壞，不宜于衛生，但此外也無可住之處，山巔海濱，是極好的，而非富翁無力住，所以雖然要縮短壽命，也還只得在這里混一下了。

此復即頌

時綏

豫上 五月廿四日

九

文史之文已成，今寄上，塞責而已。

前函謂吳君爲太炎先生弟子，今思之殊誤，太炎先生之學生乃名承仕，末一字不同。

也。

前寄畫集等三本，想已達。

此布，即頌

時綬

豫 啓 五月二十八夜

一〇

思遠兄：

雁先生爲文史而作的稿子已交來，今寄上，希收轉爲荷。

小說稿兩篇已收到，并聞

此布，即頌

時綬

豫 頓首 六月六日

一一

思遠兄：

廿日信已到，文史未到，書是照例比信遲的。春光已經迫得停刊了，那一本只可在我這裡暫存。

北平箋譜尙未印成，大約當在七月內。鄭君處早有信去，他便來問住在何處，我回說由他自己直接通知，因為我不喜歡不得本人同意，而隨便告訴。現在你既有信去，倘已寫明通信處，則書一訂好，我想是必來通知的了。但此後通信時，我還當叮囑他一下。

吳先生處通信，本也甚願，但須從緩，因為我太『無事忙』——但並非爲了黛玉之類。一者，通信之事已多，每天總須費去若干時間；二者，也時有須做短評之處，而立言甚難，所以做起來頗慢，也很不自在，不再如先前之能一揮而就了。因此，看文章也不能精細，所以你的小說，也只能大略一看，難以靜心校讀，有所批評了。如此情形，是不大好的，很想改正一點，但目下還沒有法。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上 六月二十四日

思遠兄：

三日信已收到。『通信從緩』和『地址不隨便告訴』是兩件事，不知兄何以混爲一談而至于『難受』，我是毫不含有什麼言外之意的。

鄭君已有信來，言箋譜印成後，一部當交王□□（舊名）然則他是已經知道的了。國聞週報已收到。此地書店，必有□閣佔據，我輩出版頗難，稍涼當一打聽，倘有法想，當再奉告。

此復即頌

時綏

豫上 七月七日

思遠兄：

一日信收到，但稿尙未來。前兩函也收到的，并小說兩本，惟金君終未見訪也。丁君確健在，但此後大約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因爲這是健在的代價。

我因向不交際，與出版界很隔膜，紹介譯作，總是碰釘子居多，現在是不敢嘗試了。鄭君已南來，日內當可見面，那時當與之一談。

我一切如前，但因小病，正在醫治，再有十來天，大約可以全愈，回到家裏去了。
此布，即頌

時綏

一四

豫 頓首 九月四日

思遠兄：

十一日信今天才到，殊奇。文史及小說却早到，小說我只能放在通信的書店裏寄售，因爲我和別店並無往來，即使拿去託售，他們收下了，我也無此本領向他們收回書款，我自己印的書就從末有不折本的。

我和文學社並無深交，不過一年中或投一兩回稿，偶然通信的也只有一個人。所囑退還稿子的事，當去問一問，但他們聽不聽也難說。

少帖郵票，真對不起轉信的人，近年來精神差了，而一發信就是五六封，所以時時有誤。

因為發信多，所以也因此時時弄出麻煩，這幾天，因一個有着我的信的人惹了事，我又多天只好坐在家裏了。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上 十二月二十三夜

一五

思遠兄：

日前剛上一函，想已到。頃又得二十四信，具悉一切。小說放在一家書店裏，但銷去不多，大約上海讀者，還是看名字的，作者姓名陌生，他們即不大買了。兄離上海遠，大約不知

道此地書店情形，他們都有壁壘，開明奇酷，我一向不與往來，北新則一塌胡塗，我給他們信，他們早已連回信也不給了，我又蟄居，無可如何。介紹稿子，亦復如此，一樣的是渺無消息，莫名其妙，我夾在中間，真是喫苦不少，自去年以來，均已陸續鬧開，所以在這一方面，我是一籌莫展的。

譯文我担任投稿每期數千字，但別人的稿子，我希望直接寄去，因為我既事煩，照顧不轉，而編輯好像不大願意間接紹介，所以我所紹介者，一向是碰釘子居多。和龔君通信，我希望從緩，我並無株連門生之心，但一通信而為老師所知，我即有從中作祟之嫌疑，而且又大人會因此興風作浪，非常麻煩。為耳根清靜計，我一向是極謹慎的。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上 十二月廿八日

一九三五年

思遠兄：

十二日信收到。所說的稿子，我看是做不來的，這些條件就等子不許跑，却要走的快。現在上海出版界所要求的，也是這一種文章，我長久不作了。茅先生函已轉寄，但恐無結果。其實，投稿難，到了拉稿，則拉稿亦難，兩者都很苦，我就是立誓不做編輯者之一人。當投稿時，要看編輯者的臉色，但一做編輯，又就要看投稿者，書坊老版，讀者的臉色了。臉色世界。

我的稿子，已函託生活書店，請其從速寄還，此外亦更無辦法。

淮風月談日內即寄上。

此復，即頌

時綏

豫上 一月十八日

思遠兄：

來函收到。小說稿已轉寄。

小說賣去三十六本，中秋結算，款已取來，今匯上，希簽名蓋印，往分館一取。倘問匯款人，與信面上者相同，但大約未必問。

年來因體弱多病，忙于打雜，早想休息一下，不料今年仍不能，但仍想于明年休息，先來逐漸減少事情，所以文史等刊物，實在不能投稿了。

此布復，即頌

時綏

豫 頌首 九月十九日

趙家璧

一九三三年

—

家璧先生：

一天的工作已校畢，今送上，但因錯字尚多，故須再校一次。改正之後，希併此次送上之校稿，一并交下爲荷。

此書仍無目錄，似應照豎琴格式，即行補入也。此上即頌

著安

魯迅 一月八日

二

家璧先生：

稿已校畢，今送上。其中還有些錯字，應改正。但這回只要請尊處校對先生一看就可以，不必再寄給我了。此佈，即請

著安

魯迅 上 一月十六日

三

家璧先生：

今天翻翻良友公司所出的書，想起了一件事——

書的每行的頭上，倘是圈，點，虛線，括弧的下半（『，）的時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對人的那時，想了一種方法，就是在一行裏，分嵌四個『四開，』那麼，就有一個字擠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不知可以告知貴處校對先生，以供採擇否？此請

著祺

魯迅 上 二月六夜

家璧先生：

四

來信收到。關於校對，是看了曖昧的時候想起的。至於我的兩種譯本，則已在覆校時改正，所以很少這樣的處所。

在北平的講演，必不止一萬字，但至今依然一字未錄，他日寫出，當再奉聞。此復並頌

時綏

魯迅 二月十日

五

家璧先生：

來信收到。我還沒有寫北平的五篇講演，藝術新聞上所說，並非事實，我想不過是鬧着玩玩的。小說封面包紙上的畫像，只要用豎琴上用過的一幅就好，以省新製的麻煩。中

國所出版的童話，實在應該加一番整頓，但我對於此道，素未留心，所以材料一點也沒有，所識的朋友中，也不記得有搜集童話，俟打聽一下再看罷。此頌

近祺

迅 啓上 三月十日

白紙黑字我見過英譯本，其中所舉的幾個中國字，是錯誤的，倘譯給中國，似乎應該給他改正。

六

家璧先生：

蒙惠書并賜白紙黑字一冊，甚感。

茲奉上印證四千枚，似應有一收條見付。此上即頌

著祺

魯 迅 六月十九日

七

家璧先生：

一日惠函，我于四日才收到。

譯文來不及，天熱，我又眼花，沒有好字典，只得奉還，抱歉之至。序文用不着查什麼，還可以作，但六號是來不及的，我做起來看，趕得上就用，趕不上可以作罷的。

書兩本，先奉還，那一本我自己有。

此復即請

著安

迅 上 八月四日

八

家璧先生：

爲一個人的受難寫了一點序，姑且寄上，如不合用，或已太遲，請拋掉就是，因爲自己看看，也覺得太草率了。

此上即請

著安

迅 啓 八月七日

九

家璧先生：

惠函及木刻書三種又二十本均收到，謝謝。這書的製版和印刷，以及裝訂，我以為均不壞，只有紙太硬是一個小缺點；還有兩面印，因為能夠淆亂觀者的視線，但為定價之廉所限，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M氏的木刻黑白分明，然而最難學，不過可以參考之處很多，我想，于學木刻的學生，一定很有益處。但普通的讀者，恐怕是不見得歡迎的。我希望二千部能于一年之內賣完，不要像藝術三家言，這才是木刻萬歲也。

此復，並頌

著安

魯迅 啓上 十月八日

一九三四年

一〇

家璧先生：

頃查得丁玲的母親的通信地址，是：『湖南常德忠靖廟街六號、蔣慕唐老太太』。如來信地址，與此無異，那就不是別人假冒的。

但又聞她的周圍，窮本家甚多，款項一到，頃刻即被分盡，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來元，待回信到後，再行續寄爲妥也。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一月二十二日

一一

魯迅書簡

家璧先生：

頃收到來信，并版稅單一紙；又承送我文學叢書兩本，謝謝。以前的九本，我都有的。近一年來，所發表的雜文，也還不少，但不宜于給良友公司印，因為文字都很簡短，一被刪節，就會使讀者不知道說什麼，所以只好自己出版。能夠公開發行的東西，却還沒有，也許在檢閱制度之下，是不見得有的了。

來信所說的木刻集，當是引玉集，出版之後，因為有一個人要走過公司前面，我便將送先生的一本託他帶去交出，直到今天，才知道竟被他沒收了，有些人真是靠不住。現當于下星期一託書店掛號寄上，以免錯誤。

記丁玲中，中間既有刪節，後面又被截去這許多，原作簡直是遭毀了。以後的新書，有幾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罷。

專此布復，即請

暑安

迅 上 九月一日

家璧先生：

那一本尼采自傳，今送上。約計字數，不到六萬，用中等大的本子，四號字印起來，也不過二百面左右。

假如要印的話，則——

一、譯者以爲書中緊要字句，每字間當距離較遠，但此在歐文則可，施之漢文，是不好看的（也不清楚，難以醒目）。所以我給他改爲字旁加黑點。但如用黑體字或宋體字，似亦佳。

二、圈點不如改在字旁，因爲四號字而標點各占一格，即令人看去覺得散漫。

三、前面可以插一作者像，此像我有，可以借照。

四、譯者說是願意自己校對，不過我覺得這不大妥，因爲他不明白印刷情形，有些意見是未必能照辦的。所以不如由我校對，比較的便當。但如

先生願意結識天下各種古怪之英雄，那我也可以由他自己出馬。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上 十二月十二日

前些時送上的一套圖表，看來良友是不能用的了，倘能檢出，乞于便中令人放在書店，爲感。 又及

一三

家璧先生：

惠函并圖表，頃俱收到。尼采自傳，良友公司可以接收，好極。但我看最好是能夠給他獨立出版，因爲此公似乎頗有點尼采氣，不喜歡混入任何『叢』中，銷路多少，倒在所不問。但如良友公司一定要歸入叢書，則我當于見面時與之商洽，不過回信遲早不定。

新文學大系的條件，大體並無異議，惟久病新愈，醫生禁止勞作，開年忽然連日看起作品來，能否持久也很難定，又序文能否做至二萬字，也難預知，因爲我不會做長文章，意思完了而將文字拉長，更是無聊之至。所以倘使交稿期在不得已時，可以延長，而序文不限字數，可以照字計算稿費，那麼，我是可以接受的。

專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十二月廿五日

一四

家璧先生：

早上寄奉一函，想已達覽。我曾爲文學明年第一號作隨筆一篇，約六千字，所講是明末故事，引些古書，其中感慨之詞，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檢查官刪去四分之三，只存開首一千餘字。由此看來，我即使講盤古開天闢地神話，也必不能滿他們之意，而我也確不能作使他們滿意的文章。

我因此想到新中國文學大系。當送檢所選小說時，因爲不知何人所選，大約是決無問題的，但在送序論去時，便可發生問題。五四時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穩，『今天天氣，哈哈』到一萬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羣官的意見不能相同，那時想來就必要發生糾葛。我是不善于照他們的意見，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這時如另請他人，則小

說係我所選，別人的意見，決不相同，一定要弄得無可措手。非書店白折費用，即我白費工夫，兩者之中，必傷其一。所以我決計不幹這事了，索性開初就由一個不被他們所憎惡者出手，實在穩妥得多。檢查官們雖宣言不論作者，只看內容，但這種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檢查官之中，他們要開一點玩笑是極容易的，我不想來中他們的詭計，我仍然要用硬功對付他們。

這並非我三翻四覆，看實情實在也並不是杞憂，這是要請你諒察的。我還想，還有幾個編輯者，恐怕那序文的通過也在可慮之列。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一九三五年

一五

迅 上 十二月廿五夜

家璧先生：

先想看一看新青年及新潮，倘能借得，乞派人送至書店爲感。

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迅 上 一月四日

一六

家璧先生：

十二日信收到。

說起來我真有些荒唐，那感想的事，我竟忘記了，現在寫了一點寄上。其實，我還沒有看了幾本作品，這感想也只好說得少些。

尼采自傳的事，看見譯者時，當問一聲，但答覆是遲的，因爲我不知道他的住址，非等他來找不可。

此布，即請

撰安

迅 上 一月十五夜

一七

家璧先生：

奉還新潮五本。其中有小說四篇，即——

- 一、汪敬熙：一個勤學的學生（二號）
- 二、楊振聲：漁家（三號）
- 三、羅家倫：是愛情還是苦痛（三號）
- 四、俞平伯：花匠（四號）

乞託公司中人一抄，并仍將抄本寄下爲盼。

又新潮後五本及新青年，如在手頭，希派人送下。一九二六年爲止之現代評論，並希設法借來一閱爲感。

此布，即請

撰安

迅 上 一月十九日

家璧先生：

一八

尼采自傳的譯者，昨天已經看見過，他說，他的譯本，是可以放在叢書裏面的。
特此奉告，並請

撰安

迅 上 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

家璧先生：

八日信收到。新青年等尙未收到，書店中人又忘記了也說不定的，明天當去問一問。
彌灑收到；東方創作集已轉交。

照片不必寄還，先生留下罷。

前回託鈔的幾篇小說，如已抄好，希即寄下。如未抄，則請一催，但汪敬熙的一個勤學

的學生不必抄了，因為我已經買得他的小說集，撕下來了。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二月九日

二〇

家璧先生：

送上選稿的三分之二——上，中兩本，其餘的一部分，當于月底續交。序文也不會遲至三月十五日。

目錄當于月底和餘稿一同交出。

奉還瀾瀾三本，又新潮等一包，乞轉交，但他現在大約也未必需要，那就只好暫時輪在公司裏了。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啓 二月二十六日

家璧先生：

小說的末一本，也已校完了，今呈上，并目錄一份。

其中，黎錦明和臺靜農兩位的作品，是有被抽去的可能，所以各人多選了一篇。如果竟不被抽去，那麼，將來就將目錄上有×記號的自己除掉，每人各留四篇。

向培良的我離開十字街頭，是他那時的代表作，應該選入。但這一篇是單行本（光華書局出版），不知會不會發生版權問題。所以現在不訂在一起，請先生酌定，因為我對於出版法之類，實在不了然。

假使出版上無問題，檢閱也通過了，那就除去有×記號的野花，還是剩四篇。但那篇會被抽去也難說。

此外大約都沒有危險。不過中國的事情很難說，如果還有通不過的，而字數上發生了問題，那就只好另選次等的來補充了。其實是現在就有了充填字數的作品在裏面。

此上即請

撰安

迅 啓 二月二十八日

三

家壁先生：

序文總算弄好了，連抄帶做，大約已經達到一萬字；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無論怎麼小心，總不免發一點『不妥』的議論。如果有什麼麻煩，請先生隨宜改定，不必和我商量的，此事前已面陳，茲不多贅。

序文的送檢，我想還是等選本有了結果之後，以免他們去對照，雖然他們也未必這麼精細，忠實，但也還是預防一點的好罷。

『不妥』的印，問文學社，云並無其事。是小報上造出來的。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上 三月六日

家璧先生：

六日信收到。梵澄的來，很不一定，所以那尼采自傳，至今還攔在我寓裏。我本來可以代他校一下，但這幾天絕無工夫，須得十五以後才可以有一點餘暇。假如在這之前，他終于沒有來，那麼，當代校一遍送上，只得請印刷所略等一下。但即使他今天就來，我相信也不會比我從十五以後校起來更快。

尼采像是有的，當同校稿一起送上。
專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三月九日

家璧先生：

二四

尼采自傳的翻譯者至今不來，又失去通信地址，只得爲之代校，頃已校畢，將原稿及排印稿各一份，一併奉還。

又書一本，內有尼采像（係銅刻版），可用于自傳上，照出後該書希即擲還。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上 三月十五夜

一五

家璧先生：

昨天收到何穀天君的一封信，說他有一部八九萬字的集子，想找地方出版。他的筆墨，先生大概是知道的，至于姓名，大約總得換一個。內容因多係已經發表過，所以當不至于犯諱。不知能有印在良友文學叢書內的希望否？我很*先生給我一個回信，或者看了原稿再說也好。

*此處疑脫漏「希望」二字——編者註。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迅 上 四月十九日

一六

家璧先生：

百五十元期票一紙，昨已收到，甚感。

尼采自傳譯者，久無消息，只能聽其自來；周文稿子出版的遲早，我看是沒有關係的罷。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啓上 五月九日

二七

家璧先生：

上午收到九日信并尼采自傳兩本。

小說稿除原可不登者全數刪去外，又刪去了五篇，大約再也不會溢出豫算頁數之外的了。

目錄仍寄上。

專此布復，即請

著安

迅 上 五月十夜

二八

家璧先生：

惠函收到。版稅單想係指春季結算的那一項，那麼，不但收到，而且用掉了。中央怕豎琴前記，真是膽小如鼷，其實並無害，因此在別一面，也沒有怎樣的益，有無都無關緊要，只是以裝門面而已。現在剪去以免重印重裝，我同意于公司的辦法，並無異議也。

專此布復，順頌

文安

魯迅 上 五月廿五日

二九

家璧先生：

前蒙允兌換小說一集之頂上未加顏色者，今特送上，希察收換給爲感。

專布，即請

撰安

魯迅 上 七月十二夜

三〇

家璧先生：

晚得惠函，并小說二集一本，甚感，

我並沒有彌灑，選小說時所用的幾本，還是先生替我借來的。我想，也許是那裡的圖書館的藏本。我用後，便即送還了，但我記得一二兩卷也並不全。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七月十三夜

三二

家璧先生：

今日下午，知新小說已決停刊，且聞鄭君平先生亦決離開公司。我會代寄蕭軍作軍中一篇，且已聽得編入『革新』後一期中，今既停止，當然無用，可否請先生代爲一查，抽出寄下，使我對於作者，可以有一交代，不勝感幸。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 上 九月一夜

三二

家璧先生：

得來信并蒙贈書一本，謝謝。

死魂靈第一部，平裝者已訂成，布面裝訂者，尚須遲數天，一俟訂好，當奉呈。長序亦譯自德文本，並不精彩，倒是附錄頗有趣。

來信說要印花二千。不知是一共二千，還是每種二千？希示遵辦。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頓首 十一月九日

三三

家璧先生：

茲送上印證四千，死魂靈一本，希察入。^{*}又小書兩本，不足道也，但順便送上，并乞晒存爲幸。

專此布達，並請

*「入」字疑係「收」字之誤。——編者註。

撰安

魯迅 十一月十八日

三四

家璧先生：

數日前寄奉一函，想已達。近來常有關於我的謠言，謂要擠出何人，打倒何人，研究語氣，頗知謠言之所從出，所以在文壇之聞人紳士所聚會之陣營中，擬不再投稿，以省開氣，前回說過的那一個短篇，也不寄奉了。

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魯迅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六年

三五

家璧先生：

頃得大函並惠書兩本，謝謝。

蘇聯書展，會去一覽，大略尙能記憶，水彩畫最平常，酌印數幅已足夠。但銅刻、石刻、膠刻（*Lino-cut*），*monotype* 各種，中國紹介尙少，似應加印若干幅，而 *monotype* 至少做一幅三色版。大幅之膠刻極佳，尤不可不印。

至於木刻，最好是多與留存，因爲小幅者多，倘書本較大，每頁至少可容兩幅也。

我可以不寫序文了，申報上曾載一文，即可轉載，此外亦無新意可說。展覽會目錄上有一篇說明，不著撰人，簡而得要，惜郭曼教授譯文頗費解，我以爲先生可由英文另譯，置之卷頭，作品排列次序，即可以此文爲據。

閱覽木刻，書店中人多地窄，殊不便。下星期當赴公司面談，大約總在下午二點鐘左右，日期未能定，屆時當先用電話一問耳。

專此奉復，即請

撰安

魯 迅 四月二日

三六

家璧先生：

引玉集的社名和地址，錄奉——

日本東京

牛込區市，ケ谷台町一〇

洪洋社

就是引玉集那樣的大小，二百頁左右，成本總要將近四元，所以『價廉物美』在實際上是辦不到的，除非出版者是慈善家，或者是一個獸子。

回寓後看到了最近的美術生活，內有這回展覽的木刻四幅，覺得也還不壞，頗細的線，並不模糊，如果用這種版印，我想，每本是可以不到二元的。

我的意思，是以爲不如先生拿這美術生活去和那秘書商量一下，說明中國的最好印刷，只能如此，而定價却可較廉，否則，學生們就買不起了。於是取一最後的決定，這似

乎比較的妥當。

如果印起來，我看是連作者的姓名和題目，有些都得改譯的。例如熊之生長不儼兒童書，却像科學書；『郭爾基』在中國久已姓『高』，不必另姓之類。但這可到那時再說。

有致阿英先生一箋，因不知住址，乞轉寄爲荷。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 四月八日

三七

家璧先生：

日前奉上一函，言印刷版畫事，想已達。

現在想奉託先生一件事，良友公司想必自有攝影室，可否即攝版畫中之 *No. 87*, *Dneprostroy at Night*, by A. Kravchenko 寄下，大六寸，價乞示及，當償還，因須用于一篇文章中，作爲插畫，所以來不及等候畫集的出版了。

此事未知可否，希先見示爲幸。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魯迅 四月十二日

三八

家璧先生：

頃得惠函，并書報，謝謝。

發熱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醫生始調查熱型，那麼，可見連什麼病也還未能斷定。何時能好，此刻更無從說起了。

版畫如不久印成，那麼，在做序之前，只好送給書店，再轉給我看一看。假使那時我還能寫字，序也還是做的。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魯迅 五月廿三日

三九

家壁先生：

六日信及板畫集十八本，今天同時收到，謝謝。在中國現在的出版界情形之下，我爲印刷，裝訂，都要算優秀的。但書面的金碧輝煌，總不脫『良友式』。不過這也不壞。至於定價，却算低廉，但尙非藝術學徒購買力之所能及，如果能夠多銷，那是我的推斷錯誤的。

本來，有關本業的東西，是無論怎樣節衣縮食也應該購買的，試看綠林強盜，怎樣不惜錢財以買盒子礮，就可知道。然而文藝界中人，却好像並無此種風氣，所以出書真難。

一篇。
『豎琴和一天的工作』，可以如來信所示，合爲一本。新的書名很好。序文也可以合爲

編者註。
* 七月七日及十五日信是由魯迅先生逐字口述，廣平代筆寫寄的，因爲先生那時正患大病。

靖華譯過兩部短篇，一名煙袋，一名四十一，前者好像是禁過的，後者未禁，我想其實也可以將煙袋改名，兩者合成一本，不知良友願印否？倘願，俟我病好後，當代接洽，並爲編訂也。

專此布覆，即請

撰安

魯迅 七月七日

四〇

家璧先生：

惠函收到。所謂彙印舊作，當初擬議，不過想逐漸合訂數百或者千部，以作紀念。并非澈底改換，現在則并此數百或千部，印不印亦不可知，所以實無從談起。至於要我做文學獎金的評判員，那是我無論如何決不來做的。

專此布覆，敬請

撰安

魯迅 七月十五日

四一

家璧先生：

五日信收到。靖華譯的小說兩本，今寄上。良友如印，我有一點意見以備參攷：

即可名為蘇聯作家七人集。

上卷為菸斗（此原名煙袋，已被禁，其實這是北方話，南方並不如此說，現在正可將題目及文中的名詞改過，）刪去最末一篇瑪麗亞（這是譯者的意思，本有別一篇換入，但今天找了*，通找不到，只好作罷，）作者六人照像可合為二面，每面三人，品字式。

下卷印『41』照相一個。

大約如此辦法，譯者該沒有什麼反對的。

我的病又好一點，醫師囑我夏間最好離開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說不定。

二十人集十本已收到，謝謝！

『找了』二字下疑脫「」字——編者註。

專此布復，並請

著安

魯迅 八月七日

四二

家璧先生：

十八日信收到。對於曹譯小說的兩條，我以為是都不成問題的，現在即可由我負責決定：一、暫抽去煙袋；二、立一新名。

因為他在旅行，我不知道其住址，一時無從探問，待去信轉輾遞到，他寄回信來，我又不在上海了。這樣就可以拖半年。所以還是由我決定了好。我想他不至于因此見怪的。

但我想：新名可以用漂亮點的，兩個朋友，犯人之類，實在太平凡。

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來。

專此布達，並頌

迅上 八月廿日

四三

家璧先生：

頃接靖華信，已同意于我與先生所定之印他譯作辦法，并補寄譯稿四篇（共不到一萬字），希望加入。稿係涅維洛夫的三篇，左琴科的一篇，煙袋內原有他們之作，只要挨次加入便好。但不知已否付排，尙來得及否？希即見示，以便辦理。

他函中要我做一點小引，如出版者不反對，我是只得做一點的，此一層亦希示及；但倘做起來，也當在全書排成之後了。

專此布達，並請

著安

魯迅
九月五日

四四

此信錄自良友畫報——編者註。

家璧先生：

頃得七日信，所給我的新傳統一本，亦收到，謝謝！

譯稿四篇，今送上。末校我想只要我替他看一看就好，因為學校已開課，他所教的是新項目，一定忙於豫備。

書名我們一個也沒有。不知篇名有比較的漂亮者否？請先生擬定示知。普及本木刻，亦收到。隨便看，固可，倘中國木刻者以此為範本，是要上當的。專此布達，並請

著安

魯迅 九九

四五

家璧先生：

靖華所譯小說，曾記先生前函，謂須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過，尚無校稿見示。不知公司是否確已付排，或是否確欲出版，希便中示及為荷。

簡書 迅魯

撰安

此布，恭請

迅上
十月十二日

張天翼

一九三三年

一之兄：

自傳今天收到。信是早收到了，改爲這樣稱呼，已無可再讓步。其實『先生』之稱，現已失其本證，不過是嘆語『密斯偷』之神韻譯而已。

你的作品有時失之油滑，是發表小彼得那時說的，現在並沒有說；據我看，是切實起來了。但又有一個缺點，是有時傷于冗長。將來彙印時，再細細的看一看，將無之亦毫無損害于全局的節句，字刪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采。

迅
上
二
月
一
夜

黎烈文

一九三三年

一

烈文先生：

自由談未出蕭伯納專號之前，尚有達夫先生所作關於蕭者一篇，近擬轉錄，而遍覓不得。不知先生尙藏有此日之舊報或原稿否？倘能見借一抄，感甚。

此上即請

文安

倘蒙賜復，請寄

魯迅 啓上 二月廿三夜

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

二

烈文先生：

頃奉到三日惠函。自由談已于昨今兩日，各寄一篇，諒已先此而到。有人中傷，本亦意中事，但近來作文，避忌已甚，有時如骨鯁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爲人所憎。後當更加婉約其辭，惟文章勢必至流于荏弱，而于犯豪貴，慮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擇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則易以他稿，而將原稿見還，僕倘有言談，仍當寫寄，決不以偶一不登而放棄也。此復，即請

著安

迅 啓上 五月四日晚

三

烈文先生：

晚間曾寄寸函，夜裏又做一篇，原想嬉皮笑臉，而仍劍拔弩張，倘不洗心，殊難革面，真是嗚呼噫嘻，如何是好。換一筆名，圖掩人目，恐亦無補。今姑且寄奉，可用與否，一聽酌定，希萬勿客氣也。

此上，即請

著安

于 頓首 五月四夜

四

烈文先生：

來函收到。日前見啓事，便知大碰釘子無疑。放言已久，不易改絃，非不爲也，不能也。近來所負筆債甚多，擬稍稍清理，然後閉門思過，革面洗心，再一嘗試，其時恐當在六月中旬矣。

以前所登稿，因早爲書局約去，不能反汗，所以希給我『自由』出版，并以未登者見還，作一結束。將來所作者，則當不以諸人，任出單行本也。

此復並頌

時綏

迅 啓上 五月廿七夜

五

烈文先生：

來函收到，甚感甚感。

夜間做了這樣的兩篇，雖較爲滑頭，而無聊也因而殊甚。不知通得過否？如以爲可用，請一試。

此後也想保持此種油腔滑調，但能否如願，却未詳也。此上順頌

著祺

迅 啓 六月七夜

六

烈文先生：

惠函收到。向來不看時事新報，今晨纔去搜得一看，又見有湯增燾啓事，亦在攻擊會某，此輩之中，似有一小風波，連崔萬秋在內，但非局外人所知耳。

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餘年，頗覺得以古怪者爲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實尤爲古怪，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幾乎視若當然，而最可怕的是動輒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輩，第一切戒憤怒，不必與之針鋒相對，只須付之一笑，徐徐撲之。吾鄉之下劣無賴，與人打架，好用糞箒，足令勇士却步，張公資平之戰法，實亦此類也，看自由談所發表的幾篇批評，皆太忠厚。

附奉文一篇，可用否希酌奪。不久尙當作一篇，因張公啓事中之「我是坐不改名，行不設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數語，亦尙有文章可做也。此復，即頌

著祺

家幹 頓首 七月八日

七

烈文先生：

昨得大札後，忽復一箋，諒已達。大晚報與我有夙仇，且勿論，最不該的是我的稿件不能在自由談上發表時，他們欣欣然大加以嘲笑。後來，一面發載柳絲（即楊邨人）之新儒林外史，一面崔萬秋君又給我信，謂如有辨駁，亦可登載。雖意在振興火炬，情亦可原，但亦未免太視人爲低能兒，此次亦同一手段，故仍不欲與其發生關係也。

曾大少真太脆弱，而啓事尤可笑，謂文壇污穢，所以退出，簡直與伊索寓言所記，狐嗅不到葡萄，乃詆之爲酸同一方法。但恐怕他仍要回來的，中國人健忘，半年六月之後，就依然一個純正的文學家了。至于張公，則伎倆高出萬倍，即使加以猛烈之攻擊，也決不會倒。他方法甚多，變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羅，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尙在人記憶中，然此反覆于彼何損。文章的戰鬥，大家用筆，始有勝負可分，倘一面另用陰謀，即不成爲戰鬥，而况專持蠶箒乎？然此公實已道盡塗窮，此後非帶些吧兒與無賴氣息，殊不足以再有刊物上（刊物上耳，非文學上也）的生命。

做編輯一定是受氣的，但爲『賭氣』計，且爲于讀者有所貢獻計，只得忍受。略爲平

和，本亦一法，然而仍不免攻擊，因為攻擊之來，與內容其實是無甚關係的。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氣，故脾氣甚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者又加以貪滑，認真編輯，必苦于應付，我在北京見一編輯，亦新文人，積稿盈几，未嘗一看，罵信蠟集，亦不為奇，久而久之，投稿者無法可想，遂皆大敗，怨恨之極，但有時寄一信，內畫生殖器，上題此公之名而已。此種戰法，雖皆神奇，但我輩恐不能學也。

附上稿一篇，可用與否，仍希

裁奪。專此，願請

暑安

幹頓首 七月十四日

八

烈文先生：

晨寄一稿，想已達；下午得廿一日信，謹悉種種。

關於自由談近日所論之二事，我並無意見可陳。但以爲此二問題，範圍太狹，恐非一

般讀者所欲快觀，尤其是剪竊問題，往復二次，是非已經了然，再爲此輩浪費紙墨，殊無謂也。此後文章，似宜擇不太專門者，而且論題常有變化爲妙。

我意刊物不宜辦。一是稿件，大約開初是不困難的，但後必漸少，投稿又常常不能用，其時編輯者就如推重車上峻坂，前進難，放手亦難，昔者屢受此苦，今已悟澈而決不作此事矣，故寫出以備參考。二是維持，自由談僅申報之一部分，得罪文虻，尙被詆毀如此，倘是獨立刊物，則造謠中傷，禁止出版，或誣以重罪，彼輩易如反掌耳。

天熱蚊多，不能安坐，而奮欠筆債，大被催逼，正在窘急中，俟略償數款，當投稿也。

此復，即請

暑安

幹 頓首 七月二十二日

九

烈文先生：

偶成雜感一則，附奉，如覺題目太觸目，就改爲晨涼漫記罷。

惠函奉到。明末，真有被謠言弄得遭殺身之禍的。但現在此輩小虬，爲害當未能如此之烈，不過令人生氣而已，能修鍊到不生氣，則爲編輯不覺其苦矣。不可不鍊也。

此上，即請

道安

幹上 七月廿九日

向未作過長篇，難以試作，玄先生恐也沒有，其實翻譯亦佳，紅羅卜鬚實勝于澹果孫先生作品也。

同日又及

10

烈文先生：

得七月卅一日信，也很想了一下，終于覺得不行。這不但這麼一來，真好像在搶張資平的稿費，而最大原因則在我一時不能作。我的生活，一面是不能動彈，好像軟禁在獄室裏，一面又瑣事却多得很，每月總想打疊一下，空出一段時間來，而每月總還是沒有整段的餘暇。做雜感不要緊，有便寫，沒有便罷，但連續的小說可就難了，至少非常常連載不可，

倘不能寄稿時，是非常焦急的。

小說我也還想寫，但目下恐怕不行，而且最好是有全稿後才開始登載，不過在近幾日內總是寫不成的。

此復，願請

著祺。

幹 頓首 八月三日

一 一

烈文先生：

譯了一篇小說後，作短評遂手生荆棘，可見這樣摩挲，那樣摸摸的事，是很不好的。今姑寄上，禮也許刊不出去，若然，希寄回，因為我不留稿底也。

此上即請

道安

家幹 頓首 九月二十夜

邵公子一打官司，就患『感冒』，何其嫩耶？中央日報上頗有為該女婿臂助者，但皆

蠢才耳。 又及

一一一

烈文先生：

頃奉到惠函并醫學的勝利一本，謝謝。這類的書籍，其實是中國還是需要的；雖是古典的作品，也還要。我們要保存清故宮，不過不將牠當作皇宮，却是作爲歷史上的古迹看。然而現在的出版界和讀者，却不足以語此。

明年的元旦，我看和今年的十二月卅一日也未必有大差別，要做八股，頗難，恐怕不見得能寫什麼。自由談上的文字，如侍桁蟄存諸公之說，應加以蒲鞭者不少，但爲息事寧人計，不如已耳。此後願想少作雜感文字，自己再用一點功夫，惟倘有所得而又無大礙者，則當奉呈也。

此復，即請

著安

迅 上 十二月廿四日

一九三四年

一三

烈文先生：

蒙惠書并妬誤，謝謝。書已讀訖，譯文如瓶瀉水，快甚；劇情亦殊緊張，使讀者非終卷不可，法國文人似尤長于寫家庭夫婦間之糾葛也。

無聊文又成兩篇，今呈上。兒時一類之文，因近來心粗氣浮，頗不易爲；一涉筆，總不免含有芒刺，真是如何是好。此次偶一不慎，復碰着盛宮保家壻，然或尙不至有大礙耶？

此上，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一月十七夜

一四

烈文先生：

有一友人，無派而不屬於任何翼，能作短評，頗似尼采，今爲紹介三則，倘能用，當能續作，但必仍由我轉也。此上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一月廿四夜

一五

烈文先生：

「古歷」元旦前後，陸續寄奉「此公」短評數篇，而開年第一次，竟將拙作取列第一，不勝感幸。但文中似亦影去不少，以至短如胡羊尾巴，未嘗留稿，自亦不復省記是何謬論，倘原稿尚在，希檢還以便補入，因將來尚可重編賣錢也。此布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二月十七日

一六

烈文先生：

『此公』稿二篇呈上，頗有佛氣，但自由談本不拘一格，或無妨乎？

『此公』脾氣頗不平常，不許我以原稿徑寄，其實又有什麼關係，而今則需人抄錄，既費力，又費時，忙時殊以爲苦。不知館中有人抄寫否？倘有，則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還我，我又可以還『此公』。此後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如何？便中希示及。

此上，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三月四夜

一七

烈文先生：

『此公』蓋甚雄于文，今日送來短評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餘當續寄；但頗善慮，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後，陸續見還，俾我得以交代爲幸。

其實，『此公』文體，與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楊公邨人，又疑是拙作，聞在時事

《新報》(?)上講冷話，自以為善，而又不確，此其所以為吧兒狗吠。

此布，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四月一夜

一八

烈文先生：

頃收到十三日函并原稿六篇，費神甚感。『此公』是先生之同鄉，年未『而立』，看文章，雖若世故頗深，實則多從書本或推想而得，于實際上之各種困難，親歷者不多。對於投稿之偶有刪改，已曾加以解釋，想不至有所誤解也。

日前又收到一篇，今附上。

此布，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四月十四日

一九

烈文先生：

我們想談談閒天，本星期六（九日）午後五點半以後，六點以前之間，請 先生到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編輯處（即在發行所的樓上）找周建人，同他惠臨敝寓，除談天外，且喫簡單之夜飯。

另外還有玄先生一人，再無別個了。

專此布達，並請

道安

迅 頓首 六月六日

二〇

烈文先生：

《紅蘿蔔》作者小照，已去複照（因為書是不能交給製版所的，他們喜歡毀壞。）月

初可晒好，八月五日以前必可送上，想當來得及插入譯本罷。

這回譯文中的譯品，最好對於作者及作品，有一點極簡略的說明，另紙寫下，擬一同附在卷末，就算是公共的『編輯後記』。

專此布達，並請

道安

隼 頓首 七月廿五日

一一

烈文先生：

廿二信并稿兩篇，頃已收到。

佛朗士小說及護肚帶均已購得，今持上。帶之大小，不知合式否？倘太大，希示知，當另買較小者，此二枚可留爲明年之用。如太小，則上面之帶，可以自行放長，尚不合，則可退換，這是與店鋪先已說好的。

徐君來譯稿一，并原文，今附上，希一閱，最好是一改，以登譯文。將來看來稿大約要比

自譯還要苦。

此復，即請

道安

插畫法文書有二三本，存他處，日內當去取回奉覽。

迅

頓首

九月廿五日

又及

三

烈文先生：

日譯法朗士小說一本及肚圍二枚，已于一星期前送往申報館，託梓生轉交。昨晚始知道先生並不常到館去，然則函件不知梓生已為設法轉致否？殊念如未收到，希往館

一問為幸。

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九月卅夜

烈文先生：

一三

譯文第三期收稿期已將屆，茅先生又因生病不能多寫字，先生能多譯而且速譯一點否？并希以擬譯或已譯之篇名及作者名見示，以便計劃插圖也。

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十月十三夜

一四

烈文先生：

日譯的田舍醫生，今天爲止，只查出農民文學中有之，寥寥數十頁，必是摘本，不足取。此外尙未知，待後來再查。

紀德集日譯有兩種，皆衆人分譯而成。一種十八本，每本一元六十五錢，一種十二本，

每本二元七十五錢，我看是後一種好。先生要總付（共三十圓八十錢，每一圓約合中國九角）還是每月分付，希示知。書由書店直接送上（現已出七本，此後每月一本），款可由我代付。

紀德的詩，即用前回寫來的一行作爲後記，但西班牙書簡的後記還請寫一點，因爲否則讀者覺得寂寞。說空話，或講作者在西班牙時事，或抄文學史，或大發議論均可也。成後希直寄黃河清先生。

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迅 上 十月十九日

二五

烈文先生：

惠函收到。准風月談已回來，昨即換外套一件，仍復送出，但仍掛號，現想已收到矣。此書在分寄外埠後，始在內山發售，未貼廣告，而已售去三十餘本，則風月談之爲人所樂聞

也可知。

譯文比較的少論文，第六期上，請先生譯愛倫堡之作一篇，可否紀得左轉，已爲文官所聞，所以論紀德或恐不妥，最好是如論超現實主義之類。

專此布達，即請

冬安

迅頓首 十二月二十六夜

一九三五年

二六

烈文先生：

廿五日信奉到。Kunreier即指導者，領導者，引伸而爲頭領及長官。加于希公之上者，似以譯領導者爲較合適也。

譯文中之譯稿，實是一個問題，不經校閱，往往出毛病，但去索取原文，却又有不信譯

者之嫌，真是難辦。插圖如與文字不妨無關，目前還容易辦，倘必相關，就成問題。但譯文中插圖的模胡，是書店和印局應負責任的，我看這是印得急促和胡亂的緣故，要是認真的印，即使更精細的圖畫，也決不至于如此。

孟十還請客，我看這是因為他本月收入較多，谷非諸公敲竹槓的。對於先生之請來，他託我代轉并堅邀，今附上。大約坐中都是熟人，我只得去一下，并望先生亦惠臨也。

專布，即請

撰安

迅 頓首 一月二十七日

二七

烈文先生：

復示已收到，謝謝！

昨天見黃先生，云十日東渡，但今天聽人說，又云去否未定，究竟不知如何。

譯文由文化生活社出，恐財力不夠，開明當然不肯包銷，無前例也，其實還是看來未

必賺錢之故，倘能賺錢，是可以破例的。夫盤古開闢天地時，何嘗有開明書店，但竟毅然破例開張者，蓋緣可以賺錢——或作『紹介文化』——耳。

終刊號未出，似故意遲遲，在此休息期中，有人在別處打聽出版事，但亦尚無實信。

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十月九日

一九三六年

二八

烈文先生：

昨晨方寄一函，午後即得惠書并企鵝島一本，謝謝。法朗士之作，精博鋒利，而中國人向不注意，服爾德的作品，譯出的也很少，大約對於諷刺文學，中國人是其實不大歡迎的。故事新編真是『塞責』的東西，除鑄劍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學士，却又不

免頭痛，此真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

岩波文庫查已發信去買，但來回總需三禮拜，所以寄到的時候，還當在二十邊耳。

春禧

專此布復，並頌

迅 頓首 二月一日

二九

烈文先生：

昨在立此存照上所寫筆名，究嫌太熟，倘還來得及，乞改爲『曉角』是荷。

專此布達，並請

著安

迅 頓首 八月廿八晨

三〇

烈文先生：昨所說的那一篇，已抄訖，今寄上。上午又作了一則立此存照，一同附奉，希能見

于弟三期。但太長，同是『存照』而相度其長短，或補白，或不補白，何如？
專此布達，並頌

撰安

迅頓首 九月二十一日

三

烈文先生：

近想甚忙。我仍間或發熱，但報總不能不看，一看，則昏話之多，令人髮指。例如此次兒童專刊上一文，竟主張中國人殺日本人，應加倍治罪，此雖日本人尙未敢作此種主張，此作者真畜類也。草一存照，寄奉，倘能用，幸甚。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迅頓首 九月廿八日

三

烈文先生：

昨寄措油廣告一種，想已達；尚有一種，仍希措油，但第三種，可望暫時沒有了。
午後至上海大戲院觀復仇遇豔 (Browaly by Pushkin)，以為甚佳，不可不看也。
特此鼓動，並頌

撰安

迅 上 十月十夜

姚克

一九三三年

姚克先生：

三月三日的信，今天收到了，同時也得了去年十二月四日的信。北新書局中人的辦事，散漫得很，簡直連電報都會攔起來。所以此後賜示，可寄『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較妥。

先生有要面問的事，亦請于本月七日午後二時，駕臨內山書店（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我當在那里相候，書中疑問，亦得當面答覆也。

此復，順頌

文安

魯 迅上 三月五日

二

姚克先生：

來信收到。廿四日我于晚六時起有事情，但想來兩個鐘頭也夠談的了。我于上海路很不熟，所以極希望 先生于是日三點半到內山書店來，一同前去。此復，即頌

文安

魯 迅上 三月廿二日

三

辛農先生：

昨奉一束，約于星期六（二十二日）下午六時駕臨大馬路石路知味觀杭菜館弟七座一談，未知已到否？屆時務希與令弟一同惠臨為幸。專此布達，順請

文安

迅 啓上 四月二十日下午

四

莘農先生：

十五日以後可有閒空。只要請先生指定一個日期及時間（下午，）我當案時在內

山書店相候。此復即頌

時綏

迅 啓上 五月十一日

五

K.先生：

兩信并梁君所作畫像一幅，均收到。

適兄忽患大病，頗危，不能寫信了。

上海常大風，天氣多陰。

我安健如常，可釋遠念。

此復即請

旅安

L. 九月廿四日

六

辛農先生：

九月二十八日惠書收到。北京環境與上海不同，遍地是古董，所以西人除研究這些東西之外，就只好賞鑑中國人物之工賤而價廉了。人民是一向很沈靜的，什麼傳單撒下來都可以，但心裏也有一個主意，是給他們回復老樣子，或至少維持現狀。

我說適兄的事，是他遭了不幸，不在上海了。報上的文章，是他先前所投的。先生可以不必寄信，他的家一定也早不在老地方的。

上海大風雨了幾天，三日方才放晴。我們都好的，雖然大抵覺得住得討厭，但有時也還高興，不過此地總不是能夠用功之地，做不出東西來的。也想走開，但也想不出相宜的

所在。

先生在北平住了這許多天了，明白了南北情形之不同了罷，我想，這地方就是換了旗子，人民是不會憤慨的，他們和滿洲人關係太深，太好了。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十月二日

七

Y. K. 先生：

十月六日的信，早收到了。但有問題要我答覆的信，至今沒有到。

S 君所見的情形，我想來也是一定如此的，不數年，倘無戰爭，彼土之人，恐當凌駕我們之上。我們這里也腐爛得真可以，依然是血的買賣，現在是常常有人不見了。

南行並不是我作的，大概所署的是真姓名，因為此人的作品，後來就不見發表了，聽說受了恐嚇。

我們是好的，但我比先前更不常出外。

此復，即頌

時綏

L. 啓上 十月二十一夜

八

Y. K. 先生：

十月卅日信昨收到，關於來問及評傳的意見，另紙錄出附呈，希察。

評傳的譯文，恐無處登載，關於那本書的評論，亦復如此，但如有暇，譯給我們看看，却極歡迎。前幾天，這裏的官和出版家及書店編輯，開了一個宴會，先由官訓示應該不出反動書籍，次由施蟄存說出做檢查新聞例，先檢雜誌稿，次又由趙景深補足可做日本例，加以刪改，或用××代之。他們也知道禁絕左傾刊物，書店只好關門，所以左翼作家的東西，還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格，但以漁利。有些官原是書店股東，所以設了這圈套，這方法我看是要實行的，則此後出板物之情形可以推見。大約施、趙諸君，此外還要聯合所謂第三

種人，發表一種反對檢出版物的宣言，這是欺騙讀者，以掩其獻策的祕密的。

我和施蟄存的筆墨官司，真是無聊得很，這種辯論，五四運動時候早已鬧過的了，而現在又來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過文選，不過以此取悅當道，假使真有研究，決不會勸青年到那裏面去尋新字彙的。此君蓋出自商家，偶見古書，遂視爲奇寶，正如暴發戶之偏喜擺士人架子一樣，試看他的文章，何嘗有一些『莊子與文選』氣。譯名應該畫一，那固然倒是急務。還有新的什物名詞，也須從口語裏採取。譬如要寫裝電燈，新文學家就有許多名詞——花線，撲落，開關——寫不出來，有一回我去理髮，就覺得好幾種器具不知其名。而施君云偷要描寫宮殿之類，文選就有用，忽然爲描寫漢晉宮殿着想，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了。

其實，在古書中找活字，是欺人之談。例如我們翻開文選，何以定其字之死活？所謂『活』者，不外是自己一看就懂的字。但何以一看就懂呢？這一定是原已在別處見過，或聽過的，既經先已聞見，就可知此等字別處已有，何必文選？

我們如常，自由談上仍投稿，但非屢易筆名不可，要印起來，又可以有一本了，但恐無

處出版，倘須刪改，自己又不願意，所以只得擱起來。新作小說則不能，這並非沒有工夫，却是沒有本領，多年和社會隔絕了，自己不在旋渦的中心，所感覺到的總不免膚泛，寫出來也不會好的。

現在新出臺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便有工夫，我以為選擇一本，每人一篇，紹介出去，倒也很有意義的。

上海也冷起來了，天常陰雨。文壇上是烏煙瘴氣，與『天氣』相類。適兄尙存，其夫人曾得一信，但詳情則不知。

見S君夫婦，乞代致意。此復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十一月五日

對於評傳之意見

第一段第二句後，似可添上『九一八後則被誣爲將中國之緊要消息賣給日本者』的話。（這是張資平他們造的，我當永世記得他們的卑劣險毒。）

第二段『在孩時，』父死我已十六七歲，恐當說是『少年時』了。

第三段『當教育總長的朋友……』此人是蔡元培先生，他是我的前輩，稱爲『朋友』，似不可的。

第五段『中國高爾基……』當時實無此語，這好像是近來不知何人弄出來的。

第六段『莽原和語絲』我只編莽原，語絲是周作人編的，我但投稿而已。

第七段『……交闕的血，』我寫那幾句的時候，已經清黨，而非交闕了。

第八段『他們的貪酷，』似不如改作『一部份反動的青年們的貪酷……』較爲明白。

第十段『……突興並非因爲政治上的鼓勵，却是對於……』似不如改爲『突興雖然

由於大眾的需要，但有些作家，却不過對於……』

第十一至十二段 其中有不分明處。突興之後，革命文學的作家（舊仇創造社，新成立的太陽社）所攻擊的却是我，加以舊仇新月社，一同圍攻，乃爲『衆矢之的。』這時所寫的文章都在三聞集中。到一九三〇年，那些『革命文學家』支持不下去了，創太二社的人們始改變戰略，找我及其他先前爲他們所反對的作家，組織左聯，此後我所寫

的東西都在二心集中。

第十六段成的批評，其實是反話，譏刺我的，因為那時他們所主張的是『天才』，所以所謂『一般人』意即『庸俗之輩』，是說我的作品不過為俗流所賞的庸俗之作。

第十七段 Sato 只譯了一篇故鄉，似不必提。野艸英譯，譯者賣給商務印書館，恐怕去年已經燒掉了。雜感選集係別人所選，似不必提。

答 來 問

一、小說全集，日本有井上紅梅（K. Inoue）這日本姓的臘丁拼法，真特別，共有四個音，即I-No-U-E）譯。

阿Q正傳，日本有三種譯本：（一）松浦桂三（K. Matsuura）譯；（二）林守仁（S. J. Ling，其實是日人，而托名于中國者）譯；（三）增田涉（W. Masuda，在中國幽默全集中）譯。又俄譯本有二種，一種無譯者名，後出之一種，為王希禮（B. A. Vasiliev）譯。

法文本是敬隱漁譯（四川人，不知如何拼法。）

二、說不清楚，恐怕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臺靜農編）及魯迅論（李何林編）中會有一點，此二書學校圖書館也許有的。

三、見過日本人的批評，但我想不必用牠了。

此信到後，希見覆以免念。 臨封又及

九

Y先生：

九日函收到。申報上文章已見過，但也許經過刪節的罷。近來報章文字，不宜切實，我的投稿，久不能登了。十二日藝華電影公司被搗毀，次日良友圖書公司被毀一玻璃，各書局報館皆得警告。記得抗日時候，『鋤奸團』『滅奸團』之類甚多，近日此風又盛，似有以團治國之概。

先生要作小說，我極贊成，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

人，上海會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所以她的稱許『寄廬』也無足怪，因為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只有我們做起來，方能留下一個真相。即如我自己，何嘗懂什麼經濟學或看了什麼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啓示我的是事實，而且並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的事實，這有什麼法子呢？

看報，知天津已下雪，北平想必已很冷，上海還好，但夜間略冷而已。我們都好，但我總是終日閒居，做不出什麼事來。上月開了一個德俄木刻展覽會，下月還要開一個，是法國的書籍插畫校印的有解放了的 Don Quixote，係一劇本，下月可成，蓋不因什麼團而止者也。僞自由書已被暗扣，上海不復敢售，北平想必也沒有了。此後所作，又盈一冊，但目前當不復有書店敢印也。

專此布達，並頌

文安

豫 頓首 十一月十五夜

Y先生：

十一月廿九日信收到。譚女士我曾見過一回，上海我們的畫家不多，我也極少往來，但已通知了兩個相識者，請他們（并約別人）趁早準備，想來作品未必能多。她不知何時南來，倘能先行告知，使我可以豫先收集，屆時一總交給她，就更好。

閩變而粵似變非變，恐背後各有強國在，其實即以土酋爲傀儡之瓜分。倘此論出，必無礙，然而非閩非粵之處，又豈不如此乎，故不如沈默之爲愈也。

上海還很和暖，無需火爐。出版界極沈悶，動彈不得。自由談則被迫得懣懣無生氣了。此復，即頌

詩綏

L 上 十二月五夜

二、三兩日，借日本基督教青年會開了木刻展覽會，一半是那邊寄來的，觀者中國青年有二百餘。

Y先生：

十二夜的信早收到。譚女士至今沒有見，大約她不知道我的住址，而能領她找我的人，現又不在上海，或者終于不能遇見也難說。我在這里，已集得木刻數十幅，雖幼稚，却總也是一點成績，如果竟不相遇，我當直接寄到那邊去。

不是沒有笑的譯文，已在文藝上登完，是兩個人合譯的，譯者們的英文程度如何，我以為很難說。生活週刊已停刊，這就是自縊以免被殺；文學遂更加戰戰兢兢，什麼也不敢登，如人之抽去了骨幹，怎麼站得住。自由更被壓迫，聞常得恐嚇信，蕭的作品，我看是不會要的；編者也還偶來索稿，但如做八股然，不得『犯上』，又不可『連下』，教人如何動筆，所以久不投稿了。

臺君爲人極好，且熟于北平文壇掌故，先生去和他談談，是極好的。但是，羅蘭的評語，我想將永遠找不到。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給創造社——他久在法國，不

知道這社是很討厭我的——請他們發表，而從此就永無下落。這事已經太久，無可查攷，我以為索性不必搜尋了。

那一次開展覽會，因借地不易，所以會場不大好，繪畫也只有百餘幅，中國之觀者有二百餘人。歷來所集木刻，頗有不易得者，開年擬選印五十種，當較開會展覽為有益。聞此地青年，又頗有往閩者，其實我看他們的辦法，與北伐前之粵不異，將來變臉時，當又是殺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惜我不能公開作文，加以阻止。

所作小說，極以先觀為快。我自己是無事忙，並不怎樣閒遊，而一無成績，蓋『打雜』之害也，此種情境，倘在上海，恐不易改，但又無別處可去。幸寓中均平善，天氣雖漸冷，已裝起火爐矣。

中國寄掛號信件，收受者須蓋印，倘寄先生信件，掛號時用英文名，不知備有印章否？便中乞示及。

此上，即頌

時接

啟上 十二月十九夜

一九三四年

— —

Y先生：

梁君到後，約我兩次，都參差了，沒有遇見；我去尋他一次，約他一次，也都沒有遇見，大約是在上海是不能看見的了。

譚女士終于沒有看到，恐怕她已經走了，木刻我收集了五十餘幅，擬直接寄到巴黎去，現將目錄寄上，煩先生即爲譯成英文，并向S君問明譚女士在法國的通寄地址，一并寄下，我就可以寄去。

此地是烏煙瘴氣，各學校多被搜捕，聽說弄去了三百餘人，但詳情也莫名其妙。我們都好，請勿念。

此上，即請

時綏

豫 頓首 一月五日

二三

姚克先生：

一月八日信早收到，并木刻四幀；後又得木刻目錄英譯，由令弟看原畫修正後，打字見寄。現已并畫郵寄譚女士。

梁君已見過，談了一些時，他此刻當已北返了罷。

書籍被扣或信件被拆，這里也是日常茶飯事，誰也不以為怪。我在本年中，却只有一封母親的來信恩賜『檢訖』而已。文學編輯已改換，大約出版是要出版的，並且不准出版（！）不過作者會漸漸易去，蓋文人頗多，而其大作無人過問，所以要存此老招牌來發表一番，然而不久是要被讀者發見，依然一落千丈的。現代恐怕也不外此例。

上海已下雪結冰，冷至水管亦凍者數日，則北平之冷可想矣。敝寓均安，我依然作打雜生活，大約今年亦未必有什麼成績也。此復即頌

時級

豫 頓首 一月二十三夜

一四

Y先生：

昨上午方寄一函，下午便得十七來函，謹悉一切。畫已寄出。錢君在上海時，曾囑我便中紹介，事繁忘却，不及提，今既已晤面，甚善，他對於文壇情形，大約知道得較詳細。

爲Osaka Asahi 所作文，不過應酬之作，但從外國人看來，或頗奇特，因實出于他們意料之外也。Mr. Katsura 不知所操何業，倘未深知底細，交際當稍小心，蓋倘非留學生，則其能居留中國，必有職務也。

先生作小說，極好。其實只要寫出實情，即于中國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

我頑健如常，正編外國木刻小品，擬付印。令弟見過三回，而未問住址，便中希以地址囑其見告。又，此後如寄書籍，應寄何處？又，假如送司諾君書籍，照西洋例，其夫人亦應送一

部否？此二事亦乞示及爲幸。

此布即頌

時綏

傅東華公患得患失，文學此後大約未必高明矣。

豫 頓首 一月廿五夜

一五

姚克先生：

一月廿五日第一號信及二月五日信，均已收到。關於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無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專門的學者，倘查書，則夏曾佑之中國古代史（商務印書館出版，價三元）最簡明。生活狀態，則我以爲不如看漢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畫像』，此像金石粹編及金石索中皆有複刻，較看拓本爲便，漢時習俗，實與秦無大異，循覽之後，頗能得其髣髴也。至于別的種種，只好以意爲之，如必俟一切研究清楚，然後下筆，在事實上是難以做到的。

北平之所謂學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當然高大，因為他們誤解架子乃學者之必要條件也。倘有紹介，我以為也不妨拜訪幾位，即使看不到『學』，却能看到『學者』，明白那是怎樣的人物，于『世故』及創作，會有用處也。

自由談上近已見先生之作一篇，別的幾篇，恐怕原因多在爲洪喬所誤，因爲嘗聞黎歎無稿也。他在做編輯似甚爲難，近新添婦女園地一欄，分明是瓜分自由談之現象。我只偶投稿文，每月不過二三篇，較長而略有關係之文章，簡直無處發表。新出之期刊却多，但無可看者，其中之作者，還是那一班，不過改換名姓而已。檢查已開始，文學弟二期先呈稿十篇，被抽去其半，則結果之必將奄奄無生氣可知，大約出至二卷六期後，便當壽終正寢了。現代想必亦將講民族文學，或以莫名其妙之文字填塞耳。

此刻在上海作品可以到處發表，不生問題的作者，其實十之九是先前用筆墨競爭久已敗北的人，此輩藉武力而登壇，則文壇之怪象可想。自辦刊物，不爲讀者所購讀，則另用妙法，鑽進已經略有信用的刊物裏面去，以勢力取他作者之地位而代之。從今年起，大約爲施行此種戰略時代，不過此法亦難久掩他人之目，想來不到半年，現代之類也就就要

無人過問了。

我舊習甚多，也愛中國牋紙，當作花紙看，這回輯印了一部牋譜，算是舊法木刻的結賬。S夫人既愛藝術，我想送她一部，但因所得之書有限，不能也送S君了。這在禮儀上，不知可否？倘無礙，則請先生用英文寫給我應該寫上之文字，以便照抄，郵寄。并囑令弟以其住址見告，令弟之通信地址，亦希囑其函知，因我不知地址，有事不能函詢也。

上海已漸溫暖，過舊歷年之情形，比新歷年還起勁。我們均安。

此上即頌

時綏

弟豫 頓首 二月十一日

一六

姚克先生：

昨方寄一函（弟一），想已到。頃接弟四號信，備悉一切。Sakamoto（坂本）係領事館情報處人員，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偵探，不必與之通信，或簡直不必以通信

地址告之也。

上海已頗溫暖，我們均好，請釋念。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二月十二夜

一七

姚克先生：

第五信收到。來論之關於詩者，是很對的。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殭石，他們就又去取一樣，又來慢慢的絞死牠。譬如楚辭罷，離騷雖有方言，倒不難懂，到了揚雄，就特地『古奧』，令人莫名其妙，這就離斷氣不遠矣。詞，曲之始，也都文從字順，並不艱難，到後來，可就實在難讀了。現在的白話詩，已有人掇用『選』字，或每句字必一定，寫成一長方塊，也就是這一類。

先生能發表英文，極好，發表之處，是不必太選擇的。至于此地報紙，則刊出頗難，觀一

切文藝欄，無不死樣活氣，即可推見。我的投稿，自己已十分小心，而刊出後時亦刪去一大段，好像尙未完篇一樣，因此連拿筆的興趣也提不起來了。傅公，一屏頭耳，不知道他是在怎麼想，那刊物，似乎也不過挨滿一年，聊以塞責，則不復有朝氣也可知。那挨滿之由，或因官方不許，以免多禁之譏，或因老版要出，可以不退定款，均說不定。

M. Arzybushov 的那篇小說是“*Tales of the Revolution*”中之一，英文有譯本，爲 *tr. Terry Inkerton, Seeker, London; Huebsch, N. Y.; 1917.* 但此書北平未必能得，買來也可不必。大約照德文轉譯過來，篇名爲“*Worker Shevriov*”亞拉籍夫拚作 *Aladejev* 或 *Aladeev*，也就可以了。『無抵抗主義者』我想還是譯作『託爾斯泰之徒』（*Tolstorian?*）較爲明白易曉。譯本出後，給我三四本，不知太多否，直寄之店名，須寫 *Tolstoyana Book store*，不拚中國音。

送 S 君夫婦之書，當照來函辦理，但未知其住址爲何，希見示，以便直寄。又令弟之號亦請示及，因恐行中有同姓者，倘僅寫一姓，或致誤投也。

前回的信，不是提起過錢君不復來訪嗎。新近聽到他生了大病，羣醫束手，終于難以

治愈，亦未可知的。

武梁祠畫像新拓本，已頗模糊，北平大約每套十元上下可得。又有『孝堂山畫像』亦漢刻，似十幅，內有戰鬥，刑戮，鹵簿……等圖，價或只四五元，亦頗可供參考，其一部分亦在金石索中。

此布，即頗

時綏

豫 頓首 二月二十日（第四）

一八

Y先生：

二月廿七日函收到；信的號數，其實是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我于信件隨到隨復，不留底子，而亦不宜留，所以此法也不便當，還是廢止，一任恩賜沒收，不再究詰，胡里胡塗罷。

漢畫象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時，曾陸續蒐得一

大箱，曾擬摘取其關於生活狀況者，印以傳世，而為時間與財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機會，還想做一做。漢畫象中，有所謂『朱鮪石室畫象』者，我看實是晉石，上繪宴會之狀，非常生動，與一般漢石不同，但極難得，我有一點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萬不可放過也。

關於中國文藝情形，先生能陸續作文發表，最好。我看外國人對於這些事，非常模糊，而所謂『大師』『學者』之流，則一味自吹自捧，絕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國文者，有話難開口，弄得漆黑一團。日本人讀漢文本來較易，而看他們的著作，也還是胡說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書，什麼輪盤賭，私門子之類，說得中國好像全盤都是嫖賭的天國。但現在他們也有些露出馬脚，讀者頗知其不可信了。上月我做了三則短評，發表于本月改造上，對於中、日、滿，都加以諷刺，而上海文氓，竟又藉此施行謀害，所謂黑暗，真是至今日而無以復加了。

插畫要找畫家，怕很難，木刻較好的兩三個人，都走散了，因為飢餓。在我的記憶中，現在只有一人或者還能試一試，不過他不會木刻，只能筆畫，縱不佳，比西洋人所畫總可以真確一點。當于日內去覓，與之一談，再復。

上月此間禁書百四十九種，我的自選集在內。我所選的作品，都是十年以前的，那時今之當局，尙未取得政權，而作品中已有對於現在的『反動』，真是奇事也。

上海還冷，恐怕未必遜于北平。我們都好。

此布，即頌

時綏

弟豫 頌首 三月六夜

一九

姚克先生：

頃接十日函，始知天津報上，謂我已生腦炎，致使吾友驚憂，可謂惡作劇；上海小報，則但云我已遁香港，尙未如斯之甚也。其實我腦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頑健仍如往日。假使真患此症，則非死即殘廢，豈輟筆十年所能了事哉。此謠蓋文氓所爲，由此亦可見此輩之無聊之至，諸希 釋念爲幸。插畫家正在物色，稍遲仍當奉報也。專此布復，即請

旅安

豫 頌首 三月十五夜

姚克先生：

二十一函頃奉到。流行感冒愈後，大須休養，希勿過勞爲要。力作數日，臥牀數日，其成績遜于每日所作有節而無病，這是我所經驗的。

關於我的大病的謠言，頃始知出于奉天之盛京時報，而所根據則爲『上海函』，然則仍是此地之文氓所爲。此輩心凶筆弱，不能文戰，便大施誣陷與中傷，又無效，于是就詛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惡也。

敬隱漁君的法文聽說是好的，但他對於翻譯却未必誠摯，因爲他的目的是在賣錢，重譯之後，錯誤當然更加不少。近布克夫人譯水滸，聞頗好，但其書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確，因爲山泊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

小說插圖已託人去畫，條件悉如來信所言。插畫技術，與歐美人較，真如班門弄斧，但情形器物，總可以較爲正確。大約再有十天，便可寄上了。

S君信已收到，先生想已看過，那末一段的話，是極對的。然而中國環境，與藝術最不利，青年竟無法看見一幅歐美名畫的原作，都在摸瞎弄堂，要有傑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難的。至于有力游歷外國的『大師』之流，他却只在爲自己個人吹打，豈不可歎。

漢唐畫象石刻，我歷來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頗欲擇其有關風俗者，印成一本，但尚無暇，無力爲此。先生見過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長恨歌畫意，沒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實乃廣東飯館與『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畫數千年前之中國人，就已有了辮子，而且身穿馬蹄袖袍子乎。紹介古代人物畫之事，可見也不可緩。我們都好。但聞錢君病頗危耳。此復，並請

著安

豫 頓首 三月廿四日

二

姚克先生：

昨寄上書一本，不知已到否！

小說插畫已取來，今日另行掛號寄出，內共五幅，兩幅大略相似，請擇取其一。作者姓魏，名署在圖上。上海已少有木刻家，大抵因生活關係而走散；現在我只能找到魏君，總算用毛筆而帶中國畫風的，但尙幼稚，器具衣服，亦有誤處（如衣皆左衽等），不過還不庸俗，而且比歐洲人所作，錯誤總可較少。不知可用否，希酌定。

上海常雨，否則陰天。我們都如常，希釋念。

北平素描，已見過三天，大約這里所能發表的，只能寫到如此而止。

此布即請

著安

豫頓首 四月三日

一一一

姚克先生：

愚人節所發信，頃已收到。中國不但無正確之本國史，亦無世界史，妄人信口開河，青年莫名其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內，都談不到。當我年青時，大家以鬚鬚上翹者爲洋氣，下垂

者爲國粹，而不知這正是蒙古式，漢唐畫像，鬚皆上翹；今又有一班小英雄，以強水洒洋服，令人改穿袍子馬褂而後快，然竟忘此乃滿洲服也。此種謬妄，我于短評中已曾屢次道及，然無效，蓋此輩本不讀者耳。

漢唐畫像極擬一選，因爲不然，則數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鄉，混迹其間，如在洪爐上面，能躁而不能靜，頗欲易地，靜養若干時，然竟想不出一個適宜之處，不過無論如何，此事終當了之。

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後，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了「鄰猫生子」的學者，革命以後，本可開展一些了，而還是守着奴才家法，不過這于飯碗，是極有益處的。

此布即請

文安

豫 頓首 四月九日

姚克先生：

頃收到八日來信，一日信亦早到，當即于九日奉復，現想已于恩賜檢查之後，寄達左右矣。給楊某信，我不過說了一部分，歷來所遇，變化萬端，陰險詭隨如此輩者甚多，倒也憤而不以為怪，多說又不值得，所以僅略與答復而止，而先生已覺其沈痛，可見向來所遇，尙少此種人，此亦一幸事，但亦不可不小心，大約滿口激烈之談者，其人便須留意。

徐何創作問題之爭，其中似尙有曲折，不如表面上之簡單，而上海文壇之不乾不淨，却已于此可見。近二年來，一切無恥無良之事，幾乎無所不有，『博士』、『學者』諸尊稱，早已成爲惡名，此後則『作家』之名，亦將爲稍知自愛者所不樂受。近頗自憾未習他業，不能改圖，否則雖驅車販米，亦較作家乾淨，因驅車販米，不過車夫與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則可包含無數惡行也。

來信謂好的插畫，比一張大油畫之力爲大，這是極對的。但中國青年畫家，却極少有人注意于此。第一，是青年向來有一惡習，即厭惡科學，便作文學家，不能作文，便作美術家，留長頭髮，放大領結，事情便算了結。較好者則好大喜功，喜看『未來派』、『立方派』作

品，而不肯作正正經經的畫，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臉色多綠，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所以其實是能作大幅油畫，却不能作『末技』之插畫的，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其二，則他們的先生應負責任，因為也是古裏古怪的居多，並不對他們講些什麼，中國舊式插畫與外國現代插畫，青年藝術家知道的極少，尤其奇怪的是美術學校中幾乎沒有藏書。我曾想出一刊物，專一紹介並不高超而實則有益之末技，但經濟文章，讀者皆不易得，故不成。

上海雖春，而日日風雨，亦不暖。向來索居，近則朋友愈少了，真覺得寂寞。不知先生至遲于何日南來，願得晤談為幸耳。

此布，即頌

時綏

豫 頌首 四月十二夜

二四

姚克先生：

十三日函早收到；近來因發胃病，腹痛而無力，躺了幾天，以致遲復，甚歉。中國人總只喜歡一個『名』，只要有新鮮的名目，便取來玩一通，不久連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開，另外又取一個。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樣，放下去，沒有不烏黑的。譬如『偉人』『教授』『學者』『名人』『作家』這些稱呼，當初何嘗不冠冕，現在却聽去好像諷刺了，一切無不如此。

石刻畫象印起來，是要加一點說明的，先生肯給我譯成英文，更好。但做起來頗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盡自己的心而已。朱鮪石室畫象我有兩套，湊合起來似乎還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數套來，則除先生自己所要的之外，其餘的請替我買下，庶幾可以湊成全圖。這石室，四五年前用泥塞起來了（古怪之至，不知何意），未塞之前，楊了一次，聞張繼委員有一套，曾託人轉轆去借，而亦不肯借，可笑。此復即請

文安

豫 頓首 四月二十二夜

莘農先生：

今晚往書店，得見留字，欣幸之至。本星期日（二十七）下午五點鐘，希惠臨『施高塔路大陸新邨第一街第九號』擬略設菲酌，藉作長談。令弟是日想必休息，萬乞同來爲幸。

大陸新邨去書店不遠，一進施高塔路，即見新造樓房數排，是爲留青小築，此小築一完，即新村第一街矣。

此布，並請

文安

豫 頓首 五月二十四夜

二六

Y先生：

二十二日的信，前天收到了。法文批評等件，却至今沒有收到，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一兩天內，我想寫信去問令弟去。

還有前一回的信，也收到的。S夫人要我找找這裏的繪畫，毫無結果。因為清醒一點的青年畫家，已經被人弄得七零八落，有的是在做苦工，有的是走開了，所以抓不着一點線索。

我在印一本木刻紀程，共二十四幅，是中國青年的新作品，大約九月底可以印出，那時當寄上一本。不過這是以能夠通行爲目的的，所以選入者都是平穩之作，恐怕不能做什麼材料。

北平原是帝都，只要有權者一提倡『情氣』，一切就很容易趨于『無聊』的，蓋不獨報紙爲然也。這里也一樣。但出版界也真難，別國的檢查是刪去，這里却是給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這才改行做官的，現在他却來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所以我現在的辦法是倘被改動，就索性不發表。

前一些時，是女遊泳家『美人魚』很給中國熱鬧了一通；近來熱鬧完了，代之而興的是祭孔，但恐怕也不久的。袞袞諸公的腦子，我看實在也想不出什麼更好的玩藝來，不過中小學生，跟着他們兜圈子，却令人覺得可憐得很。

張天師作法無效，西湖之水已乾，這幾天却下雨了，對於田禾，已經太遲，不過天氣倒因此涼爽了不少。我們都好的，只是我這幾天不在家裏，大約須看看情形再回去。

先生所認識的貴同宗，聽說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編一種雜誌，特此報喜。

專此布達，並請

暑安

L 上 八月卅一日

S 君及其夫人前乞代致候

一九三五年

二七

莘農先生：

王先生明天一定能走嗎？

昨天忽然想到，曾經有人送過我一部畫集，雖然縮得太小，選擇未精，牛屎式的山水

太多，看起來不很令人愉快，但帶到外國去隨便給人看看，或者尚無不可，因為他們橫豎不很了然者居多。現在從書箱中挖出，決計送給王先生，乞轉交爲荷。

專此布達，即請

文安

名心印 九月六日

二八

莘農先生：

王君已有信來，囑轉告：已于三日到埠，五日可上車。那麼，他現在已經到達了。他又囑我託先生轉告兩處：一，雪氏夫婦，說他旅行順利；二，S女士，說她交給他的那個箱子，船上並沒有人來取，現在他只好一直帶着走了。

近又得那邊來信，說二個月前，已有信直接寄與王君，歡迎他去。但此信似未收到。不過到後，入校之類之不成問題，由此可知。

先生所譯蕭氏劇本及序文，乞從速付下，以便轉交付印。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十月二十日

一九三六年

二九

辛農先生：

不知先生回家度歲否？因為王君有信來，偷先生在滬，當寄上。

俟示。

此布，並頌

春禧

迅 頓首 二月二夜

三〇

辛農先生：

前日掛號寄奉王君信，想已達。

日本在上海演奏者，係西洋音樂，其指揮姓近衛，爲禁中侍衛之意，又原是公爵，故誤傳爲宮中古樂，其實非也。

專此布達，並頌

春禧

迅頓首 二月九日

三

辛農先生：

蒙見訪的那天，即得惠函，因爲瑣務，未即奉答爲歉。

那本書的目錄很好，但每篇各摘少許，是美國書的通病。翻譯起來，還是全照原樣，不加增補的好；否則，問題便多起來。不過出版處恐不易得。

答E君信，附上信稿（并來信），乞便中一譯，擲下，至感至感。

毀滅已由書店取來，當俟便呈。
專此布達，並請

著安

P. Htinger 先生：

迅 頓首 三月卅日

二月十一的信，并木刻三種，我早收到了，謝謝！

後來又收到同月十五的信。Kiang Kiang-fu's Chinese Studies 一本，已經由 Uchiyama Bookstore 掛號寄上。這價錢很便宜，我送給你，不要交換了。不過你再有要看的書，儘可託我來買，貴的時候，我會要你用別的東西交換的。

而且我覺得 Kiang 的書，實在不應該賣錢。他現在在上海講學；他的著作，只可以給不明白中國實情的美國人看，或者使德國的批評家歡喜，我們是不注意牠的。有一部 Cavalid Siren 的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雖然很貴（約美金⁴⁰），然而我以為是很好的書，非 Kiang 的著作可比。

中國的青年木刻家並無進步，正如你所看見，但也因為沒有指導的人。二月中，

上海開了一回蘇聯版畫展覽會，其中的作品，有一家書店在複製，出版以後，我想是對中國的青年會有益處的。

三三

辛農先生：

十八夜信頃收到。譯文復刊，又出別的，似乎又給有些人不舒服了，聽說時事新報已有宣布我的罪狀的文章，但我沒有見。

寫英文的必要，決不下于寫漢文，我想世界上洋熱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給清楚一點，對於華洋兩面，都有益處的。

電影界的情形，我不明白，但從書報檢查員推測起來，那些官兒也一定是笑劇中的脚色。

兩日本人名英拼法，如下

兒島獻吉郎 = KOJIMA KENKICHIRO. (RO是長音，不知道是否上加一)

姚

克

圖
)

高察駒吉 = TAKAKUWA KOMAKICHI.

專此布復，並請

著安

迅
頓首
四月二十日

曹聚仁

一九三三年

一

聚仁先生：

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認識的，遺著上應該寫一點什麼，不過于學說之類，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說幾句關於個人的空話。

我想至遲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遲罷。

此復，即頌

著祺

魯迅 啓上 五月七日

二

聚仁先生：

生丁斯世，言語道斷，爲守常先生的遺文寫了幾句，塞責而已。可用與否，伏候

裁定。此佈，並請

著安

魯迅 啓上 五月三十日

三

聚仁先生：

二日的惠函，今天收到了。但以後如寄信，還是內山書店轉的好。喬峯是我的弟三個兄弟的號，那時因爲要掛號，只得借用一下，其實是我和他一月裏，見面不過兩三回。

李集我以爲不如不審定，也許連出版所也不如胡謔一個，賣一通就算。論起理來，李死在清黨之前，還是國民黨的朋友，給他留一個紀念，原是極應該的，然而中央的檢查員，

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郵政檢查員，他們已無人情，也不知歷史，給碰一個大釘子，正是意中事。到那時候，倒令人更爲難。所以我以爲不如『自由』印賣，好在這書是不會風行的，赤者嫌其頗白，白者怕其已赤，讀者蓋必寥寥，大約惟留心于文獻者，始有意于此耳，一版能賣完，已屬如天之福也。

我現在真做不出文章來，對於現在該說的話，好像先前都已說過了，近來只是應酬，有些是爲了賣錢，想能登，又得爲編者設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但終于多被抽掉，嗚呼哀哉。倘有可投濤聲的，當寄上；先前也曾以羅撫之名，寄過一封信，後來看見廣告，在尋這人，但因爲我已有濤聲，所以未復。

看起來，就是中學卒業生，或大學生，也未必看得懂濤聲罷，近來的學生，好像『木』的頗多了。但我並不希望濤聲改淺，失其特色，不過隨便說說而已。

專復，並頌

著祺

魯迅 上

六月三夜

四

聚仁先生：

惠書敬悉。近來的事，其實也未嘗比明末更壞，不過交通既廣，智識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較的綿密而且惡辣。然而明末有些士大夫，曾捧魏忠賢入孔廟，被以袞冕，現在却還不至此，我但于胡公適之之侃侃而談，有些不覺爲之顏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

漁仲亭林諸公，我以爲今人已無從企及，此時代不同，環境所致，亦無可奈何。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該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烏煙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縱使在決隄，灌水，飛機，彈範圍之外，也難得數年糧食，一屋圖書。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成難事，

剪取，無此許多書，赴圖書館抄錄，上海就沒有圖書館，即有之，一人無此精力與時光，請書記又有欠薪之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空談。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

知識分子以外，現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理基雖稱非知識階級出身，其實他看的書，很不少，中國文字如此之難，工農何從看起，所以新的文學，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十餘年來，我所遇見的文學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為因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貴，最不錯的，待到被人駁得無話可說的時候，他就說是因為青年，當然不免有錯誤，該當原諒的了。而變化也真來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覆的，你着有多少。

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

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爲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爲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砥掉血迹，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在却因爲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迴避了。

自首之輩，當分別論之，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爲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會查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聖』字了。中國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祕不發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賣友不可，于是堅卓者無不滅亡，游移者愈益墮落，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倘中國而終亡，操此策者爲之也。

此復，並頌

著祺

魯迅 啓上 六月十八夜

聚仁先生：

五

繼楊杏佛而該死之榜，的確有之，但弄筆之徒，列名其上者實不過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騷然，雞飛狗走者由智識階級之怕死者半，蓋怕死亦一種智識耳，孔子所謂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也。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勢造謠，各處恫嚇者亦半。一聲失火，大家亂竄，塞住大門，踏死數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則智識階級之故也。是大可誇，醜云乎哉？

濤聲至今尙存，實在令人覺得古怪，我以爲當是文簡而旨隱，未能爲大家所解，因爲偵探們亦不甚解之故，八月大壽，當本此旨作一點祝辭。

近來只寫點雜感，亦不過所謂陳言，但均早被書店約去，此外之欠債尙多，以致無可想法，只能俟之異日耳。

此復，並頌

時綏

魯迅 啓上 七月十一日

六

聚仁先生：

頃誦悉來信。人之初看目錄恐只宜于小學生，推而廣之，可至店員。我覺得中國一般人，求知的慾望很小，觀科學書出版之少可知。但我極希望先生做出來，因為讀者有許多層，此類書籍，也必須的。

野草書屋係二三青年所辦，我不知其詳，大約意在代人買書，以博微利，而亦印數種書，我因與其一人相識，遂爲之看稿。近似亦無發展，願否由羣衆發行，見時當一問。其實他們之稱野草書屋，亦頗近于影射，令人疑爲我所開設也。

對於羣衆，我或可以代拉幾種稿子，此外恐難有所貢獻。近年以來，眼已花，連書亦不能多看，此于專用眼睛如我輩者，實爲大害，真令人有退步而至于無用之懼，昔日之日夜校譯的事，思之如夢矣。自由談所載稿，倘申報館無問題，大約可由羣衆出版，但須與北新

(由我)開一交涉,且至十二月底爲結束,才出版。

言不盡意,將來當圖面罄。此復,即頌

著祺

迅 啓上 九月一夜

七

聚仁先生:

前蒙賜盛饌,甚感。當日有一客(非楊先生,紹介時未聽真,便中希示及,)言欲買金瓶梅詞話,因即函詢在北平友人,頃得來信,裁出附呈,希轉達,要否請即見告,以便作覆。此書預約時爲三十六元,今大漲矣。

此布,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九月廿一夜

舊詩一首,不知可登濤聲否?

八

聚仁先生：

我要奉託一件事——

《大業拾遺記》云，『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詔許之，是有焚草之變。』
『煬帝遇弒事何以稱『焚草之變』？是否有錯字？手頭無書，一點法子也沒有。先生如有
『隋書之類』，希一查見示爲感。

此上即請

著安

魯迅 啓上 十一月十日

九

聚仁先生：

頃得惠書，并錄示宇文化及傳，『焚艸』之義已懂，感謝之至。前在濤聲中，知有魯迅

翁之笛，因託友去買十日談，尙未至。其實如欲諷刺，當畫率羣鼠而來，不當是率之而去，此畫家似亦頗懂，見批評而悻悻，也當然的。不過凡有漫畫家，思想大抵落後，看歐洲漫畫史，分量最多的也是刺婦女，猶太人，鄉下人，改革者一切被迫壓者的圖畫，相反的作者，至近代始出，而人數亦不多，邵公子治下之「藝術家」本不足以語此也。

民權主義文學頗有趣，但恐無甚反應，現在當局之手段，除摧毀一切，不問新舊外，已一無所長，言議皆無益也，但當壓迫日甚耳。此上即請

著安

迅 啓 十一月十三夜

10

聚仁先生：

約二十天以前，曾將關於木刻之一文寄申報自由談，久不見登載，知有異，因將原稿索回，始知所測並不虛。其實此文無關宏旨，但因爲總算寫了一通，棄之可惜，故以投濤聲，未知可用否？倘覺得過于嘮叨，不大相合，便請投之紙籠可也。此上即頌

著安

迅 啓 十一月廿日

一九三四年

一 一

聚仁先生：

惠函頃奉到南腔北調集于月初託書局付郵，而近日始寄到，作事之慢，令人咋舌。多傷感情調，乃智識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終不能改；楊邨人却無之，此公實是一無賴子，無真情，亦無真相也。

習西醫大須記憶，基礎科學等，至少四年，然尚不過一毛胚，此後非多年練習不可。我學理論兩年後，持聽診器試聽人們之胸，健者病者，其聲如一，大不如書上所記之了然。今幸放棄，免于殺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殺。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爲今之青年所不憚，羣公相和，則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遞成衆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于清流或輿論矣。

專此布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四月卅日

一一一

聚仁先生：

惠函奉到。我不習畫，來問未能確答，但以意度之，論理，是該用什麼筆都可以的。不過倘用鋼筆，則開手就加上一層鋼筆之難——刮紙，墨完，等——能令學者更覺喫力，所以大約還是用鉛筆——畫用的鉛筆——爲是。

前回說起的書，是繼僞自由書之後的准風月談，去年年底，早已被人約去，因恐使烈

文先生爲難，所以不即付印。現在印起來，還是須照舊約的。對於羣衆，只好以俟將來了。

我之被指爲漢奸，今年是第二次。記得十來年前，因愛羅先珂攻擊中國缺點，上海報亦會說是由我授意，而我之叛國，則因女人是日婦云。今之衰衰諸公及其叭兒，蓋亦深知中國已將賣絕，故在竭力別求賣國者以便歸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歸咎于東林，即其微意也。

然而變遷至速，不必一二年，則誰爲漢奸，便可一目了然矣。

此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六月二日

三

聚仁先生：

不敢承印淮風月談事，早成過去；後約者乃別一家，現正在時時催稿也。

讀經，作文言，磕頭，打屁股，正是現在必定興盛的事，當和其主人一同倒斃。但我們弄

筆的人，也只得以筆伐之。望道先生之所擬，亦不可省，至少總可給一下打擊。

此布即請

道安

迅
六月九日

一四

聚仁先生：

我對於大衆語的問題，一向未曾研究，所以即使下問，也說不出什麼來。現在但將得來信後，這才想起的意見，略述于下——

一、有劃分新階段，提倡起來的必要的。對於白話和國語，先不要一味『繼承』，只是擇取。

二、秀才想造反，一中舉人，便打官話了。

三、最要緊的是大衆至少能夠看。倘不然，即使造出一種『大衆語文』來，也還是特殊階級的獨占工具。

四、先建設多元的大衆語文，然後看着情形，再謀集中，或竟不集中。

五、現在答不出。

我看這事情複雜，艱難得很。一面要研究，推行羅馬字拼音；一面要教育大衆，先使他們能夠看；一面是這班提倡者先來寫作一下。逐漸使大衆自能寫作，這大衆語才真的成了大衆語。

但現在真是嘩嘩嘩。有些論者，簡直是狗才，借大衆語以打擊白話的，因為他們知道大衆語的起來遠不在目前，所以要趁機會先將爲害顯然的白話打倒。至于建立大衆語，他們是不來的。

中國語拉丁化；到大衆中去學習，採用方言；以至要大衆自己來寫作，都不錯。但迫在目前的明後天，怎麼辦？我想，也必須有一批人，立刻試作淺顯的文章，一面是試驗，一面看對於將來的大衆語有無好處。並且要支持歐化式的文章，但要區別這種文章，是故意胡鬧，還是爲了立論的精密，不得不如此。

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倘不小心，便要弄到大衆語無結果，白話文遭毒打，那麼，剩下來

的是什麼呢？

此布復，順請

道安

迅 七月二十九日

一五

聚仁先生：

十一日信，十三才收到。昨天我沒有去，雖然並非『兄弟素不喫飯』，但實在有些怕宴會。辦小刊物，我的意見是不要帖大廣告，却不妨賣好貨色；編輯要獨裁，『一個和尙挑水喫，兩個和尙抬水喫，三個和尙無水喫』是中國人的老毛病，而這回却有了兩種上述的病根，書坊老板代編輯打算盤，道不同，必無是處，將來大約不容易辦。但是，我說過做文章，文章當然是做的。

關於大眾語問題，我因為素無研究，對個人不妨發表私見，公開則有一點躊躇，因為不豫備公開的，所以信筆亂寫，沒有顧到各方面，容易引出岔子。我這人又是容易引出岔

子的人，後來有一些人會由些改罵魯迅而忘記了大衆語。上海有些這樣的『革命』的青年，由此顯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悅于某方。這並不是我的神經過敏，『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箭之來，我是明白來意的。但如 先生一定要發表，那麼，兩封都發表也可以，但有一句『狗才』云云，我忘了原文了，請代改爲『客觀上替敵人繳械』的意思，以免無謂的糾葛。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于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看近來的論語之類，語堂在牛角尖裏，雖憤憤不平，却更鑽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來的。至于陶徐，那是林門的顏曾，不及夫子遠甚遠甚，但也更無法可想了。

專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八月十三日

一六

聚仁先生：

八日信收到；早先收到信，本擬即奉復，但門牌號數記不真切了，遂停止。記得前信說心情有些改變，這是一個人常有的事情，長吉詩云，心事如波濤，說得很真切。其實有時候雖像改變，却非改變的，起伏而已。

天馬書店要送檢査，隨他去送罷，其中似乎也未必有犯忌的地方，雖然檢査官的心眼，不能以常理測之。

一月前起每天發熱，或云西班牙流行感冒，觀其固執不已，頗有西班牙氣，或不誣也。但一星期前似終于退去，胃口亦漸開，蓋非云已愈不可矣。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致楊先生箋乞轉交。

一七

迅 頓首 十二月十一日

聚仁先生：

十一日函奉到集外集那里出版，我毫無成見，羣衆當然可以版稅也不能要，這本子，我自己是全沒有費過力的。惟一的條件，是形式最好和熱風之類一樣。

這本東西，印起來大約不至于犯忌，但內容不佳，賣起來大約也不至于出色。

專此布復，即請

文安

附二紙，希轉交楊先生。

又及

迅 頓首 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三五年

聚仁先生：

十七日信當日到。官威莫測，即使無論如何圓通，也難辦的，因為中國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進者極少，大抵反進兩步，非力批其頰，彼決不止步也。我說中國人非中庸者，亦因見此等事太多之故。

（憲安）五記見贈，謝謝。但紙用仿中國紙，為精印本之一小缺點。我亦非中庸者，時而為極端國粹派，以為印古色古香書，必須用古式紙，以機器製造者斥之，猶之泡中國綠茶之不可用咖啡盃也。

此復，即請

撰安

致徐先生一箋，乞便中轉交為感，

又及

迅頓首 一月十七晚

一九

聚仁先生：

廿六信今天才收到。筆端早收到，且已讀完，我以為內容很充實，是好的。大約各人所知，彼此不同，所以在作者以為平常的東西，也還是有益于別的讀者。

集外集之被搗亂，原是意中事。那十篇原非妙文，可有可無，但一經被刪，却大有偏要發表之意了，我當于今年印出來給他們看。『魯迅著』三字，請用普通鉛字排。

芒種開始，來不及投稿了，因為又在傷風咳嗽，消化不良。我的一個壞脾氣是有病不等醫好，便即起牀，近來又爲了喫飯問題，在選一部小說，日日讀名作及非名作，忙而苦痛，此事不了，實不能顧及別的了。並希轉達徐先生爲託。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頓首 一月廿九日

聚仁先生：

廿七信奉到。豐收序肯與轉載，甚感，因作者正苦于無人知道，因而沒有消路也。

芒種文極願做，但現在正無事忙，所以臨時能否交卷，殊不可必。在此刻，却正想能于
下月五日以前寄出一篇。

胡考先生的畫，除這回的西廂外，我還見過兩種，即尤三姐及芒種之所載。神情生動，線條也很精鍊，但因用器械，所以往往也顯着不自由，就是線有時不聽意的指使。西廂畫得很好，可以發表，因為這和尤三姐，是正合于他的筆法的題材。不過我想他如用這畫法于攻打偶像，使之漫畫化，就更有意義而且路也更開闊。不知先生以為何如？

原稿當于還徐先生文稿時，一併奉還。

專此布復，即請

道安

迅 上 三月廿九夜

致徐先生一箋，乞轉交。

二二

聚仁先生：

三日八日的信，都已收到；芒種三期也讀過了，我覺得這回比第二期活潑些。廣收外稿，可以打破單調，是很好的，但看稿却是苦事，有些也許要動筆修改一點，那麼，仍得有許多工夫化費在那上面，于編者是有損的。

那篇文章，因為不能一直寫下去，又難以逞心而談，真弄得虎頭蛇尾，開初原想大發議論，但幾天以後，竟急急的結束了。那些維持現狀的先生們，貌似平和，實乃進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們對於已經錯定的，無可如何，毫無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許『新錯』而又保護『舊錯』，這豈不可笑。

老先生們保存現狀，連在黑屋子開一個窗也不肯，還有種種不可開的理由，但倘有人要來連屋頂也掀掉牠，他這才魂飛魄散，設法調解，折中之後，許開一個窗，但總在觀機

想把牠塞起來。

集外集二校還沒有到，但我想可以不必等我看過，這才打紙板了，還是快點印出的好，否則郵件往來，又是許多日子。我在再版引玉集，因為重排序文，往往來來，從去年底到現在，才算辦妥，足足四個月。一個人活五六十歲，在中國實在做不出什麼事來（但，英雄除外），古人之想成仙，或者也是不得已的。

集外集付裝訂時，可否給我留十本不切邊的。我是十年前的毛邊黨，至今脾氣還沒有改。但如麻煩，那就算了，而且裝訂作也未必肯聽，他們是反對毛邊的。

陳先生的漫畫，望寄給我。他日印雜感集時，也許可以把牠印出來，所流轉的四個編輯室，並希見示爲幸。

專此布復，並請

著安

迅 上 四月十日

聚仁先生：

來示收到。北新書局發行起來，恐怕也是模模胡胡。我當投稿，但現在文章難做，即使講死魂靈，也未必穩當，文學百題中做了一篇講諷刺的，也被扣留了。

現在的時候，心緒不能不壞，好心緒都在別人心裏了，明季大臣，跑在安南還打牌喝酒呢。

此布，即請

撰安

再致徐先生一箋，乞便中轉交。

一九三六年

迅 上 七月廿九日

一三

聚仁先生：

奉惠函後，記得昨曾答覆一信，頃又得十九日手書，蒙以詳情見告。我看這不過是一點小事情，一過也就罷了。

我不會誤會先生。自己年紀大了，但也曾年青過，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顧前後，激烈的熱情，也瞭解中年的懷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爲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海燕雖然是文藝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大原因並不在內容，而在作者。說內容沒有什麼，就可以平安，那是不能求之于現在的中國的事。其實，捕房的特別注意這刊物，是大有可笑的理由的。

專此奉復，並頌

著安

迅 上 二月二十一日

別一箋乞轉交。

二四

倘能暫時居鄉，本爲夙願；但他鄉不熟悉，故鄉又不能歸去。自前數年『盧布說』流行以來，連親友竟亦有相信者，開口借錢，少則數百，時或五千；倘暫歸，彼輩必以爲將買肥田，建大廈，鞏盧榮歸矣。萬一被綁票，索價必大，而又無法可贖，則將撕票也必矣，豈不冤哉。

按此信不全，係自曹聚仁先生之紀念文魯迅先生轉錄，曹先生文作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原載申報週刊。據文中所說「……曾寫信勸他到山水之處休養一些時，他的回信……」，則本信想必是大病時所發。——編者註。

唐訶

一九三三年

—

榴花藝社諸君：

十一日信及榴花第一期，今天都已收到。徵求木刻，恐怕很難，因為木版郵寄，麻煩得很。而且此地盛行白色恐怖，僅僅主張保障民權之楊杏佛先生，且于前日遭了暗殺。聞在計畫殺害者尚有十餘人。我也不能公然走路，所以和別人極難會面，商量一切。但如作有小品文，則當寄上。

新文藝之在太原，還在開墾時代，作品似以淺顯為宜，也不要激烈，這是必須察看環

境和時候的。別處不明情形，或者要評爲灰色也難說，但可以置之不理，萬勿貪一種虛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

此復，並頌

時綏

魯迅 六月二十日

一九三五年

二

唐訶先生：

收到十一日來信，沒有回信地址，先前的我忘記了，現在就用信箱，大約也可收到罷，我希望能夠如此。

關於木展的刊物，也都收到，如此盛大，是出于意外的，但在這時候，正須小心，要防一哄而散，要防變相和墮落。

那一本專刊，我或者寫幾句罷，不過也沒有什麼新意思。來信說印畫用原版，我印木刻紀程時也如此的，不料竟大失敗，因為原版多不平，所以用機器印，就有印出或印不出處，必須看木版稍低之處，用紙在機器上貼高，費時費力，而結果還是不好。所以倘用原版，只以手印為限，北平人工不貴，索性用手印，或手搖機印，何如此一點，須于開印前和印刷局商量好，否則會印得不成樣子的。

德國木刻，似乎此刻也無須去搜集，他們的新作品，曾在上海展覽過，我看是頗消沈的。德國版畫，我早有二百餘張，其中名作家之作亦不少，曾想選出其中之木刻六十幅，仿引玉集式付印，而原作皆大幅（大抵橫約 28cm. 直 10cm.）縮小可惜，印得大一點，則成本太貴，印不起，所以一直擱到現在的。但我想，也只得縮小，所以今年也許印出來。

月談，紀程，都可寄上，我只在等寄書的切實地址。又，周濤先生，想必認得罷，同樣的書兩本，我想奉託轉交。

此復，即頌

陸綏

迅 上 一月十八日

唐訶先生：

兩信都已收到。我大約並沒有先生們所豫想的悠游自在，所以覆信的遲延，是往往不免的，因此竟使先生們『老大的失望，』真是抱歉得很。但我並沒有什麼『苦衷，』請先生不必加以原諒，而且我還得聲明：我並不是『對青年熱心指導的人，』以後庶不至于誤解。

來信所要求的兩件事——

一、西歐名作不在身邊，無法交出。

二、款子敬遵來諭，認捐二十元。但我無人送上，郵匯又不便，所以封入信封中，放在書店裏。附上一箋，請持此箋費神前去一取，一定照交。

信封中另有八元，是段幹青先生的木刻，在文學上登載後的發表費，先前設法打聽他的住址，終不得，以致無法交出。現想先生當可轉輾查明，所以冒昧附上，乞設法轉交為

荷。

那麼，我的信，這也是『最終一次』了。

祝

安好

何 干 十月三日

一九三六年

四

唐訶先生：

得到九月十六日信，并給我僅存的序文，感謝之至。但展覽會收場如此，真令人悵然。那幾個植物名，第一個一定是 Kore 之誤，中國名『楮』也做製紙的原料，第二個是『雁皮』，中國名不知，也許沒有。只有 D. miko 不可解，也不像日本話。但日本製紙植物，普通確是三種，其一是『三楮』(Misumata) 我想大約德文拼錯的。

K氏畫集早分，賣完了；聽說有人要用銅版翻印，但尙未出。我還在時時發熱，但這年紀的肺病，是不會致命的，可是也不會好；這事您知道得很明白，用不着我說。

專此布復，即請

秋安

干 頓首 九月二十一日

羅清楨

一九三三年

一

清楨先生：

蒙賜函并惠木刻畫集，感謝之至。

倘許有所妄評，則愚意以爲擠兌與起卸工人爲最好。但亦有缺點：前者不能確然顯出銀行，後者的牆根之草與天上之雲，皆與全幅不稱。最失敗的可要算淞江公園池中的波紋了。

中國提倡木刻無幾時，又沒有參考品可看，真是令學習者爲難，近與文學社商量，希

其每期印現代木刻六幅，但尚未得答覆也。

專此布覆，並頌

時安

魯迅 啓上 七月六夜

二

清楨先生：

先後兩信均收到，後函內并有木刻五幅，謝。

高徒的作品，是很有希望的，晚歸爲上，歸塗次之，雖然各有缺點（如負柴人無力而柴束大小，及後一幅按遠近比例，屋亦過小，樹又太板等），而都很活潑。挑担者亦尙佳，惜扁担不彎，下角太黑。軍官的伴侶中，三人均只見一足，不知何意？五一紀念却是失敗之作，大約此種繁複圖象，尙非初學之力所能及，而顏面軟弱，拳頭過大，尤爲非宜，此種畫法，只能用爲象徵，偶一驅使，而倘一不慎，即容易令人發生畸形之感，非有大本領，不可輕作也。我以為爲少年學木刻，題材應聽其十分自由選擇，風景靜物，蟲魚，即一花一葉均可觀。

察多，手法熟，然後漸作大幅。不可開手即好大喜功，必欲作品中含有深意，于觀者發生效力。倘如此，即有勉強製作，畫不達意，徒存輪廓，而無力量之弊，結果必會與希望相反的。

專此布覆，並頌

時綏

魯迅 啓 七月十八夜

三

清楨先生：

蒙賜示并木刻四幅，甚感。起卸工人經修改後，荒涼之感確已減少，比初印爲好了。新作二幅均佳，但各有一缺點：柳陰之下路欠分明；黃浦灘頭的煙囪之煙，惜不與雲相連接。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的，不過時候沒有一定，先生那時如果先給我一信，說明時間，那就相見了。但事情已經過去，已沒有法想，將來有機會再圖面談罷。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啓上 九月二十九日

四

清植先生：

來函并不刻法國公園收到，謝謝。這一枚也好的，但我以為一個工人的脚，不大合于現實，這是因為對於人體的表現，還未純熟的緣故。

黃浦灘風景亦早收到。廣東的山水，風俗，動植，知道的人並不多，如取作題材，多表現些地方色彩，一定更有意思，先生何妨試作幾幅呢。

照相另封寄上，這是今年照的，但太拘束了，所以並不好。日前寄上一個人的受難兩本，想已收到了罷。

此復即請

文安

印木刻究以中國紙為佳，因不至于太滑。 又及

迅 上 十月廿六日

清楨先生：

頃收到木刻一卷并來信，感謝之至。各種木刻，我以為是可以印行的，雖然一般讀者，對於木刻還不十分注意，但總能供多少人的閱覽。至于小引，我是肯做的，但近來對於我的各種迫壓，非常厲害，也許因為我的一篇序文，反于木刻本身有害，這是應該小心的。

此後印畫，我以為應該用中國紙，因為洋紙太滑，能使線條模糊。

我的照相，如未著手，希暫停，這一張照得太拘束，我可以另寄一二張，選相宜者為底本也。此復即頌

時綏

迅上 十二月五日

五

六

清楨先生：

前收到木刻七幅後，即復一函；頃又得惠函并肖像兩幅，甚感。這一幅木刻，我看是好的，前函謂當另覓照相寄上，可以作罷了。我的照相原已公開，況且成爲木刻，則主權至少有一大半已在作者，所以貴校同事與學生欲得此畫，只要作者肯印，在我個人是可以的。但我的朋友，亦有數人欲得，故附奉宣紙少許，倘能用此紙印四五幅見寄，則幸甚。

其餘的紙，擬請先生印掃葉工人，哭兒，瞎徒，哭兒，上海黃浦灘頭五幅見賜。因爲我所有的，都是洋紙，滑而返光，不及中國紙印之美觀也。

此復即頌

學安

迅 啓上 十二月七日

七

清植先生：

十二月十二日信并木刻，均已收到，感謝之至。宣紙印畫不如洋紙之清楚，我想是有兩種原因：一是墨太乾，一是磨得太輕。我看歐洲人的宣紙印畫，後面都是磨得很重的。大

約如變換着種種方法，試驗幾回，當可得較好的結果。

較有意思的讀物，我此刻真也舉不出。我想：先生何不取汕頭的風景，動植，風俗等等，作爲題材試試呢。地方色彩，也能增畫的美和力，自己生長其地，看慣了，或者不覺得什麼，但在別地方人，看起來是覺得非常開拓眼界，增加智識的。例如『楊桃』這多角的果物，我偶從上海店裏覓得，給北方人看，他們就見所未見，好像看見了火星上的果子。而且風俗圖畫，還于學術上也有益處的。

此復，即頌

時綏

魯迅 上 十二月廿六日

一九三四年

八

清楨先生：

頃奉到來函并木刻五幅，謝謝。此五幅中，劫後餘生中蹲着的女人的身體，似乎太大了一點，此外都好的。韓江舟子的風景，極妙，惜拉羅著與船，不能同時表出，須閱者想像，倘將人物布置得遠些，而亦同時看見所拉之船，那就一目了然了。

有一個日本朋友，即前年在上海最初教中國青年以木刻者，甚願看中國作品，可否再給我一份，以便轉寄。

弟一切如常，但比以前更受壓迫，倘于大作有所紹介，則被紹介者會反而受害也說不定，現在的事情，無道理可說，不如暫時緘默，看有相宜之機會再動筆罷。

專此布復，即請

文安

迅 上 二月二十六日

九

清植先生：

日前收到來信，并尊照一張，木刻一幅，感謝之至。這一幅也並無缺點，但因其中之人

物姿態，與前回之劫後餘生相似，所以印行起來，二者必去其一，我想，或者還是留這一幅罷。

見寄之二十餘幅，早經收到。或人之家平穩，被棄之後構圖是很有力的，但我以為站着的那人不相稱，也許沒有她，可以更好。殘冬最佳，只是人物太大一點，倘若站起來，不是和牌坊同高了麼。

我離開日本，已經二十多年，與現在情形大不相同，恐怕沒有什麼可以奉告了。又來信謂要我的朋友寫書面字，不知何人，希示知，倘爲我所熟識，那是可以去託的。

專此布覆，即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十七夜

10

清楨先生：

頃收到大作第二集一本，佳品甚多，謝謝。

弟擬選中國作家木刻，集成一本，年出一本或兩三本，名曰木刻紀程，即用原版印一百本，每本二十幅，以便流傳，且引起愛藝術者之注意。先生之作，擬用爹爹還在工廠裏、韓江舟子、夜渡、靜物、五指峯的白雲五種，但須分兩期，不在一本內登完，亦無報酬，僅每幅贈書一本。不知可否以原版見借？倘以爲可，則希即用小包寄至書店，印訖當即奉還也。

去年所印新俄木刻，近已印成，似尙不壞，前日已由書店寄上一本，想能到在此信之前也。

匆佈即請

文安

迅 上 五月廿八夜

清楨先生：

七日及十六日示，并木版一塊，均已收到。張先生已就痊可，甚慰，可惜的是不能東遊了，但這也是沒法的事。

盼。
做序文實非我所長，題字比較容易辦。張先生不知要寫怎樣的幾個字，希示下爲

專此布復，即請

暑安

迅 上 七月十七夜

一一一

清楨先生：

惠示謹悉。前日因在大風中睡了一覺，遂發大熱，不能久坐，一時恐難即愈。先生歸期又如此之促，以致不能招待，真是抱歉得很。諸希

諒察爲幸。

專此布復，並請

暑安

迅 上 七月廿七日

清楨先生：

來示敬悉。木刻紀程已在裝訂，大約再有十來天，便可成功，內有先生之作四幅，應得四本，一成當即寄奉。因為經濟關係，只印了一百二十本，發售的大約不多了。

學生要印木刻，倘作爲一種校刊，自無不可，但如算是正式的作品，恐怕太早一點，我是主張青年發表作品，要『膽大心細』的，因為心若不細，便容易走入草率的路。至于題字，只要將格式及大小見示，自當寫寄。

日本的兩個畫家，也許有回信，但恐怕只是普通的應酬信，他們的作家，和批評家分工，不是極熟的朋友，是不會輕發意見的。

此復，即請

秋安

迅 上 十月一日

一四

清楨先生：

木刻紀程已訂出，即託書店寄上四本，因所選先生畫爲四幅，故每幅以一本爲報酬。木版亦當于數日內作小包寄還，至希檢收。

此次印工並不佳，而頗費手續，所費亦鉅，故第二本何時可出，頗在不可知之數。先生之版，現僅留五指山之松一塊在敝處，在碼頭上已見他處發表，似可不必複印，故一併附還耳。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六日

一五

清楨先生：

有覆張慧先生一信，而忘其確實之通信地址，乞費神轉寄，不勝感荷。

此布，即請

秋安

迅 上 十月九日

一六

清楨先生：

十日信并木刻均收到，感謝之至。木刻紀程及原版已于數日前寄出，想已收到。這回的印刷是失敗的，因為版面不平，所以不合于用機器印。可見木刻莫妙于手印，否則，版面必須弄得極平。

去問書店，據云木刻刀已寄出，但恰沒有四本組的數目，所以有些出入。

日本的木刻家，經商量之後，實在無人可問。一者，因為他們的木刻，都是超然的，流派和我們的不同（這一點上，有些日本人也不滿于他們自己的藝術家的態度，）他們無

法批判。二則，他們的習慣和我們兩樣，大抵非常客氣，不肯輕易說話，所以要得一個真實的——不是應酬的批評，是辦不到的。

先生的印木刻的，確很進步，就是木刻，也很進步，但我看以風景為最佳，而人物不及，倘對於人體的美術解剖學，再加一番研究，那就好了。

木刻用紙，其實是先生這回所用的算很好，如果成書，只要內襯另外的紙，就好看了；貼在厚紙上，亦極相宜。至于我所用的這信紙（淡赤色的，就是用這紙染上顏色，質地是一樣的，）名『抄更紙』，上海所出，其實是用碎紙搗爛重造，即所謂『還魂紙』，並不好的。近來又有一種『特別宣』，很厚，却好，但廣東怕未必有。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附上書面題字二紙，請擇用為幸。 又及

迅 上 十月廿一日

一九三五年

清楨先生：

頃得到九日信，謹悉。今年以來，市面經濟衰落，我也在因生計而做苦工，木刻已不能顧及了，這樣下去，真不知如何是好。

北平及天津的木刻展覽會，是熱鬧的，上海不知何日可開，大約未必開得成。至于與德國交換，那是能見于事實的，他們的老手，大抵被壓迫了，新的官許的作家，也未必高明，而且其中也還有別的用意，如關於外交之類，現在的時勢，是藝術也常為別人所利用的。木刻實在非手印不可，但很勞。靖華和我甚熟，不過他並不研究藝術，給他也無用，我想，我可以代寄別的人。前曾以木刻紀程寄一個俄國的美術批評家 P. Etinger，他回信來說，先生的作品，是前途大有希望的，此外，他以為有希望的人，是一工，白濤，霧城，張致平（但指定那一幅負傷的頭）專此布復，即頌

詩綬

迅 上 三月十五日

清楨先生：

日前得來信後，即寄一信，想已到。

張慧先生要我回信，而我忘了他的詳細地址，只好託先生轉寄，今附上，請開了信面，並且付郵爲感。

專此布達，並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二十二日

一八

一九

清楨先生：

三月二十一、四月六、二十二日三函，均經先後收到。木刻四本亦已由書店交來，謝謝！送 *English* 的，當于便中寄去，至于高氏，則因一向並無信札往還，只好不寄了。寄售之書，

一元二角似略貴，已與書店商定，改爲每本一元了。

蒙允爲拙作刻圖，甚感，但近年所作，都是謬譯及評論，小說久已沒有了。詩也是向不留意，候先生賜示大作，實在是『問道于盲』而已。

張慧先生常有信來，而我失其通信地址，常煩轉寄，殊不安，便中乞以地址見示爲感。
匆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五月三日

一九三六年

110

清植先生：

頃得惠函并木刻種種，感謝之至。

E. 君並無信來，是不能寄到，或沒有評論，均不可知。至于交換木刻，則因爲我和那邊

的木刻家，均無直接交際，忽有此舉，似稍嫌唐突，故亦無報命，尙希鑒原爲幸。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魯 迅 四月十七日

*『無』字下疑脫一『以』字——編者註。

呂蓬尊

一九三三年

蓬尊先生：

蒙賜函指示種種，不勝感謝。

十月我沒有加以刪節，印本的缺少，是我漏譯呢，還是漏排，却很難說了。至于老屋，是梭羅古勃之作，後記作安特來夫，是我寫錯的。

一天的工作再版已印出，所指之處，只好俟三版時改正。

靖華所譯的那一篇，名花園，我只記得見過印本，故寫爲在煙袋中，現既沒有，那大概

是在未名（未名社期刊，現已停止）裏罷，手頭無書，說不清了。

此復並頌

時綏

魯迅 啓上 八月一日

一九三四年

二

漸齋先生：

蒙惠函指教，甚感。所示第一條，查德譯本作『對於警察，我得將一切替你取到自己這裏來麼？』李譯『應付』是不錯的，後有機會，當訂正。第二條誠係譬喻，譏刺係雙關，一以諷商人請客之奶油，如壞肥皂，一又以諷理髮匠所用之肥皂，如壞奶油，除加注外，殊亦無法也。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許遐 謹上 十一月十六日

胡今虛

一九三三年

今虛先生：

你給我的七月三日的信，我是八月一日收到的，我現在就是通信也不大便當。

你說我最近二三年來，沈靜而且隱藏，這是不確的，事實也許正相反。不過環境和先前不同，我連改名發表文章，也還受吧兒的告密，倘不是『不痛不癢，痛煞癢煞』的文章，我恐怕你也看不見的。三閒集之後，還有一本二心集，不知道見過沒有，這也許比較好一點。

三開集裏所說的罵，是事實，別處我不知道，上海確是的，這當然是一部分，然而連住在我寓裏的學生，也因而憎惡我，說因為住在我寓裏，他的朋友都看他不起來了。我要迴避，是決非太過的，我至今還相信並非太過。即使今年竟與曾今可同流，我也毫沒有懺悔我的所說的意思。

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親見他們遇害，親見他們受苦，如果沒有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現在所做的雖只是些無聊事，但人也只有人的本領，一部分人以爲非必要者，一部分人却以爲必要的。而且兩手也只能做這些事，學術文章要參考書，小說也須能往各處走動，考察，但現在我所處的境遇，都不能。

我很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只要能力所及，我自然想做的。不過處境不同，彼此不能知道底細，所以你信中所說，我也很有些地方不能承認。這須身臨其境，才可明白，用筆是一時說不清楚的。但也沒有說清的必要，就此收場罷。

此復，並頌

進步

迅 上 八月一夜

今虛先生：

來信收到。彼此相距太遠，情形不詳，我不能有什麼意見可說。至於改編毀滅，那是無論如何辦法，我都可以的，只要于讀者有益就好。何君所編的，我連見也沒有見過。

我的意見，都寫在後記裏了，所以序文不想另作。但這部書有兩種版本，大江書店本，是沒有序和後記的。我自印的一本中却有。不知先生所買的是那一種。

後面附我的譯文附言，自然無所不可。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九月廿九日

通信處：

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

其實××之與先前不同，乃因受極大之迫壓之故，非有他也，請勿誤解爲幸。 又及

三

今虛先生：

二日信收到。毀滅已託內山書店寄上，想已到。另兩種亦係我們自印，大約溫州亦未必有，故一併奉呈。

（輕薄桃花係改編本，我當然無所不可的（收入叢書）但作序及看稿等，恐不能作，因我氣力及時間不能容許也。

現在○○的各種現象，在重壓之下，一定會有的。我在這三十年中，目睹了不知多少。但一面有人離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軍起來，所以前進的還是前進。

弄文學的人，只要（一）堅忍，（二）認真，（三）朝長，就可以了。不必因為有人改變，就悲觀的。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啓上 十月七日

今虛先生：

四

十月六日信收到。我並未編輯文藝，亦未聞文藝研究社之事，自然更說不到主持。前函似已提及，特再聲明，以免誤解。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九日

五

今虛先生：

十八日信收到。

十月已將稿售與神州國光社，個人不能說什麼。但既係改編，他們大約也不能說是侵害版權的罷。

第四五兩信是由胡先生抄寄的——編者註。

無由作答也。
第四十一不知能否找到。近來少看書，別的一時也無從紹介。此外爲我所不知者，亦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廿七日

董永舒

一九三三年

一

永舒先生：

你給我的信，在前天收到。我是活着的，雖然不知道可以活到什麼時候。

雪朝我看了一遍，這還不能算短篇小說，因為局面小，描寫也還簡略，但作為一篇隨筆看，是要算好的。此後如要創作，第一須觀察，二是要看別人的作品，但不可專看一個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縛住，必須博采衆家，取其所長，這才後來能夠獨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國的作家。

但看別人的作品，也很有難處，就是經驗不同，即不能心心相印。所以常有極要緊，極精采處，而讀者不能感到，後來自己經驗了類似的事，這才了然起來。例如描寫飢餓罷，富人是一無論如何都不會懂的，如果餓他幾天，他就明白那好處。

偉大的印象會在雜誌北斗上登載過，這雜誌早被禁止，現在已無從搜求。昨天託內山書店寄上七（？）本書，想能和此信先後而至，其中的鐵流是原版，你所買到的，大約是光華書局的再版罷，但內容是一樣的，不過紙張有些不同罷了。

高爾基的傳記，我以為寫得還好，並且不枯燥，所以寄上一本。至于他的作品，中國譯出的已不少，但我覺得沒有一本可靠的，不必購讀。今年年底，當有他的小說選集和論文選集各一本可以出版，是從原文直接翻譯出來的好譯本，那時我當寄上。

此復，即頌

時綏

魯迅 啓上 八月十三日

以後如有信，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收轉，則比較的可以收到得快。又及

曹靖華

一九三三年

一

靖華兄：

三日信收到。霽兄款及叢蕪還二百，連另碎稿費共五百二十七元，已托鄭君面交靜農兄，他于星期日（十日）由此動身，大約此信到後，不久亦可到北平了。劇本譯稿亦已收到，一時尚無處出版，因為劇本比小說看的人要少，所以書店亦不大歡迎。木刻亦收到了。

大約兩星期前，我曾寄書報兩包與兄，不知兄在那邊，有托人代收否？如有，可即發一

信，就近分送別人，因為倘又寄回，也無聊得很。這些書報，那邊難得，而這裡是不算什麼的。兄如有興致，休息之後，到此來看看也好。我的住址，可問代我收信之書店，他會帶領的，但那時（在動身之前）望豫先通知，我可以先告訴他，以免他不明白，而至于拒絕。

此上，即祝

安健

弟 豫 頓首 九月七夜

二

亞丹兄：

十九日信收到。寄來的書，我收到過三包，但冊數不多，僅精裝高氏集四本，演劇史，Pavlenko 小說，Sheginiyan 日記，Serafimovich 評傳各一本，及零星小書七八本。這是十月中旬的事，此後就沒有收到了。

風暴正不知何時過去，現在是有加無已，那目的在封鎖一切刊物，給我們沒有投稿的地方。我尤為衆矢之的，申報上已經不能登載了，而別人的作品，也被疑為我的化名之

作，反對者往往對我加以攻擊。各雜誌是戰戰兢兢，我看文學即使不被傷害，也不會有活氣的。

對於木刻家所希望的，我想慢慢收集一點舊書寄去，并中國新作家的木刻（不過他們一定要發笑的），但不能每人一部，只得大家公有了。至于得到的木刻，我日日在想翻印，現在要躊躇一下的，只是經濟問題，但即使此後窘迫，則少印幾張就是，總之是一定要紹介。所以可否請兄就寫信到那邊去調查一點，簡略的就好，那麼，來回約兩個月，明年二月便可付印了。關於 Kravchenko 的，記得兄前寄我的 Graphika 裏有一點，或者可以摘譯。

小三無信來，中文文學尙未見，不知已出版否。我在印被解放的 Don Quixote，尙未成，但出版之後，當然不會『被解放』。

教書是很喫力的，不過還是以此敷衍一時的好。

它兄們都好。我個人和家族，也都如常，請勿念。

此上，即頌

近好

一九三五年

弟 豫 啓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三

汝珍兄：

昨託書店寄上雜誌一包，想已到。

聞胡博士爲青兄紹介到廈門去，尙無回音，但我想，即使有成，這地方其實是很沒有意思的。前聞桂林師範在請教員，當託友去打聽，今得其來信，剪下一段附上，希即轉交青兄，如何之處，并即見復，以便再定辦法。據我想，那地方恐怕比廈門好一點，即使是暫時做職員。

致霧兄一箋，希轉寄，因爲我失掉了他的通信地址了。

專此布達，即頌

暑祺

弟豫 上 八月三日

四

汝珍兄：

日前收到一些刊物，即託書店轉寄，大約有四包，不知已收到否？今天得了E君一封信，今寄上，請兄譯示爲荷。

前一些時這里頗多謠言，現在安靜了。我們一動也沒有動，不過四鄰搬掉的多，冷靜而已。今天又已在漸漸的搬回來。

寓中大小均安，請釋念。

專此布達，即請

近安

弟豫 上 十一月十八日

一九三六年

五

汝珍兄：

四日信收到。農陳二兄尙未見過，想還在途中。

那一封信，我看不必回復了，因爲並無回話要說。

譯文有復刊的希望。遠方也大有發表的可能，所以插畫希即寄來，或寄書來，由此處照出，再即奉還亦可。最好能在本月底或下月初能夠收到書或照片。

翻印的一批人，現在已給我生活上的影響；這裏又有一批人，是印『選本』的，選三四回，便將我的創作都選在他那邊出售了。不過現在影響還小，再下去，就得另想生活法。回憶墳的弟一篇，是一九〇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譯不算外，寫作共有二百萬字，頗想集成一部（約十本），印它幾百部，以作記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當之處。不過此事經費浩大，大約不過空想而已。

我們都好的，可釋念。

專此布復，並頌

春禧

弟豫 上 二月十日

六

靖華兄：

十月十二日信收到，甚喜。譯到E君函及木耳，早收到了，我竟未通知，可謂健忘，近來記性，竟大不如前，作文也常感枯澀，真令人氣惱。

（上略）閩北似曾吃緊，遷居者二三萬人，我未受影響，其實情形也並不如傳說或報章之甚，故寓中一切如常。我本想搬一空氣較好之地，冀於病體有益，而近來離閩北稍遠之處，房價皆大漲，倒反而只好停止了。但我看這種緊張情形，此後時時要有，爲寧靜計，實不如遷居，擬于謠言較少時再找房子耳。

* 此信錄自曹靖華先生所作之生命中的第一聲雷，此文原載作家月刊，後復收集在魯迅先生紀念集中——編者註。

我病醫療多日，打針與服藥並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觀結果，而不料竟又發熱，蓋有肺炎之結核一處，尚在活動也。日內當又開手療治之。此病雖糾纏，但在我之年齡，已不危險，終當有痊可之一日，請勿念爲要。

兄之小說集，已在排印，二十以前可校了，但書名尙未得佳者。

此地文壇，依然烏烟瘴氣，想承這次風潮，成名立業者多，故清滌甚難。（下略）

餘後談，此佈，即請

刻安

弟豫 上 十月十七日

鄭振鐸

一九三三年

西諦先生：

昨喬峯交到惠贈之中國文學史三本，謝謝！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會齋白石所作諸箋，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沈了。

此信錄自現代作家書簡——編者註。

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鋪擇尤各印數十至一百幅，紙爲書葉形，采色亦須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書，或先約同人，或成後售之好事，實不獨爲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

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因在地域上，實爲最便。且孫伯恒先生當能相助也。

此布，並頌

曼福

迅 啓上 二月五日

二

西諦先生：

惠函收到。元諭用白話，我看大概是出于官意的，然則元曲之雜用白話，恐也與此種風氣有關，白話之位忽尊，便大踏步闖入文言營裏去了，于是就成了這樣一種體制。

箋紙樣張尙未到，一到，當加緊選定，寄回。印款我決籌四百，于下月五日以前必可寄出，但乞爲我留下書四十部（其中自存及送人二十部，內山書店包銷二十部），再除先

生留下之書，則須募豫約者，至多不過五十部矣。關於該書：（一）單色箋不知擬加入否？倘有佳作，我以爲加入若干亦可。（二）宋元書影箋可不加入，因其與『留眞譜』無大差別也。大典箋亦可不要。（三）用紙，我以爲不如用宣紙，雖不及夾貢之漂亮，而較耐久，性亦柔軟，適于訂成較厚之書。（五）每部有四百張，則是八本，我以爲豫約十元太廉，定爲十二元，尙是很對得起人也。

我當做一點小引，但必短如兔尾巴，字太壞，只好連目錄都排印了。然而第一葉及書簽，却總得請書家一揮，北平尙多擅長此道者，請先生一找就是。

以後印造，我想最好是不要和我商量，因爲信札往來，需時間而于進行之速有礙，我是獨裁主義信徒也。現在所有的幾點私見，是（一）應該每部做一個布套，（二）末後附一頁，記明某年某月限定印造一百部，此爲第△△部云云，庶幾足增聲價，至三十世紀，必與唐版媲美矣。

勿復並請

著安

迅 頓首 九月廿九夜

如賜函件，不如『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尤爲便捷。

三

西諦先生：

箋樣昨日收到，看了半夜，標準從寬，連『做虛白齋箋』在內，也只得取了二百六十九種，已將去取注在各包目錄之上，并箋樣一同寄回，請酌奪。大約在小紙店中，或尙可另碎得二三十種，即請先生就近酌補，得三百種，分訂四本或六本，亦即成爲一書。倘更有佳者，能足四百之數，自屬更好，但恐難矣。記得清祕閣曾印有模『梅花喜神譜』箋百種，收爲附錄，亦不惡，然或該板已燒掉乎。

齊白石花果箋有清祕、榮寶兩種，畫悉同，而有一張上却都有上款，寫明爲『△△製』，殊奇。細審之，似清祕閣版乃剽竊也，故取榮寶版。

李毓如作，樣張中只有一家版，因係色箋，刻又劣，故未取。此公在光緒年中，似爲紙店服役了一世，題簽之類，常見其名，而技藝却實不高明，記得作品却不少。先生可否另覓數

幅，存其名以報其一世之喫苦。喫苦而能入書，雖可笑，但此書有歷史性，固不妨亦有苦工也。

書名曰北平箋譜或北平箋圖，如何？

編次看樣本，大略有三大類。仿古一也；取古人小畫，宜于箋紙者用之，如戴醇士黃瘦瓢，趙撝叔無名氏羅漢，二也；特請人爲箋作畫，三也。後者先則有光緒間之李毓如，伯禾，錫玲，李伯霖，宣統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則在民國四五年後之師曾，茫父……時代編次似可用此法，而以最近之壬申，癸酉箋殿之。

前信會主張用宣紙，現在又有些動搖了，似乎遠不及夾貢之好看。不知價值如何？倘一樣，或者還不將『永久』犧牲一點，都用夾貢罷。此上，即頌

著安

迅 頓首 十月二夜

四

西諦先生：

今日下午剛寄出一信并箋樣一包，想能先到。今由開明書店匯奉洋肆百元，乞便中持收條向分店一取，爲幸。

先生所購之信箋，如自己不要，內山書店云願意買去，大約他自有售去之法，乞寄來，大約用寄書之法，分數包即可，并開明價目。內有缺張，或先生每種自己留下樣張一枚，均無礙。我想可以給他打一個八折，與之。

用色紙印如『虛白齋箋』及其他，倘能用一木板，先印顏色如原箋，則變化較多，頗有趣。不知能行否？但倘太費事，則只好作罷耳。

此布，即請

道安

附上收條一紙。

迅 頓首 十月三夜

五

西諦先生：

七日信頃收到。名目就是北平箋譜罷，因為「北平」兩字，可以限定了時代和地方。印色紙之漂亮與否，與紙質也大有關係，索性都用白地，不要染色罷。

目錄的寫法，照來信所擬，是好的。作者呢，還是用名罷，因為他的號在箋上可見。但「作」字不如直用「畫」字，以與「刻」相對。

因畫牋大小不一，而影響于書之大小，不能一律，這真是一個難問題。我想，只能用兩法對付：（一）書用五尺紙的三開本（此地五尺宣紙比四尺者貴三分之一），則價貴三分之一，而大小當皆可容得下，體裁較為好看；（二）就只能如來信所說，另印一冊，但當題為北平箋譜別冊，而另有序目，使與小本者若即若離，但我以為縱使用費較昂，倘可能，不如仍用（一）法，因為這是「新古董」不嫌其闊的。

箋上的直格，索性都不用罷。加框，是不好看的。頁碼其實本可不用，而于書籤上刻明冊數。但為切實計，則用用亦可，只能如來示所說，印在第二頁的邊上，不過不能用黑色印，以免不調和，而且倘每頁用同一顏色，則每頁須多加上一回印工，所以我以為任擇箋上

此信自現代作家書簡抄出——編者註。

之一種顏色，同時印之，每頁不盡同，倒也有趣。總之：對於這一點，我無一定主意，請先生酌定就是。

第一頁及序目，能用木刻，自然最好。小引做後，即當寄呈。

此復即頌

著安
迅 上 十月十一日

六

西諦先生：

惠函，箋紙，版畫會目，均收到。

蝴蝶裝雖美觀，但不牢，翻閱幾回，背即凹進，化爲不美觀，況且價貴，我以爲全部作此裝，是不值得的。無已，想了三種辦法——

一、惟大箋一本，作蝴蝶裝，但仍裝入于一函內。

二、惟大箋一本，作蝴蝶裝，但略變通，仍用線訂，與別數本一律，其法如訂地圖，于臺處

粘紙，又襯狹條，令一樣厚而訂之，則外表全部一樣了。

三、大箋仍別印爲大冊，但另名之曰北平巨箋譜，別作序目。

我想，要經久而簡便，還不如仍用第三法了。倘欲整齊，則當採第二法，我以爲第二法最好。請先生酌之。

箋紙當于夜間擇定，明日付郵。

此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十月十九日

七

西諦先生：

信一封及箋樣一包，頃方發出。此刻一想，費如許氣力，而板式不能如一，殊爲憾事。我想我所擔任之四十部，將紙張放大，其價不妨加倍，倘來得及，希先生爲我一囑紙鋪，但書有兩種，較費事耳。其實我想先生自存之十部，亦以大本爲宜。其廉價之一半，則以預約

出售可耳。如何，乞即示及，倘可能，當即以匯款上耳。此致即請

文安

迅 頓首 十月十九夜

八

西諦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紙張大小，如此解決，真是好極了。信箋已于十九日寄回，并兩封信，想已到。

清秘閣一向專走官場，官派十足的，既不願，去之可也，于箋譜並無礙。

第二次應否續印，實是一個問題，因為如此，則容易被同一之事絆住，不能作他事。明年能將舊木刻在上海開一展覽會，是極好的事，但我以為倘能將其代表作（圖）抽印以成一書，如楊氏留真譜之類，一面在會場發賣，就更好（雖然不知道能賣多少）。倘無續印之決心，預告中似應刪去數語（稿中以紅筆作記），此稿已加入個人之見，另錄附奉，乞酌定為荷。

我所藏外國木刻，只四十張，已在十四五開會展覽一次，于正月再展覽，似可笑。但中國青年新作品，可以收羅一二十張。但是，沒有好的，即能平穩的亦尚未有。

仿箋雜記是極有趣的故事，可以印入譜中。第二次印箋譜，如有人接辦，則爲紙店開一利源，亦非無益，蓋艸創不易，一創成，則別人亦可踵行也。

此復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十月二十一日

現在十月中旬，待登出廣告，必在十二月初或中旬了，似不如改爲正月十五截止，一面即出書，希酌。 同日又及

九

西諦先生：

十月二十二函奉到。廣告兩種昨收到，封皮已拆，似經檢查，但幸仍發下，當即全交內山，託其分配，因我在此交遊極少也。大約箋譜之約罄，當無問題，而清劇恐較慢。

上海箋會自搜數十種，皆不及北平；杭州廣州，則會託友人搜過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于上海，有許多則即上海箋也，可笑，但此或因爲搜集者外行所致，亦未可定。總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儼然成集，蓋難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箋，當有佳製，倘能亦作一集，甚所望也。

文學季刊一有風聲，此間即發生謠言，謂因與文學社意見不合，故別辦一種云云。上海所謂『文人』之墮落無賴，他處似乎未見其比，善造謠言者，此地亦稱爲『文人』；而且自署爲『文探』，不覺可恥，真奇。季刊中多關於舊文學之論文，亦很好，此種論文，上海是不會有的，因爲非讀書之地。我居此五年，亦自覺心粗氣浮，頗難救藥，但于弟一期，當勉力投稿耳。致建人信，後日當交去。

在上海開一中國舊木刻展覽會，當極有益，惟惜陽歷一月，天氣太冷耳。前信謂我所有木刻，已會展覽，不宜再陳列，現在一想，似可用外國近代用木刻插畫之書籍，一併陳列，以資參考。此種書籍，我約有十五種，倘再假得一二十種，也就可以了。

此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十月廿七夜

西誦先生：

十，卅一函并箋樣均收到，此次大抵可用，明日當另封掛號寄還。十二月可成書，尤好，但以先觀爲快，或將我的一份，即由運送局送來，如何？倘以爲是，當令內山紹介，寫一信，臨時并書一同交與，即可矣。

廣告因以爲未付印，故加入意見，重做了一遍，其實既已印好，大可不必作廢而重印，但既已重印，也就無可多說了。

此次箋譜成後，倘能通行，甚好，然亦有流弊，即版皆在紙鋪，他們可以任意續印多少，雖儉工減料，亦無可制裁。所以第一次我們所監製者，應加以識別。或序跋等等上不刻名，而用墨書，或後附一紙，由我們簽名爲記（樣式另擬附上），此後即不負責。此非意在製造『新古董』，實因鑒于自己看了翻板之芥子園而恨及創始之王氏兄弟，不欲自蹈其覆轍也。

序已寄出，想當先此而到。簽條託兼士寫，甚好。還有第一頁（即名『引首』的）也得覓人寫，請先生酌定，但我只不贊成錢玄同，因其議論雖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

對於文字的新壓迫將開始，聞杭州禁十人作品，連冰心在內，奇極，但係謠言亦難說，茅兄是會在壓迫中的，而且連國木田獨步集也指為反動書籍，你想怪不怪。開明之被封，我以為也許由於營業較佳之故，這回北新就無恙。前日潘公展朱應鵬輩，召書店老板訓話，內容未詳，大約又是禁左傾書，宣揚民族文學之類，而他們又不做民族文學稿子，在這樣的指導下，開書店也真難極了。不過這種情形，我想也不會持久的。

我有蘇聯原版木刻，東洋頗少見，想用珂羅板紹介于中國，而此地印費貴，每板三元，記得先生言北平一元即可，若然，則四十板可省八十元，未知能撥充給我代付印否，且即在北平裝訂成書。倘以為可，他日當將全稿草訂成書本樣子，奉託。

關於文學季刊事，前函已言，茲不贅。此復即請

著安

迅 上 十一月三夜

西諦先生：

十一月七日信頃收到。最近的箋樣，是三日寄出的，捲作一捲，用周喬峯名掛號，又有一信，不知現已否？倘未到，則請重寄一份，以便挑選。

序文我想還是請建功兄寫一寫。簽條則請兼士。

對於目錄，我有一點異議，所以略有小搗亂，寄回希酌。排列的意思，是以無甚意思的『仿古』開端，漸至興盛，而末冊却又見衰頹之象，並且不至於看到末冊，即以索然無味的『仿古』終，對於讀者，亦較有興趣也。

尙未收到之一批，倘收到，請先生裁擇加入就好。

名印託劉小姐，就夠好了。居上海久，眼睛也漸漸市儈化，不辨好壞起來，這裏的印人，竟用楷書改成篆體，還說什麼漢派浙派，我也就隨便刻來應用的。至于印在書上的一

此信自現代作家書簡抄出——編者註。

方，那是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較的好。

靈寶戶圖的複印本，真如原版一樣，我希望這書的早日印成，以快先睹。明紙印本，只能算作特別本（西洋版畫，也常有一二十部用中國或日本紙的特製本），此外最好仍用宣紙，并另印極便宜紙張之本子若干，以供美術學生之用。也大約新派木刻家，有些人願意參考的。數目也許並不多，但出版者也只能如此布置。我前印士敏土之圖，原是供給中國的，不料買者寥寥，大半倒在西洋人日本人手裏。

此書一出，詩鈞畫譜可以不印了。我的意見，以為刻工粗拙者也可以收入一點，倘亦預約，希將章程見示。

板兒楊，張老西之名，似可記入訪箋雜記內，藉此已可知張口為山西人。大約刻工是不專屬於某一紙店的，正如來札所測，不過即使專屬中國，也竟可糊塗到不知其真姓名（況且還有綽號）。我用了一個女工，已三年多，知其姓許，或舒，或徐，而不知其確姓，普通但稱之為『老阿姐』或『娘姨』而已。

『興奮』我很贊成，但不要『太』，『太』即容易疲勞。這種書籍，真非印行不可。新

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壓迫，難以發達；舊的又只受着官私兩方的漠視，摧殘，近來我真覺得文藝界會變成白地，由個人留一點東西給好事者及後人，可喜亦可哀也。

季刊稿當做一點。此復即請

著安

迅上 十一月十一日

一一一

西諦先生：

十六日信收到。所指『樣本』當係謂託葉先生轉寄者，但我至今並未收到，明天當寫信去一問。

榮錄之箋只一枚，有無是不成問題的。

故宮博物館之版雖貴，但印得真好，只能怪自己沒有錢。每幅一元者，須看其印品才知道，因為玻璃版也大有巧拙的，例如師曾遺墨，就印得很不高明。

這一月來，我的投稿已被封鎖，即無聊之文字，亦在禁忌中，時代進步，諱忌亦隨而進

步，雖僞自由，亦已不准，但北平箋譜序，或尙不至『抽爨』如錢謙益之作歟？

此復即頌

著安

迅 上 十一月廿日

三

西諦先生：

頃得惠書，謹悉一切。序文甚好，內函掌故不少，今惟將覺得可以商榷者數處，記出寄還，希酌奪。葉先生處樣張終無消息，寫信去問，亦無回音，不知何故也，因亦不再寫信。

『毛樣』請不必寄來，因為內容已經看熟，成書後之狀況，可以閉目揣摩而見之，不加上序目，成爲一部完書。否則，『毛樣』放在寓中，將永遠是『毛樣』，又糟蹋了一部書也。

海上『文攤』之狀極奇，我生五十餘年矣，如此怪象，實是第一次看見，倘使自己不是中國人，倒也有趣，這真是所謂 *Circusque*，眼福不淺也，但現在則頗不舒服，如身穿一

件未曾晒乾之小衫，說是苦痛，並不然，不說是沒有什麼，又並不然也。

此復，即請

著安

迅 上 十二月二日

一四

西諦先生：

昨日收到聖陶先生寄來之箋樣，因即將其中之三幅，于夜間掛號寄上了。

前在上海面談時，記得先生曾說大村西崖複刻之中國插畫書籍，現已易得，後函東京搜求，則不得要領。未知其書之總名爲何，北平能購到否？統希便中見示。倘在北平可得，則希代買一部見寄也。此上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十二月五日

一九三四年

一五

西諦先生：

頃接六日信，甚喜。北平箋譜極希望能夠早日出書，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只望令榮寶齋從速運來，因為這里也有人等着。至于我之二十部，實已不能分讓，除我自藏及將分寄各國圖書館（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為紳士之英）者外，都早已約出，且還不夠，正在籌劃怎樣應付也。天行寫了這許多字，我想送他一部，如他已豫約，或先生曾擬由公物中送他，則此一節可取消，而將此一部讓給別人；又，靜農已向我約定一部，亦乞就近交與，所餘十八部，則都運上海，不能折扣矣。

第二次印恐為難，因為大約未必再能集至一百人，一拖延，就散了。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做事萬不要停頓在一件上（也許這是我年紀老起來了的緣故），此書一出，先生大可以作第二事，就是將那資本，來編印明代小說傳奇插畫，每幅略加解題，仿箋譜豫約辦法。更進，則北平如尚有若干好事之徒，大可以組織一個會，影印木板小說，如西游，平妖之

類，使牠能夠久傳，我想，恐怕紙墨更壽于金石，因為牠數目多。上海的邵洵美之徒，在發議論罵我們的印箋譜，這些東西，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喫完許多米肉，搽了許多雪花膏之後，就什麼也不留一點給未來的人們的——最末，是「大出喪」而已。

前幾天，寄了一些原版晚笑堂書傳之類給俄木刻家，箋譜出後，也要寄一部，他們之看中國，是一個謎，而知識甚少，他們畫五六百年前的中國人，也戴紅纓帽，且拖着一條辮子，站在牌樓之下，而遠處則一定有一座塔——豈不哀哉。

文學二卷一號，上海也尚未見，聽說又不准停刊，大約那辦法是在利用舊招牌，而換其內容，所以第一着是檢查，抽換。不過這辦法，讀者之被欺騙是不久的，刊物當然要慢慢的死下去。文學季刊未到，見過目錄，但也如此麻煩，却得信後才知道，因為我總以為北平還不至于像上海的。我的意思，以為季刊比月刊較厚重，可以只登研究的文章，以及評論，隨筆，書報紹介，而詩歌小說則從略，此即清朝考據家所走之路也。如此，則成績可以容易地發表一部分。但上海詞學季刊第三期，却有不振之狀。

大公報及國聞週報要投稿，倒也並非不肯投。去年在上海投稿時，被刪而又刪，有時

竟像講昏話，不如沈默之爲愈，所以近來索性不投了，但有時或有一兩篇，那是只爲了稿費。北邊的容易犯諱，大概也不下于上海，還是不作的好罷。

此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一月十一夜

一六

西諦先生：

下午晤璧兄，知即以夜車北上。頃檢北平箋譜，則所缺凡五葉，即：

第四本師會花果箋（淳）內缺黃蜀葵，

第五本俞明人物箋（淳）內缺倚窗美人，

第六本吳澂花卉箋（淳）內缺水仙，

又

缺紫玉簪，

又 二十幅梅花箋（靜）內缺一幅。

最前之四幅，前次見寄之樣本中皆有之，可以拆下補入。惟梅花箋乞補寄，因不知所缺者爲何人作，故別紙錄所存之作名備覽。此上即頌

著安

迅 頓首 一月二十九夜

所存梅花箋

- | | | | | |
|-------|--------|--------|---------|-------|
| 一 桂浩度 | 二 蕭瑟 | 三 胡佩衡 | 四 齊白石 | 五 馬晉 |
| 六 石雪 | 七 楊葆益 | 八 與恬 | 九 屈兆麟 | 十 袁甸齋 |
| 十一 待秋 | 十二 觀岱 | 十三 吳甯祁 | 十四 蒼虬居士 | 十五 修髯 |
| 十六 退翁 | 十七 湯定之 | 十八 陳煦 | 十九 陳年 | |

一七

西諦先生：

五日函及北平箋譜補頁五張，已于今九日同時收到。分送印本辦法，請悉如來函辦理。英國亦可送給，以見並無偏心，至于德意，則且待他們法西結束之後可耳。第二次豫約

數目，未知如何？倘已屆五十或一百，我並不反對再印，但只須與初版略示區別，如有餘書，則當酌加書價出售，庶幾與初版預約及再版預約者皆有區別也。

先前未見過十竹齋箋譜原本，故無從比較，僅就翻本看來，亦頗有趣，翻刻全部，每人一月不過二十餘元，我豫算可以擔任，如先生覺其刻本尚不走樣，我以為可以進行，無論如何，總可以復活一部舊書也。至于漸成圖版叢刊，尤為佳事，但若極細之古刻，北平現在之刻工能否勝任，却還是一個問題，到這時候，似不妨雜以精良之石印或珂羅版也。

中國明人（忘其名）有水滸傳像，今似惟日本尚存翻刻本，時被引用，且加贊歎，而覓購不能得，不知先生有此本否？亦一叢刊中之材料也。

上海之青年美術學生中，亦有願參考中國舊式木刻者，而苦于不知，知之，則又苦于難得，所以此後如圖版刻成，似可于精印本外，別製一種廉價本，前者以榨取有錢或藏書者之錢，後者則以減輕學生之負擔并助其研究，此于上帝意旨，庶幾近之。

我在這里其實並無正業，而又並無閑空，蓋因『打雜』之故，將許多光陰，都虛擲于莫名其妙之中。文學第二期稿，創作恐不能著筆，至于無聊如選本那樣之雜感，則當于二

十五日以前，寄奉一則也。

專此布復，即請

道安

訊 頓首 二月九日

一八

西諦先生：

日前獲惠函并北平箋譜提單，已于昨日取得三十八部，重行展閱，覺得實也不惡，此番成績，頗在豫想之上也。賬目如已結好，希擲下，以便與內山算賬。

本想于這幾天爲文學季刊作一小文，而瑣事蝟集，不能靜坐。爲賭氣計，要于日內編印雜感，以破重壓，此事不了，心氣不平，宜于文學季之文，不能下筆，故此其實已不能寄稿，希諒察爲荷。

新年新事，是查禁書籍百四十餘種，書店老版，無不惶惶奔走，繼續着拜年一般之忙碌也。

此布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二月廿四夜

一九

西諦先生：

二十四日寄奉一函，想已達。北平箋譜收到後，已經逐函查檢，不料仍有缺頁，共六幅，別紙開出附奉。不知可以設法補印否？希費神與紙鋪一商，倘可，印工雖較昂亦無礙，因如此，則六部皆得完全也。

此書在內山書店之銷場甚好，三日之間，賣去十一部，則二十部之售罄，當無需一星期耳。

第二次印之豫約者，不知已有幾人，尙擬舉辦否？

先生之書籍插畫集，現已如何，是否仍行豫約，希見示爲幸。

此布，即請

文安

迅 頓首 二月廿六夜

110

西諦先生：

日前奉一函，係擬補印缺頁者，未知已到否？

北平箋譜之在內山書店，銷路極好，不到一星期，二十部全已賣完，內山謂倘若再版，他仍可要二三十部。不知中國方面，預約者已有幾人？如已及二十部（倘有三十部，則可只給內山二十部），那就不妨開印了。

此書再版時，只要將末頁改刻于第一二行上，添『次年△月再版△△部越△月畢』十四字，又，選定者之名，亦用木刻就好了。此布即請

文安

迅 頓首 三月三日

西諦先生：

五日信并賬目均收到。內山加入，還在發表豫約之先，我想還是作每部九、四七算，連運費等共二〇一、六五元，其一、六五由我之五三、三六四八內減去，我即剩五一、七一四八了，即作爲助印圖本叢刊之額之用。但每月刊刻十竹齋箋譜費用，則只要先生將數目通知，仍當案月另寄。

關於北平箋譜再版事，前函已提起，頃想已到。今日與內山商量，他仍願加入三十部，取得三百元，當于下星期匯上，那麼，必要者已有八十部，大可以開印了，所餘的二十部，是決不會沈滯的。第二次印對於內山，我想仍作每部九、四七算。

寄法美圖書館的兩部，前日寄出，而稅關說這不是書籍，是印刷品，每部抽稅一元五角，你看可笑不可笑。

缺頁倘能早印見寄，甚好。這回付印，似應囑裝訂者小心，或者每種多印幾張，以備補缺之用才好。因爲買這類高價書的人，大抵要檢查，恐怕一有缺頁，會來麻煩的。

禁書事未聞解決。文學三月號，至今未出。文學三期稿，當勉力爲之。

此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三月十日

三

西諦先生：

十日寄一函，想已到。北平箋譜之內山書款，已交來三百元，即囑舍弟由商務印書館匯奉，取得匯票，今附上，希察收爲幸。

老蓮之水滄圖，久聞其名，而未一見。日本所翻刻者，係別一明人作，世界美術全集續編中曾印數頁，每頁二人。但偶忘作者名，稍暇當查出，庶于中國或有訪得之望。

文學第四期至今未出，蓋因檢查而遷延，聞此後或不至再誤期。書案無後文，似有不死不活之概，蓋內幕複雜，非一時所能了也。

箋譜再版，約者已有七十部，則事已易舉。尾頁如嫌另刻費事，我以爲亦可就原版將末行鋸去（因編者之名，已見于首頁）而別刻一木印，記再刻之事，用朱印于第一二行

之下，當亦不俗耳。

此布，即請

文安

迅 頓首 三月十三夜

一三

西諦先生：

二十一日函并北平箋譜缺頁五張，均收到。

十竹齋箋譜的山水，複刻極佳，想當尚有花卉人物之類，倘然，亦殊可觀。古之印本，大約多用礦物性顏料，所以歷久不褪色，今若用植物性者，則多遇日光，便日見其淡，殊不足以垂遠。但我輩之力，亦未能澈底師古，止得從俗。抑或者北平印箋，亦尚有仍用礦物顏料者乎。

刻工的工錢，是否以前已由先生付出？便中希見告。何月起，每月每人約若干。以便補寄及續寄。

著安

世界美術集續編，誠係『別集』之誤，水滸像記得是在東洋版畫篇中。勿復，願請

迅 上 三月廿六日

二四

西諦先生：

再版北平箋譜，不知已在進行否？初版之一部，第二本中尚缺王詔畫梅（題云寄與隴頭人）一幅，印時希多印此一紙，寄下以便補入爲荷。此致即請

著安

迅 上 五月二夜

二五

西諦先生：頃得十二日惠函，複印木刻圖等一卷，亦同時收到。能有箋譜補編，亦大佳，但最好是另有人仿辦，倘以一人兼之，未免太煩，且只在一件事中打圈子也。加入王馬兩位爲編輯及作序，我極贊同，且以爲在每書之首葉上，可記明原本之所從來，如四部

叢刊例，庶幾不至掠美。十竹齋箋譜刻成印一二批後，以板贈王君，我也贊成的，但此非繁銷書，印售若干後，銷路恐未必再能怎麼盛大，王君又非商人，不善經營，則得之亦何異于駿骨。其實何妨在印售時，即每本增價壹二成，作為原本主人之報酬，買者所費不多，而一面反較有實益也。至于版，則當然仍然贈與耳。雕版畫集印刷甚好，圖則洗紗，焚香最佳，柳枝較遜，所惜者紙張不堅，恐難耐久，然亦別無善法。此書無北平箋譜之眩目，購者自當較少，但百部或尚可售罄。有圖無說，非專心版本者莫名其妙，詳細之解說，萬不可缺也。

得來函後，始知桂公塘為先生作，其先曾讀一遍，但以為太為指南錄所拘束，未能活潑耳，此外亦無他感想。別人批評，亦未留意。文學中文，往往得酷評，蓋有些人以為此是『老作家』集團所辦，故必加以打擊。至于謂『民族作家』者，大約是新疊中語，其意在一面中傷文學，儕之民族主義文學，一面又在譏刺所謂民族主義作家，笑其無好作品。此即所謂『左打左派，右打右派』，『鐵報』以來之老拳法，而實可見其無『疊』也。新光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氣，傲然陵人，勢所難免，如童子初着皮鞋，

必故意放重腳步，令其窠囊作聲而後快，然亦無大惡意，可以一笑置之。但另有文氓，惡劣無極，近有一些人，聯合謂我之南腔北調集乃受日人萬金而作，意在賣國，稱爲漢奸；又有不滿于語堂者，竟在報上造謠，謂當福建獨立時，曾秘密前去接洽。是直欲置我們于死地，這是我有生以來，未曾見此黑暗的。

列文係他調，其調開之因，與『林』之論戰無涉，蓋另有有力者，非其去職不可，而暗中發動者，似爲待桁。此人在官場中，蓋已頗能有作爲，且極不願我在自由談投稿。揭發何家槐偷稿事件，即彼與楊邨人所爲，而自由談每有有利于何之文章，遂招彼輩不滿，後有署名宇文宙者之一文，彼輩疑爲我作，因愈怒，去黎之志益堅，然宇文實非我，我亦終未知其文中云何也。梓生忠厚，然胆小，看這幾天，投稿者似與以前尚無大不同，但我看文氓將必有稿勒令登載，違之，則運命與烈文同。要之，自由談恐怕是總歸難辦的。

不動筆誠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記一男一女，持刀對立曠野中，無聊人競隨而往，以爲必有事件，慰其無聊，而二人從此毫無動作，以致無聊人仍然無聊，至于老死，題曰

復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過憤激之談，該二人或相愛，或相殺，還是照所欲而行的爲是。因爲天下究竟非文氓之天下也。勿復即請

道安

短文當作一篇，于月底寄上。

又及

迅

頓首

五月十六夜

二六

西諱先生：

新俄木刻集已印成，今日寄奉一本，想可與此信同時到達。此係從東京印來，每本本錢一元二角，並不貴，印工也不壞，但二百五十本恐怕難以賣完，則折本也必矣。

北平箋譜除內山之卅部外，我曾另定兩部，其中之一部，是分與王思遠君的，近日得他來信，始知亦與先生相識，則出版後此一部可就近交與，只以卅一部運滬就好了。一面則由我寫信通知他，令他自行與先生接洽。

再版出時，寫書簽之兩沈，似乎得各送一部，不知然否？

文學季刊中文，當于月底寫寄，但無聊必仍與選本相類也。上海盛行小品文，有人疑我在號召攻擊，其實不然。但看近來名家的作品，却真也愈看愈覺可厭。此布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五月廿四日

二七

西諦先生：

前幾日寄上引玉集一本，想已達。

拙文附上，真是『拙』極，已經退化，于此可見，倘能廁『散文隨筆』之末，則幸甚矣。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五月卅一日

近正在收集中國新作家之木刻，擬以二十幅印成二本，名之曰木刻紀程，存案，以視此後之進步與否。 又及

西諦先生：

五月二十八日信，今日午後收到。去年底，先生不是說過，十竹齋箋譜文求堂云已售出了麼？前日有內山書店店員從東京來，他說他見過，是在的，但文求老頭子惜而不賣，他以爲還可以得重價。又見文求今年書目，則書名不列在內，他蓋藏起來，當作寶貝了。我們的翻刻一出，可使此寶落價。

但我們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態，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無怪古人之要修仙，蓋非此則不能多看書也。年內先印兩種，極好。舊紙及毛邊，最好是不用，蓋印行之意，廣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紙張須求其耐久。倘辦得到，不如用黃羅紋紙，買此種書者必非精窮人，每本貴數毛當不足以餒其氣。又聞有染成顏色，成爲舊紙之狀者，倘染工不貴而所用顏料不至蝕紙使脆，則宣紙似亦可用耳。

另選百二十張以製普及版，也是最要緊的事，這些畫，青年作家真應該看看了。看近

日作品，于古時衣服什器無論矣，即畫現在的事，衣服器具也，錯誤甚多，好像諸公子裸體模特兒之外，都未留心觀察，然而裸體畫仍不佳。本月之東方雜誌（卅一卷十一號）上有常書鴻所作之裸女，看去彷彿當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的，如此者是不常見的。蓋中國藝術家，一向喜歡介紹歐洲十九世紀末之怪畫，一怪，即便于胡爲，于是畸形怪相，遂瀰漫于畫苑。而別一派，則以爲凡革命藝術，都應該大刀闊斧，亂砍亂劈，凶眼晴，大拳頭，不然，即是貴族。我這回之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諸公之參攷的，其中多少認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揮而就的作品，倘有影響，則幸也。

引玉集印三百部，序跋是在上海排好，打了紙板寄去的（但他們竟顛倒了兩頁），印紙裝訂，連運費在內，共三百二十元（合中國錢），但印中國木刻，恐怕不行。引玉集原圖，本多小塊，所以書不妨小，這回却至少非加大三分之一不可，加大的印價，目前已去函問，得復後當通知。大約每本六十圖，則當需二元，百二十圖分兩本，成本當在四元至三元半，售價至少也得定五元了。

投稿家非投稿不可，而所見又不多，得一小題，便即大做，而且往往反覆不已。桂公塘

事即其一，我以為大可置之不理，此種辯論，廢時失業，實不如閑坐也。近來時被攻擊，憤而安之，縱令誣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辯，而至今亦終未死，可見與此輩講理，乃反而上當耳。例如鄉下頑童，常以紙上畫一烏龜，貼于人之背上，最好是毫不理睬，若認真與他們辯論自己之非烏龜，豈非空費口舌。

小品文本身本無功過，今之被人詬病，實因過事張揚，本不能詩者爭作打油詩，凡宏道李日華文，則譽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隨起。總之，裝腔作勢，是這回的大病根。其實，文人作文，農人掘鋤，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際，文人偏要裝作粗人，玩什麼『荷鋤帶笠圖』，農夫則在柳下捧一本書，裝作『深柳讀書圖』之類，就要令人肉麻。現已非晉，或明，而論語及人間世作者，必欲作飄逸閒放語，此其所以難也。

但章之攻林，則別有故，章編人言，而林辭編輯，自辨刊物，故深恨之，仍因利益而已，且章頗惡劣，因我在外國發表文章，而以軍事裁判暗示當局者，亦此人也。居此已近五年，文壇之墮落，實為前此所未見，好像也不能再墮落了。

本月文學已見，內容極冗實，有許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國人的思想根柢的。頃讀清

代文字獄檔第八本，見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書于乾隆，請其出力，結果幾乎殺頭。真像明清之際的佳人才子小說，惜結末大不相同耳。清時，許多中國人似並不悟自己之爲奴，一歎。

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六月二日夜

二九

西諦先生：

再版北平箋譜，此地有人要預約兩部，但不知尚有餘本否？倘有，則希于將來彙運時，加添兩部，并在便中以有無見示爲荷。此布，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六月二十日

三〇

西諦先生：

六月十八日函及十竹齋箋譜樣張，今天都收到。箋譜刻的很好，大張的山水及近于寫意的花卉，尤佳。此書最好是趕年內出版，而在九或十月中，先出珂羅版印者一種。我想，購買者的經濟力，也應顧及，如每月出一種，六種在明年六月以內出全，則大多數人力不能及，所以最好是平均兩月出一種，使愛好者有回旋的餘地。

對於紙張，我是外行，近來上海有一種『特別宣』較厚，但我看並不好，研亦無用，因為牠的本質粗。夾頁有時會離開，自不可用。我在上海所見的，除上述二種外，僅有單宣，夾宣（或云即夾貢），玉版宣，養輝了。杭州有一種『六吉』較薄，上海未見。我看其實是北平箋譜那樣的真宣，也已經可以了。明朝那樣的棉紙，我沒有見過新製的。

前函說的美術別集中的水滸圖，非老蓮作，乃別一明人本，而日本翻刻者，老蓮之圖，我一張也未見過。周子就也不知其人，未知是否蔡先生的親戚？倘是，則可以探聽其所在。我想，現在大可以就已有者先行出版；水滸圖及博古貞子，頁數較多，將來得到時，可以單行的。

至于爲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爲印明本插畫是不夠的，因爲明人所作的圖，惟明事或不誤，一到古衣冠，也還是靠不住，武梁祠畫象中之商周時故事畫，大約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選取漢石刻中畫象之清晰者，晉唐人物畫（如顧凱之女史箴圖之類），直至明朝之聖諭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說明；（二）再選六朝及唐之士俑，託善畫者用線條描下（但此種描手，中國現時難得，則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說明。青年心粗者多，不加說明，往往連細看一下，想一想也不肯，真是費力。但位高望重如李毅士教授，其作長恨歌畫意，也不過將梅蘭芳放在廣東大旅館中，而道士則穿着八卦衣，如戲文中之諸葛亮，則于青年又何責焉呢？日本人之畫中國故事，還不至于此。

六月號之文學出後，此地尙無罵聲，但另有一種脾氣，是專做小題，與並非真正之敵尋覓。此本多年之老脾氣，現在復發了，很有些人爲此不平，但亦無以感之，而這些批評家之病亦難治。他們斥小說家寫『身邊瑣事』而不悟自己在做『身邊批評』較遠之大敵，不看見，不提起的。但（一！）此地之小品文風潮，也真真可厭，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嘮叨，又無思想，乏味之至。語堂學聖歎一流之文，似日見陷沒，然頗沾沾自喜，病

亦難治也。

罵別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則自己不做事，而罵別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與此輩理論，可以被牽連到白費唇舌，一事無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無益處。我現在得了妙法，是謠言不辯，誣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順便中，則偶刺之。他們橫豎就要消滅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報復之意云爾。

十竹齋箋譜刻工之錢，當于月底月初匯上一部分。

專此布復，即請

道安

筆 上 六月廿一日

寄茅兄函，頃已送去了。 又及

三

西諦先生：

前幾天寄上一函，想已到。

今由開明書店匯上洋叁百元，爲刻十竹齋箋譜之用，附上收條，乞便中一取爲荷。
再版之北平箋譜，前曾預定二部，後又發信，代人定二部。其中之一部，則曾請就近交與王君，并囑他自己直接接洽，現不知已有信來否？

已刻成之十竹齋箋，暫借紙店印少許，固無大礙，但若太多，則與木刻鋒棱有損，至成書時，其中之有一部分便不是『初印』了。所以我想：如製箋，似以書成以後爲是。

此版刻成後，至少可印五六百部；別種用珂羅版印者，則只有百部，多少之數，似太懸殊。先前上海之老同文石印，亦極精細，北京不知亦有略能臻此者否？倘有之，則改用石印，似亦無不可，而書之貴賤，只要以紙質分，特製者用宣紙，此外以廉紙印若干，定價極便宜，使學生亦有力購讀，頗爲一舉兩得，但若無好石印，則自然只能仍如前議。

上海昨今大熱，室內亦九十度以上了。
專此布達，並請

著安

隼 頓首 六月廿六夜

西諦先生：

二十七日寄奉一函并匯款三百元，不知已收到否？

周子競先生這人，以問許季荊，說是認識的，他是蔡先生的親戚，但會不見，今天已面託蔡先生，相見時向其轉借了。我想，那麼，遲遲早早，總該有回信。

假如肯借的話，掛號寄至北平呢，還是由我在此照相呢？如用後一法，則照片應大多少？凡此均希示及。

前二三星期，在二酉書店見一本筆花樓新聲，顧仲芳畫，陳繼儒序，萬曆丙申刊，頗破爛，已修好，價六十元。過了幾天又去，則已賣去了。其圖是山水，但我看也並不好。

此布，即請

道安

筆 頓首 六月二十九日

又北平箋譜再版本，前由我豫約者共四部，現又有一人要買，所以再添一部，共五部，

其中除一部直接交與北平王君外，餘四部乞于內山書箱中附下爲荷。 又及

三三

西諺先生：

二日函收到，致保宗兄箋已交去。

十竹齋箋譜我想豫約只能定爲八元，非豫約則十二元，蓋一者中國人之購買力，恐不大；二則孤本爲世所重，新翻即爲人所輕，定價太貴，深恐購者裹足不至。其實豫約本即最初印，價值原可增大，但中國讀者恐未必想到這一著也。

有正書局之芥子園畫譜三集，定價實也太貴；廣告雖云木刻，而有許多却是玻璃板，以木版著色，日本人有此印法，蓋有正即託彼國印之，而自謂已研究木刻十餘年，真是欺妄。

三根是必顯神通的，但至今始顯，已算緩慢。此公遍身謀略，凡與接觸者，定必麻煩，倘與周旋，本亦不足懼，然別人那有如許閒工夫。嘴亦本來不吃，其吶吶者，即因雖談話時，亦

在運用陰謀之故。在廈大時，即逢迎校長以驅除異己，異己既盡，而此公亦爲校長所鄙，遂至廣州，我連忙逃走，不知其何以又不安于粵也。現在所發之狗性，蓋與在廈大時相同。最好是不與相涉，否則鉤心鬪角之事，層出不窮，真使人不勝其擾。其實，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石印既多弊病而價又並不廉，還是作罷的好。但北平的珂羅版價，却也太貴。我前印士敏土二百五十本，圖版十頁，連紙張裝訂二百二十餘元。今商務印書館雖不再作此生意，但他處當尚有承印者，如書能南運，似不妨在上海印，而且買紙之類，亦較便利。不知暑假中，先生將南來否？

周子競果係蔡子民先生之親戚，前曾託許季荊打聽，昨得蔡先生信，謂他可以將書借出，併將其住宅之電話號數開來，謂可自去接洽。我想，倘非立刻照相，借來放着是不好的，還是臨用時去取的好。先生以爲何如？還是就先買一批黃色羅紋紙，先將牠印成存下，以待合訂呢？

許季蕸做了北平什麼女校長了，在找教員。該校氣魄遠不如燕大之大，是非恐亦多。但不知先生肯去教否？希示及。

上海近十日室內九十餘度，真不可耐，什麼也不能做，滿身痱子，算是成績而已。

專此布達，並請

著安

隼 頓首 七月六夜

三四

西諦先生：

二日函收到；前一信也早收到了，因聞先生有來滬之說，故未復，而不料至今仍未行。不知究要來否？

{北平箋譜到時，當照辦。}

{十竹齋箋樣花卉最好，這種畫法，今之名人就無此手腕；山水刻得也好，但因爲畫稿本纖巧，所以有些出力不討好了。原書既比前算多一倍，倘環境許可，只好硬着頭皮幹完。}

每刻一張即印，寄存我處，亦好，現在我尚有地方可藏，不過將來也難說，然而現在的事，也豫算不了這許多。先生說的第一二本，是否即前半本？我想，先賣是不錯的，單面印，毛裝，算是前一期。後半本爲後期，那時再來一次預約。

先生如南來，就印陳老蓮畫集何如？材料帶來，周子競君處亦待先生去接洽。倘上海無好印刷，可以自己買好紙張，託東京去印的。我這回印木刻，他們于原底子毫無損壞。

靜事已聞，但未詳。我想，總不外乎獻功和搶飯碗，此風已南北如一。段執政時，我以爲『學者文人』已露盡了醜態，現在看起來，這估計是錯的。昔讀宋明末野史，嘗時時鄙書憤歎，而不料竟親身遇之也，嗚呼！

上海又大熱，我們是好的。穆木天被捕，不知何故，或謂與希圖反日有關云。

專此布復，即請

道安

聿 頓首 八月五日

西諦先生：

七日函并取書條一張，存根二張，早已收到，惟書尙未到，這是照例要遲一些的。先生此次南來，希將前回給我代刻的印章攜來爲禱。

餘容面罄，即請

旅安

隼 頓首 八月十四夜

三六

西諦先生：

廿四日信并紙樣及箋樣，頃已收到；惟書未到，例必稍遲。開明買紙事，因久無消息，曾託巧尊去問，後得來信，謂雪村赴粵，此外無人知其事云云，落得一個莫名其妙。日前，又託梓生去問其熟人之紙鋪，迨寄紙樣來，則所謂『羅甸紙』者，乃類乎連史之物，又落得一個莫名其妙。今得實物，大佳，日內當自去探門路一訪，倘不得要領，當再託開明，因我頗疑開明亦善于渺無消息者也。

十竹齋首冊已刻好，我以為可以先賣，不待老蓮。但豫約之法頗難，當令賣者付錢四元，取書一冊，至半年後乃有第二冊，而尙止半部。較直截之法，則不如于書印出後，每本賣特價二三月，兩塊錢一本也。但如此辦法，每本銷數，必有不同，于善後有礙。如何是好，請先生決之。

後之三本，還是催促刻工，趕至每五個月刻成一本，如是，則明年年底，可以了結一事了。太久不好。

水滸牌子恐不易得，但當留心。凌煙閣圖會一見，亦頗佳，且看紙價如何，如能全附在後，不如全印，而于序中志其疑。因上官周之作，亦應紹介，竹莊畫傳尙流行，我輩自不重印，趁機會帶出一種，亦大佳也。

專此布復，即請

著安

譯文只印二千五百，銷路未詳，但恐怕未必好。

又及

迅 頓首 九月廿七日

西諦先生：

昨得惠函，即奉復，想已達。今午得書三本，紙二百二十枚，共一包無誤。凌煙功臣圖曾在上海見過一部，版較大，與寄來者不同，蓋小者又係摹本。翻閱一過，覺其技尙在上官竹莊下遠甚，疑係取竹莊畫傳中人物，改頭換面，以欺日本人者，并沈南蘋跋亦屬偽造，蓋南蘋在日本頗有名也。南蘋雖專長花卉，但對於人物，當亦不至不能辨別至此。我看連一二幅亦不必附，或僅于總序中一提，但即不提亦可。

午前持『羅甸紙』問紙鋪，多不識，請恐係外國品，然則此物在南方之不多見，亦可知矣。看紙樣，簾紋甚密，或者高麗產亦說不定。現已一面以樣張之半寄夏可尊，托其擇內行人再向紙鋪一訪，一面託內山去問日本紙店，有無此物，并取日本紙樣張，看可有宜于使用者否。

九歌圖每頁須照兩次，製版費必貴。如每頁紙價二分，則百頁之書，本錢已在三元左

右，非賣五元不可了。

現在的問題，是倘有羅甸，自然即用羅甸。倘沒有，則用毛太紙，抑用日本紙乎（如果每頁不逾二分的話）希給與意見爲幸。

專此布達，即請

遵安

迅 上 九月廿八日

三八

西諦先生：

三日信已收到。日本紙樣已去取，但無論如何，價必較中國貴。巧尊尙無信來，黃色羅紋紙事，且稍待後文罷。想周子競會心急，但只得裝作不知。

我前函謂九歌圖須照兩次，係想當然，因爲書不能拆開，則前後半頁恐須分照也。至于印工，則總不會在五六元。

十竹齋第一本，印成大約總在老蓮畫冊之前，則單獨先行豫約，似亦無不可。價自當

增加，但若每本四元，則全書即要十六元，今定爲三元半，豫約滿後五元，何如？豫約須有截止期，以弟二本刻成發售豫約時（明年二月）爲度，不知太長否？或以今年十二月爲止亦可。老成人死後，此種刻印本即不可再得，自當留其姓名。中國現行之板權頁，仿自日本，實爲彼國維新前呈報于諸侯爪牙之餘痕，但如北平箋譜，頗已變相，也還看得過去。我想這回不如另出新樣，于書之最前面加一頁，大寫書名，更用小字寫明借書人及刻工等事，如所謂『牌子』之狀，亦殊別致也。

近選了青年作者之木刻二十四頁，印成一本，名木刻紀程，用力不少，而印訂殊不愜意，下午當託書店寄上一本，乞察收。另有二本（其一一本內有展覽會廣告，是還他的），乞轉交施樂（E. Snow）先生，他住在軍機處八號（8 ChuanChiChu），離學校當不遠，也許他也在學校教書的。但弟一頁上均已寫字，希察及。

此布，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十月八日

三九

西諦先生：

上午寄一函并木刻紀程，不知已達否？頃得丐尊回信，附上備覽。

最好是仍由王伯祥先生托來青關，能得黃色者，如須染色，必大麻煩，至少，由京寄滬，由滬又寄東京，紙張要旅行兩回了。

先生函問內山之北平箋譜款爲若干。查係三百，晨函似忘記答復，故續以聞。

此布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十月八日晚

四〇

西諦先生：

十月十六日信早收到。木刻紀程是用原木版印的，因爲版面不平，被印刷廠大敲竹

槓，上當不淺。那兩本已蒙轉交，甚感。

黃羅紋紙想尙無頭緒，那麼，印毛邊紙的也好，或者印一點染色羅紋的，臨時再議。我已將毛邊，白宣各一種，寄給東京印局，問他印起來怎麼樣子，并問如九歌圖之大的價錢，俟有回信，再行奉告。此書大約一時不易印成，周子競處只好婉推，但如催得太緊，我想還他也可以。對於這一本，我總有些懷疑牠是翻刻，因為連黃子立的名字，有時也有刻得歪斜之處。橫豎我們也還找不到水滸圖，離完全很遠，先出確是原刻的一本，也可以的。

十竹齋預約日期，牌子放處，如來函所言，均好。預約價目，也就這樣罷，全部出版以後，可以定二十元。預約限滿，每本也五元。因為這是初印，不算貴。而且全部出版以後，可以在英文報上登一廣告，收集西洋人的錢，因為北平箋譜，別發書店也到內山這里來販去了兩部。

匆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十月二十七日

四一

西諦先生：

四日信收到。博古牌子留下照相一份，甚好。但我對於上海情形殊生疏，容易上當，所以上午已托書店寄上，請先生付店一照，較妥。大約將來製版，當與底片之大小無關，只要記下原書尺寸，可以照樣放大的。

王君生病，不惟可憐，且亦可惜，好像老實人是容易發瘋的。

教書固無聊，賣文亦無聊，上海文人，千奇百怪，批評者謂我刻毒，而許多事實，竟出于我的惡意的推測之外，豈不可歎。近來稍忙，生病了，但三四日就會好的。

匆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十一月八日

四一

西諦先生：

八日寄奉一函并博古牌子一本，想已到。今日得東京洪洋社來信，于玻璃版之估價，是大如九歌圖全頁者，製版及印工每張五分，那麼，百張五元，正與北平之價無異。雖然日本錢略廉，但加以寄紙及運送費，也許倒要較貴了。

那麼，老蓮集索與在北平印，怎樣呢？只好少印而定價貴，不能怎麼普遍了。周君處也索與拖延他一會，等先生來滬後，運了紙去，（或北平也有？）立刻開手，怎樣？那麼，照相費也省下了。

專布，即請

道安

迅 上 十一月十日

四三

西諦先生：

裝好之清人雜劇二集早收到，感謝之至。

十竹齋箋譜內山豫約二十部，我要十部，共希留下三十部爲感。

底本如能借出，我想，明年一年中，出老蓮畫集一部，更以全力完成箋譜，已有大勳勞于天下矣。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頓首 十二月二夜

四四

西諦先生：

日前上一函，說內山豫約十竹齋箋譜二十部，現在他又又要加添十部，那麼，連我的共有四十部了，特此聲明。

記得博古牌子的樣本，序跋有些亂，第一頁則似倒置卷末，這回複印，似應移正。此布，即請

撰安

迅 頓首 十二月五日

西諦先生：

七日信收到，印箋譜紙，八開雖較省，而看起來頗逼仄，究竟覺得寒蠢，所以我以為不如用六開之大方，刻印等等，所費已多，最後之紙張費，省儉不得也。或者初版售罄，或全書印成，續行再版時，再用八開，以示區別，亦可。

先出博古頁子，極好。我想，這回一種已足，索性連九歌圖都不加入，獨立可也。先生似應做一跋，說明底本來源，并予羅遺老印行之偽本，加以指摘，庶幾讀者知此本之可貴耳。我想特別用染黃之羅紋紙印五部，內加毛太紙襯，訂以成書，頁數不多，染色或不難，不知先生能代為費神佈置否？但倘麻煩，便可作罷。此復，即請

撰安

迅頓首 十二月十日

四五

四六

西諦先生：

廿四信頃收到。博古頁子能全用黃羅紋紙，好極，因毛邊脆弱，總令人耿耿于心也。但北平工價之廉，真出人意外。

十竹箋譜牌子等，另擬一紙呈上，乞酌奪。生活的廣告，未見。北平箋譜在店頭只內山有五六部，已漲價爲廿五元，昨見生活代人以二十元買去，吾國多疑之君子，早不豫約，可歎。鑒于前車，以後豫約或可較爲踴躍歟？

頃見明遺民老齋集（彭孫貽）也提起老蓮水滸圖，然則此書在清初頗通行，今竟無一本，不知何也。

匆復，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十二月廿七日

封面

明海陽 胡曰從編

十竹齋箋譜

魯迅、西諦編：版畫叢刊

第一種

一九三五年

四七

西諦先生：

四夜信收到。記得去年年底，生活書店會將排好之校樣一張送給我，問有無誤字，即日爲之改正二處，寄還了他。此即十竹齋廣告，計算起來，該是來得及印上的，而竟無有真

牌子

民國二十三年（或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魯迅西諦假通縣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畫工○○○刻工○○○印工○○○經理其事者爲北平榮寶齋

不知何故。和商人交涉，常有此等事，有時是因爲模模胡胡，有時却別有用意，而其意殊不可測（譯文在同一書店所出的別種刊物上去登廣告，亦常被抽去，只得聽之，而另行延長豫約期間，或賣特價耳。

在同一版上，塗以各種顏色，我想是兩種顏色接合之處，總不免有些混合的，因爲兩面俱濕，必至于交沁。倘若界限分明，那就恐怕還是印好幾回，不過板却不妨只有一塊，只是用筆分塗幾回罷了。我有一張貴州的花紙（新年賣給人玩的），看牠的設色法，乃是用紙版數塊，各將應有某色之處鏤空，壓在紙上，再用某色在空處亂擦，數次而畢。又曾見E. Munich之兩色木版，乃此版本可以挖成兩塊，分別塗色之後，拼起來再印的。大約所謂采色版畫之印法，恐怕還不止這幾種。

營植排擠，本是三根惟一之特長，我曾領教過兩回，令人如穿濕布衫，雖不至于氣絕，却渾身不舒服，所以避之惟恐不速。但他先前的歷史，是排盡異己之後，特長無可施之處，即又以施之他們之同人，所以當他統一之時，亦即倒敗之始。但現在既爲月光所照，則情形又當不同，大約當更綿長，更惡辣，而三根究非其族類，事成後也非藏則烹的。此公在廈

門趨奉校長，顏膝可憐，迨異己去後，而校長又薄其爲人，終于不安于位，殊可笑也。現在尚有若干明白學生，固然尙可小住，但與月孽爭，學生是一定失敗的，他們孜孜不倦，無所不爲，我亦曾在北京領教過，覺得他們之兇悍陰險，遠在三根先生之上。和此輩相處一兩年，即能倖存，也還是有損無益的，因爲所見所聞，決不會有有益身心之事，猶之專讀論語或人間世一兩年，而欲不變爲廢料，亦殊不可得也。但萌退志是可以不必的，我亦尙在看看人間世，不過總有一天，是終于要『一走了之』的，現在是這樣的世界。

偶看明末野史，覺現在的士大夫和那時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驚。年底做了一篇關於明末的隨筆，去登文學（第一期），並無放肆之處，然而竟被刪去了五分之四，只剩了一個頭，我要求將這頭在第二期登出，聊以示衆而已。上海情形，發狂正不下于北平。青年好游戲，請遊戲罷。其實中國何嘗有真正的黨徒，隨風轉舵，二十餘年矣，可曾見有人爲他的首領拚命？將來的狂熱的扮別的偉人者，什九是現在的扮Herbert的人。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與另三人作一獻上之報告，毀左翼惟恐不至，和先前的激昂慷慨，判若兩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會激烈起來，判我輩之印古董以重罪也。（穆公們之獻文，是登

在祕密刊物裏的，不知怎的爲日本人所得，譯載在支那研究資料上了，遂使我們局外人亦得欣賞。他說：某翼中有兩個太上皇，亦即傀儡，乃我與仲方。其實這種意見，他大約蓄之已久，不過不到時候，沒有說出來。然則尙未顯出原形之所謂「朋友」也者，豈不可怕？

S君是明白的。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于有些同胞自己，這真足叫人傷心。我們自己也還有好青年，但不知在此世界，究竟可以剩下幾個？我正在譯童話，擬付譯文，亦尙存希望于將來耳，嗚呼！

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一月八夜

四八

西諦先生：

昨復一函，想已達。頃得六日信，備悉種種。長于營植排擠者，必大嫉妬，如果不是他們的一伙，則雖閉門不問外事，也還是要遭嫉視的。阮大鍼還會作燕子箋，而此輩則並無此

種伎倆，退化之狀，彰彰明矣。

先生如離開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爲文化舊都，繼古開今之事，尙大有可爲者在也。許君處已去函問，得復後，當即轉達。許君人甚誠實，而缺機變，我看他現在所付以重任之人物，亦即將來翻臉不相識之敵人。大約將來非被彼輩所侵入，則亦當被排去，不過現在尙非其時耳。

南方當然不會不黑暗，但狀態頗與北方不同。我不明教育界情形，至于文壇，則齷齪瑣鄙，真足令人失笑。有救人之英雄，亦有殺人之英雄，世上通例，但有作文之文學家，而又有禁人作文之『文學家』，則似中國所獨有也。臉皮之厚，世上無兩，尙足與之理論乎。

頃見文學季刊，以爲先生所揭士大夫與商人之爭，真是洞見隱密，記得元人曲中，刺商人之貌爲風雅之作，似尙多也，皆士人敗後之扯淡耳。

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迅 頓首 一月九夜

一九三六年

四九

西諦先生：

二十八日信收到。述林已在關上候查，但官場辦事雍容，恐怕總得一星期才會通過罷。所印只五百部，如捐款者按人一律兩部，則還不如不募之合適，大約有些也只能一部，然亦不過收回成本而已。我處無人可差，所以有幾位之書，也只能總送尊寓，乞于便中分交。

博古真子早收到，初以為成書矣，今日始知是樣本，我無話可寫，不作序矣。十竹齋箋譜（二）近况如何？此書如能早日刻成，乃幸。

近得 Y. Frank 信，謂認識先生，見時乞代問候云云，特轉達。專此布復，並請

教安

魯迅

九月二十九日

吳 渤

一九三三年

吳渤先生：

今天收到來信并稿子，夜間看完，雖然簡略一點，但大致是過得去的。字句已略加修正。其中的『木目木刻』發音不便，『木目』又是日本話，不易懂，都改爲『木面木刻』了。插圖也只能如此。但我以爲耕織圖索性不要了，添上蘇聯者兩幅，原書附上，以便複製，刻法與已選入者都不同的，便于參考。

應洲的風景恐不易製版，木板雖只三塊，但用鋅板，三塊卻不夠，只好做三色版，製版

費就要十五六元，而結果仍當與原畫不同。

野夫的兩幅都好，但我以爲不如用黎明，因爲構圖活潑，光暗分明，而且刻法也可作讀者參考。

午息構圖還不算散漫，只可惜那一匹牛，不見得遠而太小，且有些像坐着的人了。但全圖還有力，可以用的。

序文寫了一點，附上。

怒吼罷，中國！上海有無英譯本，我不知道。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一月九夜

二

吳勃先生：

來稿已看過，并序文及較詳的回信，都作一包，放在內山書店，暇時希往一取爲幸。

此致口頤

時綬

迅 上 十一月十二日

三

吳渤先生：

十五日信收到。翻印畫冊，當看看讀者的需要，但倘準備折本，那就可以不管。譬如壁畫二十五幅，如製銅版，必須銷路多，否則，不如玻璃版。現在以平均一方尺的畫而論，製版最廉每方寸七分（其實如此價錢，是一定製得不好的），一塊即須七元，二十五塊是一百七十五元，外加印費紙張，但可印數千至一萬本。珂羅每一塊製版連印工三元，二十五幅為七十五元，外加紙費，但每製一版，只能印三百本，再多每幅又須三元，所以倘覺得銷路不多，不如用珂羅版。

倘用珂羅版，則不如用中國紙，四尺宣紙每張一角（多買可打折扣），開六張，每本作三十張算，紙價五角，印費兩角五分，再加裝訂等等，不到一元，則定價二元，可不至于折

本再便宜一點的是『抄更紙』這信紙就是每一張不過一分，則一本三十張，三角就夠了。但到中國紙鋪買紙，須託『內行』一點的人去，否則容易喫虧。印刷所也須調查研究過，我會遇過一家，自說能製珂羅版，而後來做得一榻胡塗，原底子又被他弄壞了。

還有頂要緊的，是代賣店，他們往往賣去了書，却不付款，我自印了好幾回書，都由此倒灶的。

『怒吼罷，中國！』能印單行本，是很好的，但恐怕要被壓迫，難以公然發賣，近來對於文學界的壓迫，是很厲害的。這個劇本的作者，曾在北京大學做過教員，那時他的中文名字，叫鐵捷克。

我是不會看英文的，所以小說無可介紹。日本因為當局的壓迫，也沒有什麼好小說出來。

『劉大師』的那一個展覽會，我沒有去看，但從報上，知道是由他包辦的，包辦如何能好呢？聽說內容全是『國畫』，現在的『國畫』一定是貧乏的，但因為歐洲人沒有看慣，莫名其妙，所以這回也許要『載譽歸來』，像徐悲鴻之在法國一樣。

此復即頌

時綬

迅 上 十一月十六日

甲、Etching. 先用蠟塗銅版面，再以刀筆作畫，劃去其蠟，再加『強水』腐蝕，去蠟印之，則蝕處爲線，先前有蠟處爲平面。

乙、Dry Point. 不用蠟及強水，只以刀筆在銅版上直接作畫，印之。

所以，倘我們譯甲爲『腐蝕銅版』，則乙可譯爲『彫刻銅版』。

丙、アタラト=Aquatinta. 不留平面，而全使銅版成爲粗面，由濃淡來顯現形象之版。似可譯爲『粗面銅版』或『暈染銅版』。

丁、メソデイント版=Mezzotinto. 不用線而用細點來表現形象之版。似可譯爲『點染銅版』。

戊、グラフィク版。凡一切版畫，普通都稱爲Graphic，這グラフィク版不知何意。或者就譯爲『真跡版』也可以。因爲グラフィク原有『真迹』、『手迹』的意思。

四

吳渤先生：

來信收到。現在開一個展覽會頗不容易，第一是地址，須設法商借，又要認爲安全的地方；第二是內容，蘇聯的難以單獨展覽，就須請人作陪，這回的法國插畫就是陪客。因爲這些的牽掣，就發生種種缺點了。我所收集的蘇聯木刻，一共有八十多張，很想選取五十張，用玻璃版印成小本（大者不多，只能縮小），則于學者可以較展覽會更加有益。現已寫信到日本去探聽印費（因爲他們的製版術很好），倘使那價目爲我力所能及，大約明年便當去印，于春末可以出版了。

窗外和風景，我是見過的。

關於稿子，我不能設法。一者我與書店沒有直接交涉，二則我先前經手過此等事情不少，結果與先生所遇到的一樣，不但不得要領，甚至于還失去稿子，夾在中間，非常爲難，所以久不介紹了。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再：K. Fedin的城市與年（City and Year）大約英文有譯本。

五

吳渤先生：

十一日信頃收到。沒有油畫水彩，木刻也好。自然，現在的作品，是幼稚的，但他們決不會笑，因為他們不是中國『大師』一流人。我還想要求他們批評，則于此地的作者，非常有益。

學木刻的幾位，最好不要到那邊去，我看他們的辦法，和七八年前的廣東一樣，他們會忽然變臉，倒拿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的。

城市與年是長篇，但我沒有看過。有德譯，無日譯。作于十月革命後不久，大約是講那時情形的罷。

子夜誠然如來信所說，但現在也無更好的長篇作品，這只是作用于智識階級的作
品而已。能夠更永久的東西，我也舉不出。

總之，繪畫即使沒有別的，希望集一點木刻，給我交去爲要。

此致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十三日

六

吳渤先生：

木刻一捲并信，已收到。

某女士係法國期刊 *Le Monde* 的記者，聽說她已在上海，但我未見，大約她找我不到，我
也無法找她。倘使終于遇不到，我可以將木刻直接寄到那邊去的。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十九

一九三四年

七

吳渤先生：

今天收到來信并木刻創作法稿，看現在的情形，恐怕一時無法可出，且待將來的形勢，隨時設法罷，但倘能印，其中的插畫怎麼辦呢？

那奧國人的作品展覽會我沒有去看，一者因為我對於銅版知道得很少，二者報上說是外國風景，倘是風俗，我便去看了。至于中國的所謂『藝術家』當然不知天下有版畫，我曾遇見一位名家，他連彫刀也沒有看見過，但我看外國的美術雜誌上，常有木刻學校招生的廣告，此輩似乎連雜誌也不看也。

關於各國，無甚消息。所集的中國木刻，已于前日寄往巴黎，并致函蘇聯木刻家，託其見後給我們批評，但不知何時始有消息。要印的木刻正在選擇，并作後記，大約至快怕要

在陽四五月才可出版了。此後，即願

時綏

迅 上 一月十九夜

八

吳渤先生：

五月廿五日的信已收到，使我知道了種種，甚感。在這里，有意義的文學書很不容易出版，雜誌則最多只能出到三期。別的一面的，出得很多，但購讀者却少。

那一本木刻法，一時也無處出版。

新近印了一本木刻，叫作引玉集，是東京去印來的，所以印工還不壞。上午已掛號寄上。一本，想能和此信同時收到。此外，則我正在準備印一本中國新作家的木刻，想用二十幅，名曰木刻紀程，大約秋天出版。

我們一切如常。

此後，即願

時緩

寄出去の木刻，至今還是毫無消息。

又及

樹上 六月六夜

九

吳渤先生：

十一日信收到，在塗中不過六天，而一本引玉集却要走廿一天，真是奇怪。這書銷行還不壞，已賣去一百多本。印費是共三百五十餘元，連雜費在內，平均每本一元二角。書的銷場和推銷法實是大有關係的，但可靠的書店，往往不善于推銷，有推銷手段者，大抵連書款（打了折扣的）也不還，所以我終于弄不好。

城與年的插畫有二十七幅，倘加入集中，此人的作品便居一半，別人的就擠出了，因此留下，擬爲續印別種集子之用。現又托友寫信到那邊去，徵求名作的全部插圖，倘有效，明年當可又出一種插畫集。

木刻書印起來，我看八十元是不夠的，當估爲百二十元，因爲現在紙價貴，而這書又

不能用報紙。

木刻紀程的材料，已收集齊全，紙亦買好，而近二十天來，每日熱至百度左右，不能出去接洽，俟稍涼，就要付印的。

聽說我們的木刻，已在巴黎，莫S科展覽，批評頗好，但收集者本人，却毫無消息給我，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七月十七日

10

吳渤先生：

五日的信，十六日才收到的。木刻紀程已出，五六天前曾寄一本，託鐵耕先生轉交，不知道收到了沒有？

中國木刻，已在巴黎展覽過，那邊的作家團體有一封信給中國作者，但並無批評，不

還是鼓勵的話。這信現在也沒法發表。

木刻法的稿子，暫時還難以出版，因為上海的出版界，真正艱難極了。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十六日

一九三五年

—

吳渤先生：

惠函奉到。現在的讀書界，確是比較的退步，但出版界也不大能出好書。上海有官立的書報審查處，凡較好的作品，一定不准出版，所以出版界都是死氣沈沈。

雜誌上也很難說話，現惟太白、讀書生活、新生三種，尚可觀，而被壓迫也最甚。至于人間世之類，則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與中國人之好吸鴉片相同也。

我的近作二本，已託書店掛號寄上。至于先生所要的兩本，當託友人去打聽，倘有，當郵寄。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二月十四日

二

吳先生：

來信收到。

我這裏只有毀滅，現和先生所需之款，包作一包，放在書店裏。附上一箋，請持此箋前往一取為幸。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九月二十日

一九三六年

一三

吳渤先生：

來信收到。

今年九個月中，我足足大病了六個月，至今還在天天發熱，不能隨便走動，隨便做事。所以關於木刻展覽會的事情，也就無從談起了，真是抱歉之至。

專此奉答，並頌

時綏

魯迅

九月廿八

此信由先生口授，許廣平代筆。——編者註。

徐懋庸

一九三三年

懋庸先生：

今天收到來信并託爾斯太傳一本，謝謝。關於全部的文字，我不懂法文，一句話也不能說。至于所問的兩個名字，Naoshi Kato是加藤整，Teretomo不像日本語，我在附錄中尋了一下也尋不見，但也許太粗心了，的緣故，希指明頁數，當再看一看上下文。

還有幾個日本人名，一併說明于下——

Jokai 這不像日本語，恐有誤，日本姓只有Sakai（堺）

H. S. Tamura (姓田村, H. S. 不可考)

Kanjiro Tokutomi (德富健次郎即德富蘆花, 作不如歸者, 印本作 Kanjiro, 多

一(一)

專復, 順頌

文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五夜

二

懋庸先生:

前幾天寄上的一封信裏, 把一個日本人名弄錯了, Naoshi Kato 不是加藤整, 是加藤直士, 這一回曾經查過, 是不會錯的了。(日本對於漢字之『直』『整』『直士』『修』……讀法一樣。)

還有 John 什九是 John 『擧』之誤, 此人名利彥, 號枯川, 先曾崇拜託爾斯泰, 而後來反對他的。

此致並頌

文祺

迅 上 十一月十七日

三

懋庸先生：

十六信收到。

Torjuno 當非日本人，但即爲別國人，此姓亦頗怪。

Jokai 非「正介」，「正介」之日本讀法，當爲 Shoukai 或 Shōkai，或 Tadashke，與 Jokai 相差更遠，此字只可存疑矣。

九三頁的兩句話，據日譯本，當作「莫斯科的住下（謂定居于莫斯科）什麼都安排好了……」看起語氣來，似較妥，因託爾斯泰之至莫斯科，其實不過卜居，並非就職的。

此復，即頌

著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九夜

四

懋庸先生：

十八日信收到。待桁先生的最初的文章，我沒有看他，待到留意時，這辯論快要完了。據我看來，先生的主張是對的。

文章的彎彎曲曲，是韓先生的特長，用些『機械的』之類的唯物論者似的話，也是他的本領。但先生還沒有看出他的本心，他是一面想動搖文學上的寫實主義，一面在爲自己辯護。他說，沙寧在實際上是沒有的，其實俄國確曾有，即中國也何嘗沒有，不過他不叫沙寧。文學與社會之關係，先是牠敏感的描寫社會，倘有力，便又一轉而影響社會，使有變革。這正如芝蔴油原從芝蔴打出，取以浸芝蔴，就使牠更油一樣。倘如韓先生所說，則小說上的典型人物，本無其人，乃是作者依照他在社會上有存在之可能，憑空造出，而是社會上就發生了這種人物。他之不以唯心論者自居，蓋在『存在之可能』二字妙極。』句，以爲這是他顧及社會條件之處。其實這正是囈語。莫非大作家動筆，一定故意只

看社會不看人（不涉及人，社會上又看什麼），捨已有之典型而寫可有的典型的麼？倘其如是，那真是上帝，上帝創造，即如宗教家說，亦有一定的範圍，必有存在之可能爲限，故火中無魚，泥裏無鳥也。所以韓先生實是詭辯，我以爲可以置之不理，不值得道歉的。

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我們是聽到過的，因爲後者須有其事，而創作則可以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據以綴合，抒寫者，何一非社會上的存在，從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斷，使之發展下去，這便好像豫言，因爲後來此人，此事，確也正如所寫。這大約便是韓先生之所謂大作家所創造的有社會底存在的可能的^①人物事狀罷。

我是不研究理論的，所以應看什麼書，不能切要的說。據我的私見，首先是改看歷史，日文的世界史教程（共六本，已出五本），我看了一點，才知道所謂英國美國，猶如中國之王孝穎而帶兵的國度，比年青時明白了。其次是看唯物論，日本最新的有永田廣志的唯物證法講話（白揚社版，一元三角），史的唯物論（ナウカ社版，二本，每本一元或八角），文學史我說不出什麼來，其實是 G. Brandes 的十九世紀文學的主要潮流雖是

人道主義的立場，却還很可看的，日本的春秋文庫中有譯本，已出六本（每本八角）（一）移民文學一本，（二）獨逸の浪漫派一本，（四）英國於ケル自然主義（六）青春獨逸派各二本，第（三）（五）部未出。至于理論，今年有一本寫實主義論係由編譯而成，是很好的，聞已排好，但恐此刻不敢出版了。所見的日文書，新近只有社會主義的レアイズム的問題一本，而缺字太多，看起來很喫力。

中國的書，亂罵唯物論之類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亂讀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為最好先看一點基本書，庶不致為不負責任的論客所誤。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二十夜

一九三四年

五

懋庸先生：

別後一切如常，可紓錦注。Montaigne 的姓名，日本人的論文中有時也提起他，但作品却未見譯本，好不大注意似的。

巴羅哈之作實係我所譯，所據的是笠井鎮夫的日譯本，名バスク牧歌調，爲海外文學新選中之第十三編，新潮社出版，但還在一九二四年，現在恐怕未必買得到了。又曾見過一本革命家ノ手記，也是此人作，然忘其出版所及的確的書名。

巴羅哈是一個好手，由我看來，本領在伊巴涅支之上，中國是應該介紹的，可惜日本此外並無譯本。英譯記得有一本“Wood”，法譯不知道，但想來是不會沒有的。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五月二十二日

六

懋庸先生：

來示謹悉。我因為根據着前五年的經驗，對於有幾個書店的出版物，是決不投稿的，而光華即是其中之一。

他們善于俟機利用別人，出版刊物，到或一時候，便面目全變，決不為別人略想一想。例如罷，自由談半月刊這名稱，是影射和乘機，很不好，他們既請先生為編輯，不是首先第一步，已經不聽編輯者的話了麼。則後來可想而知。

我和先生見面過多次了，至少已經是一個熟人，所以我想進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編輯。先生也許想：已經答應了，不可失信的。但他們是決不講信用的，講信用要兩面講，待到他們翻臉不識時，事情就更糟。所以我勸先生堅決的辭掉，不要跳下這泥塘去。

先生想于青年有益，這是極不錯的，但我以為還是自己向各處投稿，一面譯些有用的書，由可靠的書局出版，于己于人，益處更大。

以上是完全出于誠心的話，評恕其直言。晤談亦甚願，但本月沒有工夫了，下月初即可。又因失掉了先生的通信住址，乞見示為荷。

專此布復，即請

著安

七

迅啓上 五月廿六日

懋庸先生：

六日信頃收到。

本星期六（九日）午後兩點鐘，希駕臨北四川路底（第一路電車終點）內山書店，當在其地相候。

此布即請

刻安

迅上 六月七夜

八

懋庸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新語林第二期的文章很難說，日前本在草一篇小文，也是關於清代

禁書的，後來因發胃病，孩子又傷風，放下了，到月底不知如何，倘能做成，當奉上。閒齋尚無稿來，但有較長之稿一篇在我這裏，叫作攻徐專著，自由談不要登。其實，對於先生是沒有什麼惡意的，我想，就在自己所編的刊物上登出來，倒也有趣，明天當掛號寄上，倘不要，還我就好了。

動向近來的態度，是老病復發，五六年前，有些刊物，一向就這樣。有些小說家寫『身邊瑣事』，而反對這種小說的批評家，却忘記了自己在攻擊身邊朋友。有人在稱快的。但這病很不容易醫。

不過，我看先生的文章（如最近在人間世上的），大抵是在作防禦戰。這事受損很不小。我以為應該對於那些批評，完全放開，而自己看書，自己作論，不必和那些批評針鋒相對。否則，終日爲此事煩勞，能使自己沒有進步。批評者的眼界是小的，所以他不能在大處落墨，如果受其影響，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給他們收小了。假使攻擊者多，而一一應付，那真能因此自活一世，于自己，于社會，都無益處。

但這也須自己已有正當的主見，如語堂先生，我看他的作品，實在好像因反感而在沈

淪下去。

引玉集的圖要採用，那當然是可以的。喬峯的文章，見面時當轉達，但他每天的時間，和精力一併都賣給了商務印書館，我看也未必有多少工夫能寫文章。我和閒齋的稿費，託他也不好（他幾乎沒有精神管理瑣事了），還是請先生代收，便中給我，遲些時是不要緊的。

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六月二十一日

因時間尚早，來得及寄掛號信，故將閒齋（區區）稿附上了。 又及

九

懋庸先生：

某君寄來二稿，其古詩新改，似不能用，恐自由談亦不能用，因曾登此種譯詩也。今姑扣留，寄上一閱，取半或全收均可。

專此即頌

時綏

迅 上 六月廿五夜

一〇

懋庸先生：

此係閒齋寄來，不知可作新語林補白之用否？今姑寄上。

此頌

時綏

迅 頓首 七月八夜

一一

懋庸先生：

八日信收到。我沒有做過非政治化的高爾基，也許是一直先前，我紹介給什麼地方的別人的作品。

新語林實在和別的東西太像。商人是總非像別人不可的，試觀中華書局必開在商務印書館左近，即可見。光華老版，決不能獨樹一幟也。

聞齋僅有歪詩兩首，昨已寄上，此外沒有。我也沒有什麼，遍身瘡子，無暇想到中國文學也。

胃病無大苦，故患者易于疏忽，但這是極不好的。

此復，即頌

時綏

筆上九日

二二

懋庸先生：

十二日信昨收到。宴 L. Körber，到者如此之少，真出意料之外。中國的事情，她自己看不出，也沒有人告訴她，真是無法可想。外國人到中國來的，大抵如此，不但她。

非政治化……係別人所作，由我託人抄過，因為偶有不願意拿出原稿去的投稿者，

所以紹介人很困難。他還有一篇登在《文學季刊》（一）上。

光華老病，是要發的，既是老病，即不能不發。此後編輯人怕還要難。錢如拿不到，十五日請不必急于送來，天氣大熱，我也不在書店相候了。近日做了一篇無聊文，今寄上，又建
人者一篇，一併寄上。我希望 先生能在十五以前收到，不至于在九十多度的炎熱中跑
遠路。

此復，即頌

時安

迅 上 七月十四晨

一三

懋庸先生：

十六日信收到。光華的真相是一定要來的，去年的拉拉藤，（這是紹興話，先生認識這植物麼？）今年決不會變作葡萄的。

兩點東西，今譯上。短的一幅是詩，但譯起來就不成詩，只好算是兩句話。

談言上那一篇早見過，十之九是施蟄存做的。但他握有編輯兩種雜誌之權，幾會反對過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誰不准他反對，又怎麼能不准他反對。這種文章，造謠撒謊，不過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兒本相而已。

而且談言自己曾宣言停止討論大眾語，現在又登此文，真是叭兒血統。

祝 安健

華 上 七月十七日

克姑娘原文及拙譯附上。 又及

一四

懋庸先生：

頃得某君信，謂前寄我之克女士德文稿一篇，今以投新語林，囑我譯出，或即以原文轉寄，由先生另覓人翻譯云云。我德文既不好，手頭又無一本字典，無法可想，只得原文轉寄，希察收。

又新得開齋文一篇，似尚可用，一併寄呈。

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七月二十一日

一五

懋庸先生：

對於光華，我是一絲的同情也沒有，他們就利用別人的同情和窮迫的。既然銷路還好，怎麼會沒有錢，莫非他們把雜誌都白送了人嗎？

生活書店辦起來，稿費恐怕不至于無着落；但我看望道先生的『決心』，恐怕很要些時光罷。

在大風中睡了一覺，生病了，但大約也就要好起來的。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七月廿七日

懋庸先生：

頃收到一日信。光華忽用算盤，忽用苦求，也就是忽講買賣，忽講友情，只要有利于己的，什麼方法都肯用，這正是流氓行爲的模範標本。我倒並不『動火』，但勸你也不要『苦悶』了，打算一下，如果以發表爲重，就明知喫虧，還是給他；否則，斬釘截鐵的走開，無論如何苦求，都不理。單是苦悶，是自己更加喫虧的。

我生胃病，沒有好，近又加以肚瀉，不知是怎麼的。現在如果約定日子，臨時說不定能出門與否，所以還是等我好一點，再約面談罷。

生活的條件，這麼苛，那麼，是辦不來的。

我給曹先生信裏所說的『狗才』，還不是傅紅蓼，傅紅蓼還不過無聊而已。我所指的是談言和火炬上的有幾篇文章的作者，雖然好像很急進，其實是在替敵人繳械，這無須一年半載，就有事實可以證明。至于動向中人，主張大抵和我很接近（只有一篇說小

時綏

說每篇開頭的作法不同，就是新八股的，我以爲頗可笑，我何至于如此罵他們呢？
辯解，說明之類，我真是弄得疲乏了，我想給曹先生一封信，不要公開就算。
此復，即頌

迅 上 八月三日

一七

懋庸先生：

還是沒有力氣，就胡纏了這一點塞責罷。
此布，即頌

時綏

筆 頓首 八月七日

一八

懋庸先生：

來信收到。譯文因爲恐怕銷路未必好，所以開首的三四期，算是試辦，大家白做的，如果看得店裏有錢賺了，然後再和他們訂定稿費之類，現在還說不上收稿。

如果這雜誌能立定了，那麼，如 Gide 的 D.論 恐怕還太長，因爲現在的主意，是想每本不登，或少登『未完』的東西，全篇至多以萬餘字爲度。每一本，一共也只有五萬字。Gide 的作家評論，我看短的也不少，有的是評文，有的則只說他的生活狀態（如 Wild e），看起來也頗有趣，先生何妨先挑短的來試試呢？

先生去編新語林，我原是不贊成的，上海的文場，正如商場，也是你鎗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傷以外，並不會落得什麼。但這事情已經過去了，可以不提。不過傷感是不必的，孩子生瘡，也是暫時的事。由我想來，一做過編輯，交際是一定多起來的，而無聊的人，也就乘虛而入，此後可以仍舊只與幾個老朋友往還，而有些不可靠的新交，便斷絕往來，以省無謂的口舌，也可以節省時間，自己看書。至于投稿，則可以做得隱藏一點，或講中國文學，或講外國文學，均可。這是專爲賣錢而作，算是別一回事，自己的真意，留待他日發表就是了。

專此布復，即請

秋安

迅 上
九月廿日

一九

懋庸先生：

論心理描寫託黎先生校對了一回，改了一點，現已交來，又由我改了幾個字，以避檢査者之挑剔，擬編入譯文弟三期，想不至于再有問題。

今將原文寄回，請寫一點後記，即行寄下，如關於作者履歷無可考，那麼，只一點譯文出于某報某期也可以的。但譯者自己的感想，也可以記進去。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十六夜

110

懋庸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那篇譯文，黎先生改得並不多，大約有八九處，二三處是較爲緊要的。原文所在的刊物的期數，無大關係，既然調查費事，可以不必了。我想，也未必有要對照閱讀那麼用功的人。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十八日

二二

懋庸先生：

信及譯稿均收到。我所有的講王爾德的文章，是說他在客棧裏生病，直到出喪，係另一篇，不能校對。黎先生又在呻吟于爲書店譯書，云須于年底趕好，不好去托他校。先生如並不急于投到別處，等一下怎麼樣呢？

復杜談先生一信，附上，希轉交爲感。

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一月二夜

三三

懋庸先生：

來信收到。我所見的關於O. W.的文章，却並不長，莫非後半段嗎？稍暇當一查，倘相聯的，當譯補，再找黎先生校一下。

寄杜先生一箋，乞轉寄爲荷。

此上，即頌

時綏

迅 頓首 十一月五日

一九三五年

懋庸先生：

今天得信，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為是到鄉下去了。暫時『消沈』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氣，自然會不『消沈』的，疲勞了還是做，必至于乏力而後已，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扑別的人們。

筆記恐怕也不見得穩當，因為無論做什麼東西，氣息總不會改的。見聞也有，但想起來也大抵無聊的居多，自以為可寫的，又一定通不過，一時真也決不下，看將來再說罷。春牛圖我沒有，也不知道何處可買，現今在禁用陰歷，恐怕未必有買處罷。

此復，即頌

冬安

迅 頓首 一月十七夜

二四

懋庸先生：

偶在報攤上看見今年歷本，內有春牛圖，且有說明，雖然畫法摩登一點，但芒種上似乎也好用的，且也連說明登上。

又偶得十年前之京報副刊，見林先生所選廿種書目，和現在有些不同了。
右二種俱附上。 此頌

年禧

迅 頓首 夏歷元月四日

二五

懋庸先生：

二十日信收到。錄的原本，的確做得好的，但那腎臟病的警察的最初的舉動，我究竟莫名其妙，真想他逃呢？還是？還有，是誤把盆塞子當錶，放在嘴裏這一點，也有些不自然。此外都不差。

至于那些流浪兒，實在都不壞——連畢塔珂夫。我覺得外國孩子，實在比中國的純

朴，簡單，中國的總有些破落戶子弟氣味。

『不夠格』我記得是北方的通行話，但南方人不懂，『弗入調』則北邊人不懂的，在南邊，恐怕也只有紹興人深知其意，否則，是可以用的。

序文我可以做，不過倘是公開發賣的書，只能做得死樣活氣，陰陽搭戲，而仍要被抽去也說不定。做起來，還是給我看看稿子，較為切實，只要便中放在書店裏就好了。

此復，即頌

春綏

迅 上 三月二十二日

二六

懋庸先生：

Sheharzade 這字，在我的古舊的人地名字典上查不出，又無神話學字典，無法可想。但我疑心這也許是天方夜談裏的人名。

此復，即頌

時綬

迅 上 二十二日

二七

懋庸先生：

廿七日函收到。今天才看完一本小說，做了一篇序。方開封看先生文稿，別事蠟集，就
又放下。我極願從速交卷，那麼，大約未必能看原稿後再做，只好對空策了，如說雜文之了
不得之類。所擬的幾個名目，我看都不好，欠明白顯豁。

撰稿的地方，我不想擴張開去了，因為時間體力，都不容許，加工要生病，否則，不過約
定不算，多說謊話而已。

專此布復，並請

著安

迅 頓首 三月廿九夜

二八

懋庸先生

所謂序文，算是做好了，今寄上，原稿也不及細看，但我看是沒有關係的，橫豎不過借此罵罵林希雋。原稿放在書店裏，附上一箋，乞持以往取，認箋不認人，誰都可以去的，不必一定親自出馬也。

那包裹面，有畫稿一小本，請轉交曹先生。

此致，即請

道安

迅頓首 四月一日

二九

乞轉

徐先生：

星期五（十九）上午十時，當在店相候。

豫頓首 七月十六夜

三〇

茂榮先生：

本刻查了一遍，沒有相宜的。要緊的一層，是刻者近來不知如何，無從查考，所以還是
不用的好。

モンタエ的譯本，便中當爲一查。此書他們先前已曾有過一種譯本，但大約不如這
回的好。

此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七月廿九日

三一

徐先生：

八月卅一，九月五日信，都先後收到。別一本當于日內寄去，但我以爲託他校訂的話，

是可以不說的，橫豎是空話。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我無從對比，但就譯文看來，是好的，總能使讀者有所得。即有錯誤也不要緊，我看一切翻譯，錯誤是百分之九十九總在所不免的，可以不管。

Montaigne 的隨筆好像還只出了兩本，書店裏到過一回，第二批尙未到，今天當去囑照來信辦理。譯者所用的日本文也頗難懂。

時事新報一向未看。但無論如何，投稿恐怕來不及了，而且吞吞吐吐的文章，真也不容易做。

此復，即請

秋安

豫上 九月八日

三三

徐先生：

午後寄出一信後，往書店定書，他們查賬，則已早有一部（二本）送交新生活書店

的陳先生收了，只名字不同，疑是名和字之分，而其實却是一人。所以當時並未定實，希查覆後，再定。

附上稿費收據三張，爲印刷之用，乞便中往店一取爲感。

此布即頌

時綏

豫 上 九月八日

三三

懋庸先生：

曹先生的住址，記不真切了，大約和先生只差三四號，附箋請代交去爲感。

此託，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日

三三

アンドレ・ジイド作 竹内道之助譯

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研究 一圓八十錢

東京淀橋區戸塚町一、四四九、三笠書房出版

アンドレ・ジイド作 秋田滋譯

ドストエフスキイ論 一圓八十錢

東京市品川區上大崎二丁目五四三、芝書店出版

以上兩種，竹内氏譯本內另有ジイド關於ド氏的小文數篇，便于參閱，但譯文是誰的的確，則無從知道。此上

懋庸先生

迅 頓首 九月十六日

三五

請轉

徐先生：

來信收到，星期四（十七日）下午兩點，當在書店奉候。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十月十四日

三六

請轉

徐先生：

信并剪報都收到。又給雜事岔開，星期四以前交不出稿子了。只得以後再說。
靖華寄來一箋，今附上。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豫 上 十月廿二日

三七

徐先生：

廿七日信收到。但前一信却沒有得着。這幾天傷風，又忙于校對，關于果戈理，不能寫什麼了。

唱歌一案，以我交際之少，且已聽到幾個人說過，足見流播是頗廣的。聲明固然不行，也無此必要，假使有多疑者，因此發生糾紛，只得聽之，因為性好糾紛者，縱使聲明，他亦不信也。『由牠去罷，』是第一好辦法。

其實，也有有益于書店的流言，即如此次譯文停刊，很有些人，以為是要求加錢不遂之故。

專覆，即頌

刻安

迅頌首
十月廿九日

三八

乞轉

徐先生：

信收到。另一箋已轉寄。但我的投稿，恐怕不大可靠，近來筆債真欠得太多了。

死魂靈當然要送，日內託書店并送曹先生的一本一同寄去，請先向曹先生提明一聲。

專復，即祝

撰安

豫 上 十一月十八日

三九

乞轉

徐先生：

信早收到。我看小鬼譯的很好，可以流利的看下去。

關於小品文的寫了一點，今寄上；署名用旅筆，何干之類，隨便。關於翻譯，前已說過不少，現在也別無新意，不做了。

關於別的雜題的，如有，當隨時寄上。

專布，即頌

時綏

隼 頓首 十二月三日

四〇

乞轉

徐先生：

蕭君有一封信，早已交出去了，我想先生大約可以輾轉看到。

還是由先生約我一個日期好，但不要上午或傍晚，也不要再在禮拜天。

專布，即頌

時綏

豫 頓首 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三六年

四一

請轉

徐先生：元且信早收到。海燕未聞消息，不知如何了。

文章寫了一點，今寄上，並無好意思，或者不如登在每週文學上，現實文藝還是不登這篇罷。

年底編舊雜文，重讀野客，田漢的兩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來信中所說的那位友人，雖是好意，但誤解的。我並非拳師，自己留下秘訣，一想到，總是說出來，有什麼『不肯』；至于『少寫文章』也並不確，我近三年的譯作，比以前要多一倍以上，絲毫沒有懶下去。所以他的苦悶，是由幻想而來的，不是好事情。

此復，即請

春安

豫 上 一月七日

四二

請轉

徐先生：

來信收到。近來在做一點零碎事，並等候一個朋友，預先約好了怕臨時會爽約，且過一個禮拜再看罷。

鑄劍的出典，現在完全忘記了，只記得原文大約二三百字，我是只給鋪排，沒有改動的。也許是見于唐宋類書或地理誌上（那里的『三王塚』條下），不過簡直沒法查。

先生的對於故事新編的批評，我極願意看。邱先生的批評，見過了，他是曲解之後，做了搭題，比太陽社時代毫無長進。專此奉覆，並頌

春禱

迅上 十七夜

四三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發信後，也看見先生的文章了，我並不贊成。我以為那弊病也在諷小說爲非，斥人則自况的老看法。小說也如繪畫一樣，有模特兒，我從來不用某一個，但一肢一節，總不免和某一個相似，倘使無一和活人相似處，即非具像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關封閉了。關於這些事，說起來話長，我將來也許寫出一點意見。

那出關，其實是我對於老子思想的批評，結末的關尹喜的幾句話，是作者的本意，這種『大而無當』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對於他並無同情，描寫上也加以漫畫化，將他送出去。現在反使『熱情的青年』看得寂寞，這是我的失敗。但大公報的一點介紹，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我當于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後二時，等在書店裏。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二月二十一日

陳鐵耕

一九三三年

鐵耕先生：

有一位外國女士，她要收集中國左翼作家的繪畫，先往巴黎展覽，次至蘇聯，要我通知上海的作者。但我于繪畫界不熟悉，所以轉託先生設法，最好將各作家的作品于十五日以前，送內山書店轉交我，再由我轉交她。

除繪畫外，還須選各種木刻二份。

同樣的信，我還寫了一封給李霧城先生，請你們接洽辦理。但如不便，則分頭進行亦

可。

此上即頌

時按

迅 上 十二月四日

二

鐵耕先生：

前日寄上一函，想已到。今有復吳先生一信，乞即轉寄為感。

此頌

文禎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一九三四年

三

鐵耕先生：

昨收到廿二日函并木刻，歡喜之至。許多事情，真是一言難盡，在這里只好不說了。

木刻，好像注意的人多起來了，各處常見用爲插畫，但很少好的。我爲保存歷史材料和比較進步與否起見，想出一種不定期刊，或年刊，二十幅，印一百二十本，名曰木刻紀程，以作紀念。但正值大家走散的時候，收集很不容易（新近又有一個木刻社被毀了），你的原版，我此刻才知道在白濤兄處，而他在廣州，版則在汕頭。他來信說，日內將回去一趟，所以我即寫信囑他將你的那一塊等爸爸回來寄來，但不知道他能否在未走之前，收到我的信。

嶺南之春的缺點是牛頭似乎太大一點，但可以用的，倘不費事，望將版寄來（這只能用小包寄），不過用在第二本上也難說。十五張連環圖畫，我是看得懂的，因爲我們那里也有這故事，但構圖和刻法，却誠如來信所說，有些草率。

我做不出什麼作品來，但那木刻集却印好了，印的並不壞，非鋅板印者所能比，上午已寄上一本，想能與此信同時寄到的罷。我還想介紹德國版畫（連銅刻，石印），但幅數較多，需款不小，所以恐怕一時辦不到。

記得去年你會函告我，要得一部北平箋譜。現在是早已印成，而且已經賣完了。但你所要的一部，還留在我的寓裏，我也不要收錢。不知照現在的地址收轉，確可以收到無誤否？因為這部書印得不多，所以我于郵寄時須小心一點。等來信後，當用小包寄上。

此復，即頌

時綏

樹 上 六月六夜

四

鐵耕先生：

六月廿一日信及木版一塊，都已收到。引玉集已有兩禮拜多，而尚未到，頗可詫異，但此書是掛號的，想不至于失落也。

北平箋譜一部六本，已于昨日託書店作小包寄出，此書共印一百部，店頭早已售罄了。今在北平再版，亦一百部，但尙未印成。

連環圖畫在興寧竟豫約至七百部之多，實爲意想不到之事。這可見木刻的有用，亦

可見大家對於圖畫的需要也。印成後，倘能給我五部，則甚感。此致即頌
時綏
迅
上
七月三日

五

鐵耕先生：

七月四日信并木刻三幅，已收到。我看講、聽最好，神父……這一幅，一般怕不容易懂，爲大衆起見，是不宜用這樣的畫法的。書二本尙未到。北平箋譜已于一星期前用小包寄出了，但從上海到你的故鄉，掛號信件似乎真慢得可以。

嶺南之春版及白濤兄所寄的一塊，均已收到。書已編好，紙亦買好，本來即可付印了，但近來非常之熱，終日流汗，沒法想，只得待稍涼時再付印。此書共二十四幅，擬印百二十本，除分送作者二十四本外，只有九十六本發賣。

木刻在法、俄聽說已展覽過，批評不壞，但得不到詳細的消息。

連環圖畫要在這里賣版權，大約很難。刊物上雖時有木刻，然而不過東拉西扯，不化

一文錢。要他們出錢，可就沒人肯要了。你的法網，也至今並未印出。

引玉集可以用郵票買的，昨到書店去問，他們說已寄出，書價及郵費均夠。

德國版畫怕一時不易辦，因為原畫大，所以也想印得大些（比引玉集至少大一倍），于是本錢也就大，而我則因版稅常被拖欠，收入反而少了。還有一層，是我太不專一，忽講木刻，忽講文學，自己既變成打雜，敵人也因之加多，所以近來頗想自己用點功，少管種種閑事，因此就引不起計畫的興趣。但是，遲遲早早，是總要印的，要不然，不是白收集一場了麼？

此地熱極，九十度以上者已兩星期餘，連晚上也睡不大安穩了。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七月十二日

李霧城

一九三四年

—*

霧城先生：

二月九日的信并木刻一幅，已經收到了，謝謝。先前的信及木刻，也收到的，我並且即發回信，現在看來，是我的那一封回信寄失了。

木刻作法已託友人去買，但因郵寄沒有西歐的順當，所以一時怕未必能到，我想，夏季是總可以寄到的。書價大約不貴，也不必先付，而且也無法匯去，且待寄到後再說罷。

*查改日記，此信大約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寄發的——編者註。

此復，即頌

時綏

迅上

二

霧城先生：

二十一日信并木刻一幅，早收到了，想寫回信，而地址一時竟不知放在那里，所以一直拖到現在。

那一幅圖，誠然，刻法，明暗，都比拉進步，尤其是主體很分明，能令人一看就明白所要表現的是什麼。然而就全體而言，我以爲却比拉更有缺點。一、背景，想來是割稻，但並無穗子之狀；二、主題，那兩人的面貌太相像，半跪的人的一足是不對的，當防敵來襲或預備攻擊時，跪法應作₁，這才易于站起。還有一層，拉是『動』的，這幅却有些『靜』的了，這是因爲那主體缺少緊張的狀態的緣故。

我看先生的木刻，黑白對比的力量，已經很能運用的了，一面最好是更仔細的觀察

實狀，實物；還有古今的名畫，也有可以採取的地方，都要隨時留心，不可放過，日積月累，一定很有益的。

至于手法和構圖，我的意見是以爲不必問是西洋風或中國風，只要看觀者能否看懂，而採用其合宜者。先前售賣的舊法花紙，其實鄉下人是並不全懂的，他們之買去貼起來，好像了然于心者，一半是因爲習慣；這是花紙，好看的。所以例如陰影，是西法，但倘不擾亂一般觀衆的目光，可用時我以爲也還可以用上去。睡着的人的頭上放出一道毫光，內畫人物，算是做夢，與西法之嘴裏放出一道毫光，內寫文字，算是說話，也不妨並用的。

中國的木刻，已經像樣起來了，我想，最好是募集作品，精選之後，將入選者請作者各印一百份，訂成一本，出一種不定期刊，每本以二十至二十四幅爲度，這對于大家很有益處的。但可惜我一知半解，又無法公開通信處，不能動。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廿八日

三

霧城先生：

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這一幅構圖很穩妥，浪費的刀也幾乎沒有。但我覺得烟肉太多了一點。平常的工廠，恐怕沒有這許多；又，汽笛響了，那是開工的時候，爲什麼煙通上沒有煙呢？又，刻勞動者而頭小臂粗，務須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爲諷刺他只有暴力而無智識了。但這一幅裏還不至此，現在不過偶然想起，順便說說而已。

美術書總是貴的，個人購置，非常困難，所以必須有一機關，共同購閱，前年曾有一個社，藏書三四十本，戰後消失，書也大家拿散了。現在則連畫社也不能設立，我的書籍，也不得和自己分開，看起來很不便，但這種情形，一時也沒有好法子想。

中國小說上的插畫，除你所說的之外，還多得很，不過都是木刻舊書，個人是無力購買的，說也無益。

鼓吹木刻，我想最好是出一種季刊，不得已，則出半年刊或不定期刊，每期嚴選木刻二十幅，印一百本。其法先收集木刻印本，加以選擇，擇定之後，從作者借得原版付印。歐美

木刻家，是大抵有印刷的小機器的，但我們只能手印，所以爲難，只好付給印刷廠，不過這麼一來，成本就貴，因爲印刷廠以五百本起碼，即使只印一百，印費也要作五百本算。

其次是紙，倘用宣紙，每本約三角半，抄更紙（一種厚紙，好像宣紙，而其實是用碎紙再做的）則二角，倘用單張，可減半，但不好看。洋紙也不相宜。如是，則用宣紙者，連印訂工每本須五角，一百本爲五十元。抄更紙約三十元。

每一幅入選，送作者一本，可出售者八十本，每本定價，只好五角，給寄售處打一個八折，倘全數賣出，可收回工本三十二元，折本約二十元，用抄更紙而仍賣五角，則不折本。

照近幾年來的刻本看來，選二十幅是可行的了，這一點印工及紙費，我現在也還能設法，或者來試一試看。至于給M. K. 木刻會商量，我自然當俟你來信後再說。

不過通信及募集外來投稿，總須有一個公開的固定的機關，一面兼帶發售，這一點，我還想不出辦法。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五夜

霧城先生：

四

今晨寄上一函，想已到。午後，將我所存的木刻看了一看，覺得可以印行者實也不多。MR木刻會開展覽會時，我曾經去看，收集了幾張，而其中不能用者居大半。現就在手頭者選擇起來，覺得可印者如下：

一工推

之免少女 奏琴 水落後之房屋

以上兩人大約是美專學生，近印有木刻集

陳葆真：十一月十七日 時代的推輪者

普之輪輾（七）

張致平：出路

？……煙袋

?……荐頭店

以上五人，是MR會中人。

白濤：工作 街頭 小艇 黑煙

霧城：窗 風景 拉 汽笛……

以上共只作者九人，作品十八幅。白濤兄好像是回去了，不知你認識他否？如原版亦已帶回，則只剩了十四幅，或者索性減去不知作者的兩幅，以十二張出一本也可以。

還有陳鐵耕，羅清楨兩人，也有好作品可以紹介，但都不在上海，只好等第二本了。有些于發行有碍的圖畫，只好不登。又野穗社木刻畫中曾經發表過的，也不選入。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六晚

五

霧城先生：

十日晚信并木刻均收到；這三幅都平平，逃難較好。

印行木刻，倘非印一千部，則不能翻印。譬如你的賦別，大約爲四十八方吋，每方吋製版費貴者一角二，便宜者八分，即非四元至五元不可，每本二十幅，單是製版費便要一百元左右了。而且不能單圖價廉，因爲價廉，則版往往不精，有時連線的粗細，也與原本不合。所以只能就用原版去印。入選之畫，倘在外埠，便請作者將原版寄來，用小包，四五角即可，則連寄回之費，共不過一元而已。其中如有無法取得原版者，則加入翻板者數幅亦可。

M. K. 社倘能主持此事，最好。但我以爲須有恆性而極負責的人，雖是小事，也看作大事，情做，才是。例如選紙，付印，付訂，都須研究調查過。據我所知，則——

抄更紙每刀約九十張，價壹元二三角，（九華堂）倘多買，可打八折，其中有破或汗者，選後可剩七十張，一開二，即每張需洋一分。

在木版上印，又只百部，則當用手搖機，在中國紙上印，則當用好墨，以油少者爲好。封面的紙，不妨用便宜之洋紙，但須厚的。

此外還有，都須豫先研究確定，然後進行付印。而內容選擇，尤應謹嚴，與其多而不佳，

不如少而好；又須顧及流布，風景，靜物，美女，亦應加入若干。

工場情形，我也不明白，但我想，放汽時所用之汽，即由鍋爐中出來，倘不燒煤，鍋爐中水便不會沸。大約燒煤是晝夜不絕的，不過加煤有多少之別而已，所以即使尙未開工，烟通中大概也還有烟的，但這須問一聲確實知道的人，才好。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十二日

六

霧城先生：

昨天才寄一函，今日即收到十六日來信，備悉種種。做一件事，無論大小，倘無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難，固然能使人無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無結果。

我曾經看過M K社的展覽會，新近又見了無名木刻社的木刻集（那書上有我的序，不過給我看的畫，和現在所印者不同），覺得有一種共通的毛病，就是並非因為有了

木刻，所以來開會，出書，倒是因為要開會，出書，所以趕緊大家來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難免都拿來充數。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這缺點的。

木刻還未大發展，所以我的意見，現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讀書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賞鑒，採用，就是將那條路開拓起來，路開拓了，那活動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將牠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幾個人來稱讚，這實在是自殺政策。我的主張雜入靜物，風景，各地方的風俗，街頭風景，就是爲此。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爲世界的，即爲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國之活動有利。可惜中國的青年藝術家，大抵不以爲然。

况且，單是題材好，是沒有用的，還是要技術；更不好的是內容並不怎樣有力，卻只有一個可怕的外表，先將普通的讀者嚇退。例如這回無名木刻社的畫集，封面上是一張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買了。

前回說過的印本，或者再由我想一想，印一回試試看，可選之作不多，也許只能作爲『年刊』或不定期刊，數目恐怕也不會在三十幅以上。不過羅君自說要出專集，克白的

住址我不知道，能否收集，是一個疑問，那麼，一本也只有二十餘幅了。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十九日

又前信謂先生有幾幅已寄他處發表，我想他們未必用，即用也一定縮小，這回也仍可收入的。

七

霧城先生：

廿一函并木刻二幅均收到。這回似乎比較的合理，但我以為煙還太小，不如索性加大，直連頂顛，而連黑邊也不留，則恐怕還要有力。不知先生以為怎樣。

MK木刻社已有信來，我想慢慢的印一本試試罷。

先生的作品，容我再看一回之後，仔細排定，然後再奉函借版。這回我想不必將版收

*查日記，此信大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寄發的。——編者註。

羅完全，然後付印，凡入選之作，即可陸續印存，到得有二十餘幅，然後訂好發行的。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二十三日

八

霧城先生：

久未通信，近想安健如常，爲念。

MK木刻社已送來原版六塊，現即擬逐漸進行。先生之作，想用窗外、風景、拉三種，可
否于便中交與書店，于印後送還。最近之二種，則版木太大，不能容也。

白濤兄處已去信，但尙未寄來。鐵耕兄之原版，不知在上海否？否則，只能移入下一期
印本了。

複製蘇聯木刻，下月初可成，擬寄奉一本，以掛號寄上，不知仍可由陳南溟先生代收，
無失誤否？便中乞示知。

即此布頌

時綬

迅 上 五月十八夜

九

霧城先生：

午後方寄一信，而晚間便得來信并木版三塊。木刻集本可寄，但因已託了書店，不想再去取回，所以索性不寄了。仍希照前信託友持條于便中前去一取爲荷。這回印得頗不壞，可惜的是有幾幅大幅，縮小不少了。

白濤兄處我亦有信去催，但未得回信。鐵耕兄的作品，恐怕只能待第二集付印時再說了。因爲我備下之項款，存着是很靠不住的，能夠爲了別事花完，所以想辦的事，必須早辦。現在已去買抄更紙二十帖，從下月初起，就想陸續印起來，待積到二十餘幅，便裝訂發售。此次擬印百二十本，除每幅之作者各得一本外，可有百本出賣，大約每本五角或六角，就可收回本錢矣。

簡 書 迅 雲

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五月二十三夜

10

霧城先生：

木刻集擬付印，而所得的版，還止十七塊，因為鐵耕和白濤兩位，都還沒有寄來。

MR社原要出一本選集，稿在我這里，不知仍要出版否？其實，集中佳作並不多，致平的負傷的頭最好，去年的出路，進步多了，我也想印進去，不知你能否找他一問，能否同意。即使那選集仍要出，兩邊登載也不要緊的，倘以為可，則乞借我原版，如已遺失，則由我去做鋅版亦可。

一個美國人告訴我，他從一個德國人聽來，我們的繪畫（這是北平的作家的出品）及木刻，在巴黎展覽，很成功；又從一蘇聯人聽來，這些作品，又在莫斯科展覽，評論很好云。但不知詳情；而收集者也不直接給我們一封信，真是奇怪。

專此即頌

時綏

迅 上 六月廿七

一九三五年

一一

烟橋先生：

三月七日信并木刻四幅，都收到了。前一回的信，大約也收到了，但忘却了答復。近半年來，因為生了一場病，體力頗減，而各種碎事，仍不能不做，加以擔任譯書等等，每天真像做苦工一樣，很不快活，弄得常常忘却，或者疏失了。這樣下去，大約是不能支持的。

木刻的事，也久已無暇顧及，所以說不出批評，但粗粗的說，我看黃浦江是好的。全國木刻會在北平、天津都已開過，南京不知道，上海未開。那時有幾天的平津報上，登些批評，但看起來都不切實，不必注意。有許多不過是以『木刻』為題的八股。去年曾以木刻紀

程一本寄給蘇聯的美術批評家 Paul Iltisger (看這姓，好像他原是德國人) 請他批評，年底得到回信，說構圖雖多簡單，技術也未純熟，但有幾個是大有希望的，即：清槓，白濤，霧城 (他特別指出窗及風景) 致平 (特別指定負傷的頭) 云云。近來我又集得一些那邊的新木刻，但還不夠六十幅，一夠，就又印一本。 此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十三夜

再：木刻紀程不易賣去，隨牠就是，不必急急的。

又及

一一一

煙橋先生：

五月十日信早收到。前回的一封信也收到的。近來因為常常生病，又忙于翻譯賣錢之類，弄得頭昏眼花，未能即行回信，甚歉。

最近的一幅木刻，我看並不好。從構圖上說起來，兩面的屋邊，是對稱的，中間一株大樹，布滿了空間，本來頗有意思，但我記得英國 (?) 的一個木刻家，曾有過這樣的構圖

的了。

「選選作品，本來並不費事，但我查了一下，先生的作品不到十張。大約一則因為搬來搬去，有些弄得找不到；二則因為紹介出去，他們既不用，又不還我，所以弄得不見了。如果能夠另印一份寄給我，我是可以選的，但選起來大約是嚴的，因為我看新近印出的幾種專集，實在收得太隨便。」

「我想把先生的風景（即好像寫意畫那樣的一張），黃浦江二幅紹介到文學去，望即印給我各一張，寄下；作者用什麼署名，也一併示知為荷。」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五月二十四日

張 蕙

一九三四年

一

小青先生：

二月二十五日惠函并稿二本，早經收到，且蒙贈書兩本，感謝之至。頃又得三月二十五日函，備悉種種。旅居上海，瑣事太多，以致大作至今始陸續讀畢。諸作情感誠摯，文字流暢，惟誠如來示所言，在今日已較覺傾于頹唐，不過均係舊作，則亦不足為病。國風新譯尤明白生動，人皆能解，有出版之價值，惜此地出版界日見彫荅，我又永受迫壓，如居地下，無能為力，頃已託書店掛號寄還，至希察收，有負雅意，真是十分抱歉。

木刻爲近來新興之藝術，比之油畫，更易着手而便于流傳。良友公司所出木刻四種，作者的手腕，是很好的，但我以爲學之恐有害，因其作刀法簡略，而黑白分明，非基礎極好者，不能到此境界，偶一不慎，即流于粗陋也。惟作爲參攷，則當然無所不可。而開手之際，似以取法于工細平穩者爲佳耳。

專此布復，即請

文安

魯迅 上 四月五日

二

張慧先生：

蒙賜函及木刻，甚感。拜觀各幅，部分儘有佳處，但以全體而言，却均不免有未能一律者。如乞丐，樹及狗皆與全圖不相稱，且又不見道路，以致難云完全。弟非畫家，不敢妄說，以意度之，木刻當亦與繪畫無異，基本仍在素描，且畫面必須統一也。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九日

三

張慧先生：

頃收到十八日信并木刻三幅，甚感謝；上月廿八日的信，也收到的。先生知道我並非美術批評家，所以要我一一指出好壞來，我實在沒有這本領。聞廣州新近有一個木刻家團體，大家互相切磋，先生何不和他們研究研究呢？

就大體而論，中國的木刻家，大抵有二個共通的缺點：一，人物總刻不好，常常錯；二，是避重就輕，如先生所作的船夫，我就見了類似的作法好幾張，因為只見人，不見船，構圖比較容易，而單刻一點屋頂，屋脊，其實是也有這傾向的。先生先前的作品上，還有頹廢色采，和所作的詩一致，但這回却沒有。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五年

四

張慈先生：

委寫書面，已寫好，請擇用其一，如果署名，恐怕反而不好，所以不署了。如先生一定要用，則附上一印，可以剪下，貼在相宜的地方。

因爲忘却了通信地址，所以只能託

羅先生轉寄。

專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二十二日

楊霽雲

一九三四年

一

霽雲先生：

惠函讀悉。所舉的三種青年中，第一種當然是令人景仰的；第三種也情有可原，或者也不過暫時休息一下；只有第二種，除說是投機之外，實在無可解釋。至于如戴季陶者，還多得很，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講孝，忽而拜懺，忽而上墳，說是因為懺悔舊事，或藉此逃避良心的責備，我以為還是忠厚之談，他未必責備自己，其毫無特操者，不過用無聊與無恥，以應付環境的變化而已。

來問太大，我不能答復。自己就至今未能犧牲小我，怎能大言不慚。但總之，即使未能徑上戰線，一切稍爲大家着想，爲將來着想，這大約總不會是錯了路的。

專此布復，即頌

時安

迅 上 四月廿四夜

二

霧雲先生：

四日惠函已讀悉。關於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並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學獲得名位，生計已漸充裕者，很容易流入這一路。蓋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環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復發，漸玩古董，始見老莊，則驚其奧博，見文選，則驚其典贍，見佛經，則服其廣大，見宋人語錄，又服其平易超脫，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其實還是當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點害的，但也原是脾氣相近之故，于大局却無大關係，例如人間世出版後，究竟不滿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隨感錄，雖多溫墩話，然已與編輯者所主張的

『閑適』相矛盾。此後恐怕還有變化，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會長久存在的。

我們試看撰稿人名單，中國在事實上確有這許多作者存在，現在都網羅在人間世中，藉此看看他們的文章，思想，也未嘗無用。只三期便已證明，所謂名家，大抵徒有其名，實則空洞，其作品且不及無名小卒，如申報本埠附刊或業餘週刊中之作者。至于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爲一般讀者所不瞭，加以吹播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我的不收在集子裏的文章，大約不多，其中有些是遺漏的，有些是故意刪掉的，因爲自己覺得無甚可取。浙江潮中所用筆名，連自己也忘記了，只記得所作的東西，一篇是說鈕（後來譯爲雷銳），一篇是斯巴達之魂（？）；還有地底旅行，也爲我所譯，雖說譯其實乃是改作，筆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許沒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學的人極少，沒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現在都說我的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其實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東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說，登在小說林（？）上。那時恐怕還是革命之前，題目和筆名，都忘記了，內容是講私塾裏

的事情的，後有惲鐵樵的批語，還得了幾本小說，算是獎品。那時還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編譯，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別人的名字了。又曾譯過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會否出版。張資平式的文販，其實是三十年前就有的，並不是現在的新花樣。攻擊我的人物如楊邨人者，也一向就有，只因他的文章，隨生隨滅，所以令人覺得今之叭兒，遠不如昔了，但我看也差不多。

葉如瑛君和我，恐怕未必相識，因為我離開故鄉已三十多年，他大約不過二十餘，不會有相見的機會。日前曾給我一信，想是問了先生之後所發的，信中有幾個問題，即與以答覆，以後尙無信來。

『碎割』之說，是一種牢騷，但那時我替人改稿，紹介，校對，却真是起勁，現在是懶得多了，所以寫幾句回信的工夫倒還有。

此復，即頌

時綏

魯迅 五月六夜

三

霧雲先生：

惠示收到，并剪報，甚感。小說林中的舊文章，恐怕是很難找到了。我因爲向學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但年青時自作聰明，不肯直譯，回想起來真是悔之已晚。那時又譯過一部北極探險記，敘事用文言，對話用白話，託蔣觀雲先生紹介于商務印書館，不料不但不收，編輯者還將我大罵一通，說是譯法荒謬。後來寄來寄去，終于沒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見了，這一部書，好像至今沒有人檢去出版過。

張資平式和呂不韋式，我看有些不同，張只爲利，呂却爲名。名和利當然分不開，但呂氏是爲名的成分多一點。近來如哈同之印藝術叢編和佛經，劉翰怡之刻古書，養遺老，是近于呂不韋式的。而張式氣味，却還要惡劣。

漢奸頭銜，是早有人送過我的，大約七八年前，愛羅先珂君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黑暗。那時上海報上就有一篇文章，說是他之宣傳，受之于我，而我

則因爲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云云。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這一套。叭兒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民族主義，又何嘗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頭喫，便吠影吠聲了。其實，假使我真做了漢奸，則他們的主子就要來握手，牠們還敢開口嗎？

集一部圍剿十年，加以考證：一、作者的眞姓名和變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約于後來的讀者，也許不無益處。但恐怕也不多，因爲自己或同時人，較知底細，所以容易了然，後人則未曾身歷其境，即如隔鞋搔癢。譬如小孩子，未曾被火所灼，你若告訴他火灼是怎樣的感覺，他到底莫名其妙。我有時也和外國人談起，在中國不久的大約不相信天地間會有這等事，他們以爲是在聽天方夜談。所以應否編印，竟也未能決定。

二則，這類的文章，向來大約很多，有我會見過的，也有沒有見過的，那見過的一部分，後來也隨手散棄，不知所在了。大約這種文章，在身受者，最初是會憤懣的，後來經驗一多，就不大措意，也更無憤懣或苦痛。我想，這就是非洲黑奴雖日受鞭撻，還能活下去的原因。這些（以前的）人身攻擊的文字中，有盧冀野作，郭沫若的化名之作，先生一定又大喫一驚了罷，但是，人們是往往這樣的。

烈文先生不做編輯，爲他自己設想，倒乾淨，自由談是難以辦好的。梓生原亦相識，但他來接辦，真也愛莫能助。我不投稿已經很久了，有一個常用化名，愛引佛經的，常有人疑心就是我，其實是別人。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五月十五日

四

霽雲先生：

惠示謹悉。劉翰怡聽說是到北京去了。前見其所刻書目，真是『雜亂無章』，有用書亦不多，但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所以他還不是毫無益處的人物。

未印之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但以別種化名，發表于語絲，新青年，晨報副刊而後來刪去未印者，恐怕還不少；記得語絲第一年的頭幾期中，有一篇仿徐志摩詩而罵之的文章，也是我作，此後志摩便怒而不再投稿，蓋亦爲他人所不知。又在香港有一篇演

說老調子已經唱完，因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報上是登載過的。

至于魯迅在廣東中的講演，則記得很壞，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訂正，希先生都不要他。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說之處，恐怕不是小說月報，倘憶鐵樵未曾辦過小說林，則批評的老師，也許是包天笑之類。這一個社，曾出過一本俠女奴（天方夜談中之一段）及黃金蟲（A. Poe 作），其實是周作人所譯，那時他在南京水師學堂做學生，我那一篇也由他寄去的，時候蓋在宣統初。現商務印書館的書，沒有俠女奴，則這社大半該是小說林社了。

看看明末的野史，覺得現今之圍剿法，也並不更厲害，前幾月的汗血月刊上有一篇文章，大罵明末士大夫之『矯激卑下』，加以亡國之罪，則手段之相像，他們自己也覺得的自然，輯印起來，可知也未始不可以作後來者的借鑑。但讀者不察，往往以為這些是個人的事情，不加注意，或則反謂我『太兇』。我的雜感集中，華蓋集及續編中文，雖大抵和個人鬭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而銷數獨少，足見讀者的判斷，亦幼稚者居多也。

平生所作事，決不能如來示之譽，但自問數十年來，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時時想到中國，想到將來，願爲大家出一點微力，却可以自白的。倘再與叭兒較，則心力更多白費，故團剿十年或當于暇日作之。

專此布復，願頌

時綏

迅 啓上 五月廿二日

再北新似未有叭兒混入，但他們癩散不堪，有版而不印，適有聯華要我幫忙，遂移與之，尙非全部也。到內山無定時，如見訪，最好于三四日前給我一信，指明日期，時間，我當按時往候，其時間以下午爲佳。 又及

五

霽雲先生：

頃得廿三日函，蒙示曹霽諸事，甚感。小說史略尙在北新，聞存書有千餘冊，一時蓋未能再版，他日重印，當改正也。

所舉三兇，誠如尊說，惟楊邨人太渺小，其特長在無恥，居心險毒，而手段尚不足以副之，近已爲新上海半月刊編輯，頗有騰達之意，其實蓋難，生成是一小販，總難脫胎換骨，但多演幾齣滑稽劇而已。

宋明野史所記諸事，雖不免雜恩怨之私，但大抵亦不過甚，而且往往不足以盡之。五
六年前考虐殺法，見日本書記彼國殺基督徒時，火刑之法，與別國不同，乃遠遠以火焙之，已大歎其苛酷。後見唐人筆記，則云有官殺盜，亦用火緩焙，渴則飲以醋，此又日本人所不及者也。岳飛死後，家族流廣州，曾有人上書，謂應就地賜死，則今之人心，似尙非不如古人耳。

倘蒙賜教，乞于下星期一（二十八）午後二點鐘惠臨書店，當在其地相候，得以面晤，可稍詳于筆談也。

匆復，並候

刻安

迅 上

五月廿四夜

霽雲先生：

昨蒙見訪，藉得晤談，甚忭。前惠函謂曹雪芹卒年，可依胡適所得脂硯齋本改爲乾隆二十七年。此事是否已見于胡之論文，本擬面詢，而遂忘却，尙希撥冗見示爲幸。

專此布達，並請

文安

迅 上 五月二十九日

七

霽雲先生：

頃收到卅日信，并胡適文選一本，甚感。

徐先生也已有信來，謂決計不幹。這很好。否則，上海之所謂作家，鬼蜮多得很，他決非其敵，一定要上當的。但是『作家』之變幻無窮，一面固覺得是文壇之不幸，一面也使真

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終必露出，而且新進者也在多起來，所以不必悲觀的。

鷓鴣故事我沒有見過譯本，單知道是一部印度古代的文學作品，是集合許多小事而成的結集。大約其中也講起中國事，所以那插圖有中國的一幅。不過那時中國還沒有辮子，而作者却給我們拖起來了，真可笑。他們以為中國人是一向拖辮子的。二月初我曾寄了幾部古裝人物的畫本給他們，倘能收到，于將來的插畫或許可以有點影響。

引玉集後記有一頁倒印了，相隔太遠，無法重訂，真是可惜。此書如能售完，我還想印一部德國的。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五月卅一日晚

八

霧雲先生：

二日函收到。叭兒無窮之慮，在理論上是對的，正如一人開口發聲，空氣振動，雖漸遠漸微，而凡有空氣之處，終必振動下去。然而，究竟漸遠漸微了。中國的文壇上，人渣本來多。

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樂科學，便學文學；不會作文，便學美術，而又不肯練畫，則留長頭髮；放大領結完事，真是烏烟瘴氣。假使中國全是這類人，實在怕不免于糟。但社會裏還有別的方面，會從旁給文壇以影響；試看社會現狀，已岌岌不可終日，則叭兒們也正是岌岌不可終日的。牠們那裏有一點自信心，連做狗也不忠實。一有變化，牠們就另換一副面目。但此時倒比現在險，牠們一定非常激烈了，不過那時一定有人出而戰鬥，因為牠們的故事，大家是明白的。何以明白，就因為得之現在的經驗，所以現在的情形，對於將來並非只是損。至于費去了許多犧牲，那是無可免的，但自然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張『壕塹戰』，就爲此。

記得清朝末年，也一樣的有叭兒，但本領沒有現在的那麼好。可是革命者的本領也大起來了，那時的講革命，簡直像兒戲一樣。

新社會半月刊曾經看過幾期，那缺點是『平庸』，令人看了之後，覺得並無所得，當然不能引人注意。來信所述的方針，我以爲是可以的，要站出來，也只能如此。但有一種可欺的事，是讀者的感覺，往往還是叭兒靈。叭兒明白了，他們還不懂，甚而至于連譏刺、反話，

也不懂。現在的青年，似乎所注意的範圍，大抵很狹小，這却比文壇上之多叭兒更可慮。然而也顧不得許多，只好照自己所定的做。至于碰壁而或休息，那是當然的，也必要的。

辦起來的時候，我可以投稿，不過未必能每期都有。我的名字，也還是改換好，否則，無論文章的內容如何，一定立刻要出事，于刊物未免不合算。

引玉集並不如來函所推想的風行，需要這樣的書的，是窮學生居多，但那有二百五十個，況且有些人是我都送過了。至于有錢的青年，他不需要這樣的東西。但德國版畫集，我還想計劃出版，那些都是大幅，所以印起來，書必加大，幅數也多，因此資本必須加幾倍，現在所躊躇的就是這一層。

我常常坐在內山書店裏，看看中國人的買書，覺得可歎的現象也不少。例如罷，倘有大批的關於日本的書（日本人自己做的）買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類出版，近來則常有青年在尋關於法西主義的書。製造家來買書的，想尋些記載着秘訣的小冊子，其實那有這樣的東西。畫家呢，凡是資料，必須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應用的好書，大抵棄而不顧，他們最喜歡可以生吞活剝的繪畫，或圖案，或廣告畫，以及只有一本的什麼『大觀』。

一本書，怎麼會『大觀』呢，他們是不想的。其甚者則翻書一通之後，書並不買，而將其中的幾張彩色畫撕去了。

現在我在收集中國青年作家的木刻，想以二十幅印成一本，名曰木刻紀程，留下來，看明年的作品有無進步。這回只印一百本，大約需要者也不過如此而已。

此上，即頌

時綏

迅 頓首 六月三夜

九

霽雲先生：

六日函收到。雜誌原稿既然先須檢查，則作文便不易，至多，也只能登自由談那樣的文章了。政府幫閒們的大作，既然無人要看，他們便只好壓迫別人，使別人也一樣的奄奄無生氣，這就是自己站不起，就拖倒別人的辦法。倘用聚仁先生出面編輯，他們大約會更加注意的。

來信所述的憂慮，當然也有其可能，然而也未必一定實現。因爲正如來信所說，中國的事，大抵是由于外鑠的，所以世界無大變動，中國也不見得單獨全局變動，待到能變動時，帝國主義必已凋落，不復有收買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叭兒，忽然轉向，又掛新招牌以自利，一面遮掩實情，以欺騙世界的事，却未必會沒有。這除却與之戰鬥以外，更無別法。這樣的戰鬥，是要繼續得很久。所以當今急務之一，是在養成勇敢而明白的鬥士，我向來即常常注意于這一點，雖然人微言輕，終無效果。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六月九夜

10

霽雲先生：

快信收到。詞話書價，係三十六元。其書共二十一本，內中之繡像一本，實非詞話中原有，乃出版人從別一種較晚出之版本中，取來附上的。又胡適文選已用過，因乘便奉還，謝

謝。

二十二日午後二時，倘別無較緊要之事，當在書店奉候也。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六月十二日

一一

霧雲先生：

日來自患胃病，眷屬亦罹流行感冒，所約文遂止能艸艸塞責，歉甚。今姑寄呈，能用與否，希酌定。

又，倘能用，而須檢查，則艸稿殊不欲送去，自又無法託人抄錄，敢乞 先生覓人一抄，而以原稿見還爲禱。

此布即請

道安

迅 六月十八夜

霽雲先生：

頃奉到十六晚信。臨行時函及連環，亦俱早收到。

浙江潮實只十期，後不復出。范愛儂輩到日本，比我稍遲，那題名大約印在他們未到之前，所以就找不出了。

威男的原名，因手頭無書可查，已記不清楚，大約也許是 Jules Verne，他是法國的科學小說家，報上作英，係錯誤。梁任公的新小說中，有海底旅行，作者題焦士威奴（？）也是他。但我的譯本，似未完，而且幾乎是改作，不足存的。

我的零零碎碎的東西，查起來還有這許多，殊出自己的意外，但有些是遺落，有些當是刪掉的，因為覺得並無足觀。先生要印成一書，只要有人肯印，有人要看，就行了，我自己却並沒有什麼異議。

這二十天來，上海每日總在百度左右，于做事頗多阻礙，所以木刻尙未印，也許要俟

秋初了。我因有閒，除滿身痱子之外，別無損害，諸希釋念爲幸。

專此布復，順頌

時綏

迅 啓上 七月十七日

一三

霽雲先生：

中國新作家的木刻二十四幅，已經印出，名木刻紀程，又再版北平箋譜亦已到滬，不及初版，我可以換一部初版的給 先生的。但不知寄到府上，還是俟 先生來滬時自取好呢？大約郵寄是有小小損毀之慮的。希示爲幸。

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十日

一四

齊雲先生：

十一日惠函收到。新印的雜感集，尙未校完，也許出版要在 先生來滬之後的。

小說發掘，見過批評，書未見，但這幾天想去買來看一看，近來專門打雜，看書的時間簡直沒有了，自然，閒逛却不能免。『流火』固然太典雅，但我想，『火流』也太生，不如用什麼『大旱』、『火海』之類，直截了當。近來有了檢查會，好的作品，除自印之外，是不能出版的，如果要書店印，就得先送審查，刪改一通，弄得不成樣子，像一個人被拆去了骨頭一樣。

我平常並不作詩，只在有人要我寫字時，胡謔幾句塞責，並不存稿。自己記得的也不過那一點，再沒有什麼了。

專此布復，順頌

時綏

訊 頓首 十月十三日

霽雲先生：

頃奉到四日信，始知已在上海。七日（星期五）午後二時，希惠臨書店，當在其地奉候，並撥交 先生所要之北平箋譜及木刻紀程。

欲將刪遺的文字付印，倘不至于對不住讀者，本人却無異議。如不急急，亦可自校一遍，惟近幾日却難，因生病將近一月，尙無力氣也。

專此布復，即請

文安

迅 頓首 十二月五夜

一六

霽雲先生：

蒙惠書，謹悉。集名還是集外集好；稿已看了一遍，改了幾處，明日當託書店先行掛號寄還，因爲託其面交和寄出，在我是一樣的，而可省却先生奔波。惟慮 先生旅中未帶印章，故稿係寄曹先生收，希先向曹先生接洽爲幸。

那一篇四不像的駢文，是序淑姿的信，報章雖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實則和他們夫婦皆素昧平生，無話可說，故以駢文含胡之。此書曾有一本，但忘却了放在何處，俟稍休息，當覓出錄奉。我爲別人譯作所做的序，似尙有數篇，如韋叢蕪譯的窮人之頌（集中好像未收），倘亦可用，當于覓淑姿時一同留心，搜得錄奉也。

舊詩本非所長，不得已而作，後輒忘却，今寫出能記憶者數章。集外集簽已寫，與詩一樣不佳，姑先寄上，太大或太小，製版時可伸縮也。序文我想能于二十日前繳卷。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頌首 十二月九日

聚仁先生處乞代致候。

無題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紅澆戰袍。澤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離騷。

贈人

（這與「感女……」那一首是一起的）

秦女端容理玉箏，梁塵踴躍夜風輕。須臾響急冰絃絕，但見奔星動有聲。

二十三年元旦

雲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裏又新春。

自嘲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一七

霽雲先生：

集外集稿，昨已寄出，不知已收到否？十日來信，頃收到。

鍾敬文編的書裏的三篇演說，請不要收進去，記的太失真，我自己並未改正，他們亂編進去的，這事我當于自序中說明。現代新文學……序，不如不收，書已禁止，序必被刪。

南腔北調失收的有兩篇，一即選本，議論平常，或不犯忌，可收入；一爲上海雜感，先登日本的朝日新聞，後譯載在文學新地上，必被檢掉，不如不收；在暨南的講演，即使檢得，恐

怕也通不過的。

一九三一年到北平時，講演了五回，報上所登的講詞，只有一篇是我自己改正過的，今寄上，或者可用；但記錄人名須刪去，因為這是會連累他們的，中國的事情難料得很。錄出後，原報仍希擲還。

勿復，並請

旅安

迅 頓首 十二月十一日

一八

哭范愛農（一九一三年）

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圓猶酩酊微醉合沈淪幽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舊朋雲
散盡余亦等輕塵

霽雲先生：

信序已覺得，今抄奉，并舊詩一首。前回說過的窮人序，找不到了，倘將別人的譯作的

序跋都抄進去，似乎太麻煩，而且我本也不善于作序，還是拉倒罷。此請

旅安

迅 頓首 十二月十三日

前次寄上舊詩數首，不知已收到否？

一九

霖雲先生：

十三日函收到。來函所開各篇，我並無異議。那麼，還記得了兩篇：

一、愛羅先珂童話集序（商務版）

二、紅笑跋（紅笑是商務版，梅川譯，但我的文章，也許會登語絲。）

各種講演，除老調子已經唱完之外，我想，還是都不登罷，因為有許多實在記得太不行了，有時候簡直我並沒有說或是相反的，改起來非重寫一遍不可，當時就因為沒有這勇氣，只好放下，現在更沒有這勇氣了。

監獄，火……是今年做的，還不能算集外文。

關於檢查的事，先生的話是不錯的，不過我有時也爲出版者打算，即如南腔北調，也自己抽去了三篇，然結果也還是似禁非禁。這回曹先生來信，謂羣衆公司想出版，我回信說我是無所不可的。現在怎麼辦好呢，我是毫無成見，請你們二位商量一下就好。

那抽下的三篇和選本原稿，今都寄上，以備參考，用後仍希擲還。

乾雍禁書，現在每部數十元，但偶然入手，看起來，却並沒有什麼，可笑甚矣。現在看開漁開閘錄，是作者因此殺頭的，內容却恭順者居多，大約那時的事情，也如現在一樣，因于私仇爲多也。

專此布復，即請

旅安

迅 頓首 十二月十四日

110

霧雲先生：

十四十五兩函，頃同時收到。在北平共講五次，手頭存有記錄者只有二篇，謬記得很不確，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閱。還有兩回是上車之前講的，一爲文藝與武力，其一，則連題目也忘記了。其時官員已深惡我，所以也許報上不再登載講演大略。

幫閒文學實在是一種緊要的研究，那時煩忙，原想回上海後再記一遍的，不料回滬後也一直沒有做，現在是情隨事遷，做的意思都不起來了，所以那五講三噓集也許將永遠不過一個名目。

來函所說的印法，紙張，我都同意；稿子似乎只要新加的給我看一看就好，前回已經看過的一部分，可以不必寄我了。如有版稅，給我一半，我也同意，大約我如不取其半，先生也一定不肯干休的。至于我因此費力，却並無其事，不必用心的事情，比較的不會令人疲勞。但近來却又休息了幾天，那是因爲在一天裏寫了四五千字，自己真也覺得精神體力，大不如前了，很想到鄉下去，連報章都不看，玩它一年半載，然而新近已有國民服役條例，倘捉我去修公路，那就未免比作文更費力了，這真叫作踢天踏地。

前信提出了一篇愛羅先河童話集序，後來一想，是不應當收的，因爲那童話也幾乎

全是我的翻譯。

東北文風，確在非常恭順而且獻媚，聽說報上論文，十之九是以『王道政治』作結的。又曾見官廳給編輯的通知，謂凡有挑剔貧富，說述鬥爭的文章，皆與『王道』不合，此後無須送檢云云，不過官氣倒不及我們這裏的霸道政治之十足。但有一件事，好像我們這裏的智識者們確是明白起來了，這是可以樂觀的。對於什麼言論自由的通電，不是除胡適之外，沒有人來附和或補充麼？這真真好極妙極。

專此布復，順頌

旅安

迅 頓首 十二月十六日

二二

霧雲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那兩篇講演，我決計不要牠，因為離實際太遠。大約記者不甚懂我的話，而且意見也不同，所以我以為要緊的，他却不記，或者當作笑話。革命文學……則有幾

句簡直和我的話相反，更其要不得了。這兩個題目，確是緊要，我還想改作一遍。

關於紅的笑我手頭有，今寄奉，似乎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這種口角文字，犯不上爲牠費工夫。但這次重看了一遍，覺得這位鶴西先生，真也太不光明磊落。

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爲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爲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身體不好，倒是年齡關係，和他們不相干，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

中國鄉村和小城市，現在恐無可去之處，我還是喜歡北京，單是那一個圖書館，就可以給我許多便利。但這也只是一個夢想，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所以暫時大約也不能移動。

先生前信說回家要略遲，我的序擬于二十四爲止寄出，想來是來得及的罷。

專此布達，即請

旅安

迅 上 十二月十八日

霧雲先生：

後即寄。十八日信并稿，今晨收到；頃已看過，先行另封掛號寄還。序文在這幾天就可寫出，寫

一切講稿，就只刪幫閒文學……及革命文學……兩篇。老調子……原是自己改過的；曹先生記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為附錄了。

詩雖無年月，但自己約略還記得一點先後，現在略加改動，希照此次序排列為荷。此復，即頌

旅安

迅 頓首 十九午後

再：准風月談已出版，上午託書店寄上，想已收到。

又及

霽雲先生：

昨得來信後，匆匆奉復，忘了一事未答，即悼柔石詩，我以為不必收入了，因為這篇文章已在南腔北調集中，不能再算『集外』。哭范愛農詩雖曾在朝花夕拾中說過，但非全篇，故當又作別論。

來信于我的詩，獎譽太過。其實我于舊詩素未研究，胡說八道而已。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時也謗幾句，自省殊亦可笑。玉谿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林公庚白之論，亦非知言，惟晨報上之一切譏嘲，則正與彼輩伎倆相合耳。

此布，即請旅安

迅 上 二十日

二四

霽雲先生：

二十一、二兩信，頃同時收到。作詩的年代，大約還約略記得，所以添上年份，并號數，寄

還，其中也許有些錯誤，但也無關緊要。

別一篇幫忙文學……，並不如記者所自言之可靠，到後半，簡直連我自己也不懂了，因此刪去，只留較好的上半篇，可以收入集裏，有這一點，已足說明題目了。

先生的序，我看是好的，我改了一個錯字。但結末處似乎太激烈些，最好是改得隱藏一點，因為我覺得以文字結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實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知 先生以爲何如？

專此布復，即請

旅安

迅 上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五

霽雲先生：

頃得惠函，知 先生尙未回鄉。致秉中函可以不必要，因此種信札，他處恐尙有公開者，實則我作札甚多，或直言，或應酬，並不一律，登不勝登，現在不如姑且都不收入耳。詩可

以收入（是一九三一年作），但題目應作送O.E.君攜蘭歸國；又獨記應改獨託，排印誤也。日前又尋得序文一篇，今錄呈；又舊詩一首，是一九三三年作，亦可存。

此復，即請

旅安

迅 頓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

題三義塔

三義塔者，中國上海關北三義里遺鳩埋骨之塔也，在日本農人共建之。

奔霆飛標礮人子，敗井頽垣贖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讎。

一九三五年

二六

鬻雲先生：

頃收到二十七日惠函，承寄發掘一本，亦早收到，在忙懶中，致未早復，甚歉，見著者時，尙希轉達謝忱爲幸。

《集外集》既送審查，被刪本意中事，但開封事亦犯忌却不可解，大約他們決計要包庇中外古今一切黑暗了。而古詩竟沒有一首刪去，却亦不可解，其實有幾首是頗爲『不妥』的。至于引言被刪，則易了然，蓋他們不許有人爲我作序或我爲人作序而已。顛倒書名，則以顯其權威，此亦叭兒脾氣，並不足異。

尤奇的是今年我有兩篇小文，一論臉譜並非象徵，一記娘姨吵架，與國政世變，毫不相關，但皆不准登載。又爲《文學》作一文，計七千字，談明末事，竟被刪去五分之四（此文當在二月號刊出）；我乃續作一文，談清朝之禁漢人著作，這回他們自己不刪了，只令生活書局中人動手刪削，但所存較多（大約三月號可刊出）。這一點責任，也不肯負，可謂全無骨氣，實不及叭兒之尙能露臉狂吠也。三月以後，擬編去年一年中雜文，自行付印，而將《集外集》之被刪者附之，并作後記，略開玩笑，點綴昇平耳。

上海天氣已冷，我亦時有小病，此年紀關係，亦無奈何，但小病而已，無大害也，醫言心

肺腦俱強，此差足以慰 錦注者也。專此布復，即請

文安

迅 頓首 一月廿九夜

二七

霽雲先生：

頃收到二月二日大札。集外集止抽去十篇，誠爲『天恩高厚』，但舊詩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刪，則終不免『呆鳥』之譏。阮大鍼雖奸佞，還能作燕子箋之類，而今之叭兒及其主人，則連小才也沒有，『一代不如一代』，蓋不獨人類爲然也。

文字請此輩去檢查，本是犯不上的事情，但商店爲營業起見，也不能深責，只好一面聽其檢查，不如意，則自行重印耳。啓事及來信，自己可以檢得，但革命文學……改正稿，希于便中寄下。近又在新潮上發見通信一則，此外當還有擬索性在印雜文時補入。

被刪去五分之四的，即病後雜談，文學社因爲只存一頭，遂不登，但我是不以懸頭爲恥的，即去要求登載，現已在二月號文學上登出來了。後來又做了一篇，係講清初刪禁中

國人文章的事情，其手段大抵和現在相同。這回審查諸公，却自己不刪削了，加了許多記號，要作者或編輯改定，我即刪了一點，仍不滿足，不說抽去，也不說可登，吞吞吐吐，可笑之至。終于由徐伯昕手執鉛筆，照官意改正，總算通過了，大約三月號之文學上可以登出來。禁止，則禁止耳，但此輩竟連這一點骨氣也沒有，事實上還是刪改，而自己竟不肯負刪改的責任，要算是作者或編輯改的。俟此文發表及集外集出版後，資料已足，我就可以作雜文後記了。

今年上海爆竹聲特別旺盛，足見復古之一斑。舍間是向不過年的，不問新舊，但今年却亦藉口新年，烹酒養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喫一通乎。況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輩小百姓，大可不必要羨，自尋枯槁之道也，想先生當亦以為然的。

專此布復，並頌

新年
舊曆

迅 啓上 二月四夜

霽雲先生：

七日信下午收到，并幫閱文學……稿，謝謝。南北集恰亦于七日託書店寄上一冊，現在想是已到了罷。

文學既登拙作題頭，下一期登出續篇來，前言不搭後語，煞是有趣，倘將來再將原稿印出，也許更有可觀。去年所作雜文，除登自由談者之外，竟有二百餘頁之多，編成一本時，頗欲定名為狗兒年雜文，但恐于郵寄有碍耳。

大義覺迷錄雖巧妙，但究有痕迹，後來好像連這本書也禁止了。現行文學暗殺政策，幾無跡象可尋，實是今勝于古，惜叭兒多不稱職，致大鬧笑話耳。

明末剝皮法，出安龍逸史，今錄出附上。

專此布復，並賀

舊曆

迅 頓首 夏歷元月七日燈下

再：先生所作集外集引言，如有稿，乞錄寄，因印集外集（此非真名，真名未定）時擬補入也。 又及

安龍逸史 屈大均撰

(孫)可望得(張)應科報，即令應科殺(李)如月，剝皮示衆。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揷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明從此無諫臣矣！奸賊孫可望，汝死期不遠。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遺萬年之賊號，孰得孰失？』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緜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右見卷下

此因山東道御史東莞李如月劾孫可望擅殺勳將(即陳邦傳，亦剝皮)無人臣禮，故可望亦剝其皮也。可望後降清，蓋亦替『天朝』掃除端人正士，使更易于長驅而入者。

雲雲先生：

二十二日信收到；十二日信并序稿，也早收到了。近因經濟上的關係，在給一個書坊選一本短篇小說——別人的，時日迫促，以致終日匆匆，未能奉復，甚歉。集外集中重出之文，已即致函曹先生，託其刪去，但未知尙來得及否。

我前次所舉尹嘉銓的應禁書目，是鈔清代文字獄檔中之奏摺的，大約後來又陸續的查出他種，所以自當以見于禁燬書目中者爲完全。尹氏之拚命著書，其實不過想做一個道學家——至多是一個賢人，而皇帝竟與他如此過不去，真也出乎意外。大約殺犬警猴，固是大原因之一，而尹之以道學家自命，因而開罪于許多同僚，並且連對主子也多說話，致招厭惡，總也不無關係的。

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于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還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

就已經給陳炯明的大砲擊過了。

『第九』不必讀粵音，只要明白出典，蓋指『八仙』之名次而言，一到第九，就不在班列之內了。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頓首 二月廿四夜

三〇

雲雲先生：

十六日信早奉到。集外集也收到了，十本以外，又索得了八本，已夠了。印工之類，在現有的出版界，總是如此的，我看將來還要低落下去。

紙張也已收到，如此拙字，寫到宣紙上，真也自覺可笑，但先生既要我寫，我是可以寫的，但須拖延時日耳，因為須等一相宜的時候也。

紙內有兩長條，是否對聯？示知。若然，則一定寫得極壞，因為我沒有寫過大字，所以

字愈大，就愈壞。

專此布復，即請

文安

迅上 五月廿四日

三一

霽雲先生：

久疏問候，想動定一切佳勝？

前囑作書，頃始寫就，拙劣如故，視之汗顏，但亦只能姑且寄奉，所謂塞責焉耳。埋之箱底，以施鱉魚，是所願也。專此布達，並請

道安

迅頓首 十二月十二日

三一

霽雲先生：

惠示誦悉。腹疾已愈否爲念。

集中國文字獄史料，此舉極緊要，大約起源古矣。清朝之獄，往往亦始于漢人之告密，此事又將于不遠之日見之。

近來因譯死魂靈，并寫短文打雜，什麼事也無片段。翻譯已止，但文集尙未編，出版恐不能望之書局，因爲他們要不危險而又能賺錢者，我的東西，是不合格的。

國事至此，始云『保障正當輿論』、『正當』二字，加得眞眞聰明，但即使眞給保障，這代價可謂大極了。

關於我的記載，雖未見，但記得有人提起過，常州報上，一定是從滬報轉載的，請不必覺寄。此種技術，爲中國所獨有，殊可恥。但因可恥之事，世間不以爲奇，故誣讒遂亦失效，充其極致，不過欲人以我爲小人，然而今之巍巍者，正非君子也。倘遇眞小人，他們將磕頭之不暇矣。

上海已見冰，賤軀如常，可告慰也。

專此布達，並頌

文安

迅 頓首 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三六年

三三

霽雲先生：

頃接來函并文稿，甚欣甚感。海燕係我們幾個人自辦，但現已以『共』字罪被禁，續刊與否未可知，大稿且存敝寓，以俟將來。此次所禁者計二十餘種，稍有生氣之刊物，一網打盡矣。

靖節先生不但有妾，而且有奴，奴在當時，實生財之具，縱使陶公不事生產，但有人送酒，亦尚非孤寂人也。

上月印故事新編一本，遊戲之作居多，已託書店寄上一本，以博一粲耳。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綴

迅 頓首 二月二十九日

三四

霧雲先生：

二十四日函收到。我這次所生的，的確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懼的肺結核，我們結交至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其間發過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歡嚷病，也頗漠視生命，淡然處之，所以也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一回，是爲了年齡關係，沒有先前那樣的容易制止和恢復了，又加以肋膜炎，遂至纏綿了三個多月，還不能停止服藥。但也許就可停止了罷。

是的，文字工作和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體弱，也寫得很少，想擺脫一切，休息若干時，專以翻譯糊口。不料還是發病，而且正因爲不入協會，羣仙就大佈圍剿陣，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門來也。

他的變化，倒不足奇。前些時，是他自己大碰釘子的時候，所以覺得我的『人格好』，現在却已是文藝家協會理事，文學界編輯，還有『實際解決』之力，不但自己手裏捏着

釘子，而且也許是別人的棺材釘了，居移氣，養移體，現在之覺得我『不對』、『可笑』、『助長惡劣的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爲異的。

其實，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却代表着某一羣，試一細讀，看那口氣，即可了然。因此我以爲更有公開答覆之必要。倘只我們彼此個人間事，無關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慮此事『徒費精力』，實不盡然，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霧蔭下的羣魔嘴臉畢現，試看近日上海小報之類，此種效驗，已極昭然，他們到底將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版畫集在病中印成，照顧殊不能周到，印數又少，不久便盡，書店也不存一本了，無以奉寄，甚歉。

專此布復，並請

暑安

魯迅 八月廿八日

再：現醫師不許我見客和多談，倘略愈，則擬轉地療養數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約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樓 煒 春

一 九 三 四 年

煒春先生：

昨收到惠函，并適夷兄箋。先前時聞謠言，多爲惡耗，幾欲令人相信，今見其親筆，心始釋然。來日方長，無期與否實不關宏旨，但目前則未必能有法想耳。原箋奉還，因恐遺失，故以掛號寄上，希

察收爲幸。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頓首 六月廿四夜

二

煒春先生：

適夷兄是那一年生的，今年幾歲？因為有一個美國人譯了他一篇小說，要附帶講起作者的事情，所以寫信來問。

先生如知道，希即示知，信寄『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為荷。

此布即請

暑安

迅 上 八月二十日

三

煒春先生：

蒙惠函并適兄箋，得知近狀，甚慰。

適兄譯成英文之小說，即鹽場，並非登在雜誌上，乃在一本中國小說選集，名草鞋脚者之中，其書選現代作品，由我起至新作家止，共爲一書，現稿已寄美國，尙未出書，待印出後，當寄閱也，希便中轉告。

所要之書九種，現在收得六種。此外一種不久可有，惟盧氏藝術論與藝術社會學則上海已無有，今日託書店向東京去買，至多三禮拜後可得回音，惟有無殊不可必。現有之六種，是否先生先行至書店來取，抑待餘書消息確定後再說，希示及。倘先來取此六種，當交與書店後，再行通知也。

此復即請

秋安

迅 頓首 九月二十一夜

一九三五年

四

煒春先生：

來示敬悉。門外文談係幾個青年得了我的同意之後，編印起來的，版稅大約是以作印行關於新文字的刊物之用，應由他們收取，與我已無關係。

所以天馬對於我的負債，其實只有選集的二百元，不過我與書店，不喜歡有股東關係，現在既由兄及友人復業，我可負責的說，非書局將來寬裕自動的付還，我決不催索，那麼，目前也可以不算在債務裏面了。天馬在中途似頗有不可信之處，現既從新改組，我是決不來作梗的。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頓首 三月四夜

五

煒春先生：

六月二十四日信早到，因病未能即復爲歉。

自選集出普及本事，我是可以同意的。附上印證壹千，希察收爲荷。
專此布復，即請

暑安

魯迅 上 七月十一日

六

煒春先生：

廿二日信收到；前一信也收到的，因爲別的瑣事，把回信壓下了，抱歉得很。

譯文社的事很難說，因爲現在是『今朝不知明朝』事，假如小說譯成的時候，譯文社仍在進行，也沒有外界所加的特別困難，那當然可以出版的。

此復，即請

暑安

迅 頓首 八月廿三日

附還明信片一張

一九三六年

七

煒春先生：

頃收到十一日信，備悉一切。至于前一函并譯稿，則早已收到，所以未能即覆者，即因如建兄來信所說，中學生上，已在登載此書譯本，而譯者又即譯文叢書編者之故。因此倘不先行接洽，即不能有切實之答覆也。

前天始與另一譯者黃君會商，他以為適兄譯書不易，慨然願停止翻譯，在中學生續登適兄譯本，對於開明書店，則由他前往交涉，現在尚無回信，我看大約是可以的。

假使此事萬一不成，則此種大部書籍，不但賣稿很難，就是只希印行，也難找到如此書店，只好到大書店商務印書館去試一試，此外，也沒有適當之處了。

專此布復，即請

日安

豫 頓首 四月十三日

韓白羅

一九三四年

—

白羅先生：

信及士敏土兩本，均已收到。印得這樣，供給不學藝術的大衆，也可以了，但因爲從書中採取，所以題名和原畫略有不同。印本上，原文也寫錯了幾個。此書初出時，我是寄給未名社代賣的，但不知道爲什麼，好像沒有給我陳列。

這回的引玉集，目的是在供給學藝術的青年的參考，所以印工不能不精，一精，價錢就貴，本錢就每本一元二角，倘印得多，還可以便宜些，但我沒有推銷的本領，不過，只要有

人翻印，也就好了。現在又在去信討取大著作上的木刻插圖，但有沒有不可知，以後沒有力量印，也不可知。

母親的插圖沒有單張的，但從一本完整的書裏拆出來，似乎也可惜，因為這書在中國不到三百本。我這里有一本缺頁的，已無用處，所以將那十四幅拆下，另封託書店寄上。至于說明，我無法寫，因為我也不能確知每圖是針對那幾句，今但作二百字紹介，附上，用時請覓人抄一抄。

新俄畫選已無處買，其實那裏面的材料是並不好的。山民牧唱尚不知何日出版，因為我譯釋放，還未譯成。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迅 上 七月廿七日

高爾基的小說母親一出版，革命者就說是一部『最合時的書』而且不但在那時，還在現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這有沈端先君的譯本為證，用不着多說。在那邊，倒已經看不見這情形，成為陳迹了。

這十四幅木刻，是裝飾着近年的新印本的。刻者亞歷克舍夫，是一個剛到三十歲的青年，雖然技術還未能說是十分純熟，然而生動，有力，活現了全書的神采。便是沒有讀過小說的人，不也在這裡看見了暗黑的政治和奮鬥的大衆嗎？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記。

唐 毅

一九三四年

唐毅先生：

來信問我的幾件事情之中，關於書籍的，我無法答復，因為向來沒有注意過。社會科學書，我是不看中國譯本的。但日文的學習書，過幾天可以往內山書店去問來，再通知，這幾天因為傷風發熱，躺在家裏。

日本的翻譯界，是很豐富的，他們適宜的人才多，讀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幾乎都找得到譯本，我想，除德國外，肯介紹別國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但對於蘇聯的文學

理論的紹介，近來却有一個大缺點，即常有刪節，甚至於「戰爭與革命」與「殺」（無論誰殺誰）這些字，也都成爲××，看起來很不舒服。

所以，單靠日本文，是不夠的，倘要研究蘇俄文學，總要懂俄文才好。但是，我想，你還是劃出三四年工夫來（並且不要間斷），先學日本文，其間也帶學一點俄文，因爲，一者，我們先就沒有一部較好的華俄字典，查生字只好用日本書，二者他們有專門研究俄文的雜誌，可供參考。

自修的方法，我想是不大好，因爲沒有督促，很容易隨便放下，不如進夜校之類的穩當。我的自修，是都失敗的，但這也許因爲我太懶之故罷，姑且寫出以備考。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七月廿七日

二

唐駿先生：

內山書店的關於日文書籍的目錄，今寄上。上用箭頭的是書店老板所推舉的，我以爲可緩買或且不要的，就上面不加圈子。

內山書店店員有中國人，無須用日語。

學校我說不出好的來，但我想，放棄發音，却很不好。不如就近找一個學校（不管好壞）或個人，學字母正音及拚法，學完之後，才自修。無論怎樣騙錢的學校，教拚音之類，也拖不到兩個月的。

此復，即頌

時綏

名知 頌首 八月九夜

一九三五年

三

唐駿先生：

初學外國語，教師的中國話或中國文不高明，于學生是很喫虧的。學生如果要像小孩一樣，自然而然的學起來，那當然不要緊，但倘是要知道外國的那一句，就是中國的那一句，則教師愈會比較，就愈有益處。否則，發音即使準確，所得的每每不過一點皮毛。

日本的語文是不合一的，學了語，看不懂文。但實際上，現在的出版物，用『文』寫的幾乎已經沒有了，所以除了要研究日本古文學以外，只學語就夠。

言語上階級色采，更重于日本的，世界上大約未必有了。但那些最大敬語，普通也用不着，因為我們決不會去和日本貴族交際；不過對于女性，話却還是說得客氣一點的。至于書籍，則用的語法都簡單，很少有『御座リマス』之類。

清朝的史書，我沒有留心，說不出什麼好。大約蕭一山的那一種，是說了一個大略的。還有夏曾佑做過一部歷史教科書，我年青時看過，覺得還好，現在改名中國古代史了，兩種皆商務印書版。清代文字獄檔係北平故宮博物院分冊出版，每冊五角，已出八冊，但不知上海可有代售處。

肯印雜感一類文字的書，現在只有兩處。一是芒種社，但他們是一個錢也沒有的。一

是生活書店，前天恰巧遇見傅東華先生，和他談起，他說給他看一看。所以先生的稿子，請直接寄給他罷（環龍路新明邨六號文學社）。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十九日

四

唐駿先生：

廿五日函奉到；以前並沒有收到信，大約是遺失了。

審查諸公的刪掉關於我的文章，爲時已久，他們是想把我的名字從中國驅除，不過這也是一種頗費事的工作。

有書出版，最好是兩面訂立合同，再由作者付給印證，帖在每本書上。但在中國，兩樣都無用，因爲書店破約，作者也無力使其實行，而運往外省的書不帖印花，作者也無從知道，知道了也無法，不能打官司。我和天馬的交涉，是不立合同，只付印證。

豫支版稅，普通是每千字一元；廣告方面，完全由書店負責。
專此布復，順頌

時綏

迅

上

八月廿六日

黃源

一九三四年

一

河清先生：

我想將果戈理私觀後面譯人的名和後記裏的署名都改作鄧當世。因為檢查諸公，雖若『並無成見』，其實是靠不住的，與其以一個署名引起他們注意，決定譯文社中，必有我在內，以致挑剔，使辦事棘手，不如現在小心點的好。

迅
上
八月十四夜

河清先生：

添進 Lecher 的詩去，極好，他是德國最有名的普羅詩人，倘不逃走，一定要坐牢的。譯詩想無後記，M 先生說可以代寫一點，遲若干日交卷。

我有他的一張銅刻的畫象，但頗大，又係原板，須裝鏡框才可付製板所。放在內山書店，令人持生活書店片子或先生的片子來取，怎樣？

黎 先生來信謂孟斯根常投稿于論語，譯文可否用一新名，也有見地的。但此事頗難與本人說。今日已託一個他的朋友與之商量，所以他的那一篇，送檢查可略遲一點，以俟回信。但若名字改動，雖檢後亦無關，那就送去也可以了。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廿五夜

一九三五年

河清先生：

頃收到五日來信。先賀賀你得了孩子，但這是要使人忙起來的。

拉甫列涅夫的照片，那本破爛書裏（一九二頁上）就有，當如來示，放在書店裏。那篇文章，谷曾來信說過，我未復。今天看見，我就請他不要拿出去，待將來再說。至于在文學上，我想還不如仍是第二號登雜誌，第三號再登之餘，或之餘之刪餘。登出之後，我就想將去年一年的雜文彙印，不必再寄到北平去了。

去年曾爲生生美術公司做一短文，絕無政治意味或諷刺之類的，現在才知道確被抽去。那麼，對於我們出版的事，就有比沈先生所說的更大的問題。即：他們還是對人，或有時如此，有時不如此，譯文社中是什麼人，他們是知道的，我們辦起事來，縱使如何小心，他們一不高興時，就可不說理由，只須一舉手之勞，致出版事業的死亡。那時我們便完全失敗，倘委曲求全，則成爲他們的俘虜了，所以這事還須將來再談一談。

剛才看見文學插圖上題作雨果的，其實是育珂摩耳，至于題作育珂的少年像，本該是雨果了，但他少年時代的像，我沒有見過，所以決不定。這一點錯誤，我看是該在下期訂正的。

此上即頌

撰安

迅 頓首 六夜（一月）

四

河清先生：

譯文第六期稿，不知現已如何？沈先生送來論文萊蒙託夫一篇，約二千字，但不知能通過否？倘能用，則可加萊氏畫象一幅，萊氏作線畫一幅（決鬥之狀），此二幅皆在德文本俄國文學畫苑中，此書我處不見，大約還在書店裏。

奇聞二則亦已譯訖，稿并原本（製圖用）都放在內山店，派人來取，如何俟回信照辦。

專此即請

撰安

迅頓首 一月廿三日

五

河清先生：

一夜信今日收到。那本散文詩能有一部分用好紙印，就可以對付譯者了，經手別人的稿子，真是不容易。

當靖的那一篇拉甫列涅夫文抽去時，我曾通知他，并託他爲譯文譯些短篇。那回信說，拉氏那樣的不關緊要的文章尙且登不出，也沒有東西可譯了。他大約不高興譯舊作品，而且也沒有原本，聽說他本來很多，都存在河南的家裏，後來不知道爲了一種什麼謠言，他家裏人就都燒掉，燒得一本不剩了；還有一部分是放在靜農家的，去年都被沒收。在那邊買書，似乎也很不容易，我代人買一本木刻法，已經一年多，終于還沒有買到。

杜衡之類，總要說那些話的，倘不說，就不成其爲杜衡了。我們即使一動不動，他也要

攻擊的一動，自然更攻擊。最好是選取他曾經譯過的作品，再譯牠一回，只可惜沒有這種開工夫。還是讓他去說去罷。

譯文社出起書來，我想譯果戈理的選集，當與孟十遠君商量一下，大家動手。有許多人有人譯過的，但只好不管。

今天爆竹聲好像比去年多，可見復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歷年，是反對的，現在却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砲，明夜要放了。

專此布復，並請

春安

迅 上 二月三夜

六

河清先生：

十三日信早收到。錢能夠通過，那總算是好的，但對於這譯本，我不想怎麼裝飾牠了，至多，就用譯文上的原版，另印一點桃林紙的單行本，就好。我倒仍然想把先前說過的那

幾部，印若干本豪華本，在不景氣中來熱鬧一下。目前日本錢是很便宜了，但我自己却經濟狀況不高明，工夫也沒有。

先前，西諦要我譯東西，沒有細想，把死魂靈說定了，不料譯起來却很難，化了十多天工夫，才把第一章譯完，不過二萬字，却弄得一身大汗，恐怕也還是出力不討好。此後每月一章，非喫大半年苦不可，我看每一章一萬餘字，總得化十天工夫。

文人畫象，書店是不會承印的，不全大約只是一句推託的話。倘若全套，化本錢更多，他們肯印麼？那時又有那時的理由：不印。作家和出版家的意見不會相合，他們的理想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喫草』，但經作家的作罷，那讓步也不過『少喫草』而已。

所以我以爲印行畫象的最可靠的辦法，也只有自己印，縮小牠，聊勝于無。不過今年的書業也似乎真的不景氣，我的版稅，被拖欠得很利害。一方面，看看廣告，就知道大小書店，都在竭力設法，用大部書或小本書的豫約法，吸收讀者的現錢，但距吸乾的時候，恐怕也不遠了。但好裝訂的書，我總還想印牠幾本。

文學的論壇，寫了兩篇，都是死樣活氣的東西，想不至于犯忌。明天當掛號寄上。同時

寄上死魂靈譯稿一份，乞轉交。又左勤克小說一篇，譯者（他在哈爾濱）極希望登譯文，我想好在字數不多，就給他登上去罷。也可以鼓勵出幾個新的譯者來。

死魂靈的插畫，要寫信問孟十還君去，他如有，我想請他直接送至文學社，照出後還給他。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十六夜

七

河清先生：

上午寄上一函，想已達。今寄上論壇兩篇譯稿一篇，希察收。

其死魂靈譯稿，原擬同寄，但下午又聞世界文庫是否照原定計畫印行，尚在不可知之數，故暫且不寄，也樂得省去一點郵票也。

專此布達，並頌

春祺

迅 上 三月十七夜

八

河清先生：

小說譯稿已取回，希便中蒞寓一取，但亦不必特別苦心孤詣，設法回避喫飯也。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廿六日

九

河清先生：

下午方上一函，即得鄭伯奇君來函，謂巴羅哈小說，已經排好，且曾在第二期新小說上豫告，乞譯文勿登云云。排好未必確，豫告想是真的，譯文只好停止發表，便中希攜還原稿爲荷。

本星期五（貳十九日）下午不在寓，傍晚始歸，併聞。

專此布達，即頌

春祺

迅 上 三月二十六晚

10

河清先生：

上月三十日信收到。沈先生已見過，但看他情形，真也恐怕沒有工夫，不能大逼，只可小逼，然而小逼是大抵沒有有效的。稍遲，看情形再想法子罷。如有可收在插畫本裏的字數不多的書，或者還可以。

插畫本大如奔流，我看是夠了，再大，未免近于浪費。但往日本印圖或者也須中止，因為不便之點甚多，俟便中面談。

錢先付印，未始不可，但我對於那查不出的兩個字，總不舒服，不過也無法可想。現在當先把本文再看一回，那一本德譯本，望囑信差或便中交下為荷。

果戈理我實在有些怕他，年前恐怕未必有結果。左勤克的小篇，金人想譯他一本，都是滑稽故事，檢查是不會有問題的，銷路大約也未必壞，就約他譯來，收在叢書內，何如此復，即請

著安

迅 上 四月二夜

河清先生：

插畫本叢書的版心，我看每行還可以添兩個字，那麼，略成長方，比較的好看（兩地書如此），照奔流式，過于狹長，和插畫不能調和，因為插畫是長方的居多。

此書請暫緩發排，索性等我全部看一遍後付印罷，我當于十五日以前看完。專此即請

撰安

迅 上 四月九日

河清先生：

日前寄上徐懋庸譯稿一篇，想已到。

今寄上沈先生譯稿一篇。又學昭女士譯稿一篇，是她自己從正在排印的新文學中，由印刷所裏去抽回來的，所以已經檢查，而且查得很寬，只抽去『昏蛋的』三字而已。用于譯文，不知須重新送檢否？

後記須由編者重做一段，放在她的泛論之前，但我無關於 A. Afimogenov 的材料，也許須英文本國際文學中曾有的。

Литературы 的照相或畫象，我這里有俄文本文學百科全書中想必有更好的像，昨已函靖華去借，或者來得及。

巴黎的煩惱，不知書店何以還未送來，乞便中一催。又巴羅哈小說譯稿，如尙在，并乞便中擲還。此布即請

著安

迅 上 四月廿五日

一三

河清先生：

今寄上文學論壇一則，文學百題考卷兩篇，乞轉交；又餓一篇，似乎做得還不算壞，不知可用于文學隨筆欄裏否？并乞一問，倘不能用，則希擲還。

世界文庫好像真的要出版了。從孟先生那里借來的G集插畫，有死魂靈的第一二章者否？倘有，希交去，製版後并祈代錄顯語。並且囑書店全部照出，以便將書還給人家。但如文庫不歡迎插圖，那不插就是了。

此佈，並請

撰安

迅 上 五月五日

一四

河清先生：

前回說，想校正俄羅斯童話，再一想，覺得可以不必了，不如就這樣的請官檢閱。倘不准，而將自行出版，再校正也好。所以那未印的原稿，請囑社中送信人送到書店來，以便編入，并帶下世界文庫樣本一本爲荷。

孟十還先生的通信地址遺失了，附上一箋，乞加封轉寄。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上 五月二十二夜

死魂靈第四章，今天總算譯完了，也到了第一部全部的四分之一，但如果專譯這樣的東西，大約真是要『死』的。

一五

河清先生：

世界文庫已見過，死魂靈中錯字不少，有幾處自己還知道那一個字錯，有些是連自

己也不記得了。將來印起來，又要費一番查原本的工夫。

于是想，生活書店不知道能將排過之原稿還我否？那麼，將來可以省力不少。所以想請先生到校對先生那里去運動一下，每期把牠取回來。大約書店是用不着這稿子的了。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上 五月廿五日

一六

河清先生：

廿七日信并校稿，頃已收到。鑲至夜間可以校了，明天當託書店掛號寄上，可以快一點，因為掛號與寄存，都是一個「託」一樣的。錯字還多，且有改動處，我想，如果能夠將四校再給我看一遍，最好。「校對」實是一個問題，普通是只要校者自己覺得看得懂，就不看原稿的，所以有時候，譯者想了許多工夫，這才決定了的字，會錯得大差其遠，使那時的苦心經營，反而成爲多事。所以，我以爲凡有稿子，最好是譯作者自己看一遍。但這自然指

書籍而言，期刊則事實上辦不到。

錢的第一頁和書面，過幾天再商量。

譯文的稿子確是一個問題，我先前也早慮及此。有些人担任了長篇翻譯，固然有影響，但那最大原因，還在找材料的難，找來找去，找到一篇，只能供一回之用，而能否登出，還是一個問題。我新近看了一本日譯的キールランド（北歐）小說集，也沒有一篇合用的。至今也還在常常留心尋找。不過六月份這一本上，恐怕總來不及了，只能將所有的湊一下。

而且第三卷第一號，出版期也快了，以二卷為例，當然必須增大。這怎麼辦呢？我想，可以向黎先生豫先聲明，敲一個竹槓，請他譯動物誌，有圖有說，必為讀者所樂觀。印的時候，把插圖做得大一點，不久就可以出單行本。

七月份的文學，我大約仍然只能做二則論壇，至于散文，實在為難。一固然由于忽譯忽作，有些不順手；二也因為議論不容易發，如果顧忌太多，做起來就變成『洋八股』了。而且我想，第一期有一篇我的散文，也不足以資號召。

謠言，是他們的慣技，與其說對於個人，我看倒在對於書店和刊物。但個人被當作用具，也討厭的。前曾與沈先生談起，以為當略略對付，也許沈先生已對先生說過了。至于到敝寓來，我以為大可不必『謹慎』，因為這是我毫無關係的，我不管謠言。

一面在譯死魂靈，一面也在要譯果戈理的短篇小說，但如又先登譯文，則出起集子來時似乎較為無聊，否則，譯文上的要另找，就是每月要兼顧三面了。想了幾次，終于想不好。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五月廿八日

再：譯文書面上的木刻，也要列入目錄。

一七

河清先生：

今天爲譯文看了幾篇小說，也有好的，但譯出來要防不能用；至于無聊的，則譯起來

自己先覺得無聊。

現在選定了一篇，在有聊與無聊之間，事情是『洋主僕戀愛』，但並不如國貨之肉麻，作者是 Rumania 的 M. Sadoveanu，似乎也還新鮮。

明天當動手來譯，約有一萬字左右，在六月五日以前，必可寄出，先此奉聞。

並請

撰安

迅 上 五月卅日

一八

河清先生：

大約兩月之前，曾交上一篇從英文譯出的隨筆，說是不得已時，或者可以補白的。但現在這譯者寫信來索還了，所以希即檢出寄下，給我可以趕緊還他去。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上 六月二日

一九

河清先生：

譯稿（并後記）已于上午掛號寄上，因為匆匆，也許有錯處，但管不得這許多了。下期我大約可以請假；到第六期，我想譯一篇保加利亞的 Ivan Vazov 的。

同封中有一篇陳翔鶴的小說稿，他是沈鐘社中人，是另一人託我紹介的。但回後得文學六號，看見廣告，則對於投稿已定有頗可怕之辦法，因此趕寫這信，想特別通融一下，如果不用，請先生設法給我取還見寄為感。

專布，即頌

撰安

迅 上 六月三日

再：附上書簽兩條，乞轉交傅先生。

又及

河清先生：

今寄上文學論壇二篇，散文（？）稿一篇，乞轉交傅先生。

數日前寄上一函，係索回前給譯文之散文（別人譯的）譯稿，至今未得回音，務希費神一查，即予寄回，以便了此一件，爲感。

此布，即請

撰安

迅 上 六月十日

二二

河清先生：

天熱，坐不住，草草的做了兩篇，今寄上，聊以塞責而已。

但如此無聊的東西，大約不至于被抽去。

另有木刻四幅，放在書店，當交由生活店員送上，其中的一本藻木刻集，用後即送先生，不必寄還了。

此布，即頌

著安

迅 頌首 十六日

一一一

河清先生：

信等均收到。錄除如來信所說，邊上太窄外，封面上的字，還可以靠邊一點，即推進約半寸，『錄』字也太小，但這是寫的，現在也無從說起。此外並無意見。總之，在中國要印一本像樣的書，是沒有法子辦的，我想，或者將來向生活書店借得紙版，自己去印他百來本。

日譯下集書簡集後，無グリ文，只有ジイド講演一篇。

果戈理的短篇小說本不多，而且較短的只有馬車，此外都長，我實無暇譯了。何妨就將馬車移入三卷一期，而將論文推上一篇呢？

Tavlenko 作的關於萊芒託夫的小說，急于換幾個錢，不知可入三卷一期否？此篇約三萬字，插圖四幅。

此外亦無甚意見。但書面上的木刻，方塊太多了，應換一次圓的之類。文學用過一張仙人掌的圖，大約是 *New Woodcuts* 裏面的罷，做得大一點，還可用。附上俄、意、木刻各兩種，請製圖，製畢并原本交下，當譯畫題。目錄上的長圖，尙未得相當者，容再找。

此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七月卅日

二三

河清先生：

五日信并世界文庫一本，早收到。

伐×夫的小說，恐怕來不及譯了，因為現在的雜務，看來此後有增無減，而且都是不能脫卸的。文學論壇以外的東西，也無從動筆，即使做起來，不過題未定艸之類，真也無聊得很。

萊芒小說，目的是在速得一點稿費，所以最好是編入三卷一期，至于出單行本與否，

倒不要緊。但如把三卷一期的內容鬧壞，却也不好，所以不如待到日子臨近，看稿子的多少再說罷。

俄羅童話要用我的舊筆名，自然可以的，因為我的改名，是為出版起見，和自己無關。出版者以用何名為便，都可以。（附上小引，倘以為可用，乞印入廣告稍暇再作。）

蕭的小說，先前只有一篇在這里，早寄給鄭君平了。近來他絕無稿子寄來。

插畫先寄回兩幅備用。意大利的兩幅，因內山無伊日字典，沒法想，當託人去查，後再寄。

此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八月九夜

二四

河清先生：

論壇謫了兩篇，今寄上。如有不妥之處，請編輯先生改削。

五論……是一點戰鬥的祕訣，現在借文學來傳授給杜衡之流，如果他們的本領仍舊沒有長進，那麼，真是從頭頂到脚跟，全盤毫無出息了。

錄已收到十本，似乎比樣本好看一點。

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西諦不許我交卸死魂靈第二部。 又及

迅 上 八月十五日

二五

河清先生：

十五日信收到。論壇稿已于昨日掛號寄出。

向現代付錢辦法，極好。還有兩部，是靖華的翻譯小說，希取出，此兩部並未預支稿費，只要給一收回稿子的收條，就好了。

取回之稿，一時還未能付印。

全集事此刻恐怕動不得，或者反而不利。

譯文第三卷目錄上頭之木刻，已尋得數條，當將書本放在內山，于生活書店有人前往時，託其帶上。

童話廣告附呈。

此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八月十六日

二六

河清先生：

譯文稿剛寫好，因為適有便人，即帶上，後記俟一兩天內函寄。

浪漫古典裏有陀斯……像，係木刻，這回或可用，亦一併送上。刻者 V. A. FAVORISKY，

引玉集有他的作品，譯作 V. 法復爾斯基。
蕭軍稿一篇，是從良友收回來的，已付排，因倒灶而止。做得不壞，文學要否，亦併寄備。

考。

匆上，即請

撰安

迅 啓
九月六日

二七

河清先生：

後記及訂正，今寄上。

陳節譯的各種，如頁數已夠，我看不必排進去了，因為已經並不急于要錢。乞即使書店跑路的帶下爲託。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 上
九月八日

二八

河清先生：

十一日信收到。十五我沒有事，可以到；還有兩個，臨時再看。

鉅版已經送來了。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十二日

二九

河清先生：

合同已于上午掛號寄出。頃見申報，則譯文三卷一期目錄，已經登出，上云『要目』，則刊物出來後，比『要目』少了不少，倒是很不好的。

因此我想，如來得及，則第十三篇關於L的小說，可以登在最後，因為此稿已經可以無須稿費，與別的譯者無傷，所費的只是紙張，倘使書店不說話，就只于讀者有益了。

但後記裏，應加上一點編者的話，放在譯者的話之後，說是這小說的描寫，只取了L

的頹廢方面，但L又自有其光明之方面，可參看譯文一卷六期謝芬譯的勃拉果衷作萊蒙託夫云云。

匆佈，即請

雨安

迅 上 九月十六日

110

河清先生：

前天沈先生來，說鄭先生前去提議，可調解譯文事：一、合同由先生簽名；但，二、原稿須我看一遍，簽名于上。富經我們商定接收；惟看稿由我們三人輪流辦理，總之每期必有一人對稿子負責，這是我們自己之間的事，與書店無關。只因未有定局，所以沒有寫信通知。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來，拿的是胡先生的信，說此事鄭先生不能同意，情願停刊。那麼，這事情結束了。

他們那邊人馬也真多，忽而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來：第一回，我對於合同已經簽字

了，他們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馬，翻了局面；第二回，鄭先生的提議，我們接收了，又忽而化爲胡先生來取消。一下子對我們開了兩回玩笑，大家白跑。

但當時我曾提出意見，說譯文如果停刊，可將已排的各篇彙齊，出一『終刊號』。這一點，胡先生的信裏說書店方面是同意的，所以已由我們擬了一個前記，託沈先生送去，稿子附上，此一點請先生豫備一下，他們如付印，就這樣的付印，一面并將原稿收好，以免散失，因爲事情三翻四復，再拉倒也說不定的。

先前我還說過，倘書店不付印，我們當將紙板贖回，自己來印，但後來一想，這一來，交涉就又多了，所以現又追着告訴沈先生，不印就不印，不再想贖回紙板。

我想，譯文如停刊，就乾乾淨淨的停刊，不必再有留戀，如自己來印終刊號之類，這一點力量，還是用到叢書上去罷。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迅 上 九月二十四下午

一九三六年

三一

河清先生：

來信并戈君贈書，已收到。

神經痛已漸好，再有兩天，大約就可以全好了。

死魂靈校正交出後，已將稿子棄去，所以現在無可再抄，只得拉倒。

專此布復，即請

著祺

迅 上 一月八日

三一

河清先生：

譯文事此後未有所聞，想尙無頭緒。昨見出版界有伍蠡甫先生文半篇，始知伍先生也是此道中人，而卑視紀德，真是澈底之至。譯文中之舊投稿者，非其倫比者居多。然黎明書局所印，却又多非譯文可比之書，彼此同器，真太不倫不類，倘每期登載彼局書籍廣告，更足令人喫驚。因思譯文與其汗辱而復生，不如先前的光明而死。個人的意見，覺得此路是不通的，未知先生以爲何如？

專此布達，並頌

春禧

迅 上 二月七夜

三三

河清先生：

靖華稿已看畢，昨午託胡風轉交。下午即收到原本，內有插圖十七幅，因原本即須寄還，晚間吳朗西適見訪，因即託其製版，約下星期一將樣張交下，而版則仍放在他那里，直接交與先生。

所以那譯稿不如遲幾天付印，以便將插圖同時排入，免得周折，因為有幾幅是並非單張，而像錢的插畫一樣，要排在文章裏的。

專此布達，即頌

著安

迅 上 二月廿二日

三四

河清先生：

昨晚寄出復刊詞稿等三種，不知已到否？

死魂靈原稿如可收回，乞每期擲還，因為將來用此來印全本，比從譯文上拆出簡便，而且不必慮第一次排字之或有錯誤也。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迅 上 三月九日

粵華先生：

三五

頃收到來信并世界文學全集一本。我並非要研究霍氏作品，不過爲了解釋幾幅繪畫，必須看一看織工，所以有這一本已經敷用，不要原文全集，也不要別種譯本了。

英譯昆蟲記並非急需，不必特地搜尋，只要便中看見時買下就好。德譯本未曾見過，大約也是全部十本，如每本不過三四元，請代購得寄下，并隨時留心缺本，有則購寄爲荷。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魯迅 三月二十一日

三六

河清先生：

沈先生寄來一稿，囑轉交。今并原信之一部分，連稿寄上。我疑是長篇中之一節，但未

能確定。

陳小姐通信地址，已函問沈先生，得回信後當再通知。

專布，即請

日安

迅

上

五月五日

三七

河清先生：

幸。有幾篇稿子，想交與孟十還先生，還有一些話。可否請先生蒞寓一談，再為轉達，至

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迅

上

九月廿九日

三八

河清先生：

寄上廣告草稿，不知本月的譯文上，還趕得及登出否？在作家上，却下月也不妨。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迅上 十月九日

三九

河清先生：

續呈廣告一紙，希賜措油登載爲感。

今日往上海大戲院觀普式庚之 Dubrovsky（華名復仇遇艷，聞係檢查官所改，）
覺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罷。

專此布達，即請

撰安

迅上 十夜

蕭軍

一九三四年

一

蕭軍先生：

給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諾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沒有見過他，因為他是做詩的，我却不留心詩，所以未必會見面。現在久不見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來信的兩個問題的答覆——

一、不必問現在要什麼，只要問自己能做什麼。現在需要的是鬭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鬭爭者，那麼，無論他寫什麼，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鬭爭的。就是寫咖啡館跳舞場

罷，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決不會一樣。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沒工夫和本領來批評。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最好是掛號，以免遺失。

我的那一本野艸，技術並不算壞，但心情太頹唐了，因為那是我碰了許多釘子之後寫出來的。我希望你脫離這種頹唐心情的影響。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九夜

二

劉先生：

來信當天收到。先前的信，書本，稿子，也都收到的，並無遺失，我看沒有人截去。

見面的事，我以為可以從緩，因為布置約會的種種事，頗為麻煩，待到有必要時再說罷。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 上 十一月三日

三

劉先生：

四日信收到。我也聽說東三省的報上，說我生了腦膜炎，醫生叫我十年不要寫作。其實如果生了腦膜炎，十中九死，即不死，也大抵成爲白癡，雖生猶死了。這信息是從上海去的，完全是上海的所謂『文學家』造出來的謠言。牠給我的損失，是遠處的朋友憂愁不算外，使我寫了幾十封更正信。

上海有一批『文學家』，陰險得很，非小心不可。

你們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們是有看見的機會的。

專覆即頌

時級

吟女士均此不另

迅 上 十一月五夜

四

劉、悄、兩位先生：

七日信收到。首先是稱呼問題。中國的許多話，要推敲起來，不能用的多得很，不過因為用濫了，意義變成含糊，所以也就這麼敷衍過去。不錯，先生二字，照字面講，是生在較先的人，但如這麼認真，則即使同年的人，叫起來也得先問生日，非常不便了。對於女性的稱呼更沒有適當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議，但叫我怎麼寫呢？悄燿子，悄姊姊，悄妹妹，悄姪女……都並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罷。現在也有不用稱呼的，因為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式，所以我不。

稚氣的話，說說並不要緊，稚氣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當，受害。上海實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們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以下是答問——

一、我是贊成大衆語的，太白二期所錄華園作的門外文談，就是我做的。

二、中國作家的作品，我不大看，因為我不弄批評；我常看的是外國人的小說或論文，但我看書的工夫也有限。

三、沒有，大約此後一時也不會有，因為不許出版。

四、出過一本南腔北調集，早被禁止。

五、蓬子轉向丁玲還活着，政府在養她。

六、壓迫的，因為他們自己並不統一，所以辦法各處不同，上海較寬，有些地方，有誰寄給我信一被查出，發信人就會危險。書是常常被郵局扣去的，外國寄來的雜誌，也常常收不到。

七、難說。我想，最好是抄完後暫且不看，攔起來，攔一兩月再看。

八、也難說。青年兩字，是不能包括一類人的，好的有，壞的也有。但我覺得雖是青年，稚氣和不安定的並不多，我所遇見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這

種人來往。

九、沒有這種感覺。

我的確當過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並沒有忘記我是學生出身，所以並不管什麼規矩不規矩。至于字，我不斷的寫了四十多年了，還不該寫得好一些麼？但其實，和時間比起來，我是要算寫得壞的。

此復，即請

儂安

這兩個字抗議不抗議？

迅 上 十一月十二日

五

吟劉先生：

十三日的信，早收到了，到今天才答復。其實是我已經病了十來天，一天中能做事的力氣很有限，所以許多事情都拖下來，不過現在大約要好起來了，全體都已請醫生查過，

他說我要死的樣子一點也沒有，所以也請你們放心，我還沒有到自已死掉的時候。

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國沒有。他也轉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現在沒有轉向的，只剩了兩個（藏原與宮本。）我看你們一定會吃驚，以爲他們真不如中國左翼的堅硬。不過事情是要比較而論的，他們那邊的壓迫法，真也有組織，無微不至，他們是德國式的精密，周到，中國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個情形了。

蓬子的變化，我看是只因爲他不願意坐牢，其實他本來是一個浪漫性的人物。凡有智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爲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而至于賣朋友，（但蓬子未做這事）作爲倒過去的見面禮。這大約是各國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國較甚，真不是好現象。

以下，答覆來問——

- 一、不必改的。上海郵件多，他們還沒有一一留心的工夫。
- 二、放在那書店裏就好，但時候還有十來天，我想還可以臨時再接洽別種辦法。
- 三、工作難找，因爲我沒有和別人交際。

四我可以預備着的，不成問題。

生長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難慣，不但房子像鴿子籠，而且籠子的租價也真貴，真是連吸空氣也要錢，古人說，水和空氣，大家都有份，這話是不對的。

我的女人在這里，還有一個孩子。我有一本兩地書，是我們兩個人的通信，不知道見過沒有？要是沒有，我當送給一本。

我的母親在北京。大蝎虎也在北京，不過喜歡蝎虎的只有我，現在恐怕早給他們趕走了。

專此布復，並請

僑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七日

六

吟劉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許多事情，一言難盡，我想我們還是在月底談一談好，那時我的病該

可以好了，說話總能比寫信講得清楚些。但自然，這之間如有工夫，我還要用筆答復的。

現在我要趕緊通知你的，是霞飛路的那些俄國男女，幾乎全是白俄，你萬不可以跟他們說俄國話，否則怕他們會疑心你是留學生，招出麻煩來。他們之中，以告密爲生的人們很不少。

我的孩子足五歲，男的，淘氣得可怕。

此致，即請

儷安

迅 上 二十日

七

劉先生：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後兩點鐘，你們兩位可以到書店裏來一趟嗎？小說如已抄好，也就帶來，我當在那里等候。

那書店，坐第一路電車可到。就是坐到終點（靶子場）下車，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

了。

此布，即請

儷安

迅 上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八

吟劉先生：

兩信均收到。我知道我們見面之後，是會使你們悲哀的，我想，你們單看我的文章，不會料到我已這麼衰老。但這是自然的法則，無可如何。其實，我的體子並不算壞，十六七歲就單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這費力可就不小；但沒有生過大病或臥牀數十天，不過精力總覺得不及先前了，一個人過了五十歲，總不免如此。

中國是古國，歷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複雜，做人也特別難，我覺得別的國度裏，處世法總還要簡單，所以每個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國，則單是爲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誣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對於我的許多謠言，其實大部分

是所謂『文學家』造的，有什麼仇呢，至多不過是文章上的衝突，有些是一向毫無關係，他不過造着好玩，去年他們還稱我爲『漢奸』，說我替日本政府做偵探。我罵他時，他們又說我器量小。

單是一些無聊事，就會化去許多力氣。但，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裏。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還要照先前那樣做事的，雖然現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學問所限，不能慰青年們的渴望，然而我毫無退縮之意。

兩地書其實並不像所謂『情書』，一者因爲我們通信之初，實在並未有什麼關於後來的豫料的；二則年齡，境遇，都已傾向了沉靜方面，所以決不會顯出什麼熱烈。冷靜，在兩人之間，是有缺點的，但打鬧，也有弊病，不過，倘能立刻互相諒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養起來，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煩得很。

你們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靜不下，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地方，還不發生關係，就是還沒有在這土裏下根，很容易有這一種情境。一個作者，離開本國後，即永不會寫文章

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後，即做不出小說來，而上海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親熱。我看你們的現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牠發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

以下答問——

1. 我的孩子叫海嬰，但他大起來，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連姓都改掉了。阿善是我第二個兄弟的女兒。

2. 會是開成的，費了許多力；各種消息，報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國很少人知道。結果並不算壞，各代表回國後都有報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了中國的實情。我加入的。

3. 君山我這里沒有。

4. 母親也沒有。這書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沒落我未見過。

5. 兩地書我想東北是有的，北新書局在寄去。

6. 我其實是不喝酒的；只在疲勞或憤慨的時候，有時喝一點，現在是絕對不喝了，不過會客的時候，是例外。說我怎樣愛喝酒，也是『文學家』造的謠。

7. 關於腦膜炎的事，日子已經經過許久了，我看不必去更正了罷。

我們有了孩子以後，景宋幾乎和筆絕交了，要她改稿子，她是不敢當的，但倘能出版，則錯字和不妥處，我當負責改正。

你說文化團體，都在停滯——無政府狀態中……，一點不錯。議論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調，其實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我的確常常感到焦煩，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獨戰』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們，却斥責我懶，不做事；他們昂頭天外，評論之後，不知那里去了。

來信上說到用我這里拿去的錢時，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個俄國的盧布，日本的金圓，但因出版界上的資格關係，稿費總比青年作家來得容易，裏面並沒有青年作家的稿費那樣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緊。而且這些小事，萬不可放在心上，否則，人就容易神經衰弱，陷入憂鬱了。

來信又憤怒于他們之迫害我。這是不足爲奇的，他們還能做什麼別的我究竟還要說話。你看老百姓一聲不響，將汗血貢獻出來，自己弄到無衣無食，他們不是還要老百姓

的性命嗎？

此復，即請

儂安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再：有桃色的雲及小約翰，是我十年前所譯，現在再版印出來了，你們兩位要看嗎？
告訴我。 又及

九

吟劉先生：

八夜信收到。我的病倒是好起來了，胃口已略開，大約可以漸漸恢復。童話兩本，已托書店寄上，內附譯文兩本，大約你們兩位也沒有看過，順便帶上。豎琴上的序文，後來被檢查官刪掉了，這是初版，所以還有着。你看，他們連這幾句話也不准我們說。

如果那邊還有官辦以外的報，那麼，關於『腦膜炎』的話，用『文藝通信』的形式去說明，也是好的。爲了這謠言，我記得我曾寫過幾十封正誤信，化掉郵費兩塊多。

中華書局譯世界文學的事，早已過去了，沒有實行。其實，他們是本不想實行的，即使開首會譯幾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辦，沒有陌生人的份兒。現在蔣死了，說本想託蔣譯，假如活着，也不會託他譯的，因爲一託他，真的譯出來，豈不大糟？那時他們到我這里來打聽靖華的通信地址，說要托他，我知他們不過玩把戲，拒絕了。現在呢，所謂『世界文學名著』簡直不提了。

名人，閩人，商人……常常玩這一種把戲，開出一個大題目來，熱鬧熱鬧，以見他們之熱心。未經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細，就常常上他們的當；碰釘子還是小事，有時簡直連性命也會送掉，我就知道不少這種賣血的名人的姓名。我自己現在雖然說得好像深通世故，但近年就上了神州國光社的當，他們與我訂立合同，託我找十二個人，各譯蘇聯名作一種，出了幾本，不要了，有合同也無用，我只好又磕頭禮拜，各去回斷，靖華住得遠，不及回復，已經譯成，只好我自己付版稅，又設法付印，這就是鉄流，但這書的印本一大半和紙版，後來又被別一書局騙去了。

那時的會，是在陸上開的，不是船裏，出席的大約二三十人，會開完，人是不缺一個的

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後來給他們弄去了，因為近來的捕殺，秘密的居多，別人無從知道。愛羅先珂却没有死，聽說是在做翻譯，但有人寄信去，却又沒有回信來。

義軍的記載看過了，這樣的才可以稱爲戰士，真叫我的弄筆的人慚愧。我覺得文人的性質，是頗不好的，因為他智識思想，都較爲複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現在文壇的無政府情形，當然很不好，而且壞于此的恐怕也還有，但我看這情形是不至于長久的。分裂，高談，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過這現象，左聯起來，將這壓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現在老病就復發。但空談之類，是談不久，也談不出什麼來的，牠終必被事實的鏡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倘用文章來鬥爭，當然更好，但這種刊物不能出版，所以只好慢慢的用事實來尅服。

其實，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因為那時沒有現在似的壓迫，所以有些人以爲一經加入，就可以稱爲前進，而又並無大危險的，不料壓迫來了，就逃走了一批。這還不算壞，有的竟至于反而賣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緊，只要質地好，而現在連這也做不到。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經驗少，就是身體不強健（因為生活大抵是苦的），這于戰鬥是有妨礙的。

但是，被壓迫的時候，大抵有這現象，我看是不足悲觀的。

賣性的事，我無所聞，但想起來是能有的；對付女性，南方官大約也比北方殘酷，血債多得很。

此復，即請

儷安

迅上 十二月十夜

10

吟劉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時，我們請

你們倆到梁園豫菜館喫飯，另外還有幾個朋友，都可以隨便談天的。梁園地址，是廣西路三三二號。廣西路是二馬路與三馬路之間的一條橫街，若從二馬路彎進去，比較的近。

專此布達，並請

儷安

謹同具 十二月十七日

吟劉先生：

代表海嬰，謝謝你們送的小木棒，這我也是第一次看見。但他對於我，確是一個小棒喝團員。他去年還問：『爸爸可以喫麼？』我的答復是：『喫也可以喫，不過還是不喫罷。』今年就不再問，大約決定不喫了。

田的直接通信處，我不知道。但如外面的信封上，寫『本埠河南路三〇三號，中華日報、戲週刊編輯部收』裏面再用一個信封，寫『陳瑜先生啓』他該可以收到的。不過我想，他即使收到，也未必有回信，劇本稿子是否還在，也是一個問題。試寫一信，去問問他也可以，但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是沒有結果的。此公是有名的模模糊糊。

小說稿我當看一看，看後再答復。吟太太的稿子，生活書店願意出版，送給官僚檢查去了，倘通過，就可發排。

專此布達，並頌

儷安

迅 上 十二月二十日

一一一

吟劉先生：

廿四日信收到，二十日信也收到的。我沒有生病，只因為這幾天忙一點，所以沒有就寫回信。

周女士她們所弄的戲劇組，我並不知道底細，但我看是沒什麼的，不打緊。不過此後所遇的人們多起來，彼此都難以明白真相，說話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聽人們說，自己少說話，要說，就多說些閑談。

准風月談尙未公開發賣，也不再公開，但他必要成爲禁書。所謂上海的文學家們，也很有些可怕的，他們會因一點小利，要別人的性命。但自然是無聊的，並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討厭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樣，常常會暗中咬你幾個痠癢，雖然不算大事，你總得搔一下了。這種人物，還是不和他們認識好。我最討厭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沒有人氣，不像人樣，

現在雖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內容也並不兩樣。其實上海本地人倒並不壞的，只是各處壞種，多跑到上海來作惡，所以上海便成爲下流之地了。

母親久被禁止，這一部是託書坊裏的伙計尋來的，不知道他是怎麼一個線索。日前做了一篇隨筆到文學社去賣錢，七千字，檢查官給我刪掉了四分之三，只剩一個腦袋，不值錢了。吟太太的小說，我想不至于此，如果刪掉幾段，那麼，就任牠刪掉幾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來。

這幾天真有點悶氣。檢查官吏們公開的說，他們只看內容，不問作者是誰，即不和個人爲難的意思。有些出版家知道了這話，以爲『公平』真是出現了，就要我用舊名子做文章，推也推不掉。其實他們是陰謀，遇見我的文章，就刪削一通，使你不成樣子，印出去時，讀者不知底細，以爲我發了昏了。如果只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那是通得過的，不過，有什麼意思呢？

今年不再寫信了，等着搬後的新地址。

專此布復，即頌

儂安

一九三五年

豫上 十二月二十六夜

一三

劉先生：

二日的信，四日收到了，知道已經搬了房子，好極好極，但搬來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總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樣。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我生在鄉下，住了北京，看慣廣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真如被裝進鴿子籠一樣，兩三年才習慣。新年三天，譯了六千字童話，想不用難字，話也比較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還難，每天弄到半夜，睡了還做亂夢，那里還會記得媽媽跑到北平去呢？

刪改文章的事，是必須給他發表開去的，但也犯不上製成鋅板。他們的醜史多得狠，他們那里有一點羞。怕羞，也不去幹這樣的勾當了，他們自己也並不當人看。

「太太究竟是太太，觀察沒有咱們爺們的精確仔細。少說話或多說閑談，怎麼會是耗子躲貓的方法呢？我就沒有見過貓整天的在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時期之外。貓比老鼠還要沈默。春天又作別論，因為牠們另有目的。平日，牠總是靜靜的聽着聲音，伺機搏擊，這是猛獸的方法。自然，牠決不和耗子講閑話的，但耗子也不和貓講閑話。」

你所遇見的人，是不會說我怎樣壞的，敵對或侮蔑的意思，我相信也沒有。不過「太不留情面」的批評是絕對的不足為訓的。如果已經開始筆戰了，爲什麼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為自己筆下留情，將來失敗了，敵人也會留情面。殊不知那時他是決不留情面的。做幾句不痛不癢的文章，還是不做好。

而且現在的批評家，對於「罵」字也用得非常之模胡。由我說起來，倘說良家女子是婊子，這是「罵」，說婊子是婊子，就不是罵。我指明了有些人的本相，或是婊子，或是叭兒，牠們却真的是婊子或叭兒，所以也決不是「罵」。但論者却一概謂之「罵」，豈不哀哉。至于檢查官現在這副本領，是毫不足怪的，他們也只有這種本領。但想到所謂文學家者，原是應該自己會做文章的，他們却只會禁別人的文章，真不免好笑。但現在正是這

樣的時候，不是救國的非英雄，而賣國的倒是英雄嗎？

考察上海一下，是很好的事，但我舉不出相宜的同伴，恐怕還是自己看看好罷，大約通過一兩回，是沒有什麼的。不過工人區域裏却不宜去，那里狗多，有點情形不同的人走過，恐怕牠就會注意。

近來文字的壓迫更嚴，短文也幾乎無處發表了。看看去年所作的東西，又有了短評和雜論各一本，想在今年內印牠出來，而新的文章，就不再做了，這幾年真也夠喫力了。近幾時我想看看古書，再來做點什麼書，把那些壞種的祖墳刨一下。

過了一年，孩子大了一歲，但我也大了一歲，這麼下去，恐怕我就要打不過他，革命也就要臨頭了。這真是叫作怎麼好。

專此布達，並請

儼安

迅 上 廣附筆問候 一月四日

吟劉先生：

自己吃東西不小心，又生了幾天病，現在又好了。兩篇稿子早收到，寫得很好，白字錯字也很多。我今天開始出外走走，想紹介到文學去，還有一篇，就拿到良友公司去試試罷。前幾天的病，也許是趕譯童話的緣故，十天裏譯了四萬多字，以現在的體力，好像不能支持了。但童話却已譯成，這是流浪兒出身的 *Fantasey* 做的，很有趣，假如能夠通過，就用在譯文第二卷第一號（三月出版）上，否則我自己印行。

現在搬了房子，又認識了幾個人（葉這人是很好的，）生活比較的可以不無聊了罷。

專此布達，即頌

時安

迅 上 廣也說問問您們的好

『小夥計』比先前胖一點了，但也鬧得真可以。

*根據信封上的郵戳，這封信是一月廿一日寄發的——編者註。

蕭、兩兄：

一五

二十及二十四日信都收到了。運動原是很好的，但這是我在少年時候的事，現在怕難了。我是南邊人，但我不會弄船，却能騎馬，先前是每天總要跑牠一兩點鐘的。然而自從升爲『先生』以來，就再沒有工夫幹這些事，二十年前曾經試了一試，不過架式還在，不至于掉下去，或拔住馬鬃而已。現在如果試起來，大約會跌死也難說了。

而且自從弄筆以來，有一種壞習氣，就是一樣事情開手，不做完就不舒服，也不能同時做兩件事，所以每作一文，不寫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則必須做到沒有力氣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還要想到生活，就因此沒有規則，而一有規則，即于譯作有害，這是很難兩全的。還有二層，一是瑣事太多，忽而管家務，忽而陪同鄉，忽而印書，忽而討版稅；二是著作太雜，忽而做序文，忽而作評論，忽而譯外國文。腦子就永是亂七八糟，我恐怕不放筆，就無藥可救。

所謂『還有一篇』是指蕭兄的一篇，但後來方法變換了，先都交給文學，看他們要那一篇，然後再將退回的向別處設法。但至今尙無回信。吟太太的小說送檢查處後，亦尙無回信，我看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關的，因為用複寫紙寫，看起來較爲費力，他們便擱下了。

您們所要的書，我都沒有。零露集如果可以寄來，我是想看一看的。

滑稽故事容易辦，大約會有書店肯印。至于前夜，那是沒法想的，鑿鐵爐中國並無譯本，好像別國也無譯本，我會見良士果短篇的日譯本，此人的文章似乎不大容易譯。您的朋友要譯，我想不如鼓勵他譯，一面却要老實告訴他能出版否很難豫定，不可用『空城計』因為一個人過了幾回空城計後，就會灰心，或者從此懷疑朋友的。

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來的，從前的塾師，學生嚙不出書就打手心，但愈打愈嚙不出，我以為還是不要催促好。如果胖得像蠅蠟了，那就會有蠅蠟樣的文章。

此復，即請

儷安

豫 上 一月廿九夜

一六

劉軍
怕吟 先生：

來信早收到；小說稿已看過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氣話——充滿着熱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謂『作家』的作品大兩樣。今天已將悄悄太太的那一篇寄給太白。餘兩篇讓我想一想，擇一個相宜的地方，文學社暫不能寄了，因為先前的兩篇，我就寄給他們的，現在還沒有回信。

魯迅 簡

至于你要給火炬的那篇，我看不必寄去，一定登不出來的，不如暫留在我處，看有無什麼機會發表；不過即使發表，我恐怕中國人也很難看見的。雖然隔一道關，但情形也未必會兩樣。前幾天大家過年，報紙停刊，從袁世凱那時起，賣國就在這時候，這方法留傳至今，我看是關內也在爆竹聲中葬送了。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敵乎？友乎？的文章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閩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

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今年就要將『二二八』與『九一八』的紀念取消，報上登載的減少學校假期，就是這件事，不過他們說話改頭換面，使大家不覺得。『友』之敵，就是自己之敵，要代『友』討伐的，所以我看此後的中國報，將不准對日本說一句什麼話。

中國向來的歷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時候，總是自己動手，先前本國的較好的人物，都打掃乾淨，給新主子可以不費力量的進來。現在也毫不兩樣，本國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國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來信說近來覺得落寞，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在上海還是一個陌生人，沒有生下根去。但這樣的社會裏，怎麼生根呢，除非和他們一同腐敗，如果和較好的朋友在一起，那麼，他們也正是落寞的人，被縛住了手脚的。文界的腐敗，和武界也並不兩樣，你如果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羣蛆虫，在怎樣掛着好看的招牌，在幫助權力者暗殺青年的心，使中國完結得無聲無臭。

我也時時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學買賣，不做了，並且離開上海。不過這是暫時的

憤慨，結果大約還是這樣的幹下去，到真的幹不來的時候。

海嬰是好的，但搗亂得可以，現在是專門在打仗，可見世界是一時不會平和的。請客大約尚無把握，因為要請，就要喫得好，否則，不如不請，這是我悄悄吟太太主張不同的地方。但是，什麼時候來請罷。此請

儼安

豫上 二月九日

再：那兩篇小說的署名，要改一下，因為在俄有一個蕭三，在文學上很活動，現在使多一個『郎』字，狗們也即刻以為就是他的。改什麼呢？等來信照辦。 又及

一七

劉先生：

十、十一兩信俱收到。印書的事，我現在不能答復，因為還沒有探聽，計劃過。地圖在內山書店沒有寄賣，因為這是海關禁止入口，一看見就沒收的。

此復，即頌

時綏

豫上 二二二

一八

劉軍
悄吟兄：

一日信收到。我的選小說，昨夜交卷了，還欠一篇序，期限還寬，已約葉定一個日期，我們可以談談。他定出後，會來通知你們的。

悄吟太太的一個短篇，我寄給太白去了，回信說就可以登出來。那篇搭客，其實比職業做得好（活潑而不單調），上月送到東方雜誌，還是託熟人拿去的，不久却就給我一封官式的信，今附上，可以看看大書店的派勢。現在是連金人的譯文，都寄到良友公司的小說報去了，尚無回信。

到各種雜誌社去跑跑，我看是挺好的，慣了就不怕了。一者可以認識些人；二者可以知道點上海之所謂文壇的情形，總比寂寞好。

那篇在檢查的稿子，催怕不行。官們對於文學社的感情壞，這是故意留難的。在那裏

面的都是壞種或低能兒，他們除任意摧殘外，一無所能，其實文章也看不懂。

說起『某翁』的稱呼來，這是很奇怪的。這種呼開始于十日談及人言，這是時時攻擊我的刊物，他們特地這樣叫，以表示輕蔑之意，猶言『老了，不中用了』的意思；但不知怎的却影響到我的熟人的筆上去了。現在是很有些人，信上都這麼寫的。

文學新聞我想也用不着看牠，不必寄來了。

專此布復，即請

儻安

孩子很淘氣，昨天給他種了痘，是生後第二回。

豫 上 三月一日

一九

劉軍
惜吟
兄：

十日信十三才收到，不知道怎的這麼慢。你所發見的兩點，我看是對的；至于說我的話可對呢，我決不定。使我自己說起來，我大約是『姑息』的一方面，但我知道若在戰鬥

的時候，非常有害，所以應該改正。不過這和『判斷力』大有關係，力強，所做便不錯，力一弱，即容易陷于懷疑，什麼也不能做了。『父愛』也一樣的，倘不加判斷，一味從嚴，也可以冤死了好子弟。

所謂『野氣』大約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動不同之點，黃大約看慣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覺得你有些特別。其實，中國的人們，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你大約還看不出江蘇和浙江人的不同來，但江浙人自己能看出，我還能看出浙西人和浙東人的不同。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爲古怪，這成見，必須跑過許多路，見過許多人，才能夠消除。由我看來，大約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僞。粗自然比僞好。但習慣成自然，南邊人總以像自己家鄉那樣的曲曲折折爲合乎道理。你還沒有見過所謂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討厭死人的。

這『野氣』要不要故意改牠呢？我看不必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環境的影響，是略略會有些變化的，除非不和社會接觸。但是，裝假固然不好，處處坦白，也不成，這要看是什麼時候。和朋友談心，不必留心，但和敵人對面，却必須刻刻防備。我們和朋友在一

起，可以脫掉衣服，但上陣要穿甲。您記得三國志演義上的許褚赤膊上陣麼？中了好幾箭。
金聖嘆批道：誰叫你赤膊？

所謂文壇，其實也如此（因為文人也是中國人，不見得就和商人之類兩樣，）鬼魅多得，不過這些人，你還沒有遇見。如果遇見，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好。在現在已經認識幾個人了，以後關於不知道其底細的人，可以問問棄他們，比較的便當。

八月我還沒有看，要到二十邊，一定有工夫來看了。近來還是爲了許多瑣事，加以小說選好，又弄翻譯。死魂靈很難譯，我輕率的答應了下來，每天譯不多，又非如期交卷不可，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過，幸而明天可完了，只有二萬字，却足足化了十二天。

雖是江南，雪水也應該融流的，但不知怎的，去年竟沒有下雪，這也並不是常有的事。許是去年陰歷年底就想來的，因寓中走不開而止。現在孩子更搗亂了，本月內母親又要到上海，一個擔子，挑的是一老一小，怎麼辦呢？

金人的譯文看過了，文筆很不差，一篇寄給了良友，一篇想交給譯文。

專此布復，並請

儷安

豫 上 三月十三夜

一一〇

悄吟太太：

來信并稿兩篇，已收到。

前天，孩子的腳給沸水燙傷了，因為雖有人，而不去照管他。傷了半隻腳，看來要有半個月才會好。等他能走路，我們再來看您罷。

專此布復，並請

雙安

豫 上 三月十七日

一一一

蕭軍兄：

十八日信收到。那一篇譯稿，是很流暢的，不過這故事先就是流暢的故事，不及上一

回的那篇沈悶，那一篇我已經寄給譯文了。

這回孩子給沸水燙傷，其實倒是太闊氣了的緣故，並非沒有人管，是有人而不管他。寓裏原有一個管領他的老媽子，她這幾天因為要去求神拜佛，訪友探親，便找了一個替工。那天是她們倆都在的，不過她以為有替工在，替工以為有她在，就兩個都不管，任憑孩子奔進廚房去搗亂，弄傷了腳。孩子也太淘氣，不一留意，他就亂鑽，跑得很快，人家有時也實在追不上。痛一下子也好，我實在看得麻煩極了，痛的經驗是應該有一點，但我立刻給敷了藥，恐怕也不怎麼痛，現在腫已退，再有十天總可以走得路，只要好後沒有疤痕，我的責任算是盡了。

這孩子也不受委屈，雖然還沒有發明『屁股溫冰法』（上海也無冰可溫）但不肯喫飯之類的消極抵抗法，却已經有了的。這時我也往往只好對他說幾好句話，以息事寧人。我對別人就從來沒有這樣屈服過。如果我對父母能夠這樣，那就是一個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准風月談已經賣完了，再版三四天內可以印好；集外集我還沒有見過，大約還未出

版罷，等我都有了，當通知你，并南腔北調集一併交付。先前還有一本偽自由書，您可有嗎？這幾天在給譯文譯東西，不久，我的母親大約要來了，會令我連靜靜的寫字的地方也沒有。中國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煩，就是一個人關係太多，許多時間都不是自己的。因為靜不下，就更不能寫東西，至多，只好譯一點什麼，我的今年，大約也要成爲『翻譯年』的了。

專此布復，即請

儷安

豫上 三月十九夜

三三

劉軍兄：

二十三日信收到。漫畫上面，我看是可以不必再添什麼，因爲單看計劃，就已經夠複雜，夠喫力了，如果再加別的，也許會担不動。

孩子的燙傷已好，可以走了，不過痂皮還沒有脫，所以不許他多走。我的母親本說下

月初要來，但近得來信又說生病，醫生云倘如旅行，因為年紀大了，他不保險。這只是醫生的官話，即使年紀青，誰能保險呢？但因此不立刻來也難說。我只能束手等待着。

平林タイ子作品的譯本，我不知道有別的。二心集很少了，自己還有一兩本，當于將來和別的書一同上交，但也許又會寄失的罷？

八月在下月五日以前，准可看完，只能隨手改幾個誤字，大段的刪改，却不能了，因為要下手，必須看兩遍，而我實在沒有了這工夫。序文當于看完後寫一點。

專復，即問

儷社

豫 上 三月二十五日

吟太太怎麼樣，仍然要睏早覺麼？

這一張信剛要寄出，就收到搬房子的通知，只好攔下。現在八月已看完，序也做好，且放在這里，待得來信後再說。今晚又看了一看涓涓，雖然不知道結末怎樣，但我以為是可以做他完的，不過仍不能公開發賣。那第三章父親，有些地方寫得太露骨，頭緒也太紛繁，

要修改一下才好。

此後的筆名，須用兩個，一個用于八月之類的，一個用于賣稿換錢的，否則，八月印出後，倘爲叭兒狗所知，則別的稿子即使並沒有什麼，也會被他們抽去，不能發表。

還有，現用的三郎的筆名，我以爲也得換一個才好，雖然您是那麼的愛用他。因爲上海原有一個李三郎，別人會以爲是他所做，而且他也來打麻煩，要文學社登他的信，說明那一篇小說非他所作。聲明不要緊，令人以爲是他所作却不上算，所以必得將這姓李的撇清，要撇清，除了改一個筆名之外無好辦法。

良友收了一篇搭客，編輯說要改一個題目，我想這無大關係，代爲答應了。櫻花寄給了文學社（良友退回後），結果未知。

三月三十一

一三三

劉軍兄：

二日信收到。內云『同一條路，祇是門牌改了號數，』這回是沒有什麼『里』的麼？

那麼，莫非屋子是臨街的？

還有較詳的信，怕寄失，所以先問一問，望即回信。

豫 上 四月二夜

八月已看過，序已作好。

二四

劉兄：

三日信收到。稿序，并另有信，都作一包，放在書店裏，附上一箋，乞拿以去取，但星期日上午，他們是休息的。

豫 上 四月四夜

二五

金人的稿子已看過，譯筆是好的，至于有無誤譯，我不知道，但看來不至于。這種滑稽

短篇，只可以偶然投稿一兩回，倘接續的投，却不大相宜。我看不如索性選擇他四五十篇，十萬字左右，出一本單行本。這種作品，大約審查時不會有問題，書店也樂于出版的，譯文社恐怕就肯接受。

至于他說我的小說有些近于左，那是不確的，我的作品比較的嚴肅，不及他的快活。退伍的作者 Lovikov-Prjbol 是現在極有名的作家，他原是水兵，參加日俄之戰，會做了俘虜，關在日本多時——這時我正在東京留學。新近做了兩大本小說，叫作對馬（Tsushima 島名），就是以那時戰爭為材料的，也因此得名。日本早譯出了，名日本海海戰，但因爲刪節之處太多（大約是說日本吃敗仗之處罷），所以我沒有買來看。他的作品，紹介到中國來的還很少，退伍也並不壞，我想送到譯文去。

這一包裹，除稿、序、信（吟太太的朋友的）之外，還有你所要的書，但集外集還沒有，好像仍未出版。

這幾天很懶，不想作文，也不想譯，不知是怎麼的？

又及

四月四日

劉軍兄：

七日信早到；我們常想來看你們，孩子的脚也好了，但結果總是我打發了許多瑣事之後，就沒有力氣，一天一天的拖，到後來，又不過是寫信。

二心集中的那一篇，是針對那時的弊病而發的，但這些老病，現在並沒有好，而且我有時還覺得加重了。現在是連說這些話的意思，我也沒有了，真是倒退得可以。

我的原稿的境遇，許知道了似乎有點悲哀；我是滿足的，居然還可以包油條，可見還有一些用處。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為我用的是中國紙，比洋紙能吸水。

金人譯的左士陳閣的小短篇，打聽了幾處，似乎不大歡迎，那麼，我前一信說的可以出一本書，怕是不成的了，望通知他。這回我想把那一篇 *Novikov - Iriboi* 的短篇寄到譯文去。

搭客及櫻花上，都有署名的。搭客不知如何；櫻花已送檢查，且經通過，不便改了，以後

的投稿再用新名罷。聽說櫻花後面，也許附幾句對於李的答覆。

一個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負』也不好的，容易停滯。我想，頂好是不要自餒，總是幹；但也不可自滿，仍舊總是用功。要不然，輸出多而輸入少，後來要空虛的。

八月上我主張刪去的，是說明而非描寫的地方，作者的說明，以少爲是，尤其是狗的心思之類。怎麼能知道呢。

前信說張君要和您談談，我想是很好的，他是研究文學批評的人，我和他很熟識。此復，即請

儷安

豫上 四月十二夜

二七

劉軍
摺吟 兄：

十六日信早收到。今年北四川路是流行感冒特別的多，從上星期以來，寓中不病的只有許一個人了，但她今天說沒有氣力；我最先病，但也最先好，今天是同平常一樣了。

幫朋友的忙，幫到後來，只忙了自己，這是常常要遇到的。您的朋友既入大學，必是智識分子，那他一定有道理，如『情面說』之類。我的經驗，是人來要我幫忙的，他用『互助論』一到不用，或要攻擊我了，就用『進化論的生存競爭說』，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還，他就說我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吝嗇得很。前後一對照，真令人要笑起來，但他却一本正經，說得一點也不自愧。

我看中國有許多智識分子，嘴裏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爲，其實却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喫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却只是一條排洩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

我的文章，也許是二心集中比較鋒利，因爲後來又有了新經驗，不高興做了。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乾，紮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爲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沒有什麼灰心，大抵休息一會，就仍然站起來，然而好像終竟也有影響，不但顯于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

櫻花開已蒙檢查老爺通過，署名不能改了。前天看見太白廣告，有兩篇一同發表，不知道去拿了稿費沒有？

集外集好像還沒有出。

匆復並頌

儂社

豫 上 (四月廿三日)

近來北四川路郵局有了一個認識我的筆迹的人，凡有寄出書籍，倘是我寫封面的，他就特別拆開來看，弄得一場胡塗，但對於信扎，好像還不這樣。嗚呼，人面的狗，何其多乎！
又及

二八

劉軍兄：

太白社寄來稿費單一張，印已代蓋，請填上空白之處並簽名，前去一取爲要。取款之處，是會計科，那麼，是要到福州路復興里生活書店去的了。

還有一篇署蕭軍的，已登出，而沒有單子寄來，大約是您直接寄去的罷？
此布即頌

春綏

豫 上 四月廿五日

二九

劉軍兄：

廿六日信收到。許總算沒有生病。孩子還有點咳，腳是全好了，不過皮色有點不同，但這沒有關係。我已可以說是全好，正在爲日本雜誌做一篇文章，罵孔子的，因爲他們正在尊孔，但不知能登出否？月內此外還欠兩篇文債，我看是來不及還清的了，有範圍，有定期的文章，做起來真令人叫苦，興味也沒有，做也做不好。

文學社寄來稿費單一張，今仍代印寄上，印書的錢，大約可以不必另外張羅了罷。

那個雜誌的文章，難做得很，我先前也會從公意做過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夾雜着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他們還造一個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

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後來又遇到相像的事兩回，我的心至今還沒有熱。現在也有人在必要時，說我『好起來了，』但這是謠言，我倒壞了些了。

再談。此請

雙安

一時不見得搬家罷？

豫 上 四月廿八夜

三〇

劉軍兄：

七日信收到。我這一月以來，手頭很窘，因為只有一點零星收入，數目較多的稿費，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等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費。不知您能等到這時候否？但這之前，會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費，也料不定。那時再當通知。

專此布復，並請

儼安

豫上 五月九日

三一

劉軍兄：

今天有點收入，你所要之款，已放在書店裏，希持附上之條，前去一取。

因爲趕譯小說忙，不能多寫了，只通知兩件事：

一、那一本八月的鄉村印出後，內山書店是不能寄售的，因爲否則他要喫苦。

二、金人譯稿，已在本月譯文上登出了，那稿費，當與下月的文學上所登的悄吟太太的稿費同交。那稿是我寄去的，想不至于被抽去，倘登出後，乞自去一取爲荷。

匆布，即頌

儼社

豫上 五月二十夜

三一

劉軍兄：

前信早收到。文學社陸續寄來了兩篇稿費的單子，今寄上。

金人的稿子，由我寄出了兩篇，都不見登出；在手頭的還有三篇。搭客已登，大約稿費單也快送來了，那時當和金人的譯稿一同放在書店裏。但那寄出了的兩篇，要收回不望便中通知我。

此布，即請

儂安

豫 上 六月二夜

三三

劉軍兄：

二、五兩日的信，都收到了。但大約只能艸艸作復。不知怎的，總是忙，因為有幾種刊物，是不能不給以支持的，但有檢查，所以要做得含蓄，又要不十分無聊，這正如帶了鑲錫的進軍，你想，怎能弄得好，又怎能不出一身大汗，又怎能不仍然出力不討好。

文學上所登的廣告，關於我的幾點，是未經我的同意的，這不過是一種『商略』，但我不贊成這樣的辦法。啓事也已看過，這好像『官樣』，乃由于含糊。例如以文學的投稿之多，是應該有多人閱看，退還的，但店中不肯多用人，這一層編輯者不好明說，而實則管不過來；近來又有新命令，是不妥之稿，一律沒收，但出版者又不肯多化錢，都排印了送檢，所以此後的稿子，必有一部份被扣留，不能退還，但這是又不准明說的。以上兩種，說起編輯者只得吞吞吐吐，打一下官話了。但在不知內情的讀者和投稿者，是要發生反感的，可又不能說明內情，這是編輯者的失敗，也足見新近壓迫法之日見巧妙。我看這種事情，還要層出不窮。

金人的譯稿給天馬去印，我當然贊成的，也許前信已經說過；罪與罰大約未必能登出來；至于翻譯界的情形，我不能寫了，實在沒有工夫。

萬古鑿這人，我不認識，你應否和他會會，我無意見。

葉的稿子，交出去了，因為我無暇，由編者去改。他前信說不必大改，因為官們未必記得，是不對的，這是『輕敵』，最容易失敗。『豐收』才去算過不久，現在賣得很少。

那邊的文學團體復活，是極好的，不過我恐怕不能出什麼力，因為在這裏的事情，已經足夠了。而且體力也一天一天的不濟。

新小說的稿費單，尙未送來。

這幾天剛把譯文的稿子弄完，在做文學上的論壇了，從明天起，就譯死魂靈，雖每期不過三萬字左右，却非化兩禮拜時光不可。現在很有些讀者，在公開的攻擊刊物多登『已成作家』的東西，而我却要這樣拚命，連玩一下的功夫也沒有，來支持幾種刊物。想到這裏，真有些灰心。倘有別事可做，真想改行了，不受罵，又能玩，豈不好嗎？

寓中都好。孩子也好了，但他大了起來，越加搗亂，出去就惹禍，我已經受了三家鄰居的警告，——但自然，這鄰居也是擅長警告的鄰居。但在家裏，却又鬧得我靜不下，我希望他快過二十歲，同愛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

此布，即請

儂安

豫 上 六月七日

劉軍兄：

良友公司的稿費單，寫信去催了才寄來，今寄上，但有期限，在本月廿一，不能立刻取。又寄新小說（四）一本來，現亦另封掛號寄上，還有一本是他們給我的，我已看過，不要了，順便一同寄去，你可以送朋友的。

我們都還好，我在譯死魂靈，要二十以外才完。

這封信收到之後，望給我一個回信。
此布，即請

雙安

豫上
六月十五日

三五

劉軍兄：

廿三信收到。昨天看見新小說的編輯者，他說，金人的譯稿，已送去審查了。我想，這是不見得有問題的。情太太的稿子，當于日內寄去。但那第三期，因為第一篇是我譯的，不許登廣告。

譯文社的事，久不過問了。金人譯稿的事，當于便中提及。

死魂靈第三次稿，前天才交的，近來沒有氣力多譯。身體還是不行，日見衰弱，醫生要我不看書寫字，并停止抽煙；有幾個朋友勸我到鄉下去，但爲了種種緣故，一時也做不到。近來警告倒沒有了，這是因爲我們自己戒了嚴，但真也吃力。

黑麵包可以不必買給我們了。近地就要開一個白俄點心舖，倘要喫，容易買到了。此復，即請

儷安

豫 上 六月二十七日

剛要發信，就收到廿五來信了。出刊物而終于不出的事情，我是看慣的了，並不爲奇。所以我的決心是如果有力，自己來做一點，雖然一點，究竟是一點。這是很壞的現象，但在目前，我以爲總比說空話而一點不做好。

劉軍兄：

中國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殺完，秋即其一。蕭參是他用過的筆名，此外還很多。他有一本高爾基短篇小說集，在生活書店出版，後來被禁止了。另外還有，不過筆名不同。他又譯過草拉特珂夫的小說新土地，稿子後來在商務印書館被燒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

你說做小說的方法，那是可以的。剛才看大連丸，做得好的，但怕登不出去，新生因為『有碍邦交』被禁止了。我看你可以留起各種稿子，將來按時代——在家——入伍——出走——編一本集子，是很有意義的。

我並未爲自己所寫人物感動過。各種事情刺戟我，早經麻木了，時時像一塊木頭，雖然有時會發火，但我自己也並不覺痛。

豫
又及
六，二七，下午

三六

十二日信并以前的一封信，書都收到的。關於出紀念冊的事，先前已有幾個人提議過了，我不同意，也不願意說明理由；不過如有一團體要出，那自然是另一回事，只是我個人不加入。

對於書，并無什麼意見。

月初因為見了幾回一個老朋友，又出席于他女兒的結婚，把譯作攔起來了，後來須趕譯，所以弄得沒有工夫。今年也熱，我們也都生痱子。我的房裏不能裝電扇，即能裝也無用，因為會把紙張吹動，弄得不能寫字，所以我譯書的時候，如果有風，還得關起窗戶來，這怎能不生痱子。對於痱子的藥水，有 *Watson's Lotion for Itchily Heat*，頗靈，大馬路屈臣氏大藥房出售，我們近地是二元四角錢一瓶，我們三人大約一年用兩瓶就夠，你身體大，我怕搽一次就要半瓶，那可不得了了。

那書的裝飾還不算壞，不過幾條黑條亂一點，團寫作困，難識，但再版時也無須改，看下去會知道的。

近來真太沒閒空了，死魂靈還只翻譯了一章，今天放下，在做文學上的論壇，剛做完。

其實文學和我並無關係，不過因為有些人要牠滅亡，所以偏去支持一下，其實這也是自討苦喫。文壇三戶也是我做的，似乎很有些作家看了不高興，但我覺得我說的是真話。這回做的是比較的無聊了，不會種下禍根。

賀賀你們的同居三年紀念。我們是相識十多年，同居七八年了，但何年何月何日是開始同居的呢，我可已經忘記了，只記得確是已經同居了而已。

許謝謝你送給她的小說，她正在看，說是好的。切光的都送了人，省得他們裁，我們自已在裁着看。我喜歡毛邊書，甯可裁，光邊書像沒有頭髮的人……和尚或尼姑。

此布，即請

儼安

豫上 七月十六日

附箋乞便中交註，不急。 又及

三七

蕭兄：

十九日信早收到，又遲復了。我此刻才譯完了本月應該交稿的死魂靈，弄得滿身痲子，但第一部已經去了三分之二了。有些事情，逼逼也好，否則，我也許未必去繙譯牠的。每天上午，勒令孩子裸體晒太陽半點鐘，現在他痲子最少，你想這怪不怪。

胡有信來，對於那本小說，非常滿意。我的一批，除掉自己的一本外，都分完了，所以想你再給我五六本，可以包好，便中仍放在書店，現在還不要緊。至于葉的政策，什麼分送給傅之流，我看是不必的，他們做編輯，教授的，要看，應該自己買，否則，就是送他，他也不看。

你的朋友南來了，非常之好，不過我們等幾天再見罷，因為現在天氣熱，而且我也真的忙一點。現在真不像在做人，好像是機器。

近來關於我的謠言很多。日本報載我因為要離開中國，張羅旅費，拚命翻譯，已生大病，社會新聞說我已往日本，做「順民」去了。

匆此，即請

蕭安

豫上

七月廿七日

劉兄：

信和書六本，當天收到了。錯字二十幾個，還不算多，現在的出版物，普通每一頁至少有一個。俄國已寄去一本，還想託人再寄幾本去，不便當的是這回不能託書店，因為萬一發現，會累得店主人打屁股，所以只好小心些。

死魂靈共兩部，每部約二十萬字，第二部本係殘稿，所以譯不譯還未定，倘只譯第一部，那麼，九月底就完畢了。不過添油的人，我覺得實在少，連孩子來搗亂，也很少有人來領去，給我安靜一下，所以我近來的譯作，是幾乎沒有一篇不在焦躁中寫成的，這情形大約一時也不能改善。

對於謠言，我是不會懊惱的，如果懊惱，每月就得懊惱幾回，也未必活到現在了。大約這種境遇，是可以練習慣的，後來就毫不緊要。倘有謠言，自己就懊惱，那就中了造謠者的計了。

痲子藥水的確不大靈，但如不用藥，也許痲子還要利害些。

我們近地開了一個白俄飯店，黑麵包，列巴圈，全有了。但東西賣的貴，冰淇淋一杯要大洋三毛，我看牠是開不長久的。

這封信是專門報告書已收到的。

此布，即祝

儷社

豫 上 七月廿九夜

三九

張兄：

十一日信并稿收到後，晚上剛遇到文學社中人，便把那一篇交了他，並來不及看。另一篇于次日交胡；又金人譯稿一包，託其由芷轉交，想不日可以轉到。頃查紙堆，又發見了一篇，今特寄上；又譯文上登過的一篇，我也想該抄出，編入一本之內的。

小說再給我十本也好，但不急。前回的一批，已有五本分到外國去了，我猜他們也許

要翻譯的。

我胖子已略退。孩子已不肯晒太陽，因為麻煩，而且搗亂之至，月底決把他送進幼稚園去，關他半天。死魂靈譯了一半，這幾天又放下，在做別的事情了。打雜爲業，實在不大好。

此布，即請

儷安

豫上 八月十六夜

四〇

劉先生：

廿二信并書一包，均收到。又會寄新小說一本，內有金人譯文一篇，不知收到否？寄給文學的稿子，來信說要登，但九月來不及，須待十月，只得聽之。良友也有信來，今附上。悄悄太太的稿子退回來了，他說『稍弱』也評的並不算錯，便中擬交胡拿到婦女生活去看，倘登不出，只好擱起來了。

死魂靈作者的本領，確不差，不過究竟是舊作者，他常常要發一大套議論，而這些議

論，可真是難譯，把我寫的汗流浹背。這回所譯的是德譯本，而我的德文程度又差，錯誤一定不免，不過比起英譯本的刪節，日譯本的錯誤更多來，也許好一點。至于奧羅夫婦的譯者，還是一位名人，但他大約太用力于交際了，翻譯就不大高明。

我看看我去比外國的誰，是很難的，因為彼此的環境先不相同。契訶夫的想發財，是那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了，而這時候，我正在封建社會裏做少爺。看不起錢，也是那時的所謂『讀書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落魄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因為我自己是這樣的出身，明白底細，所以別的破落戶子弟的裝腔作勢，和暴發戶子弟之自鳴風雅，給我一解剖，他們便弄得一敗塗地，我好像一個『戰士』了。使我自己說，我大約也還是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也時常想到別人和將來，因此也比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爾基，那是偉大的，我看無人可比。

前一輩看後一輩，大抵要失望的，自然只好用『笑』對付。我的母親是很愛我的，但同在一處，有些地方她也看不慣。意見不一樣，沒有好法子想。

又熱起來，痲子也新生了，但沒有先前厲害。孩子的幼稚園中，一共只有十多個人，所以還不十分混雜，其實也不過每天去關他四個鐘頭，好給我清靜一下。不過我在擔心，怕將來會知道他是誰的孩子。他現在還不知我的名字，一知道，是也許說出去的。

此復，即請

儷安

豫上

八月廿四日

四一

張兄：

八月卅日信收到。同日收到金人稿費單一紙，今代印附上。又收到良友公司通知信，說新小說停刊了，剛剛『革新』而且前幾天編輯給我信，也毫無此種消息，而忽然『停刊』，真有點奇怪。鄭君平也辭職了，你的那篇軍中，便無着落。不知留有原稿否？但我尙當寫信去問一問別人。

胡懷琛的文章，都是些可說可不說的話，此人是專做此類文章的。死魂靈的原作，一

定比譯文好，就是德文譯，也比中譯好，有些形容辭之類，我還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過比兩種日本譯本却較好，錯誤也較少。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殺人者爲罪大惡極。

孟的性情，我着有點兒神經過敏，但我決計將金人的信寄給他，這是有益的。大家都沒有惡意，我想，他該能看得出來。

盧森堡的東西，我一點也沒有。

『土匪氣』很好，何必克服牠，但亂撞是不行的。跑跑也好，不過上海恐怕未必宜于練跑；滿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連馬也不會騎了，整大坐茶館。我不愛江南。秀氣是秀氣的，但小氣，聽到蘇州話，就令人肉麻。此種言語，將來必須下令禁止。

孩子有時是可愛的，但我怕他們，因爲不能和他們爲敵，一被纏，即無法可想，例如郭林卡即是也。我對付自己的孩子，也十分喫力，總算已經送進幼稚園去了，每天清靜半天。今年曬太陽不十分認真，並不很黑，身子長了些，却比春天瘦了，我看這是必然的，從早晨起來鬧到晚上睡覺，中間不肯睡中覺，當然不會胖。

瘳子又好了。

天馬書店我曾經和他們有過交涉；開首還好，後來利害起來，而且不可靠了，書籍由他出版，他總不會放鬆的。

因爲打雜，總不得清閒，死魂靈于前天才交卷，再一月，第一卷完了。第二卷是殘稿，無甚趣味。

我們如略有暇，當于或一星期日去看你們。

此布，即頌

儷社

豫上 九月一夜

四二

劉兄：

有一個書店，名文化生活社，是幾個寫文章的人經營的，他們要出創作集一串，計十二本。願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約五萬字，可否編好給他們出版，自然是已經發表過的短篇。

倘可，希于十五日以前，先將書名定好，通知我。他們可以去登廣告。

這十二本中，聞係何穀天、沈從文、巴金等之作，編輯大約就是巴金。我是譯文社的黃先生來託我的。我以為這出版社並不壞。

此布並請

儷安

豫 上 九月十夜

四三

劉兄：

十一日信收到。小說集事已通知那邊，算是定了局。

這集子的內容，我想可以有五篇，除你所舉的三篇外，羊在五月初登出，發表後，即可收入；又軍中稿已取回，交了文學社，現在囑他們不必發表了，編在裏面，算是有未經發表者一篇，較為好看。

其實你只要將那三篇給我就可以了，如能有一點自序，更好。本月瑣事太多，翻譯要今天才動手，一時怕不能來看你們了。

此布，即請

儷安

豫上
九月十六日

四四

劉兄：

一八晨信并小說稿均收到。我這裏還有一篇初秋的風，我看是你做的似的。倘是當編入，等回信。

我還好，又在譯死魂靈，但到月底，上卷完了。

譯文因和出版所的糾紛而延期，真令人生氣！

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寫什麼了吧？

匆此，即請

雙安

豫頓首
九月十九日

四五

劉兄：

羊已登出，稿費單今日寄到，現轉上。

譯文出了岔子；但我仍忙；前天起，伏案太久，頸子痛了。
匆匆，再談。

即請

儷安

豫 上 十月二夜

四六

劉兄：

一日的信收到兩天了。對於譯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動，我倒不大如此，平生這樣的事情遇見的多，麻木了，何況這還是小事情。但是，要戰鬥下去嗎？當然，要戰鬥下去！無論

牠對面是什麼。

黃先生當然以不出國爲是，不過我不好勸阻他。一者，我不明白他一生的詳細情形，二者，他也許自有更遠大的志向，三者，我看他有點神經質，接連的緊張，是會生病的——他近來較瘦了——休息幾天，和太太會會也好。

叢書和月刊，也當然要出下去。叢書的出版處，已經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張找別處出版，所以還沒有頭緒。倘二者一處出版，則資本少的書店，會因此不能活動，兩敗俱傷。德國腓立大帝的『密集突擊』，那時是會打勝仗的，不過用于現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採取的戰術，是散兵戰，塹壕戰，持久戰——不過我是步兵，和你砲兵的法子也許不見得一致。

死魂靈已于上月底交去第十一章譯稿，第一部完了，此書我不想在世界文庫上中止，這是對於讀者的道德，但自然，一面也受人愚弄。不過世事要看總賬，到得總結的時候，究竟還是他愚弄我呢，還是愚弄了自己呢，却不一定得很。至于第二部（原稿就是不完）是否仍給他們登下去，我此時還沒有決定。

現在正在趕譯這書的附錄和序文，連頓子也硬的不大能動了，大約二十前後可完，

一面已在排印本文，到下月初，即可以出版。這恐怕就是叢書的第一本。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過在他們還未露出原形，他們做事好像還于中國有益的時候，我是出力的。這是我歷來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總賬問題。即使第一次受騙了，第二次也有被騙的可能，我還是做，因為被人偷過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兒，只好仍舊打雜。但自然，得了真贓實據之後，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們開了一個會，也來找我，是對付黃先生的，這時我才看出了資本家及其幫閒們的原形，那專橫，卑劣和小氣，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雖然許多人都說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測人，實在太傾于好的方面了，他們自己表現出來時，還要壞得遠。

以下答家常話：

孩子到幼稚園去，還願意，但我怕他說江蘇話，江蘇話少用N音，結末譬如「三」，他們說ㄉㄨ，「南」他們說ㄉㄨ，我實在不愛聽。他一去開，就接連的要去，禮拜天休息一天，第二天就想逃學——我看他也不想肯用功的人。

我們都好的，我比較的太少閒工夫，因此就有時發牢騷，至于生活書店事件，那倒沒有什麼，他們是不足道的，我們只要幹自己的就好。

昨天到巴黎大戲院去看了黃金湖，很好，你們看了沒有？下回是羅曼諦克的暴帝情，恐怕也不壞，我與其看美國式的發財結婚影片，寧可看天方夜談一流的怪片子。

儻安

專此布復，並頌

豫上 十月四日

四七

劉軍兄 尊前 （這兩個字很少用，但因爲有悄悄太太，太太在內，所以特別客氣）

十九日晨信收到。『麥』字是沒有草頭的。

譯文還想繼續出，但不能急。死魂靈的序文昨天剛譯完，有一萬五千字，第一部全完了。下月起譯第二部。

現在在開始還信債，信寫完，須兩三天，此後也還有別的事，天下之事，是做不完的。但

我們確也太久不見了，在最近期內，最好是本月內，我們當設法談談。

生死場的名目很好。那篇稿子，我並沒有看完，因為複寫紙寫的，看起來不容易。但如要我做事，只要排印的末校寄給我，看就好，我也許還可以順便改正幾個錯字。

此復，即請

儼安

豫 上 十月二十日

四八

劉兄：

廿八日信收到。那一天，是我的豫料失敗了，我以爲一兩點鐘，你們大約總不會到公園那些地方去的，却想不到有世界語會。於是我們只好走了一通，回到北四川路，請少爺看電影。他現仍在幼稚園，認識了幾個字，說「嬰」字下面有「女」字，要換過了。

我們一定要再見一見。我昨夜起，重傷風，等好一點，就發信約一個時間和地點，這時候總在下月初。

譯文終刊號的前記是我和茅合撰的。第一張木刻是李卜克內希遇害的紀念，本要用在正月號的，沒有敢用，這次才登出來。封面的木刻，是郝氏作，中國人，題目是病，一個女人在哭男人，是書店擅自加上去的，不知什麼意思，可惡得很。

中國作家的新作，實在稀薄得很，多看並沒有好處，其病根：一是對事物太不注意，二是還因為沒有好遺產。對於後一層，可見翻譯之不可緩。

小彼得恐怕找不到了。

歌濟之的那篇後記寫的很糟，您被他所誤了。G決非革命家，那是的確的，不過一到那時代，就知道並不足奇，而且那時的檢查制度又多麼嚴厲，不能說什麼（他略略涉及君權，便被禁止，這一篇，我譯附在死魂靈後面，現在看起來，是毫沒有什麼的。）至于耿說他諂媚政府，却純據中國思想立論，外國的批評家都不這樣說，中國的論客，論事論人向來是極苛酷的。但G確不譏刺大官，這是一者那時禁令嚴，二則人們都有一種迷信，以為高位者一定道德學問也好。我記得我幼小時，社會上還大抵相信進士翰林狀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實也並不是因為去諂媚。

G是老實的，所以他會發狂。你看我們這裏的聰明人罷，都喫得笑迷迷，白胖胖，今天買標金，明天講孔子……

第二部死魂靈並不多，慢慢的譯，想在明年二三月出版；後附孟子還譯的G怎樣寫作一篇，是很好的。一部研究。現正在校對第一部，下月十日以前當可印成，自然要給你留下一部。

專此布復，即請

儻安

豫 上 十月二十九日

四九

劉 兄

悄吟太太：

我想在禮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點鐘，在書店等候，您們倆先去逛公園之後，然後到店裏來，同到我的寓裏喫夜飯。

專此，即祝

儷社

豫上 十一月四日

五〇

劉兄：

校稿昨天看完，胡剛剛來，便交與他了。

校稿除改正了幾個錯字之外，又改正了一點格式，例如每行的第一格，就是一個圈或一個點，很不好看，現在都已改正。

夜裏寫了一點序文，今寄上。

這幾天四近謠言很多，雖然未必真，可也令人不十分靜得下。居民搬的很多。

專此布達，即請

儷安

豫上 十五日上午

死魂靈紙面的已出，布面的還得等幾天。

又及

劉軍兄及其悄吟太太：

十六日信當天收到，真快。沒有了家，暫且漂流一下罷，將來不要忘記。二十四年前，太
大度了，受了所謂『文明』這兩個字的騙。到將來，也會有人道主義者來反對報復的罷，
我憎惡他們。

校出了幾個錯字，爲什麼這麼喫驚？我曾經做過雜誌的校對，經驗也比較的多，能校
是當然的，但因爲看得太快，也許還有錯字。

印刷所也太會惱怒，其實，圈點不該在頂上，是他們應該知道，自動的改正的。他們必
須遇見厲害的商人，這才和和氣氣。我自己印書，沒有一回不喫他們的虧。

那序文上，有一句『敘事寫景，勝于描寫人物』也並不是好話，也可以解作描寫人
物並不怎麼好。因爲做序文，也要顧及銷路，所以只得說的彎曲一點。至于老王婆，我却
覺得怎麼鬼氣，這樣的人物，南方的鄉下也常有的。安特列夫的小說，還要寫得怕人，我那

藥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響，比王婆鬼氣。

我不大希罕親筆簽名製版之類，覺得這有些孩子氣，不過悄悄太太既然熱心于此，就寫了附上，寫得太大，製版時可以縮小的。這位太太，到上海以後，好像體格高了一點，兩條辮子也長了一點了，然而孩子氣不改，真是無可奈何。

這幾天四近逃得一榻胡塗。鋪子沒有生意，也大有關門之勢。孩子的幼稚園裏，原有十五人，現在連先生的小妹子一共只剩了三個了，要關門大吉也說不定。他喜歡朋友，現在很感得寂寞。你們倆他是歡迎的，他歡迎客人，也喜歡留喫飯。有空望隨便來玩，不過速成的小菜，會比那一天的粗拙一點。

專此布達，即請

儻安

豫上 十一月十六夜

一九三六年

劉軍兄：

曹有信來，今轉上。

你的舊詩比新詩好，但有些地方有名士氣。

我在編集去年的雜感，想出版。

我們想在舊歷年內，邀些人喫一回飯。一俟計畫佈置妥帖，當通知也。

專此布達，並賀

年禧

豫 上 一月十四日

太太均此請安

劉軍兄：

那三十本小說，兩種都賣完了，希再給他們各數十本。又，各給我五本，此事已託張兄面告，今再提一提而已。

迅 上 十五日

五四

劉兄：

義軍的事情，急于應用，等通信恐怕來不及，所以請你把過去二三年中的經過（用回憶記的形式就好），撮要述給他們，愈快愈好，可先寫給一二千字，餘續寫。

見胡風時，望轉告：那一篇文章，是寫給外國人看的，只記事，不發議論，二三千字就夠，但要快。

迅 上 二月二十三日

孟十還

一九三四年

—

孟先生：

由耳那兄寄來譯文後記，即寄往生活書店去了，但開首處添改了一點——因為曹靖華和我都會介紹過，所以他在中國，不算陌生人——請諒察爲幸。

插圖二幅，底子已不大清楚，重做起來就更不清楚了，只好不用，今寄回。譯文第三期上，就有一幅高爾基的漫畫，他的像不能常有，第四期只好不用。先生的那一幅，如底子清楚而又並不急于發表，可否給我（但不忙）看一看。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廿一日

寄信地址：

本埠北四川路底

內山書店收轉

周 豫 才 收

二

孟先生：

卅日信收到。改名事已通知黃先生。

高爾基的科洛連柯，中國好像並無譯本，因為這被記的科氏，在中國並非名人，只有關於託爾斯泰的，是被譯了好幾回了。

我的想印行文學家（畫家不在內）像，是為三種閱者而設，一，畫家，尤其是肖像畫

家；二，收集文學史材料的人；三，好事之徒。所以想專印繪畫，木刻，彫刻的像，照相不收。印工和紙張，自然要較好，我想用珂羅版，託東京有名的印刷局去印。

不過還要緩一下。因爲首先要看譯文能否出下去（這大約到下月便見分曉了）能出下去，然後可以登揩油廣告，而且希望譯文的一部分的讀者，也是畫象的閱者。倘出起來，我預備十二張一帖，是散頁。你的幾張畫象，等第一帖出來後，再去取罷。

上次的信，我好像忘記回答了一件事。託翁的安那·卡列尼那，中國已有人譯過了，雖然並不好，但中國出版界是沒有人肯再印的。所以還不如譯A. T.的彼得第一，此書也有名，我可沒有見過。不知長短怎樣？一長，出版也就無法想。

那邊好像又出了一個作家TOLSTOI，名字的第一字母是V.，洋文昌帝君似乎在託府上了。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月卅一日

三

十還先生：

二十一日信收到，并那一篇論文，謝謝。那篇文章，我是今天第一次才知道的。

五月的夜遲點不要緊，因為總止能登在第五期上了，第五期是十二月十五日集稿。二萬字太長，恐怕要分作兩期登。插畫沒有新的，想就把舊的印上去，聊勝于無，希便中將原書放在書店裏就好。

後記還是你自己做罷，不是誇口，自說譯得忠實，又有何妨呢？倘還有人說閒話，隨他去就是了。此頌

時綏

迅 上 (十一月二十二日)

四

十還先生：

三日信并譯稿，今午收到。稿子我也想最好是一期登完，不過須多配短篇，因為每期的目錄，必須有八九種才像樣。要我修改，我是沒有這能力的，不過有幾個錯字，我可以改正。

插圖也很好，但一翻印，縮小，就糟了。原圖自當于用後奉還。

以後的譯文，不能常是紹介 G o g o l；高爾基已有童話，第三期得檢查老爺批云：意識欠正確。所以從第五期起，擬停登數期。我看先生以後最好是譯我怎樣寫作，檢查既不至于怎樣出毛病，而讀者也有益處。大約是先紹介中國讀者比較知道一點的人，如甫列涅夫，里別進斯基，斐丁，爲合。

贈送譯文的事，當向書店提議。和商人交涉，真是難極了，他們的算盤之緊而兇，真是出人意外。譯文已出三期，而一切規約，如稿費之類，尙未商妥。我們要以頁計，他們要以字數計，即此一端，就糾紛了十多天，尙無結果。所以先生的稿費，還要等一下，但年內是總要弄好的。

果戈理雖然古了，他的文才可真不錯。日前得到德譯的一部全集，看了一下，才知道

鼻子有着譯錯的地方。我想，中國其實也該有一部選集。1. Dekanta 夜談；2. Mingorod 短篇小說及 *Antobos*；4. 戲曲；5. 及六，死魂靈。不過現在即使有了不等飯喫的譯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書坊。現在是雖是一個平常的小夢，也很難實現。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四日

五

十還先生：

昨午寄奉一函後，傍晚遇黃源先生，才知道拉甫列涅夫及里別進斯基的我怎樣寫作，早有靖華譯稿寄來，所以我前信的話，應該取消。

斐定是仍可以用的，他的花園曾譯成中文。此外不知還有和中國人較熟者否？但即使全生，我想，倘譯一篇這作者的短篇一同登載，也就好。

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五日

六

孟先生：

五日函奉到。外國的作家，恐怕中國其實等于並沒有紹介。每一作家，亂譯幾本之後，就完結了。屠格涅夫被譯得最多，但至今沒有人集成一部選集。戰爭與和平我看是不會譯完的，我對於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大膽。

計劃的譯選集，在我自己，現在只是一個夢而已。近十來年中，設譯社，編叢書的事情，做過四五回，先前比現在還要『年富力強』，真是拚命的做，然而結果不但不好，還弄得焦頭爛額。現在的一切書店，比以前更不如，他們除想立刻發財外，什麼也不想，即使訂了合同，也可以翻臉不算的。我曾在神州國光社上過一次大當，銖流就是他們先託我去拉，而後來不要了的一種。

譯文材料的大綱，最好自然是製定，不過事實上很難。沒有能製定大綱的元帥，而且也沒有許多能夠擔任分譯的譯者，所以暫時只能雜一點，取烏合主義，希望由此引出幾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新的譯者來——其實志願也小得很。

稿子是該論頁的，但商人的意見，和我們不同，他們覺得與蘿蔔白菜無異，詩的株兒小，該便宜，塞滿全張的文章株兒大，不妨貴一點；標點，洋文，等于縛白菜的繩，要除掉的。腦子像石頭，總是說不通。算稿費論頁，已由我們自己決定了，這回是他們要插畫減少，可惜那幾張黃紙了，你看可氣不可氣？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純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辦一個小雜誌，就這麼麻煩，我不會忍耐，幸而茅先生還能夠和他們『折衝尊俎』，所以至今還沒有鬧開。據他們說，現在譯文還要折本，每本二分，但我不相信。

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七

十遠先生：

惠函收到。譯文稿費，每月有一定，而每期頁數，有多有少，所以雖然案頁計算，而每月不同（頁數少的時候稿費較多，多則反是，）並且生出小數，弄得零零碎碎了。

五月夜昨天曾面詢黃先生，他還不能決定，因為須看別人來稿，長短如何。但我看未必這次來稿，恰巧都是短的居多，而譯文目錄，至少總得有十種左右，所以十之九是要分成兩期的。

專復，並頌

時綏

迅上 十二月廿七夜

一九三五年

八

十還先生：

十四夜信收到。拉甫列涅夫的文章尙蒙 欽刪，則法捷耶夫一定是通不過的。官威莫測，此後的如何選材，亦殊難言。我想，最穩當是譯較古之作，如 Korolenko, Uspensky 等。盧氏之名，就不妥，能否通過，恐怕也很難說的。

所識的朋友中，無可以找到原本三人者，其實是因爲我在上海，所識的人就不多也。專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一月十七日

九

十還先生：

來函奉到。三十日定當趨前領教。致黎茅二位柬，已分別轉寄了。

專此奉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一月二十七日

10

十遠先生：

上月喫飯的時候，耳耶兄對我說，他的朋友譯了一篇果戈理的舊式的田主來，想投譯文或文學，現已托 先生去校正去了。

這篇文章，描寫得很好，但也不容易譯，單據日本譯本，恐怕是很難譯得好的，至少，會顯得拖沓。我希望先生多費些力，大大的給他校改一下。

因為譯文社今年想出單行本，黃先生正在準備和生活書店去開交涉，假如成功的話，那麼，我想約先生一同來譯果戈理的選集，今年先出 Dekanka 夜談和“Mirgorod”，每種一本，或分成兩本，俟將來再說；每人各譯一本或全都合譯，也俟將來再說。舊式地主在“Mirgorod”下卷中，改好之後，將來就可以收進去，不必另譯了。

Korolenko 的小說，我覺得做得很好，在現在的中國，大約也不至于犯忌，但中國除了周作人譯的瑪加爾之夢及一二小品外，竟沒有人翻譯。不知先生有他的原本沒有？倘有，我看是也可以介紹的。

專此布達，並賀

年（舊的）禧

迅上 二月四日（正月元旦）

一一

十遠先生：

五日信收到。KOROLENKO的較短的小說，我不知上海有得買否，到白俄書店一找，何如。關於他的文章，我見過GORKEY所做的有兩篇，一是珂羅連珂時代，一好像是印象記，谷譯的不知是那一篇，如果是另一篇，那麼先生也還可以譯下去的。

普式庚小說，當不至于見官碰釘子。那一篇結婚，十年前有李秉之譯本，登在京報副刊上，雖然我不知道他譯得怎樣，後來曾否收在什麼集子裏，以及現在的文學編輯者是

怎樣的意見。但要穩當，還是不譯好。不如再拉出幾個中國不熟識的作者來。在法租界的白俄書店，不知可能擺出一點可用的東西來不能？

此復，並叩

年藤

迅 拜 夏歷元月四夜

一一一

十還先生：

二月七夜信已收到。我想 先生且不要厭棄人問世之類的稿費，因為稿費還是從各方面取得的好，賣稿集中於一個書店，於一個作者是很不利的，後來牠就能支配你的生活。況且譯各種選集，現在還只是我們幾個人的一方面的空想，未曾和書店接洽過；書店，是無論那一個，手段都是辣的。我想，不如待合同訂定後，再作計較罷。而且我還得聲明，中國之所謂合同，其實也無甚用處。

我說的D.夜談，就是D.附近農莊的夜晚。那第（三）（四）有李秉之譯本，第（二）

(四)有韓侍桁譯本，但我們可以不管牠，不過也不妨買來參考一下。李是從俄文譯的，在俄羅斯名著二集（亞東書局版，價一元）內；韓大約從英文或日文轉譯（商務館版，價未詳）；不看牠也不要緊。聽說又有泰賴·波爾巴、顧民元等譯（南京書店出版，七角五分），我未見過。

科洛連柯和薩爾蒂珂夫短篇小說都能買到，那是好極了。我覺得薩爾蒂珂夫的作
品于中國也很相宜，但譯出的却很少很少，買得原本後，譯文上至少還可以紹介他一兩
回。

射擊譯成後，請直接送給黃先生。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二月九日

一三

十還先生：

十四信讀悉。藝術我有幾本舊的，沒有倍林斯基像，先生所見的大約是新的了。如果可以，我極願意看一看，只要便中放在書店裏就好。

鄭君我是認識的，昨天提起，他說已由黃先生和先生接洽過，翻譯納克拉梭夫的詩云云，我看這一定是真的，所以不再說下去。但生活書店來擔當這麼大的雜誌，我們果戈理選集的計劃，恐怕一時不能實行了。我要給這雜誌譯死魂靈。

專此布復，即請

春安

豫上 二月十八日

一四

十還先生：

前天收到來信并藝術兩本。倍林斯基刻像，是很早的作品，我已在藝苑朝華內翻印過了，雖然這是五六年前的事，已爲人們所忘却。庫爾培的像極好，惜無可用之處，中國至今竟沒有一種較好的美術雜誌，真要羞死人。

這兩本書，現已又放在內山書店裏，請于便中拿了附上之一箋，取回。包內又有文學報數張，是送給先生的。

譯詩，真是出力不討好的事，我的主張是以爲可以從緩的，但鄭君似不如此想。那麼，爲稿費起見，姑且譯一點罷。

良友圖書公司（北四川路八五一號，上海銀行附近）出了一種月刊：新小說。昨天看見那編輯者鄭君平先生，說想託先生譯點短篇，我看先生可以去訪他一回，接洽接洽。公司的辦公時間是上午九點起至下午五點，星期日上午休息。去一次自然未必恰能遇見，那麼只好再去了。

專此布達，並頌

時綏

迅 二月二十四日

一五

十還先生：

紅鼻霜固然不對，嚴寒，凍紅鼻子太軟弱，近于說明，而非翻譯。

其實還是嚴寒，紅鼻子好，如果看不懂，那是因爲下三字太簡單了，假如伸長而爲嚴寒，通紅的鼻子，恐怕比較容易懂。

此外真也想不出什麼好的來。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豫上 三月三夜

一六

十遠先生：

他就是伯奇，但所編的，恐怕是『平』常的，所以給他材料，在新俄一定不容易找，許能在二十年的雜誌或文集中遇之。

世界文庫的詳情，我不知道，稿子係寄北平乎，抑在上海有代理乎，都莫名其妙。鄭已北上了，先生的事，我當寫信去問一聲，但第二期恐怕趕不上。溷氏的長詩，在我個人是不

贊成的，現在的譯詩，真是出力不討好，尚無善法。譯詩，看的人恐怕也不多，效果有限。

我的那一份露文學報，真不知是怎樣的，並非購買而自來，也不知何人所寄。有時老不見，有時是相同的兩三份，現在又久不收到了，所以是靠不住的。

譯密爾戈洛特，我以為很好，其中的2伊凡吵架和泰拉司蒲理巴，有韓侍桁譯本（從英或日？）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公的譯筆並不高明，弄來參考參考也好，不參考牠也好。

近幾天重譯了果戈理的死魂靈兩章（還沒有完），也是應世界文庫之約，因為重譯，當然不會好。昨天看見辛墾書店的郭果爾短篇小說集內，有其第二章，是從英文重譯的，可是一榻胡塗。

此復，即頌

時綏

一七

豫 上 三月九日

十還先生：

我在給世界文庫譯果戈理的死魂靈，不知先生有這書的插畫本否？倘有，乞借給我一用，照出後即奉還，如能將圖下的題句譯示，尤感。

此書如有，希直交文學社黃先生。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十七日

一八

十還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費神謝謝。當我寄出了信之後，就聽到世界文庫又有什麼改變，不過信已寄出了，不知會不會白忙一通。鄭君已有回信，今附上，這兩個編者按：指俄國批評家倍勃洛留漢夫（В. В. Бобров）和林斯基（Л. Н. Есенин）和陀

Johnston（二人）的原文，恐怕在東方未必容易找，而且現在又不知文庫怎樣，且待下回分解罷。鄭寄信時，好像並沒有知道生活書店的新花樣。

盧卡且的德文著作不少，他大約是德國人。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廿日

一九

十還先生：

十九信奉到。譯稿請直接寄黃先生，久已專由他編輯了。譯文被刪之多了和錯字之多，真是無法可想。至于翻譯的毛病，恐怕別人是不容易看出來，除非他對了原文，仔細的推究，但我實在沒有這本領。

鄭君的通信處，是北平、東城、小羊宜賓胡同，一號。

錶將編爲電影，曾在一種日報（忘其名）上見過，且云將其做得適合中國國情。倘取其情節，而改成中國事，則我想：糟不可言！我極願意這不成爲事實。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二十一日

110

十還先生：

十九夜信收到。譯克雷洛夫之難，大約連鄭公自己也不知道的，此公著作，別國似很少譯本，我只見過日譯三四篇。

死魂靈的插圖，世界文庫第一本已用Fabrice作，不能改了，但此公只畫到第六章爲止，新近友人寄給我一套別人的插圖，共十二幅，亦只畫到第六章爲止，不知何故。那一本插圖多的，我想看一看，但不急，只要便中帶給我，或放在文學社，託其轉送就好了。

聽說還有一種插圖的大本，也有一二百幅，還是革命前出版，現在恐怕得不到了。

歡迎插圖是一向如此的，記得十九世紀末，繪圖的聊齋誌異出版，許多人都買來看，非常高興的。而且有些孩子，還因爲圖畫，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爲插圖不但有趣，且亦有益；不過出版家因爲成本貴，不大贊成，所以近來很少插畫本。歷史演義（會文堂出版的）

頗注意于此，幫他銷路不少，然而我們的『新文學家』不留心。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五月廿二夜

通信處的底子失掉了，便中希再見示。

二一

十還先生：

一日信收到，果集並不要急看，隨便什麼時候帶給我都好。關於他的書籍，俄文的我一本也沒有。

文學社的不先徵同意而登廣告的辦法，我看是很不好的；對於我也這樣。這樣逼出來的成績，總不見得佳，而且作者要起反感。

先生所說的分段寫的辦法，我看太細，中國的讀者大約未必覺得有意思。個人的意見，以為不如給他一個粗枝大葉的輪廓，如譯文所登的關於普式庚和萊爾孟安夫一樣，做起來較不繁瑣，讀者也反而容易領會大概。

此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六月三日

三三

十還先生：

十四日信收到；果戈理集也收到了。此書似係集合各種本子而成，所以插畫作者很有幾個，而狂人日記的圖，則出于照相的。所有的圖，大約原本還要大，這里都已縮小。

死魂靈在世界文庫裏，我以為插圖只要少點好了，這種印刷之粗，就是有圖，也不見得好看。

李長之之不相識，只看過他的幾篇文章，我覺得他還應一面潛心研究一下；膽子大和胡說亂罵，是相似而實非的。

看那批判的序文，都是空話，這篇文章也許不能啓發我罷。

專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六月十九日

三三

十選先生：

三日信收到，李長之做的批判，早收到了。他好像並不專登益世報，近來在國聞週報裏，也看到了一段。

果戈理怎樣工作我看過日譯本，倘能譯到中國來，對於文學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處的，不過從日文翻譯，大約未必譯得好。現在先生既然得到原文，我的希望是給他們澈底的修改一下，雖然犧牲太大，然而功德無量，讀者也許不覺得，但上帝一定加以保佑。孟、張兩位的譯稿，可以不必寄給我看了，因為我始終是主張澈底修改的。

日本文很累墜，和中國文差遠，大約和俄文也差遠，所以從日本重譯歐洲著作，其實是不大相宜的，至多，在懷疑時，可以參考一下。

譯文登馬車，極好。蕭某的譯本，我也有一本，他們根據是英文，但看死魂靈第二章，即

很有許多地方和德譯本不同，而他所譯的好像都比較的好，大約他于英文也並不十分通達的。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迅 上 七月四日

二四

十遠先生：

一日的來信，早收到，因為較忙，亦即並不『健康和快樂』，所以竟把回信拖到現在。李某的所缺的幾段文章，沒有在別處見過，先生也不必找牠了，因為已經見過不少，可以推想得到，而且看那『嚴禁轉載』的告白，是一定就要出單行本的。

我想，先生最好先把密爾格拉特趕緊譯完，即出版。假如定果戈理的選集爲六本，則明年一年內應出完，因為每個外國大作家，在中國只能走運兩三年，一久，就又被厭棄了，所以必須在還未走氣時出版。第一本 *Derakata*，第二本小說，第三本劇曲，第四本死魂靈，

此兩本明年春天可出。死魂靈第二部很少，所以我想最好是把果戈理研究合在一起，作爲一厚本，即選集的結束。×××的譯稿，如錯，我以爲只好澈底的修改，本人高興與否，可以不管，因爲譯書是爲了讀者，其次是作者，只要于讀者有益，于作者還對得起，此外是都可以不管的。

這回譯死魂靈，將兩種日譯，和德譯對比了一下，發見日譯本錯誤很多，雖是自詡爲『決定版』的，也多錯誤。大約日本的譯者也因爲經濟關係，所以只得艸率，無暇仔細的推敲。倘無原文可對，只得罷了，現既有，自然必須對比，改正的。

專此布復，即請

秋安

豫 上 九月八日

二五

十遠先生：

三日信早收到，因爲忙于翻譯，把回答壓下了，對不起之至！

譯文之遭殃，真出于意料之外。先生想亦聽到了那原因。人竟有這麼狹小的，那簡直無話可說。復活當慢慢設法，急不成。

現在先用力于叢書，死魂靈第一部及附錄，已譯完付排了，此刻在譯序文，因為不大看德文的論文，所以現在譯的很苦。

這一本于十一月初可出；十二月底出密爾格拉特，明年二月出死魂靈附G怎樣寫作，以後每兩月出一本，到秋初完成。我們不會用陰謀，只能傻幹，先從G選集來試試，看那一面強罷。

出譯文和出叢書的，我以為還是兩個書店好，因為免得一有事就要牽連。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豫 上 十月十二日

二六

十還先生：

十七夜信收到。譯文自然以復活爲要，但我想最好是另覓一家出版社，因爲倘與叢書一家出版，能將他們經濟活動力減少，怕弄到兩敗俱傷，所以還不如緩緩計議。現在第一着是先出一兩本叢書。

死魂靈第一部，連附錄也已譯完，昨天止又譯了一篇德譯本原有的序，是 K. Korinlevsky 做的，一萬五千字，也說了一點果氏作品的大略。至于第一本上的總序，還是請先生譯阿蘇庚的——假如不至于有被禁之險的話。這種序文，似乎不必一定要國貨，况且我對於 G 的理解力，不會比別的任何入高。

當在譯 K 氏序時，又看見了譯文終刊號上耿濟之先生的後記，他說 G 氏一生，是在恭維官場；但 K 氏說却不同，他以爲 G 有一種偏見，以爲位置高的，道德也高，所以對於大官，攻擊特少。我相信 K 氏說，例如前清時，一般人總以爲進士翰林，大抵是好人，其中並無故意的拍馬之意。况且那時的環境，攻擊大官的作品，也更難以發表。試看 G 氏臨死時的模樣，豈是諂媚的人所能做得出來的。我因此頗慨歎中國人之評論人，大抵特別嚴酷，應該多譯點別國人做的評傳，給大家看看。

承示洋涇浜的法國語，甚感，倘校樣時來得及，當改正——現在他們還未將末校給我看。Ss，德譯如此，那麼，這是譯俄字母的『C』的了。我所有的一本英譯，非常之壞，刪節極多，例如戈貝金大尉的故事，刪得一個字也不贖。因此這故事裏的一種殺饌的名目，也譯不出，德文叫 Fischerb，但我的德文字典裏沒有。

關於 Lermontov 的小說的原文，在我這里，當設法寄上，此書插畫極好，譯文裏都製壞了，將來擬好好的印一本，以作譯者記念。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豫上 十月二十日

二七

十還先生：

四夜信收到。那本畫集決計把牠買來，今託友送上大洋二十五元，乞先生前去買下爲託。將來也許可以紹介給中國讀者的。

順便奉送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D. Q. 美術版一本，據說那邊已經絕版，我另有一本。但這一本訂線已脫，須修一修耳。

又中譯本一冊，印得很壞，我上印刷所的當的。不過譯文出于瞿君之手，想必還好。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頓首 十一月六日

二八

十還先生：

今天看見吳先生，知道密爾格勒已譯完，要付印了。

我們也決計即將死靈魂圖付印，所以，如果先生現在有些時間的話，乞將那書的序文和題句一譯。題句只要隨便譯，不必查譯本，將來我會照譯本改成一律的，因為我記得在什麼地方，容易查。

目前在做幾個短篇，那第二部，要明年正月才能開手了。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上 十二月三夜

一九三六年

二九

十遠先生：

來信收到。死魂靈譯本和圖解不同之處，只將『郵政局長』改正，這是我譯錯的，其餘二處，德譯如此，仍照舊，只在圖序上略說明。

『魏』上的兩個名字，德譯作 Seminarist（研究生或師範生）和 Schüler（學生（非大學生），日譯作神學生（Bogostov 的時候，則譯作『神學科生』）和寄宿生。我們無從知道那時的神學校的組織，所以也無從斷定究竟怎樣譯才對。

不過據德譯及先生所示辭書的解釋推想起來，神學校的學生大約都是公費的，而

Bursak 是低年級，（所以德譯但體統謂之生徒，）Seminarist 却是高等班，已能自己研究，也許還教教低年級生。不過這只是我的推想，不能用作注解。

我想譯名也只好如德文的含糊譯作『學生』和『研究生』（但讀者也能知道研究生比學生高級）罷。此頌

年禧

豫 頓首 一月廿二夜

三〇

十還先生：

從三郎太太口頭，知道您頗喜歡精印本引玉集，大有『愛不忍釋』之概。嘗聞『紅粉贈佳人，寶劍贈壯士』那麼，好書當然該贈書獸子。寓裏尚有一本，現在特以奉贈，作爲『孟氏藏書』，待到五十世紀，定與拙譯死魂靈，都成爲希世之寶也。

專此布達，並頌

春禧

迅 上 二月十七日

十遠先生：

城與年插畫的木刻，我有一套作者手印本，比書裏的好得多。作者去年死掉了，所以我想印他出來，給做一個記念。

請靖華寫了一篇概要。但我想，倘每圖之下各加題句，則于讀者更便利。自己摘了一點，有些竟弄不清楚，似乎概要裏並沒有。

因此，不得已，將概要并原本送上，乞爲補摘，并檢定已摘者是否有誤。倘蒙見教，則天恩高厚，存歿均感也。此布，並頌

時綏

迅頓首 三月十一日

三三

十遠先生：

惠函早收到。因爲病後，而瑣事仍多，致將回答拖延了。目錄的頂端放小像，自無不可，但我希望將我的刪去，因爲官老爺是禁止我的肖像的，用了上去，于事實無補，而于銷行反有害。

關於插圖，我不與聞了，力氣來不及。

文章，可以寫一點，月底月初寄出，但爲公開起見，總只能寫不冷不熱的東西，另外沒有好法子。

海燕曾有給黎明出版的話，原因頗複雜，信不能詳，不過現在大約已經作罷。

城與年倒並不急。但看一遍未免太麻煩，我想只要插圖的幾頁看一下，也就夠了；然，那『略說』須全看。因爲這不過爲了圖上的題字而已。

木刻展覽會上的所謂野人，Goncharov 會把原畫寄給我過，他自己把題目寫在紙背後，一張是“Тона”，一張是“Каша Омкотишха”。這不是曠野和 Smokotin 的生活嗎？也許野人是許多短篇小說的總名？此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二十二日

葉芷
湯詠蘭

一九三四年

—

Y. Z. 兄：

我昨天才將翻譯交卷，今天看了夜哨線。

這一篇，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這大約是出于你的預計之外的。

大約預計是要寫趙得勝，以他爲中心，展開他內心的和周圍的事件來。然而第一段所寫的趙公，並不活躍，從第二段起以下的事件，倒是緊張，生動的。于是倒映上來，更顯得第一段的不好。

我看這很容易補救，只要反過來，以寫事件爲主，而不以趙公爲主要角色，就成那辦法，是將第一段中描寫及解釋趙得勝的文章，再縮短一些，就是減少竭力在寫他個人的痕迹，便好。不過所謂『減少』，是減少字數，也就是用幾句較簡的話，來包括了幾行的原文。

此布，即頌

時綏

L 上 十月廿一日

一九三五年

二

芷兄：

除夕信新年四日收到。書籍印出時，交那個書店代售一部分，沒有問題，但總代售他是不肯的，其實他也沒法推銷出去，我想，不如和中國書坊小伙計商量，便中當代問。序當

作一篇。鐵耕回家去了，我可以寫信去說，不過他在汕頭的鄉下，信札往來，很遲緩，圖又須刻起來，能否來得及也說不定。（下缺）

三

Z兄：

信早收到。小說稿送去後，昨天交回來了。我看也並沒有什麼改動之處。那插畫，有幾張刻的很好。但，印起來，就像稿上貼着的一樣高低麼？那可太低了，我看每張還可以移上半寸。

我因為給書店選一本小說，而且約定了交卷的日期，所以近來只趕辦着這事，弄得頭昏眼花，沒有工夫。等這事弄完後（下月初），我們再談罷。小說大約急于付印，所以在書店裏，付上一條，請拿了去取爲幸。專此，即請

刻安

（比『時』範圍較小，大有革新之意。）

豫上 二月廿六夜

芷兄：

四

來信收到。鄭公正在帶兵辦學，不能遇見；小說銷去不多，算帳也無用。還是第三條穩當，已放十五元在書店，請持附上之箋，前去一取爲盼。

此復，即頌

餓安

豫上

七月卅日

五

芷兄：

得來信，知道你生過病，並且失去了一個孩子，真叫我無話可以安慰。家裏驟然寂寞，家裏的人自然是要哭的，賠還孫子以後，大約就可以好一點。

一禮拜前看見鄭，他說小說登出來了，稿費怎麼辦？我說立刻把單子寄給我。但至今

他還不寄來。今天寫信催去了；一寄到，即轉上。

專復，即請

雙安

豫上 九月二十三日

六

芷兄：

來信收到。我現在實在太苦于打雜，沒有會談和看文章工夫了，許也沒有看文章的力量，所以這兩層只好姑且擱起。

你還是休息一下好。先前那樣十步九回頭的作文法，是很不對的，這就是在不斷的不相信自己——結果一定做不成。以後應該立定格局之後，一直寫下去，不管修辭，也不要回頭看。等到成後，擱它幾天，然後再來覆看，刪去若干，改換幾字。在創作的塗中，一面練字，真要把感與打斷的。我翻譯時，倘想不到適當的字，就把這字空起來，仍舊譯下去，這字待稍暇時再想。否則，能夠因為一個字，停到大半天。

選集我也沒有了；別的兩本，已放在書店裏，附上一條，希持此去一取爲託。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豫 上 十一月二十五夜

七

芷兄：

來信收到。對於小說，他們只管攻擊去，這也是一種廣告。總而言之，牠們只會作狗叫，誰也做不出一點這樣的小說來。這就夠是牠們的死症了。

附書兩本，也收到。爲漫畫和生活，我是準備做一點的，不過幽默文章，一時寫不出，近來又爲了雜文，沒有想一想的工夫，只好等陽歷明年了。至于吳先生要我給殖民地問題一個批評，那可真像要我批評諸葛武侯八卦陣一樣，無從動筆。

星在我這里，改正之類，近來實在辦不到了。

專此布復，即請刻安

豫 上 十二月廿二夜

狗報上關於你的名字之類，何以如此清楚，奇怪！

八

茫兄：

來信收到。賬已算來，附上賬單，拿這到書店，便可取款。

專此布達，即頌

刻安

豫

上

十二月二十八夜

一九三六年

九

茫兄：

四日信收到。不明底細的書店，我不想和他們發生關係了，開首說得好好的，後來會

出意外的麻煩。譬如二心集，我就不主張去檢查，然而稿一付去，權在書店，無法阻止。

所以請你回復那書店：我不同意。

那集子裏，有幾篇到現在也還可存留，我自己要設法印它出來，才可以不至于每頁字數排得很少，填厚書本，而定價一元。

此復並頌

年禧

豫 上 一月九夜

10

芷兄：

七日信收到；記得以前諸函，也都收到的。所以未寫回信者，既非我病又重，也並無「其他的原故」。不過說來說去，還是爲了我的病依然時好時壞，就是好的時候，寫字也有限制，只得用以寫點關於生計或較爲緊要的東西；密斯許又自己生病，孩子生病，近來又有客寓在家裏，所以無關緊要的回信，只好不寫了。

我身體弱，而瑣事多，向來每日平均寫回信三四封，也仍然未能處處周到。一病之後，更加照顧不到，而因此又須解釋所以未寫回信之故，自己真覺得有點苦痛。我現在特地聲明：我的病確不是裝出來的，所以不但叫我出外，令我算賬，不能照辦，就是無關緊要的回信，也不寫了。此一節請諒察爲幸。

專此布覆，並頌

時綏

魯迅 九月八日

一一

詠蘭先生：

來信收到。

肺病又乘傷風，真是不大好，但我希望傷風是不久就可以醫好的。

有錢五十元，放在書店裏。今附上一箋，請持此箋，前去一取爲荷。

專此布復，即頌

蘭詠湯 正業

時綏

豫
上
十月六日

沈振黃

一九三四年

一

振黃先生：

我們很感謝你對於木刻的關心。

木刻爲大師之流所不屑道，所以作者都是生活不能安定的人，爲了衣食，奔走四方，因此所謂鐵木藝術社者，並無一定的社員，也沒有一定的地址。

這一本木刻紀程，其實是收集了近二年中所得的木刻印成的，比起歷史較久的油畫之類來，成績的確不算壞。但都由通信收集，作者與出版者，沒有見過面的居多，所以也

無從介紹。主持者是一個不會木刻的人，他只管付印。

先生有志于木刻，是極好的事，但訪木刻家是無益的，因為就是已有成績的木刻家，也還在暗中摸索。大概木刻的基礎，也還是素描；至于彫刀，版木，內山書店都有寄售，此外也無非多看外國作品，審察其彫法而已。參考中國舊日的木刻，大約也一定有益。

這樣的回信，恐怕不能給 先生滿意，但為種種事情所限制，也只能如此，希與諒察為幸。

專此布復，順頌

時綏

鐵木社 敬啓 十月二十四日

竇隱夫

一九三四年

一

隱夫先生：

來信并新詩歌第三期已收到，謝謝；第二期也早收到了。

要我論詩，真如要我講天文一樣，苦于不知怎麼說才好，實在因為素無研究，空空如也。我只有一个私見，以為劇本雖有放在書桌上的和演在舞臺上的兩種，但究以後一種為好；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一種，也究以後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牠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裏將舊詩擠出，佔了牠的地位。許多人也唱毛毛雨，但這是因為黎錦暉唱了的緣故，大家在唱黎錦

暉之所唱，並非唱新詩本身，新詩直到現在，還是在交倒楣運。

我以為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但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頗不容易的，我自己實在不會做，只好發議論。

我不能說窮，但說有錢也不對，別處省一點，捐幾塊錢在現在還不算難事。不過這幾天不行，且等一等罷。

聽我之說，倒沒有聽人說，那一篇文章是先前看過的，也並不覺得在罵我。上海之文壇消息家，好造謠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計，我是向來不睬的。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一月一夜

就是我們的同人中，有些人頭腦也太簡單，友敵不分，微風社罵我為『文妖』，他就恭恭敬敬的記住：『魯迅是文妖。』于是此後看見『文妖』二字，便以為就是罵我，互相報告了。這情形頗可歎。但我是不至于連這一點辨別力都沒有的，請萬勿介意為要。 又及

金肇野

一九三四年

一

肇野先生：

惠函收到。當即到內山書店去問，引玉集還有幾本，因即託其掛號寄上一本，想日內便可到達。此書定價一元五角，外加郵費（看到後的包上，便知多少），請勿寄我，只要用一角或五分的郵票，寄給書店，說明係引玉集的代價就好了。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何干 啓上 十一月廿日

肇野先生：

十三日信并郵票一元六角五分，已收到。（并專刊，亦到。）引玉集又寄一本，大約是書店粗心，沒有細看來信的緣故，現已和他們說清楚了。木刻紀程我自己還有，日內當寄奉一本，不必付錢；張慧木刻集，無名社之木刻集他們都會給我，我可以轉贈；至于別的那些，則怕難以到手，但便中當託朋友去問一問，因為我自己是很生疏于上海的書局的。但我得警告先生：要技藝進步，看本國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為他們自己還很有缺點；必須看外國名家之作。

良友公司出有麥綏萊勒木刻四種，不知見過沒有？但只可以看看，學不得的。

擅長木刻的，廣東較多，我以為最好的是李樺和羅清楨；張慧頗傾向唯美，我防其會入頹廢一流。劉峴（他好像是河南人）近來粗製濫造，沒有進步，新波作則不多見。至于全展會要我代詢他們，我實無從問起，因為這里弄木刻的人，沒有連絡，要找的時候，是找

不到的。

先生寄給我的四幅，我不會說謊，據實說，只能算一種練習。其實，木刻的根柢也仍是素描，所以倘若線條和明暗沒有十分把握，木刻也刻不好。這四幅中，形象的印象，頗為模糊，就因為這緣故。我看有時候是刻者有意的躲避煩難的，最顯著的是 Gorky 的眼睛。（他的顯得眼睛小，是因為眉稜高。）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專此布復，即頌

迅上 十二月十八夜

一九三五年

三

肇野先生：

廿日信收到，報未到。個人作品，不加選擇，即出專集，我是沒有來信所說那麼樂觀的。南方也有幾種，前信不過隨便說說，並非要替他們尋代售處。

朝花的書價，可以不必寄來，因為我的朋友也沒有向我要，我看是不要的了，所以我也不要。但那五本收集已頗麻煩，因為已經絕版，所以此後的兩部，大約不見得會有的了。

此復，即頌

時綏

豫 上 一月廿四日

四

肇野先生：

來信收到，但已蒙官恩檢查，這是北京來信所常見的。唐君終于沒有見，他是來約我的，但我不能抽工夫一談，只驅下他汾酒二瓶而已。

木刻用原版，只能作者自己手印，倘用機器，是不行的，因為作者大抵事前沒有想到這一層，版面未必弄得很平，我印木刻紀程時，即因此大失敗，除被印刷局面責外，還付不少的錢也。

文章我實在不能做了。一者沒有工夫，二者材料不夠。近來東談西說，而其實都無深

研究，發議論是不對的。我的能力，只可以翻印幾張版畫以供青年的參攷。

羅、李二人，其技術在中國是很好的。抄名作之缺點，是因爲多產，急于成集，而最大原因則在自己未能有一定的內容。但我看別人的作品，割取名作之一角者也不少。和德國交換，我以爲無意義，他們的要交換，是別有用意的，但如果明白這用意，則換一點來看看也好。此復，即頌

時綏

豫 上 二月十四日

李 樺

一九三四年

—

李樺先生：

我所知道的通信地址似乎太簡略，不知道此信可能寄到。

今天得到來信并畫集三本，寄給我這許多作品，真是非常感謝。看展覽會目錄，才曉得廣州曾有這樣的畫展，但我們却並不知道。論理，以中國之大，是該有一種（至少）正堂堂的美術雜誌，一面紹介外國作品，一面紹介國內藝術的發展的，但我們沒有，以美術為名的期刊，大抵所載的都是低級趣味之物，這真是無從說起。

銅刻和石刻，工具極關緊要，在中國不能得，成果不能如意，是無足怪的。社會上一般，還不知道 Etching 和 Lithography 之名，至于 Monotype，則恐怕先前未曾有人提起過。但先生的木刻的成績，我以為極好，最好的要推春郊小景，足夠與日本現代有名的木刻家爭先；即景是用德國風的試驗，也有佳作，如蝗災，失業者，手工業者，木刻集中好幾幅，又是新路的探檢，我覺得父子北國風景，休息的工人，小鳥的運命，都是很好的。不知道可否由我寄幾幅到雜誌社去，要他們登載？自然，一經複製，好處是失掉不少的，不過總比沒有好；而且我相信自己決不至于紹介到油滑無聊的刊物去。

北京和天津的木刻情形，我不明白，偶然看見幾幅，都頗幼稚，好像連素描的基礎工夫也沒有練習似的。上海也差不多，而且沒有團體（也很難有團體）散漫得很，往往刻了一通，不久就不知道那里去了。我所知道的木刻家中，有羅清楨君，還是拳拳不倦，他是汕頭松口中學的教員（也許就是汕頭人），不知道加入了沒有？

木刻確已得到客觀的支持，但這時候，就要嚴防牠的墮落和衰退，尤其是蛀蟲，牠能使木刻的趣味降低，如新劇之變為開玩笑的『文明戲』一樣。我深希望先生們的團體，

成爲支柱和發展版畫之中心。至于我，創作是不會的，但紹介翻印之類，只要能力所能及，也還要幹下去。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十二月十八夜

一九三五年

二

李樺先生：

去年十二月廿三四日信，頃已收到。上次的信，我自信並非過譽，那一本木刻的，確很好，但後來的作風有些改變了。我還希望先生時時產生這樣的作品，以這東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書齋去。

現代版畫一本，去年已收到。選擇內容且作別論，紙的光滑，墨的多油，就毀損作品的

好處不少，創作木刻雖是版畫，仍須作者自印，佳處這才全備，二、經機器的處理，和原作會大不同的，況且中國的印刷術，又這樣的不進步。

現代版畫託內山書店代賣，已經說過，是可以的，此後信件，只要直接和他們往來，就好。至于開展覽會事，卻沒有法子想，因為我自己連走動也不容易，交際又少，簡直無人可託，官廳又神經過敏，什麼都只知道堵塞和毀滅，還有自稱『藝術家』在幫他們的忙，我除還可以寫幾封信之外，什麼也做不來。

木刻運動，當然應有一個大組織，但組織一大，猜疑也就來了，所以我想，這組織如果辦起來，必須以毫無色采的人為中心。

色刷木刻在中國尚無人試過。至于上海，現在已無木刻家團體了。開初是在四年前，請一個日本教師講了兩星期木刻法，我做翻譯，聽講的有二十餘人，算是一個小團體，後來有的被捕，有的回家，散掉了。此後還有一點，但終於被壓迫而消散。實際上，在上海的喜歡木刻的青年中，確也是急進的居多，所以在這裏，說起『木刻』，有時即等于『革命』或『反動』，立刻招人疑忌。現在零星的個人，還在刻木刻的是有的，不過很難進步。那原

因，一則無人切磋，二則大抵苦于不懂外國文，不能看參考書，只能自己暗中摸索。

專此布復，即頌

年禧

迅上 一月四日

三

李樺先生：

先生十二月九日的信和兩本木刻集，是早經收到了的，但因為接連的生病，沒有能夠早日奉復，真是抱歉得很。我看先生的作品，總覺得春郊小景集和羅浮集最好，恐怕是為宋元以來的文人的山水畫所涵養的結果罷。我以為宋末以後，除了山水，實在沒有什麼繪畫，山水畫的發達也到了絕頂，後人無以勝之，即使用了別的手法和工具，雖然可以見得新穎，却難于更加偉大，因為一方面也被題材所限制了。彩色木刻也是好的，但在中國，大約難以發達，因為沒有鑒賞者。

來信說技巧修養是最大的問題，這是不錯的，現在的許多青年藝術家，往往忽略了

這一點。所以他的作品，表現不出所要表現的內容來。正如作文的人，因為不能修辭，于是也就不能達意。但是，如果內容的充實，不與技巧並進，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裏去的。

這就到了先生所說的關於題材的問題。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應該表現國民的艱苦，國民的戰鬥，這自然並不錯的，但如自己並不在這樣的旋渦中，實在無法表現，假使以意為之，那就決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為藝術。所以我的意見，以為一個藝術家，只要表現他所經驗的就好了，當然，書齋外面是應該走出去的，倘不在什麼旋渦中，那麼，只表現些所見的平常的社會狀態也好。日本的浮世繪，何嘗有什麼大題目，但他的藝術價值却在的。如果社會狀態不同了，那自然也就不固定在一點上。

至于怎樣的是中國精神，我實在不知道。就繪畫而論，六朝以來，就大受印度美術的影響，無所謂國畫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說是國粹，但這是不必復興，而且即使復興起來，也不會發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為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並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許能夠擬出一種更好

的版畫。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迅 二月四夜

四

李樺先生：

今天收到現代木刻第四集，內容以至裝訂，無不優美，欣賞之後，真是感謝得很。

內山書店願意代售現代木刻，他說，從第二至第四集，每集可寄來二十本。但因係手印，不知尚存此數否？倘不足，則較少亦可。

如何之處，希示知。我想：這第四集，也可以發幾本到日本去，並寄給俄國木刻家及批評家。

專此布達，並頌

春綏

迅 上 三月九日

但關於風俗，外省人有隔膜處，如『新娘茶』之習慣，即爲浙江所無也。

五

李樺先生：

三月十七及廿八兩函，均先後收到。現代木刻六集亦已拜領，謝謝。寄內山書店者尙未到，今日往問代售辦法，據云售出後以七折計，並且已囑其直接通信了。

作紹介文字，頗不易爲，一者因爲我雖愛版畫，却究竟無根本智識，不過一個『素人』，在信中發表個人意見不要緊，倘一公開，深恐貽誤大局；二則中國無宜于發表此項文字之雜誌，上海雖有掛藝術招牌者，實則不清不白，倘去發表，反于藝術有傷。其實，以中國之大，當有美術雜誌固不俟言，即版畫亦應有專門雜誌，然而這是決不能實現的。現在京滬木刻運動，仍然銷沈，而且頗散漫，幾有人自爲政之概，然亦無人能夠使之集中，成一堅實的團體，大勢如此，無可如何。我實亦無好方法，但以爲只要有人做，總比無人做的好，即使只憑熱情，自亦當有成效。德國的 *Action, Brucka* 各派，雖並不久續，但對於後來的影響

是大的。我們也只能這麼做下去。

日本的黑白社，比先前沈寂了，他們早就退入風景及靜物中，連古時候的『浮世繪』的精神，亦已消失。目下出版的，只有玩具集，範圍更加縮小了，他們對於中國木刻，恐怕不能有所補益。外國中的歐美人，我無相識者，只有蘇聯之一美術批評家，曾經通信，他也很留心中國美術，研究會似可寄一點作品給他看看，地址附上，通信的文字，用英文或德文都可以的。

中國古時候的木刻，對於現在也許有可採用之點，所以我們有幾個人，正在企圖翻印（玻璃板）明清書籍中之插畫，今年想出牠一兩種。有一種陳老蓮的人物，已在製版了。

專此布復，並頌

春綏

六

迅 上 四月四夜

李樺先生：

五月廿四日信早收到；每次給我的現代版畫，也都收到的。但這幾年來，非病即忙，連回信也到今天才寫，真是抱歉之至。

所說的北國的朋友對於木刻的意見和選刊的作品，我偶然也從日報副刊上看見過，但意見並不盡同。所說的現代版畫的內容小資產階級的氣分太重，固然不錯，但這是意識如此，所以有此氣分，並非因此而有『意識墮落之危險』，不過非革命的而已。但要消除此氣分，必先改變這意識，這須由經驗，觀察，思索而來，非空言所能轉變，如果硬裝前進，其實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緒還要壞。因為前者我們還可以看見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後者便成爲虛僞了。

木刻是一種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錯的，但萬不要忘記牠；藝術牠之所以是工具，就因為牠是藝術的緣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牠鋒利，如果不鋒利，則斧形雖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稱之爲斧，看作工具，那是因為他自己並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五六年前，在文學上會有此類爭論，現在却移到木刻上去了。

由上說推開來，我以為木刻：要手印本的。木刻的美，半在紙質和印法，這一種，是母胎；由此製成鋅版，或者簡直接鍍銅，用于多數印刷，這又是一種，是苗裔。但後者的藝術價值，總和前者不同。所以無論那里，油畫的名作，雖有縮印的銅板，原畫却仍是美術的寶貝。自然，中國也許有再也沒有手印的餘裕的時候，不過這還不是目前，待那時再說。

不過就是鋅板，也與印刷術有關，我看中國的製版術和印刷術，時常把原畫變相到可悲的狀態，時常使我連看也不敢看了。

『連環木刻』也並不一定能負普及的使命，現在所出的幾種，大眾是看不懂的。現在的木刻運動，因為觀者有許多層——有智識者，有文盲——也須分許多種，首先決定這回的對象，是那一種人，然後來動手，這才有效。這與一幅或多幅無關。

現代木刻的缺點，我以為選得欠精，但這或者和用得太多有關係。還有，是題材的範圍太狹。譬如靜物，現在有些作家也反對的，但其實是那『物』就大可以變革。鎗刀鋤斧，都可以作靜物刻，草根樹皮，也可以作靜物刻，則神采就和古之靜物，大不相同了。

其次，是關於外國木刻的事。這時候已經過去了，但即使來得及，也還是不行。因為我的住所不安定，書籍繪畫，都放在別處，不能要取就取的。但存着可惜，我正在計畫像引玉集似的翻印一下。前兩月，曾將K. Kollwitz的板畫（銅和石）二十餘幅，寄到北平去複印，但將來的結果，不知如何。

我愛版畫，但自己不是行家，所以對於理論，沒有全盤的話好說。至于零星的意見，則大略如上。中國自然最需要刻人物或故事，但我看木刻成績，這一門却最壞，這就因為蔑視技術，缺少基礎工夫之故，這樣下去，木刻的發展倒要受害的。

還有一層，現代版畫中時有利用彩色紙的作品，我以為這是可暫而不可常的一常，要流于纖巧，因為木刻究以黑白為正宗。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七

迅 頓首 六月十六日

李樺先生：

一日信拜大作木刻集一本，又現代版畫第十一集一本，已先後收到，謝謝。

在這休夏的兩個月以後，統觀作品，似乎與以前並無大異，而反有應該顧慮之現象，一是傾向小品，而不及日本作家所作之沈着與安定，這只要與谷中氏一枚一比較，便知而在白卜黑上，尤顯而易見；二是 *Créativité* 也忽然發展了。

先生之作，一面未脫十九世紀末德國橋梁派影響，一面則欲發揚東方技巧，這兩者尙未能調和，如老漁夫中坐在船頭的，其實仍不是東方人物。但以全局而論，則是東方的，不過又是明人色采甚重，我以為明木刻大有發揚，但大抵趨于超世間的，否則即有纖巧之憾。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沈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闢一境界也。

上海刊物上，時時有木刻插圖，其實刻者甚少，不過數人，而且亦不見進步，仍然與社會離開，現雖流行，前途是未可樂觀的。目前應用之處，書齋裝飾無望，只有書籍插圖，但插圖必是人物，而人物又是許多木刻家較不擅長者，故終不能侵入出版物中。

專此布復，願請

權

李

秋
安

弟
干

頓
首

九
月
九
日

賴少麒

一九三五年

—

少其先生：

寄給我的詩與版畫，早收到了，感謝之至，但因為病與忙，沒有即寫回信，這是很抱歉的。

那一本裏的詩的情調，和版畫是一致的，但版畫又較傾于印象方面。我在那裏面看見了各種的技法：病與債是一種，債權是一種，大白詩是一種。但我以為這些方法，也只能隨時隨地，偶一為之，難以多作。例如債權者，是奔放，生動的，但到光明來臨了那一幅，便到

絕頂（也就是絕境）不能發展了。所以據我看起來，大約還是送行，自我寫照（我以為這比病與債更緊湊，）開公路，苦旱與兵災這一種技法，有着發展的前途。

小品，如比美之類，雖然不過是小品，但我覺得幅幅都刻得好，很可愛的。用版畫裝飾書籍，將來也一定成爲必要，我希望仍舊不要放棄。

有寄張影先生的一封信，但不知道他的地址，今附上，先生一定是認識他的，請轉交爲荷。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魯迅 一月十八夜

二

少麒先生：

五月二八日的信早收到。文稿，并木刻七幅，後來也收到了。

太偉大的變動，我們會無力表現的，不過這也無須悲觀，我們即使不能表現他的全

盤，我們可以表現牠的一角，鉅大的建築，總是一木一石疊起來的，我們何妨做這一木一石呢？我時常做些另碎事，就是爲此。

『連環圖畫』確能于大衆有益，但首先要看是怎樣的圖畫。也就是先要看定這畫是給那一種人看的，而構圖，刻法，因而不同。現在的木刻，還是對於智識者而作的居多，所以倘用這刻法于『連環圖畫』一般的民衆還是看不懂。

看畫也要訓練。十九世紀末的那些畫派，不必說了。就是極平常的動植物圖，我曾經給向來沒有見過圖畫的村人看，他們也不懂。立體的東西變成平面，他們就萬想不到會有這等事。所以我主張刻連環圖畫，要多採用舊畫法。

文章應該怎樣做，我說不出來，因爲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練習，此外並無心得或方法的。

那篇刨煙工人，寫得也并不壞，只是太悲哀點，然而這是實際所有，也沒法子。這幾天我想轉寄給良友公司的新小說，看能否登出，因爲近來上海的官府檢查，真是嚴厲之極。還有失戀及阿Q，正傳各一幅，是寄給文學去了，倘檢查官不認識墨水瓶上的是我的臉，

那該是可以登出的。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迅 上 六月二十九日

再附上給唐英偉先生的信，因為把他的通信地址遺失了，乞轉寄為感。

又及

三

少麟先生：

來函并稿都收到。稿當去探聽一下，但出版怕不易，因為現在上海的書店，只在消沈下去。

前回將木刻兩幅，介紹給文學社，已在七月份文學上登出（他們誤印作少麟，真是可氣），送來發表費八元，今託友從商務印書館匯上，請在匯單背後簽名蓋印，向分館一取。倘他們問匯錢人，可答以『上海本館編輯部周建人』，但我想是未必問的。

通信用原名在此地尚無妨，或改何干亦可。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附匯單一張

迅 上 七月十六日

四

少麒先生：

十三日信早到，失業二十本，昨也收到了。

本刻發表費已寄上，有通知書一張，今補奉。不過即使未曾寄出，代買書籍，在我現在的情況下，也不方便的。

日本在出玩具集，看起來也無甚特別之處，有許多且與中國的大同小異。中國如果出起全國的玩具集來，恐怕要出色得多。不過我們自己大約一時未必會有這計劃，所以先在日本出版界紹介一點，也是好事情。

此復，即請

糧 署祺

干 上 七月廿四日

少

五

麒

少麒先生：

十一日信收到。我沒有收到插圖，所以並沒有送到商務館去。書店裏好像也沒有。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還是請先生先寫信問一問您的朋友罷。

專復，即請

時綏

干 上 八月十八日

費慎祥

一九三五年

一

慎祥兄：

新出的一本，在書店的已售完，來問者尙多，未知再版何時可出？又，上月奉託之引玉集序，似乎排得太慢，可否去一催，希即見示爲荷。

此上即頌

時綏

迅 三月十二日

一九三六年

二

慎祥兄：

昨天的申報上有個出讓四部叢刊的廣告，今附上，請兄去看一看。如合于下列四種條件，希即通知，同去商量購買。

一、完全；

二、白紙印的；

三、很新；

四、價（連箱）在四百元以下。

如有一條不合，便作罷論。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上 四月三日

初編四部叢刊出讓

212冊書本均新配有最富麗書櫃四個願廉價出讓接洽

處威海衛路 583 街 21 號

三

慎祥兄：

昨天來寓時，剛在發熱，不能多說。現在想，校對還是由我自己辦。每篇的題目，恐怕還是用長體字好看，都改用長體字罷。

不過進行未免要慢，因為我的病這回未必好得快。

此佈，即請

日安

迅 上 五月二十九日

四

慎祥兄：

~~~~~  
\*本信寫寄的月份當係九月。——編者註。  
~~~~~

重排的花邊文學，想必有一本清樣，望便中帶來。因為我想在較有力氣時，標注這回付印的雜文初集，要看看格式。

那一個盤光華書局的人，在將鉄流的紙板向人出賣，要五十塊錢。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 上 廿二日

曹 白

一九三五年

—

曹白先生：

頃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術而論，自然是還沒有成熟的。

但我要保存這一幅畫，一者是因為是遭過艱難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為留着黨老爺的蹄痕，三則由此也紀念一點現在的黑暗和掙扎。

倘有機會，也想發表出來給他們看看。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一九三六年

魯迅 三月二十一日

二

曹白先生：

二十三日信并木刻一幅都收到。中國的木刻展覽會開過了，但此後則寂然無聞，好像爲開會而木刻似的。其實是應該由此產生一個團體，每月或每季徵集作品，精選之後，出一期刊，這才可以使大家互相觀摩，得到進步。

我的生活其實決不算苦。臉色不好，是因爲二十歲時生了胃病，那時沒有錢醫治，拖成慢性，後來就無法可想了。

蘇聯的版畫確是大觀，但其中還未完全，有幾個有名作家，都沒有作品。新近聽說有書店承印出品，倘使印刷不壞，是于中國有益的。

您所要的兩種書，聽說書店已將紙板送給官老爺，燒掉了，所以已沒得買。即有，恐怕也貴，犯不上拿做苦工得來的錢去買牠。我這里還有，可以奉送，書放在書店裏，附上一條，便中持條去取，他們會付給的（但星期日只午後一至六點營業。）包中又有小說一本，是新出的。又引玉集一本，亦蘇聯版畫，其中數幅，亦在這回展覽。此書由日本印來，印工尚佳，看來信語氣，似未見過，（倘已有，可轉送人，不要還我了）一併奉送。再版賣完後，不印三版了。現在正在計畫另印一本木刻，也是蘇聯的，約六十幅，叫作拈花集。

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我們這樣的活下去罷。

但是您似乎感情太勝。所以我應該特地聲明，我目前經濟並不困難，送幾本書，是毫無影響的，萬不要以為我有了什麼損失了。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三月廿六夜

曹白先生：

三月卅日信并木刻，均收到。（二十八日的也收到）5.4的裝飾畫，可以過得去。要我這里得到正確的批評是難的，因為我自己是外行。但據我看來，現在中國的木刻家，最不擅長的是木刻人物，其病根就在缺少基礎工夫。因為木刻究竟是繪畫，所以先要學好素描；此外，遠近法的緊要不必說了，還有要緊的是明暗法。木刻只有白黑二色，光線一錯，就一塌胡塗。現在常有學麥綏萊爾的，但你看，麥的明暗，是多麼清楚。

從此進向文學和木刻，從我自己是作文的人說來，當然是很好的。假如我有所知道，問起來可以回答，也並不討厭。不過我先得聲明一下，有時是會長久沒有回信的，這是因為被約期的投稿逼得太忙了，或是生了病，沒力氣寫字了的時候。

死魂靈百圖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也許已經出版了，我不大清楚），但另有一種用紙較好的，却要出的較遲，這不過紙白而厚，版和印法却都一樣。您可以不要急急的去買

牠，因為那時我有數十本入手，當分贈一本。不過這是極舊的木刻，即畫家畫了稿子，另一木刻者用疏密的線條，表出那原畫來，並非所謂『創作木刻』。在現在，是沒有可學之處的。

權力者的砍殺我，確是費盡心力，而且牠們有叭兒狗，所以比北洋軍閥更周密，更厲害。不過好像效力也並不大；一大批叭兒狗，現在已經自己露出了尾巴，沈下去了。

爲了一張文學家的肖像，得了這樣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話，我想作一點短文，到外國去發表。所以希望你告訴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審判的情形，定罪的長短（二、三年四月？）但只要一點大略就夠。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一日

四

曹白先生：

信和略記，今天收到了。我並不覺得你沒有希望，但能從文字上看出來的，是所知道的世故，比年齡相同的一般的青年多，因而很小心，感情的高漲和收縮，也比平常的人迅速：這是受過迫害的人，大抵如此的，環境倘有改變，這種情形也就改變，不能專求全于個體的。

這回我要從『略記』裏摘錄一點；倘有相宜之處，還想發表原文的全篇，但看起來，章來，是可以推究何人所作的，這不知道于你有無妨害？可不可以就用你現在所用的筆名？這兩層急等你的回信。

我所摘錄的，是把年月地名，都刪去了，但細心的人（知道那一案件的），還可以推考出所記的是那一件公案的。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五

迅 上 四月六夜

曹白先生：

來信收到。關於力羣的消息，使我很高興。他的木刻，是很生動的，但關於形體，時有失敗處，這是對於人體的研究，還欠工夫的緣故。

『死魂靈圖』，你買的本性急了，還有一種白紙的，印的較好，正在裝訂，我要送你一本。至于其中的三張，原是密線，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國又無印刷好手，于是弄到這地步。至于刻法，現在却只能做做參考，學不來了。此書已賣去五百本，倘全數售出，收回本錢，要印託爾斯泰的安娜·卡萊尼娜“Anna Karenina”的插畫，也說不定，不過那並非木刻。

你的那篇文章，尚找不着適當的發表之處。我只抄了一段，連一封信（略有刪去及改易），收在寫在深夜裏的裏面。這原是為“The Voice of China”而作的，譯文當發表在五月十五這一本上，出後當送你。（你能看英文嗎？便中通知我。）原文給了夜鶯，聽說不久出版，我看是要被這篇文章送終的，但他們說：這樣也不要緊。

說起我自己來，真是無聊之至，公事、私事、閒氣，層出不窮。刊物來要稿，一面要顧及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無謂，真變成一種苦惱，我稱之為『上了鑲鑄的跳舞。』但作家已被

停止郵寄了，死魂靈第二部，只存殘稿五章，已大不及第一部，本來是沒有也可以的，但我決計把牠譯出，第二章登譯文第三本，以後分五期登完，大約不到十萬字。作者想在這一部裏描寫地主們改心向善，然而他所寫的理想人物，毫無生氣，倒仍舊是幾個丑角出色，他臨死之前，將全稿燒掉，是有自知之明的。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迅 上 五月四日

六

曹白先生：

五日信收到。研究文學，不懂一種外國文，是非常不便的。日文雖名詞與中國大略相同，但要深通無誤，仍非三四年不可，而且他們自己無大作家，近來紹介也少了，犯不着。英國亦少大作家，而且他們頗頑固，不大肯翻譯別國的作品；美國較多，但書價貴。我以為你既然學過法文，不如仍學法文。因為：一，溫習起來，究竟比完全初學便當；二，他們近來頗翻

譯別國的好作品；三，他們現在就有大作家，如羅蘭，紀德，作品于讀者有益。

但學外國文須每日不放下，記生字和文法是不夠的，要硬看。比如一本書，拿來硬看，一面翻生字，記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別的。數月或半年之後，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這是小兒學語一樣的方法。

死魂靈百圖白紙印本已訂好，包着放在書店裏，請持附箋去取爲荷。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迅上 五月八日

七

曹白先生：

今天得到來信，承

先生記掛 周先生的病，并因此感受『心的痛楚』，我們萬分謝謝 您的好意！現在可

* 此信是正當魯迅先生大病甚劇時逐字口授，由景宋寫寄的。——編者註。

以告慰的，就是周先生足足睡了一個月，先很沈重，現在似乎向好的一面了，雖然還不曉得要調理多少時候纔能完全復原。照現在情形，他絕對須要靜養，所以一切接見都被醫生禁止了，先生想『看看他』的盛意，我轉達罷！

祝好！

景 宋 六月十二日

八*

曹白先生：

惠函收到。先生們的熱心，我們是很知道的。不過要寫明周先生的病狀，可實在不容易。因為這和他一生的生活，境遇，工作，爭扎相關，三言兩語，實難了結。

所以我只好報告一點最近的情形：

大約十天以前，去用X光照了一個肺部的相，才知道他從青年至現在，至少生過兩次危險的肺病，一次肋膜炎。兩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應該死掉，而他竟沒有死。醫生都

* 此信是由魯迅先生親筆擬稿，交景宋抄寄的——編者註。

非常驚異，以爲大約是：非常善于處置他的毛病，或身體別的部分非常堅實的原故。這是一個特別現象。一個美國醫生，至于指他爲平生所見第一個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可見據現在的病狀以判斷將來，已經辦不到。因爲他現在就經過幾次必死之病狀而並沒有死。

現在看他的病的是須藤醫師，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齡與資格而論，也是他的先輩，每天來寓給他注射，意思是在將正在活動的病竈包圍，使其不能發展。據說這目的不久就可達到，那時候，熱就全退了。至于轉地療養，就是須藤先生主張的，但在國內，還是國外，却尙未談到，因爲這還不是目前的事。

但大約 先生急于知道的，是周先生究竟怎麼樣罷？這是未來之事，誰也難于豫言。據醫師說，這回修繕以後，倘小心衛生，1不要傷風，2不要腹瀉，那就也可以像先前一樣拖下去，如果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

先生，就周先生的病狀而論，我以爲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好消息。
專此布覆，并候

健康

景宋 上 六月廿五日

九

曹白先生：

良友公司的蘇聯版畫集轉載了周先生一篇序，因此送給他一批書。周先生說要送先生一本。這書放在照例的書店，今附上一箋，請便中持箋往取爲荷！

專此布達，即請

時安

景宋 上 七月七日

10*

曹白先生：

* 此信是由魯迅先生口授，景宋代筆寄發的。——編者註。

* 此信亦係魯迅先生口授，由景宋代筆寄發的，但簽名却是他自己親手所寫。——編者註。

七月八日信收到。

注射于十二日完結，據醫生說：結果頗好。

但如果疲勞一點，却仍舊發熱，這是病弱之後，我自己不善于靜養的原故，大約總會漸漸地好起來的。

專此布覆，并頌

時綏

魯迅 七月十五日

一一

曹白先生：

七月二十七日信早收到。我的病已告一段落，醫生已說可以隨便離開上海，在一星期內，我想離開，但所向之處，却尙未定。

謝謝你刻的封面，構圖是好的，但有一個缺點，是短刀的柄太短了。漢字我想也可以和木刻相配，不過要大大的練習。

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我以為採葉最好；我也見他投給中國的一日，要印出來的三個……初看很好，但有一避重就輕之處，是三個人的臉面都不明白。

我並不是對於您特別『餽贈』，凡是為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總希望（並非爲了個人）能夠略有幫助。這是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因為書局印的，都儉工減料，不能作爲學習的範本。最可惡的是一本庶聯的版畫，牠把我的一篇文章，改換題目，作爲序文，而內容和印刷之糟，是只足表示『我們這里竟有人將蘇聯的藝術糟蹋到這麼一個程度。』

病前開印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到上月中旬才訂成，自己一家人襯紙并檢查缺頁等，費力頗不少。但中國大約不大有人買，要買的無錢，有錢的不要。我願意送您一本，附上一箋，請持此向書店去取（內附士敏土圖一本，是上海戰前所印，現已絕版了。）印得還好，刀法也還看得出，但要印到這樣，成本必貴，使愛好者無力購買，這真是不能兩全。但假使購買者有數千，就可用別一種板印，便宜了。

總之，就要走，十月裏再談罷。此頌

時毅

迅 上 八月二日

一一一

曹白先生：

三日信早收到。我還沒有走，地點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訴人，因為每人至少總有一個好朋友，什麼都對他說，那麼，給一個人知道，數天後就有幾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況上，頗不方便。

信件也不轉寄。一者那時當停止服藥，所以也得更減少看和寫；二者所住的地方，總不是熱鬧處所，郵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

木刻開會，可惜我不能參觀了。我對於現在中國木刻界的現狀，頗不能樂觀。李樺諸君，是能刻的，但自己們形成了一種型，陷在那裏面。羅清楨細緻，也頗自負，但我看他的構圖有時出于拚湊，人物也很少生動的。郝君給我刻像，謝謝，他沒有這些弊病，但他從展覽會的作品上，我以為最好是不受影響。

迅 上 八月七日

版畫的事情，說起來話長，最要緊的是紹介作品，你看珂勒惠支，多麼大的氣魄。我以爲開這種作品的展覽會，比開本國作品的展覽會要緊。

一三

曹白先生：

廿七夜信并稿兩篇均收到。我一直沒有離開上海，其實是爲了不能離開醫生，現在每天還發熱，但醫生確說已可以散步，可惜我也無處可走，到處是傷心慘目，走起來並不使我愉快。

論文並無錯處，可以發表的，我只改正了幾個誤字。至于夜談，却不佳，敘述是瑣細事，而文筆並不漂亮（雖然偶有警句），材料也平常，喫蛆之類的無賴手段，在中國並不少有，不算奇異的。況且這種惡劣人物，很難寫，正如鼻涕狗糞，不能刻成好木刻一樣。

但原稿上時有極關緊要的誤字，這我看是因爲你神經太疲勞了的緣故。例如論文的5頁後半頁，夜談的4頁末行，我看都有大錯，我加了問號在那里。

兩篇都放在書店裏，附上一箋，希便中持以一取爲荷。此復即頌

秋安

迅 上 九月二十九日

一四

曹白先生：

一日信早收到。

作文要騰清，是因爲不常寫的緣故。手生。我也這樣，翻譯多天之後，寫評論便澀滯；寫過幾篇之後，再來翻譯，却又覺得不大順手了。總之：打雜實在不是好事情，但在現在的環境中，也別無善法。

種種騷擾，我是過慣了的，一二八時，還陷在火線裏。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爲這裏實在是在住厭了。但條件很難，一要租界，二要價廉，三要清靜，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而且我又沒有力氣，動彈不得，所以也許到底不過是想想而已。

我要送你一本書（這是我們的亡友的紀念），照例是附上一箋，向書店去取。還只

上卷，下卷（都是劇本和小說）即將付印，看來年底總可以出版的。開首的寫實主義文學論，雖學說已舊，却都是重要文獻，可供參考，可惜的是插畫的說明印錯了，我當于下卷中附白訂正。

現實和高爾基論文集，都被一書店（那時是在『第三種人』手裏的）扣留了幾年，到今年才設法贖出來的，你看上海的鬼蜮，多麼可怕。

專此布達，即請

刻安

豫 頓首 十月六日

一五

曹白先生：

我並不覺得你淺薄和無學。這要看地位和年齡。並非青年，或雖青年而以指導者自居，却所知甚少，這才謂之淺薄或無學。若是還在學習途中的青年，是不當受這苛論的。我說句老實話罷：我所遇見的隨便談談的青年，我很少失望過，但嘩啦啦大寫口號理論

的作家，我却覺得他大抵是呆鳥。

現實中的論文，有些已較舊，有些是公謨學院中的人員所作，因此不免有學者架子，原是屬於『難懂』這一類的。但譯這類文章，能如史鉄兒之清楚者，中國尙無第二人，單是爲此，就覺得他死得可惜。你只懂十之六，我想，不看慣也是一個大原因。不過這原是一點文獻，並非入門書，所以看後還覺得不甚有把握，也並不足怪。

述林是紀念的意義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樣，譯名不加統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錯處，我也並不改正——讓將來中國的公謨學院來辦罷。上卷插圖之誤，改起來不好看，下卷有正誤的。

有喜歡的書，而無錢買，是很不舒服的，我幼小時常有此苦，雖然那時的書，每部也不過四五百文。你的朋友既愛此書，可說是述林的知己，還是送他罷，仍附上一條，乞便中往一取。

病還不肯離開我，所以信寫得這樣了，只好收束。

專此布復，並頌

白

曹

時
綏

迅

上

十月
十五
日

胡 風

一九三五年

—

先生：

十五日信收到了。前天遇見玄先生，談到你要譯草葉的事，他說，爲什麼選這個呢？不如從英德文學裏，選一部長的，只要有英日文對照着就好。我後來一想，草葉不但字數有限，而且詩這東西，譯起來很容易出力不討好，雖草葉並無韻，但剛才看了一下目錄，英德文學裏實無相宜的東西；德作品都短，英作品多無聊（我和英國人是不對的。）我看波蘭的火與劍或農民，倒可以譯的，後者有日譯本，前者不知有無，英譯本都有。看見鄭時，當

和他一談你以爲怎樣？

那消息是萬分的確的，真是可惜得很。從此引伸開來，也許還有事，也許竟沒有。

蕭有信來，又催信了，可見『正確』的信，至今沒有發。

這幾天因爲趕譯死魂靈，弄得昏頭昏腦，我以前太小看了ゴロコリ了，以爲容易譯的，不料很難，他的諷刺是千錘百鍊的。其中雖無摩登名詞（那時連電燈也沒有），却有十八世紀的菜單，十八世紀的打牌，真是十分棘手。上田進的譯本並不壞，但常有和德譯本不同之處，細想起來，好像他錯的居多，翻譯真也不易。

看申報上所登的廣告，批評家侍桁先生在論從日文重譯之不可靠了，這是真的。但我曾經爲他校對過從日本文譯出的東西，錯處也不少，可見直接譯亦往往不可靠了。

豫 上 五月十七夜

你有工夫約我一個日子談談閑天麼？但最好是在二十三日之後。

先生：

來信收到。鉄流之令人覺得有點空，我看是因為作者那時並未在場的緣故，雖然後來調查了一通，究竟和親歷不同，記得有人稱之為『詩』，其故可想。左勤克那樣的創作法（見譯文）是只能創作他那樣的創作的。曹的譯筆固然力薄，但大約不至就根本的使牠變成欠切實。看看德譯本，雖然句子較為精練，大體上也還是差不多。

譯果戈理，頗以為苦，每譯兩章，好像生一場病。德譯本很清楚，有趣，但變成中文，而且還省去一點形容詞，却仍舊累墜，無聊，連自己也要搖頭，不願再看。翻譯也非易事。上田進的譯本，現在才知道錯誤不少，而且往往將一句譯成幾句，近于解釋，這辦法，不錯尚可，一錯，可令人看得生氣了。我這回的譯本，雖然也整脚，却可以比日譯本好一點。但德文譯者大約是猶太人，凡罵猶太人的地方，他總譯得隱藏一點，可笑。

靜靜的頓河我看該是好的，雖然還未做完。日譯本已有外村的，現上田的也要出版了。

檢易嘉的一包稿子，有譯出的高爾基四十年的四五頁，這真令人看得悲哀。

猛克來信，有關於韓侍桁的，今剪出附上。韓不但會打破人的飯碗，也許會更做出更大的事業來的罷。但我覺得我們的有些人，陣綫其實倒和他及第三種人一致的，雖然並無連絡，而精神實相通。猛又來逼我關於文學遺產的意見，我答以可就近看日本文的譯作，比請教『前輩』好得多。其實在文學上，這問題還是附帶的，現在丟開了當面的緊要的敵人，却專一要討論鎗的亮不亮（此說如果發表，一定又有人來辯文學遺產和鎗之不同的），我覺得實在可以說是打岔。我覺得現在以襲擊敵人爲第一火，但此說似頗孤立。大約只要有幾個人倒掉，文壇也統一了。

葉君曾以私事約我談過幾次，這回是以公事約我談話了，已連來兩信，尙未復，因爲我實在有些不願意出門。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裏坐了。記得託爾斯泰的什麼小說說過，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險的，但一看見大將面前防彈的鐵板，却也就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帥以爲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

消化不良，人總在瘦下去，醫生要我
不看書，不寫字，不吸煙——三不主義，如何辦得

到呢？

《新文學大系中的小說二集》出版了，便中當奉送一本。
此布，即請

夏安

此信是自己拆過的。

又及

豫上 六月二十八日

三

先生：

二二日信收到。我家姑奶奶的生病，今天才知道的，真出乎意料之外。

《書簡集》賣完了，還要來的，那時當託他留下一本。

那客人好像不大明白情形，這辦不到，並非不辦，是沒法子想。信寄去了，很穩當的便人，必到無疑，至于何以沒有回信，這邊實在無從知道，也無能爲力，而且他的朋友在那邊是否肯證明，也是一個問題。

葉君他們，究竟是做了事的，這一點就好。至于我們的元帥的『怪吝』說，却有些可笑，他似乎誤解這局面爲我的私產了。前天遇見徐君，說第一期還差十餘元……我說，我一個錢也沒有。其實，這是容易辦的，不過我想應該大家出一點，也就是大家都負點責任。從我自己這面看起來，我先前實在有些『浪費』，固然，收入也多，但天天寫許多字，却也苦。

田、華兩公之自由，該是確的。電影雜誌上，已有他們對於鄭正秋的輓聯等（銅板真迹），但我希望他們此後少說話，不要像楊邨人。

此復，即請

暑安

豫 上 八月廿四日

四

先生：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

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裏，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裏面去，即鬱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却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我的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但我和我的感情一定仍舊很好的，）但我確信我是對的。將來通盤籌算起來，一定還是我的計畫成績好。現在元帥和『懺悔者』們的聯絡加緊（所以他們的話，在我們裏面有大作用，）進攻的陣線正在展開，真不知何時才見晴朗。倘使削弱外圍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麼也沒有。

竈井的文章，立意的大部分是在給他們國內的人看的，當然不免有『借酒澆愁』的氣味。其實，我的有些主張，是由許多青年的血換來的，他一看就看出來了，在我們裏面却似乎無人注意，這真不能不『感慨係之』。李『天才』正在和我通信，說他並非『那

一夥，』投稿是被拉，我也回答過他幾句，但歸根結蒂，我們恐怕總是弄不好的，目前也不過『今天天氣哈哈——』而已。

我到過前清的皇宮，却未見過現任的皇宮，現在又沒有了拜見之榮，殘念殘念。但其カワリノ河清要請客了，那時談罷。我們大約一定要做第二，第三……試試也好。木屑已算賬，得錢十六元餘，當于那時面交，殘本只有三本了，望帶二三十本來，我可以再交去發售。

今天要給文學做論壇，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狀元捧場，一面又要顧及第三種人，不能示弱，此所謂『啞子喫黃連』——有苦說不出也。專此布達，即請

『皇』安

豫 上 九月十二日

一九三六年

五

先生：

有一件很麻煩的事情拜託你。即關於茅的下列諸事，給以答案：

一、其地位，

二、其作風，作風（Style）和形式（Form）與別的作家之區別。

三、影響——對於青年作家之影響，布爾喬亞作家對於他的態度。

這些只要材料的記述，不必做成論文，也不必修飾文字；這大約是做英譯本子夜的序文用的，他們要我寫，我一向不留心此道，如何能成，又不好推託，所以只好轉託你寫，務乞撥冗一做，自然最好是長一點，而且快一點。

如須蒐集材料，望暫一墊，俟後賠償損失。專此布達，即頌

春祺

隼 上 一月五夜

附上『補白』兩則，可用否？乞酌。 又及

六

先生：

又要過年了，日報又休息，郵局大約也要休息，這封信恐怕未必一兩天就到，但是，事情緊急，寫了寄出罷。

雖說「事情緊急」，然而也是誇大之辭。第一是催你快點給我前幾天請願的材料之類集一下，愈快愈好；第二，是勸你以後不要在大街上賽跑；第三是通知你：據南京盛傳，我已經轉變了。

第四，是前天得周文信，他對於刪文事件，似乎氣得要命，大有破釜沈舟，幹牠一下之概。我對於他的辦法，大有異議。他說信最好由良友之汪轉寄，而汪公何名，我亦不知，如何能轉。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飯店開張時，由你爲磨心，定一地點和日期，通知我們，大家談一談，似乎比簡單的寫信好。此事已會面託悄悄吟太太轉告，但現在閒坐無事，所以再寫一遍。也因心血來潮，覺得周文反會中計之故也。專此布達，並請

儷安

樹 頤首 夏歷十二月二十八日

編者附記：首行稱呼，悉被胡先生裁去，所以這里祇就普通通信形式，仍冠以先生二字而空其稱呼。

唐英偉

一九三五年

一

英偉先生：

六月一日信早收到，青空集也收到了。『先生』是現在的通稱，和古代的『師』字不同，我看是不成問題的。

現在只要有人做一點事，總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來非難的，例如問『木刻的最後的目的與價值』就是。這問題之不能答覆，和不能答覆『人的最後目的和價值』一樣。但我想：人是進化的長索子上的一個環，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牠在這長路上盡着

環子的任務，助成奮鬥，向上，美化的諸種行動。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後究竟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答覆。也許永久，也許滅亡。但我們不能因為『也許滅亡』就不做，正如我們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還要喫飯也。

但我看青空集的刻法，是需要懂一點木刻的人，看起來才有意思的，對於美術沒有訓練的人，他不會懂。先生既習中國畫，不知中國舊木刻，為大衆所看慣的刻法中，有可以採取的沒有？

P. Eisinger 那里，我近已給他一封信，送紙的事，可以不必提了。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 六月廿九日

一九三六年

二

英偉先生：

十三日信并藏書票十張，頃已收到，謝謝。我的通信處，一向沒有變更，去年的退回，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想，也許是恰恰遇到新店員，尙未知道詳情，就胡里胡塗的拒絕了。中國的木刻，我看正臨危機，這名目是普及了，却不明白詳細，也沒有範本和參考書，只好以意爲之，所以很難進步。此後除多多紹介別國木刻外，真必須有一種全國木刻的雜誌才好；但自全國木刻展覽後，似乎作者都已鬆懈，有的是專印自己的專集，並不選擇。所以木刻界的出版，是極有意義的。不過我還是不寫文章好。因爲官老爺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內容，登載我的文字，我既爲了顧全出版物的推行，句句小心，而結果仍于推銷有礙，真是不值得。

專此布復，即請

教安

迅 頓首 三月二十三日

蔡斐君

一九三五年

一

斐君先生：

八月十一日信，頃已收到；前一回也收到的，因為我對於詩是外行，所以未能即復，後來就被別的雜事岔開，壓下了。

現在也還是一樣：我對於詩一向未曾研究過，實在不能說些什麼。我以為隨便亂談，是很不好的。但這回所說的兩個問題，我以為先生的主張，和我的意見並不兩樣，這些意見，也曾另另碎碎的發表過。其實，口號是口號，詩是詩，如果用進去還是好詩，用亦可，倘是

壞詩，即和用不用都無關。譬如文學與宣傳，原不過說：凡有文學，都是宣傳，因為其中總不免傳佈着什麼，但後來却有人解爲文學必須故意做成宣傳文字的樣子了。詩必用口號，其誤正等。

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

至于詩稿，却實在無法售去，這也就是第三個問題，無法解決。自己出版，本以爲可以避開編輯和書店的束縛的了，但我試過好幾回，無不失敗。因爲登廣告還須付出錢去，而託人代售却收不回錢來，所以非有一宗大款子，準備化完，是沒有法子的。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迅 上 九月二十日

一九三六年

斐君先生：

惠函早到。以我之年齡與生計而論，其實早無力爲人閱看創作或校對翻譯。何況今年兩次大病，不死者幸耳，至今作千餘字，即覺不支，所以賜寄大稿，真是無法可想，積存敝寓，于心又不安，尤懼遺失。今日已彙爲一卷，託書店掛號寄上，乞察收，此後尤希直接寄編輯或出版者，以省轉折。因爲寓中人少，各無暇替，每遇收發稿件，奔走郵局，殊以爲苦也。事非得已，伏乞諒鑒爲幸。

專此布達，並請

暑安

魯迅

八月十八日

謝六逸

一九三五年

一

六逸先生：

賜函收到。立報見過，以為很好。但自己因為先前在日報上投稿，弄出許多無聊事，所以從去年起，就不再弄筆了。乞諒為幸。

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魯迅 十月四日

六逸先生：

惠示誦悉。看近來稍稍直說的報章，天窗滿紙，華北雖然脫體，華南卻仍舊箝口可知，與其吞吞吐吐以冀發表而仍不達意，還不如一字不說之痛快也。

專此布復，並請

撰安

魯迅 頓首 十二月廿四日

王野秋

一九三五年

一

野秋兄：

十月二十八日信收到；前一信并唐代文學史，也收到的。關於近代文學史的材料，我無可幫助，因為平時既不收集，偶有的一點，也爲了搬來搬去，全都弄掉了。導報尚有當寄上；阿英的那一本尙未出，出後當寄上，我想大約在年底罷。

講文學的著作，如果是所謂『史』的，當然該以時代來區分，『什麼是文學』之類，那是文學概論的範圍，萬不能牽進去，如果連這些也講，那麼，連文法也可以講進去了。史

總須以時代爲經，一般的文學史，則大抵以文章的形式爲緯，不過外國的文學者，作品比較的專，小說家多做小說，戲劇家多做戲劇，不像中國的所謂作家，什麼都做一點，所以他們做起文學史來，不至于將一個作者切開。中國的這現象，是過渡時代的現象，我想，做起文學史來，只能看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便將他歸入那一類，例如小說家也做詩，則以小說爲主，而將他的詩不過附帶的提及。

我今年不過出了幾本翻譯，當寄上，但望即告我收信人的姓名，以用那幾個字爲宜，因爲寄書要掛號，收信人須用印章的。又南陽石刻拓費，擬寄上三十元，由兄轉交，不知可否，并望即見覆。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回信可仍寄書店轉交，不致失落的。

又及

迅 上 十一月五日

二

野秋兄：

十一月八日信并拓片十張，又十四日信并小說稿兩篇，均收到。指點做法，非我所能，我一向的寫東西，却如廚子做菜，做的是做的，可是說不出什麼手法之類。至于投寄別處，姑且試試看，但大約毫無把握，一者因為上海刊物已不多，且大抵有些一派專賣，我却不去交際，和誰也不一氣的。二則，每一書店，都有『文化統制』，所以對於不是一氣的人，非常討厭。

前幾天，已託書店寄上書數本，不知已收到否？中國新文學大系，今天去定一部，即由公司陸續寄上。

又匯票一紙三十元，希向商務印書館分館一取，後面要簽名蓋印（印必與所寫的名字相同），倘問寄款人，則寫在信面者是也。此款乞代拓南陽石刻，且須由拓工拓，因為外行人總不及拓工的。至于用紙，只須用中國連史就好（萬不要用洋紙），寄來的十幅中，只有一幅是洋紙，另外都就是中國連史紙，今附上標本。（但不看慣，恐也難辨）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豫上 十一月十八日

三

野秋兄：

昨得十一月廿八日函，前一函并令郎照相，亦早收到，看起來簡直是一個北方小孩，蓋服裝之故。其實各種舉動，皆環境之故，我的小孩，一向鬧在家裏，態度頗特別，而口吻遂像成人，今年送入幼稚園，則什麼都和普通孩子一樣了，尤其是想在街頭買東西喫。

新文學大系是我送的，不要還錢，因為幾張『國幣』在我尚無影響，你若拿出，則寃矣。此書約編輯十人，每人編輯費三百，序文每千字十元，化錢不可謂不多，但其中有幾本頗艸艸，序文亦無可觀也。

雜文上海聞禁售，第二本恐不可得，但當留心覓之。

對於題未定艸，所論極是，世上實有被打嘴巴而反高興的人，所以無法可想。我這里也偶有人寄罵我的文章來，久不答，他便焦急的問人道：他爲什麼還不同罵呢？蓋『名利雙收』之法，頗有多種。不過雖有弊，却亦有利，此類英雄，被罵之後，于他有益，但于讀者也

有益。于他又有損，因爲氣餒究竟要衰一點，而有些讀者，也因此看見那狐狸尾巴也。

張英雄新近給我一信，又有文學導報徵稿之印刷品寄來，編輯者即此英雄，但這回大約沒有工夫回答了。

果戈理選集，想于明年出全，我所担任的還有一本半，而一個字也沒有，因爲忙于打雜；現在在做以神話爲題材的短篇小說，須年底才完。陀氏學校的德文本，我沒有了，在希公統治之下，出版者似已搬到捷克去，要買也不容易，所以總不見得翻譯。另外也還有幾本童話在手頭，別人做的，很好，但中國即譯出也不能發賣。當初在譯文投稿時，要有意義，又要能公開，所以單是選材料，就每月要想幾天。

譯文至今還找不到出版的人，自己們又無資本，所以還攔着。已出的一年，兄有否？如無，當寄上，因爲我有兩部，即不送人，後來也總是幾文一斤，稱給打鼓担的。至于講五四運動的那一篇文章，找不出。以前似忘記了答復，今補告。

專此布達，並頌

時社

樹 上 十二月四夜

時綏

樹上 十二月廿一號

五

冶秋兄：

廿四晚信收到。看楊君寄來的拓片，都是我之所謂連史紙，並非洋紙，那麼大約是河
南人稱連史爲『磅紙』的了。『磅』字有洋氣，不知道何以要用這一個字。

錢的譯文，因匆匆寫完，可改之處甚多。挫折是可改爲萎的，我們那里叫『瘟』一音
之轉。但『原諒』和『饒』却不同，比較的比『饒』還要平等一點。

最難的是所謂『不夠格』，我想了好久，終于想不出適譯。這並不是『不成器』或
『不成材料』，只是『有所欠缺』的意思，猶言從智識到品行，都不及普通人——但教
育起來，是可以好的。

那兩篇小說，又從中華回來了，別處無路，只能攔一攔。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豫 上 十二月廿九日

一九三六年

六

洽秋兄：

十三日信收到。副刊有限制，又須有意義，這戲法極不容易變，我怕不能投稿。近幾年來，在這里也玩着帶了鎖鍊的跳舞，連自己也覺得無聊，今年雖已大有『保護正當輿論』之意，但我倒想不寫批評了，或者休息，或者寫別的東西。

農在滬見過，那時北行與否尚未定，現在才知道他家眷尚未南行。他暫時靜靜也好，但也未必就這樣過下去，因為現在的時候，就並不是能這樣過下去的時候。

故事新編今天才校完，印成總得在『夏歷』明年了。成後當寄上。內容頗有些油滑，並不佳。

此復，即頌

年禧

樹 上 一 月 十 八 日

七

冶秋兄：

三月三十日信已收到；先前的兩封，也收到的。開初未覆，是因爲忙。我在這里，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要受許多閒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想什麼也不做，因爲不做事，責備也就沒有了。到三月初，爲了疲乏和受寒，驟然氣喘，我以爲要死了，倒也坦然，但終經醫師注射，逐漸安靜，臥牀多日，漸漸起來，而一面又得漸漸的譯作；現在可說已經大略全愈，但做一點事，就覺得困乏，此病能否不再發，也說不定的。

我們×××裏，我覺得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喫苦。現此翼已經解散，別組什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但一向做下來的事，自然還

是要做的。

那位研究生物學的學生的事情，問是問過了，此地無法可想。商務館雖然也賣標本，但牠是販來的。有人承辦，忽而要一隻鴨，忽而要一隻貓頭鷹，很難，而沒有錢賺，此人正在叫苦連天。

序跋你如果集起來，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不過有許多篇，只有我有底子，如外國文寫的，及給人寫了而那書終未出版的之類，將來當代添上。至于那篇四六文，是淑姿的信的序，初版已賣完，聞已改由聯華書店出版，但我未見過新版，你倘無此書，我也可以代補的。

文學大系序的不能翻印是對另印而言，如在序跋集裏，我看是不成問題的。他們和我訂約時，有不另印的話，但當付稿費時，他們就先不守約。

盛成先生的法文，聽說也是不甚可解的。

我的文章，未有閱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得懂，而中國的讀書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無法可想。看看近來的各種刊物，昏話之多，每與十年前相同，但讀者的眼

光，却究竟有進步，昏話刊物，很難久長。還可以驅人的是說英雄話。

我新近出了一本故事新編，想尙未見，便中當寄上。

此復，即頌

時綏

樹上

四月五夜

八

冶秋兄：

五月一日函收到。此集我至少還可以補上五六篇，其中有幾篇是沒有刊出過的；但我以為譯序及奔流後記，可以刪去（展覽會小引，祝壽聲，論語一年等，也不要。）稿掛號寄書店，不至失落；印行處我當探問，想必有人肯印的，但也許會要求刪去若干篇，因為他們都膽子小。

我沒有近照，最近的就是四五年前印的那一張。序文當寫一點。

四月十一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開氣之類，有增無減，不遑

安息，不邊看書，弄得信也沒工夫寫。病總算是好了，但總是沒氣力，或者氣力不夠應付雜事；記性也壞起來。英雄們却不絕的來打擊。近日這里在開作家協會，喊國防文學，我鑑于前車，沒有加入，而英雄們即認此為破壞國家大計，甚至在集會上宣布我的罪狀。我其實也真的可以什麼也不做了，不做倒無罪。然而中國究竟也不是他們的，我也要住，所以近來已作二文反擊，他們是空殼，大約不久就要消聲匿跡的：這一流人，先前已經出了不少。

你所說的藥方，是醫氣管炎的，我的氣喘原因並不是炎，而是神經性的痙攣。要復發否，現在不可知。大約能休息和換地方，就可以好得多，不過我想來想去，沒有地方可去。這里還很冷，真奇。籌已回國，見過面，但現在不知道他是回鄉，還是赴津了。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九

樹 上 五月四夜

冶秋兄：

事情真有湊巧的，當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時，我已經連文章也無力看了，字更不會寫。靜兄由廈過滬，會托其便中轉達，不知提起過否？

其間幾乎要死，但終於好起來，以後大約可無危險。

醫生說要轉地療養。你的六月十九日信早到。青島本好，但地方小，容易爲人認識，不相宜；煙台則每日氣候變化太多，也不好。現在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陸，也未可必，故總而言之：還沒有定。

現在略不小心，就發熱，還不能離開醫生，所以恐怕總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滬。地點我想最好是長崎，因爲總算國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靜些。離東京近，就不好。剩下的問題就是能否上陸。那時再看罷。

現在還未能走動，你的稿子，只好等秋末再說了。

專此布達，即頌

時綏

樹上 七月十一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令郎均吉

10

洽秋兄：

八月廿六日的信早收到，而且給我美麗的畫片，非常感謝。記得兩個月以前罷，曾經很簡單的寫了幾句寄上，現看來信，好像並未收到。

我至今沒有離開上海，非爲別的，只因爲病狀時好時壞，不能離開醫生。現在還是常常發熱，不知道何時可以見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愛住，但冬天氣候乾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國有種種困難，國內呢，處處荊天棘地。

上海不但天氣不佳，文氣也不像樣。我的那篇文章中，所舉的還不過很少的一點。這裏的有一種文學家，其實就是天津之所謂青皮，他們就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以羅致不知底細的文學青年，給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並沒有。真是惟以陰喻營營爲能事。如徐懋庸，他橫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實際解決』來恐嚇我了，則對於别的青年，可想而知。

知。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爲奸，把持着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倘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現在他們在利用『小報』給我損害，可見其沒出息。

珂勒惠支的畫集只印了一百本，病中裝成，不久，便取盡，賣完了，所以目前無法寄奉。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方謀用銅版複製，年內當可出書，那時當寄上。

靜農在夏間過滬回家，從此便無消息，兄知其近況否？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樹上 九月十五日

令夫人令郎均吉

馬子華

一九三五年

—

子華先生：

來信收到。十來年前，我的確給人看過作品，但現在是體力和時間，都不許可了，所以實在無法實現何先生的希望，真是抱歉得很。

專此布復，並頌

時綏

魯迅 十一月十一日

耳 耶

一九三五年

—

耳耶兄：

十八日信收到。死魂靈昨日託書店送上，他們順路的時候就要送到報館裏去的。漫畫與生活單就缺點講，有二：一，文章比較的單調；二，圖畫有不能一目了然者。至于獻辭，大約是小品文和漫畫上取來的，兄無歉疑。

我的文章，却是問題，因為欠賬太多了，也許弄到簡直不還。這刊物，我一定做一點，不過不能限期。如果下期就等着，那可是——糟了。

耶

耳

時綏

專此布達，順頌

迅

上

十一月廿日

周劍英

一九三五年

一

劍英先生：

惠函收到。偽自由書中的文章，誠如來信所說，大抵發表過的，而出版後忽被禁止，殊可笑。今已托書店寄上一冊，後又出有淮風月談一本，順便一併寄贈。二者皆手頭所有，並非買來，萬勿以代價寄下爲要。

我的意見，都陸續寫出，更無祕策在胸，所以『人生計劃』實無從開列。總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淺顯，隨時爲大家想想，謀點利益就好。

我的通信處是：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

時 綏

專此布復，即頌

魯 迅

十二月十四日

夏傳經

一九三六年

—

傳經先生：

蒙惠函謹悉。豎琴的前記，是被官辦的檢查處刪去的，去年上海有這麼一個機關，專司秘密壓迫言論，出版之書，無不遭其暗中殘殺，直到杜重遠的新生事件，被日本所指摘，這才暗暗撤消。野草的序文，想亦如此，我曾向書店說過幾次，終于不補。

高爾基文集非我所譯，係書店亂登廣告，此書不久當有好譯本出版，頗可觀。藝術論等久不印，無從購買。我所譯著的書，別紙錄上，凡編譯的，惟引玉集，小約翰，死魂靈三種尚

佳，別的皆較舊，失了時效，或不足觀，其實是不必看的。

關於研究文學的事，真是頭緒紛繁，無從說起；外國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國，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這並不難，青年記性好，日記生字數個，常常看書，不要間斷，積四五年，一定能夠看書的程度的。

經歷一多，便能從前因而知後果，我的預測時時有驗，只不過由此一端，但近來文網日益，雖有所感，也不能和讀者相見了。

匆此奉復，並頌

春禧

迅 上 二月十九夜

作 墳 兩地書（信札）以上北新 南腔北調集 淮風月談以上內山 故事新編見明路德安里二十

號文化生
活出版社

編 小說舊聞鈔 唐宋傳奇集以上聯華 引玉集（蘇聯木刻）內山

（已舊）

（同上）

（大專）

（絕版）

譯 壁下譯叢 思想、山水、人物 近世美術史潮論 一個青年的夢

傳經先生：

日前匆復一函，想已達。頃偶翻書箱，見有三種存書，為先生所缺，因係自著，毫無用處，不過以飽蠹蟲，又暨琴近出第四版，以文網稍疏，書店已將序文補入，送來一冊，自亦無用，已于上午託書店寄上，謹以奉贈。此在我皆無用之物，毫無所損，務乞勿將書款寄下，至禱。

專此布達，並頌

- (同上)
 - 工人綏惠略夫以上北新 (尚可)
 - 桃色的雲 (好)
 - 小約翰以上生活 (尚可)
 - 俄羅斯的童話 (好)
 - 死魂靈以上文化
 - 十月神州國社 (淺)
 - 麥羅先珂童話集商務印書館
 - 盧氏藝術論 新興藝術的諸問題 普氏藝術論 文藝與批評 文藝政策
- 以上皆被禁止或絕版，無從購買。

二

時綏

迅 上 二月二十四日

三

傳經先生：

六日信頃奉到，由內山書店轉來的信及梅花夢傳奇兩本，亦早收到，謝謝！惟北新的信未見，他們是不肯給我轉信的，雖是電報，也會擱置不管，我也不想去問，只得算了。

如朝霞文藝之流，大約到處皆有，如此時候，當然有此種文人，我一向不加注意。承剪集寄示，好意至感，但我以為此後不妨置之，因費時光及郵費于此等文字，太不值得也。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魯 迅 三月十一夜

顏黎民

一九三六年

—

顏黎民君：

三月廿七日的信，我收到了，雖然也轉了幾轉，但總算很快。

我看你的爹爹，人是好的，不過記性差一點。他自己小的時候，一定也是不喜歡關在黑屋子裏的，不過後來忘記那時的苦痛了，却來關自己的孩子。但以後該不再關你了罷；隨他去罷。我希望你們有記性，將來上了年紀，不要再隨便打孩子。不過孩子也會有錯處的，要好好的對他說。

你的六叔更其好，一年沒有信息，使我心裏有些不安。但是他太性急了一些，拿我的那些書給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歲，才容易看懂。不過既然看了，我也不必再說什麼。你們所要的兩本書，我已找出，明天當託書店掛號寄上，并一本錄，一本雜誌。雜誌的內容，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可怕，但官的膽子總是小，做事總是兇的，所以就出不下去了。

還有一本引玉集，是木刻畫，只因爲是我印的，所以順便寄上，可以大家看看玩玩。如果給我信，由這書末頁上所寫的書店轉，較爲妥當。

一張照相，就夾在引玉集的紙套裏。這大約還是四五年前照着的，新的沒有，因爲我不大愛看自己的臉，所以不常照。現在你看，不是也好像要虐待孩子似的相貌嗎？還是不
要掛，收在抽屜裏罷。

問我，看什麼書好，可使我有點爲難。現在印給孩子們看的書很多，但因爲我不研究兒童文學，所以沒有留心，據看見過的說起來，看了無害的就算好，有些却簡直是講昏話。以後我想留心一點，如果看見好的，當再通知。但我的意思，是以爲你們不要專門看文學，

關於科學的書（自然是寫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記之類，也應該看看的。

新近有譯文已經復刊，其中雖不是兒童篇篇可看，但第一本裏的特載遠方，是很好。價錢也不貴，半年六本，一元二角，這在北平該容易買到。

還有一件小事情我告訴你：你的悲哀不是我做的，也許是我譯的罷，你的先生沒有分清楚。但這不關緊要，也隨他去。

我很贊成你們再在北平聚兩年；我也住過十七年，很喜歡北平。現在是走開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過辦不到原因，我想，你們是明白的。

好了，再談，祝

你們進步

魯迅
四月二夜

二

顏黎民君：

昨天收到十日來信，知道那些書已經收到，我也放了心。你說專愛看我的書，那也許

是我常論時事的緣故。不過只看一個人的著作，結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優點。必須如蜜蜂一樣，採過許多花，這才能釀出蜜來，倘若叮在一處，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專看文學書，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學青年，往往厭惡數學、理化、史地、生物學，以為這些都無足重輕，後來變成連常識也沒有，研究文學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來也胡塗，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放開科學，一味鑽在文學裏。譬如說罷，古人看見月缺花殘，黯然淚下，是可恕的，他那時自然科學還不發達，當然不明白這是自然現象。但如果，現在的人還要下淚，那他他就是胡塗蟲。不過我向來沒有留心兒童讀物，所以現在說不出那些書合適，開明書店出版的通俗科學書裏，也許有幾種，讓調查一下再說罷。

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記，藉此就知道各處的人情風俗和物產。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電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麼『獲美』『得寶』之類，是看關於非洲和南北極之類的片子，因為我想自己將來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極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點見識了。說起桃花來，我在上海也看見了。我不知道你到過上海沒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鋪的，

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疊的，連泥土也不容易看見。我的門外却有四尺見方的一塊泥土，去年種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開起來，雖然少得很，但總算已經看過了罷。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龍華，也有屠場，我有好幾個青年朋友就死在那裏面，所以我是不能去的。

我的信如果要發表，且有發表的地方，我可以同意。我們不是沒有說什麼不能告人的話麼？如果有，既然說了，就不怕發表。

臨了，我要通知你一件你疏忽了的地方。你把自己的名字塗改了，會寫錯自己名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這是告訴了我所署的是假名。還有，我看你是看了婦女生活裏的一篇關於小孩子的，是不是就這樣的結束罷。祝

你們好

魯迅 四月十五日

段幹青

一九三六年

一

幹青先生：

頃收到廿日信。木刻二集早收到，謝謝！

木刻由普遍而入于消沈，這是因為沒有技法上的指導者的緣故，於是無法上達，即使有很好的題材，也不能表現出來了。

我自己不會刻，不過紹介過一點外國作品，近來又因為雜務和生病，連紹介的事也放下了，但不久還想翻印一點。至于理論和技法，我其實是外行的。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魯迅

四月廿四日

吳朗西

一九三六年

一

朗西先生：

昨日內山談起，死魂靈百圖初出時，他就面託送書的人，要二十部，至今沒有送給他云云。我想這一定是那人忘記了，便中送給他罷。

專布，即頌

時綏

迅 上 四月廿四夜

朗西先生：

二

昨天內山說要批發精裝死魂靈百圖五本，希便中途給他爲荷。

專此布達，即請

日安

魯迅 五月九日

三

朗西先生：

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二篇之後，擬用自筆署名，今寄上字稿，乞費神代製鐸版，製成後版留尊處，寄下印本，當于校時粘入，由

先生并版交與印刷局也。

專此布達，並頌

春祺

魯迅 上
五月四夜

四

朗西先生：

校稿及惠示均收到。

插畫題字比較的急需，先行寄上，請令排工再改一次，寄下再校爲感。

專此布達，即請

日安

魯迅 上
五月十二日

五

朗西先生：

今送上六尺雲化宣紙一百零五張，暫存社內，俟序文校畢後應用。

印時要多印五張，以便換去印得不好的頁子的。

專此布達，即請

日安

迅 上 五月十八日

六

朗西先生：

校樣收到。未見紙板，不知已打否？如未打，有三處要改正，改後再打。如已打好，那就算了。希將紙板交下。

宣紙于今日托紙鋪送上。但校樣大約還得改幾回。

專此布達，即請

日安

魯迅 上 五月十八日

七

朗西先生：

版畫序校稿，已另封掛號寄上，請飭印刷局于照改後，打清樣兩份寄下，當將此清樣貼在宣紙上，再行寄奉，然後照印也。

專此布達，即請

日安

魯 迅 五月二十八日

八

朗西先生：

版畫集已整好一大部份，擬先從速付裝訂發行，此事前曾面託，便中希蒞寓一談爲禱。

專此布達，即請

暑安

迅 上 七月十一日

九

朗西先生：

頃面託排印之說明，已抄好底稿，今寄奉，乞使中付與印刷局爲荷。校好之後，除打紙板外，并乞令在較厚的白紙（光道林）上精印五六張。專此布達，並頌

時綏

迅 上 九月十四夜

10

朗西先生：

十五日寄奉一函，內有付排之稿，不知收到否？如已交印刷局，則請一催，因此係急用，而且每條須看排出之樣式後，再各添一行，較費周折也。

專此布達，並請

秋安

迅 上 九月二十六日

時 玳

一九三六年

一

時玳先生：

十五的信，二十五收到了，足足轉了十天。作家協會已改名文藝家協會，發起人有種種。我看他們倒並不見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圖，不過或則想由此出點名，或者想由此洗一個澡，或則竟不過敷衍面子，因為倘有人用大招牌來請做發起人，而竟拒絕，是會得到很大的罪名的，即如我即其一例。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聰明，就簽上一個姓名，橫豎他簽了也什麼不做，像不簽一樣。

我看你也還是加入的好，一個未經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發瘋的。加入以後，倒未必有什麼大麻煩，無非幫幫所謂指導者攻擊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點較費力的工作，以及聽些謠言。國防文學的作品是不會有的，只不過攻打何人何派反對國防文學，罪大惡極。這樣糾纏下去，一直弄到自己無聊，讀者無聊，于是在無聲無臭中完結。假使中途來了壓迫，那麼，指導的英雄一定首先銷聲匿迹，或者聲明脫離，和小會員更不相干了。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產，我有一大把拔在這里，現在在生病，俟愈後，要把它發表出來，給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協會發起人之一在他所編的刊物上說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別一發起人却在勸我入會：他們以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誰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觸接觸，就會明白的更多。

這愛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們誤以為做成一個作家，專靠計策，不靠作品的。所以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連絡誰，打倒誰，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這並無大效，因此在上海，竟很少能夠支持三四年的作家。例如作家月刊，原是一個商辦的東西，並非文學團體的機關誌，它的盛衰，是和『國防文學』並無關係的，而他們竟看得如此之重，即可見其毫無眼

光，也沒有自信力。

作家既非機關話，即無所謂『分裂』，但我却有一點不滿，因為他們只從營業上着想，竟不聽我的抗議，一定要把我的作品放在第一篇。

我對於初接近我的青年，是不想到他『好』『不好』的。如果已經『當做不好的人看待』，不是無須接近了嗎？曹先生到我寫信的這時候為止，好好的（但我真不知道有些人爲什麼喜歡造這種謠言）活着，您放心罷。

專此布復，即請

日安

魯迅，五月二十五日

二

時玳先生：

五日信收到。近三月來，我的確病的不輕，幾乎死掉，後有轉機，始漸愈，到三星期前，纔能寫一點字，但寫得多，至今還要發熱的。前一信我不記得見了沒有，也許正在病中，別人

沒有給我看，也許那時衰弱得很，見過就忘記了。

文藝工作者宣言不過是發表意見，並無組織或團體，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後是各人自己的實踐。有人贊成，自然很以為幸，不過並不用聯絡手段，有什麼招攬擴大的野心，有人反對，那當然也是他們的自由，不問牠怎麼一回事。

作家收稿，是否必須名人紹介，我不知道；我在作家，也只是一個投稿者，更無所謂翻不翻。

我不久停止服藥時，須同時減少看書寫字，所以對於寫作問題，是沒法答復的。

臨末，恕我直言：我覺得你從朋友和報上得來的，多是些無關大體的無聊事，這是墮落文人的搬弄是非，只能令人變小，如果旅滬四五年，滿腦不過裝了這樣的新聞，便只能成爲像他們一樣的人物，甚不值得。所以我希望你少管那些鬼鬼祟祟的文壇消息，多看譯出的理論和作品。

匆復，並頌

時綏

迅

八月六日

沈明甫

一九三六年

—

明甫先生：

昨孔先生來，付我來函并木刻，當將木刻選定，托仍帶回。作者還是常見的那幾個，此外或則礙難發表，或則實在太難看（尙未成爲『畫』）只得『割愛』了。

北平故宮博物館的珂羅版印刷，器械藥品均佳，而工作似不很認真，即如此次所印，有同一畫片，而百枚中濃淡不一者，可見也。隨隨便便，但比上海的出品却好。此書在書店賣廉價一星期（二元五角，七月底止）約銷去十本，中國人買者三本而已。同胞往往看

一看就不要。

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進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發熱，則由于肋膜，不足爲意也。醫師已許我隨意離開上海。但所往之處，則尙未定。先曾決赴日本，昨忽想及，獨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則一履彼國，我即化爲翻譯，比在上海還要煩忙，如何休養？因此赴日之意，又復動搖，惟另覓一能日語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尙在考慮中也。

專此布復，即請

暑安

樹 頓首 八月二日

二

明甫先生：

十二晨信收到。紀念文不做了，一者生病，二者沒有准備，我是從校何苦的翻譯，才看高的作品的。

文學字照茄門拚法，是可以這樣的。

說到賤體，真也麻煩，肺部大約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餘孽，還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約這裏的環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聞不問，也是使病纏綿之道。我看住
在上海，總是不好的。

述林下卷校樣，七天一來，十天一來，現在一算，未排的也不過百五十面上下了。前天寄函雪村，託其催促，于二十日止排成。至今無答說不可之函，大約是做得到的了。那麼，下卷也可以在我離滬之前，寄去付印。

專此布復，即請

暑安

樹頓首 八月十三日

三

明甫先生：

十四夜信頃收到。肋膜炎大約不足慮；肺則于十三四兩日中，使我吐血數十口。肺病

而有吐血，本是份內事，但密斯許之流看不慣，遂似問題較別的一切爲大矣。血已于昨日完全制止，據醫生言，似並非病竈活動，大約先前之細胞被毀壞而成空洞處，有小血管孤立（病菌是不損血管的，所以牠能獨存，在空洞中如橋梁然），今因某種原因折斷（高聲或劇動），因而出血耳。現但禁止說話五日，十九日滿期。

轉地實爲必要，至少，換換空氣，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楊君夫婦之能以裝手勢貫徹一切者，因兩人皆于日語不便當之故也。換了我，就難免于手勢危急中開口。現已交秋，或者只我獨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績恐亦未必佳，因爲無思無慮之修養法，我實不知道也。

倘在中國，實很難想出適當之處。莫千山近便，但我以爲逼促一點，不如海岸之開曠。專此布復，即請

*「前次來信謂若到日本，總有通日語者同去，則你較爲省力，鄙意尙一時無此同伴，則到日本後，雇一下女，似亦可將就，因從前楊贊江夫婦在日時雇過下女，楊日語不很高明，楊夫人完全不懂，但下女似乎很靈，作手勢頗能了然。」——沈先生原信。

魯安

樹上 八月十六日

四

明甫先生：

我肺部已無大患，而肋膜還扯麻煩，未能停藥；天氣已經秋涼，上海濱，反易傷風，今年的『轉地療養』恐怕『轉』不成了。

因此想到述林，那第二本，交稿時約六月底排成。在我病中，亦仍由密斯許趕校，毫不耽擱，而至今已八月底，約還差百餘頁。前曾函託章先生，請催排字局，必于八月二十邊排完，而並無回信置可否，也不看出排稿加緊，或隔一星期來一次，或隔十多天來一次，有時新稿，而再三校居多，或只清樣。這真不大像在做生意。所以想請先生于便中或專函向能拿主意的人（章？徐？）一催，從速結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較的覺得輕鬆也。

那第一本的裝訂樣子已送來，重磅紙；皮脊太『古典的』一點，平裝是天鵝絨面，殊漂亮也。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樹 上 八月卅一日

五

明甫先生：

昨收到一日信，才明白了印刷之所以牛步化的原因，現經加鞭，且觀後效耳。振鐸常打如意算盤，結果似乎不如意的居多，但這回究竟打得印出了十分之八九，成績還不算壞。我想，到九月底，總該可以結束了。最失敗的是許欽文，他募款建陶元慶紀念堂，後來收款寥寥，自己欠一批債，而杭州之律師及記者等，以他爲富翁，必令涉入命案，幾乎壽終牢寢，現在出來了，却專爲付利子而工作着。

美成鉛字，其實並不好，不但無新五號，就是五號，也有大小，不一律的。初校送來，却頗乾淨，錯誤似不多，但我們是對原稿的，因此發見印刷局的校員，可怕之至，他于覺得錯誤處，大抵以意改令通順，並不查對原稿，所以有時簡直有天淵之別。大抵一切校員，無不如此，所以倘是緊要的書，真令人寒心。述林有一半無原稿，那就沒法了。此請

著安

六

明甫先生：

先前有稱端木蕪良的，寄給我一篇稿子，而我失其住址，無法回覆。今天見文學八月號，有驚鷺湖的憂鬱一篇，亦同名者所作。因思文學社內，或存有他的通信處，可否乞先生便中一查，見示。

又蕭三之通信處，如有，亦希示知，其寓所或其信箱均可。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樹
頓首
九月十四夜

七

明甫先生：

廿五日信廿六到。美成『排竣』之說甚巧，至于校。則尙剩序目。先前校稿，他們辦法亦與上卷不同，至二校，必打清樣來，以示無須三校之意。我亦遵命，但曾提出一頁，要三校，而至今不至也。

中國的一日至今無有，有時非常寬緩，是生活書店所不甚少有的事，以前亦往往遇之。此店貌似旺盛，而辦事或失之太散漫，或失之太聰明，其實是很不健康的。

述林初擬計款分書，但如抽去三分之一交C.T.，則內山老板經售者只三百餘本，迹近合他做難事而又克扣其好處，故付與C.T.者，只能是贈送本也。

專此布復，並請

秋安

樹 頤首 九月廿六夜

八

明甫先生：

四日信收到。

「顧問」之列，我不願加入，因為先前爲了這一類職銜，喫苦不少，而且甚至於由此發生事端，所以現在要迴避了。

在十四日之前，當投稿一篇，雖然題目未能十分確定。

蕭紅一去之後，並未給我一信，通知地址；近聞已將回滬，然亦不知其詳，所以來意不能轉達也。

昨看冰天雪地，還好。專此布復，即請

著安

樹上 十月五日

答世界社

一九三六年

一

世界社諸先生：

十三日信收到。前一函大約也收到的，因為久病，攔下了。

所問的事，只能寫幾句空話塞責，因為實在沒法子。我的病其實是不會全愈的，這幾天正在吐血，醫生連話也不准講，想一點事就頭暈，但大約也未必死。

此復，即請

暑安

魯迅 十五日

答世界社問

我自己確信，我是贊成世界語的。贊成的時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來年了罷。但理由却很簡單，現在回想起來：一，是因爲可以由此聯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壓迫的人們；二，是爲了自己的本行，以爲牠可以互相紹介文學；三，是因爲見了幾個世界語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義者之上。

後來沒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現在的意見也不過這一點。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說這好，但說不出一大篇牠所以好的道理來。然而雖然如此，牠究竟會證明我的判斷並不錯。

魯 迅 八月十五日

這是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大病後勉強執筆的答問。經廣平再三申請始允予抄錄底稿者之一，抄後曾經先生親自校閱一過。——編者註。

王正朔

一九三六年

—

正朔先生足下：

頃奉到八月十四日惠函，謹悉一切。其拓片一包，共六十七張，亦已于同日收到無誤。橋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後拓出，遲固無妨也。

知關錦念，特此奉聞，並頌

時綏不盡

周玉材 頓首 八月十八日

康小行

一九三六年

—

小行先生：

來信收到。

珂氏版畫印本無多，出版後即爲豫約及當地人士購去，現已無餘，且不再版，故來函所詢之書未能奉寄，不勝抱歉！此覆，敬候

時綏

樹

上

八月廿六

此信是先生大病時所口述，由廣平代筆寄發的——編者註。

鹿地巨

一九三六年

鹿地様:

拙作ノ選擇ニ關スルコトハアナタノ主張ニ同意シマス。實ニ言ヘバ自分ハ此ノ問題ニツイテ考ヘタコトハ無カツタノデス。

只「コールヴエツ畫集序目」一篇ハ無クテモヨイト思フ。日本ニハモツトクワシイ紹介ガアツタトオボエテ居マス。併シ若シ既ニ譯了シタナラ入レテモヨイ。中ニ引用シテ居ル永田氏ノ原文ハ「新興藝術」ニアルノデスカラ同誌ヲ一所ニ

送リマス。

版畫ノ解釋ヲモ翻譯シマスカコレヲモ譯ケナラ、説明ノ2、「窮苦」ノ條下ニ「父親ガ小孩一人ヲ抱キ、」父親」ヲ「祖母」ト改正シテ下サイ。別ノ複製ノ繪ヲ見タラドウシテモ女性ラシイDioréノ説明ニモ祖母ダト云ツテ居ル。

ホカノ隨筆ヲ加ヘタ方ガイイト思フ。併シソノコトハ張君ト商談シテ下サイ。僕モ同君ニ一度タノンダニトガアルノデス。

魯 迅 九月六日

許傑

一九三六年

—

許傑先生：

來信收到。徑三兄的紀念文，我是應該做的，我們並非泛泛之交。只因爲久病，怕寫不出什麼來，但無論如何，我一定寫一點，于十月底以前寄上。

我並沒有豫備到日本去休養；但日本報上，忽然說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國報上如亦登載，那一定從日本報上抄來的。專此布復，即請

撰安

魯迅 九一八

附
編

蕭 參

一九三二年

一

蕭三兄：

……這回的旅行，我本決改爲一個人走，但上月底竟生病了，是右足的神經痛。趕緊醫治，現在總算已在好起來了，但好得很慢，據醫生說是年紀大身體不好之故。所以能否來得及，殊不可知。因爲現在是不能走陸路了。坐船很慢，非趕早動身不可。至於旅費，我倒有辦法的……

九月十一夜

查日記，此信是一九三二年所發——編者註。

一九三四年

二

大會我早想看一看，不過以現在情形而論，難以離家，一離家，即難以復返，更何況發表記載。那麼，一切情形，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不能傳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了麼？也許還是照舊的在這裏寫些文章好一點罷。

上二信從救國日報蕭三先生的反對對於魯迅的侮辱文中摘錄。據原文所述，後一信曾譯登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的真理報，因「蘇聯作家開第一次大會的時候，邀請各國著名作家到會，先生便是被邀請的一個。我也曾私人寫信給他……但他的回信……」而前一信，則是「蘇聯的作家們和過去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曾好幾次邀請魯迅到蘇聯參加「五一」及十月革命節盛會。有一次接到先生的信」蕭三先生原文後又轉載于魯迅先生紀念集——編者附記。

施蟄存

一九三三年

一

蟄存先生：

來信早到。近因搬屋及大家生病，久不執筆，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上，恐怕不及寄稿了。以後，倘有工夫坐下作文，我想，在第三期上，或者可以投稿。此覆，即請

著安

魯迅 啓上 五月一日

二

施 塾 存

塾存先生：

十日惠函，今日始收到。

近日大熱，所住又多蚊，幾乎不能安坐一刻，筆債又積欠不少，因此本月內恐不能投稿，下月稍涼，當呈教也。此復，並請

著安

迅 啓上 七月十八夜

上二信抄錄于生活書店版現代作家書簡，通信年代亦照抄——編者附記。

杜 衡

一九三三年

杜衡先生：

惠示謹悉。高爾基文選已託人送上，諒已達覽。譯者曾希望卷頭有作者像一張，不知書局有可移用者否？倘沒有，當奉借照印。

不看外國小說已年餘，現在無甚可譯。對於現代六期，當密隨筆或譯論一篇而已，此復，並頌

著安

魯迅 啓上 八月十夜

杜衡先生：

十二日信昨收到。高論譯者不知所在，無法接洽，但九月中距現在不過月餘，即有急用，亦可設法周轉。版稅一層是可以不成問題的。高爾基像我原有一本，而被人借去，一時不能取回，現在如要插圖，我以爲可用五幅，因爲論文是近作，故所取者皆晚年的——

1. 最近畫像（我有）
2. 木刻像（在文學月報或北斗中，記不清）
3. 他在演講（在鄒韜奮編的高爾基內）
4. 藹理斯的漫畫（在同書內）
5. 庫克爾涅克斯的漫畫（我有）

如現代願用而自去找其三幅，則我當于便中將那兩幅交上，但如怕煩，則只在卷頭用一幅也不要緊，不過多加插畫，却很可以增加讀者興趣的。

還有一部高爾基小說選集，約十二萬字，其實是論文集的姊妹篇，不知先前曾經拿到現代去過沒有？總之是說定賣給生活書店的了，而昨天得他們來信，想將兩篇譯序抽去，也因為一時找不到譯者，無法答覆。但我想，去掉譯序，是很不好的，讀者失去好指針，喫虧不少。不知現代能不能以和論文集一樣形式，尤其是不加刪改，為之出版？請與藝存先生一商見告。倘能，我想於能和譯者接洽時，勸其收回，交給現代，亦以抽版稅法出版。

倘賜覆，請寄××××××××××××××××，較為便捷，因為周建人忙，倒不常和我看見的。此復，即頌

著安

魯迅 上 八月十四日

三

杜衡先生：

昨奉到十八日函。高氏像二種，當于便中持上。小說集係同一譯者從原文譯出，文筆流暢可觀。已于昨日函生活書店索還原稿，想不會有什麼問題。

文藝理論叢書第一本，我不能作序，一者因為我對於此事，不想與聞；二者則對於蒲氏學術，實在知道得太少，亂發議論，貽笑大方。此事只好等看見雪峯時，代為催促，但遇見他真是難得很。

第二本無人作序，只好將靖華的那篇移用，我是贊成的。第一本一時不能成功，其實將第二本先出版也可以。

現代用的稿子，尙未作，當于月底或下月初寄上不誤。揣此布復，即頌

著祺

魯迅 啓上 八月二十日

四

杜衡先生：

昨天才看見雪峯，即達來函之意，他說日內就送去。

生活書店經去索稿，他們忽然會照了譯者的條件，不肯付還。那麼，這稿子是拿不回來

附上書兩本，製版後可就近送交周建人。我的意見，以爲最好是每條印一張，插在
全書之內，最不好看是都放在卷首，但如書店定要如此，隨牠也好。惟木刻一張，必須用黑
色印，記得雜誌上用的不是黑色，真可笑，這回萬勿受其所愚。

又附上蕭君譯文一篇，于現代可用否？如不能用，或一時不能用，則請擲還，也交周建
人就好。

我的短文，一併寄上。能用與否，尙乞裁定爲幸。此請

著安

魯迅 上 八月二十七日

五

杜衡先生：

頃譯成一短文，即以呈覽，未識可用于現代否？倘不合用，希即付還。

高氏論文選集的譯者要錢用，而且九月中旬之期亦已屆，請先生去一催，將說定之
版稅趕緊交下，使我可以交代。又插圖的底子，原先也是從我這裏拿去的，銅版製成後，亦

請就近送交周君爲荷。專此布達，即請

著安

魯迅 啓上 九月十日

六

杜衡先生：

十一月六日信，頃已收到，并插畫原底五幅，稿費共四十八元，蕭君之一部分，當爲代寄。本月現代已見，內容甚豐滿，而頗龐雜，但書店所出，又值環境如此，亦不得不然。至于出版界形勢之險，恐怕不只現代，以後也許更甚，只有摧毀而無建設，是一定的。輕性的論文實在比做引經據典的論文難，我于評論素無修養，又因病而被醫生禁多看書者已半年，實在怕敢動筆。而且此後似亦以不登我的文字爲宜，因爲現在之遺忌與否，其實是大抵爲了作者，和內容倒無甚關係的。蕭君離上海太遠，未必能作關於文壇動態的論文，但他如有稿子寄來，當儘先寄與現代。

那一本現實主義文學論和高爾基論文集，不知何時可以出版。高的小說集，却已經

出了半個多月了。專此奉復，並頌

時綏

魯迅 上 十一月十二日

以上六信抄錄于現代作家書簡，第二信中之××乃該書編者所略。——編者附記。

孔若君

一九三五年

—

若君先生：

奉到手示，剛剛都是我沒法相幫的事，因為我寫信，一向不留稿子，而且別人給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存留的，這是鑒于六七年前的前車，我想這理由先生自然知道。專此奉復，並頌

時綏

迅上 十一月一日

此信抄錄于現代作家書簡——編者註。

汪馥泉

—

馥泉先生：

來函敬悉。關於小說史事，久不留心，所以現在殊無新意及新得材料可以奉聞，歉甚。
清之吳縣，疑即明之長洲，但手頭無書可查，不能確說。請先生一查歷代地理韻編
(在兆洛李氏五種內)，大約于其中當得確說耳。

上 十一月十三日

*此信抄錄于現代作家書簡，但年代不詳——編者註。

跋

這一束書簡，共計八百餘通，合之先生生前所作之信札，大約不過三分之一而已。當時徵求先生遺札的時候，有人雖藏有先生給他的書簡不少，然因今昔立場各殊，信中有述及其隱微，遂如樊山之藏越縵日記，祕不肯出。亦有人以先生蔑視晚明小品，思想漸異，徐由同路而至對立，隱恨先生之文字，亦思如墓浦之毀謝山文集。先生之文字既無從毀滅，昔日私人之信簡，乃棄置由己。凡此兩類之書簡，此集中均付缺如；深冀在此彌天戰亂中不致蕩爲劫灰，後日或仍能重現于世人之前。然九年烽火，遍地兵燹，若非許先生在七七之前及早徵集，則此淺淺，恐亦當散逸飄失而無從彙印了。

在先生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先生一生的精力，幾有一大部分是消耗于信札方面的。我們知道先生生前對於來信素不肯使人失望——其實先生在其他方面只要力所能及也決不肯使人失望的，這些從井救人的事在書簡中就可看到不少——不論素識或

不識，幾乎是每信必覆，甚至在大病垂危中，對來信尚口述而託許先生執筆寫回信，這類的信，在這集子中就有好幾封。先生亦自言『實則我作札甚多，或直言，或應酬（其實真正應酬性質的信很少），並不一律』（見本書六九八頁）。可知先生的書簡，實應與先生的雜文同等相看。尤其是在書簡中，可以看出先生對青年的誠摯愛護（如告以不要赤膊作戰，戰鬥要艱，用壕塹戰等）和作事的周密細心（如印書方面，注意到用紙的經久，顏料的植物性或礦物性，裝訂的精緻等等）。這些都是在雜文中所看不到的。先生的此種舉措，與先生的終生行事一貫相合，就是儘量犧牲自己，注目于永遠，爲的是將來！

在先生的書簡中，可以看出先生的各方面，如：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于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致曹聚仁信，見四六四頁。）

這種對朋友，對青年的誠摯愛護，在先生的書簡中很多很多。

信中又有很多的憤怒，如：

「中國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聽不發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實友不可，於是堅卓者無不滅亡，遊移者愈益墮落，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倘中國而終亡，操此策者爲之也。」（致曹聚仁信，見四五

二頁）

也有悲鬱，如：

「我已經能夠細嚼黃連而不皺眉了。」（致李秉中信，見四頁）

「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壓迫，難以發達，舊的又只受着官私兩方的漠視，摧殘，近來我真覺得文藝界會變成白地，由個人留一點東西給好事者及後人，可喜亦可哀也。」（致鄭西諦信，見五三五頁）

還有機智，博大，及對新中國前程的熱望等等，在信中均有涉及，原信具在，均可細玩，茲不多引。這些信雖都是十年前的事，現在看來却仍舊是很清新，真切，有用。

信中還可以看到先生對於文化工作永遠的遺澤，如代孫用印勇敢的約翰，自己墊付版稅，自己文字受壓迫，版稅受剝削，印書受欺詐，然而仍在壓迫，剝削，欺詐之外，編印引

玉集、木刻紀程等，以他國之精藝，供國人之揣摩，廣垂絕之技藝，免湮沒之失傳；這種地方，非名非利，全以己之愛好，而思存文化的一些精英，付之久傳。信中也有一部份是對於青年木刻家的指示，循引中國的木刻，可說是先生一手闢創草萊的，一人高呼，萬夫集應，僅僅十五年，而有今日木刻之發揚偉大的成績，可惜先生已不及親見了。木刻如此，其他當亦無異。讀這些先生的遺札，可以使我們沈思，激礪，鼓戰疲之軀肢，作更堅韌的進擊。

此集爲存真起見，有違國人忌諱之習，一依原簡，不刪隻字。先生在致李秉中信中說：『自己的信之發表，究勝于別人之造謠，況且既已寫出，何妨印出。』（見二十頁）難免有一些人物，因信中有觸及其尊嚴，暗爲切齒，然爲歷史留一些真實的資料，礙難刪改，真是一件無法的事情。

看完了這些信，不禁潸然，既感人往風微，又感先生薦其一生于中國，從晚清末葉一直到死，垂三十餘年，中間的伙伴，有的高昂，有的落伍，有的叛變投降，有的慷慨就義，先生以詩人之心情，作戰士之英姿，奮鬥至死，浩氣永存，『爾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先生的一生，是孤軍以作中流砥柱。然遺風所及，四海響應，如今是越久越足證明他文字的價值。

了。

在今先生十週祭中，有能排除種種困難，印出此書，嘉惠讀者，是令人很興奮的事。漫天陰霾，投一炬輝，可使戰士的心神爲之一旺，先生的火炬，終將引導中國前進，照滅一切。

楊霽雲 三十五年九月廿九日

編後記

記得在魯迅先生剛逝世不久，曾經登報徵求遠近友好給我幫助，把以前魯迅先生逐字寫出，逐封寄出的信借還給我拍照留底，以便將來影印成集。那時獲得朋友大量予以同情的言肯，先後惠寄的信有八百餘封，計通訊者七十餘位。

那時見報就響應我這一要求，最先把信寄給我的多是木刻界的朋友。而且還有不少是附帶聲明，拍照之後必須寄還的，其中羅清楨先生就是一位，並且寄出之後，他還不斷地來信催討，一時來不及拍照的苦衷又不便直陳，沒有法子，就抄下信底之後把原信掛號寄回去了，而待到現在書簡出版，羅先生却先逝世，不及親眼目睹，誠屬憾事。那時大約是魯迅先生逝世後的第二年春間，我一面搜集書簡，一面托人接洽出版商。因為魯迅先生有幾種著述是親筆手寫的，如嵇康集就有兩種抄本之多，而古小說鈞沈則不下十冊，都是楷書，非常名貴。至于日記，書簡則是行書，亦頗工整，我們爲了想保留他的手澤，最

低限度這些種書都希望用影印以與世人相見。以前由文化生活社吳朗西先生之助，曾出過一本魯迅書簡影印本，那僅是選取幾十位朋友的通訊，可以代表各種方面的。爲尋求能擔負起這全部影印的出版者，環顧國內，則祇有一商務印書館能夠勝任。因此萬不得已，懇請蔡元培先生代爲介紹，訂有嚴酷的契約，我們也不惜委曲求全，意思即在祈求影印部分的能以儘量從速實現。想不到魯迅先生生不逢辰，死後亦高頂其華蓋運，即在他逝世還未及週年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發生了，不但影印之議，付之虛建，就是拍照之後陸續退回，亦因友朋遷徙，流動過甚而未得實現。

及至一九三八年夏間，魯迅全集編印問世，又因爲自己太替出版家的生意眼着想，以爲影印耗費成本過鉅，倘先行排印之後，再有影印版出，恐銷路大受打擊，因此強行把日記、書簡留置，未即編入全集之內。就是這一念之差，蹉跎至今，世亂益亟，河清何俟，薤露之萌，急不及待！迫得變更原意，在今逝世十週年紀念前，毅然先行排印出版，自然還是希望將來有影印的可能。

這里大部分書簡，是從原信照抄，並經校對的，編入前部。偶或從各出版物抄錄，或屬

排印，誠恐與原函略有出入，無從訂正，即在附編內排列，計約十數函。

在一九四四年秋間，承楊霽雲先生指示，謂世變瞬息，難以逆料。對魯迅先生遺著，殷殷以未行付梓爲念，屢被督促，且不惜親自撥出奔走衣食的時間，助我把日記、書簡複寫抄存，除原稿外，又多三份，歷時數月，大部分的複寫，每一個字，要力透五層紙張，抄未及半，楊先生右手中指，已結成黃豆大的一粒硬繭了。然仍願以人力回天，不斷繼續抄稿的大部分，都是楊先生的勞績，特此誌謝。至一九四五年春間，方在慶幸抄錄竣事，得透一口氣。於是把抄稿分藏數處，有時甚至一日數遷。却就在這時，鐵鳥不斷飛來上海，偵察投彈，逐漸有加緊反攻的氣象，我們一面私幸國土的重光有日，一面却戰兢小我滅亡的旦夕可期。其間危懼不忘，首先須安排妥當，到處尋求一席之地，急行把這些未經出版過的手澤等，慎重保存安放起來。每當風聲鶴唳，即爲之胆戰心寒。一夕數驚，終得保存。此中甘苦，誠不堪道。

及至勝利之後，每念及手邊書簡，雖屢經患難，仍安全無恙，對於友朋們的盛意相假，心中稍以爲慰。現在既然有與讀者見面的機會，因之更想到，還有大部分通信，向未見借，

仍留在各地友朋手中，倘亦無恙，更望繼續助我一臂，仍然陸續惠假（如有一時不便發表的，當代保留），以便隨時增加，使這書簡集更得充實，更爲完備。這不但是我們私人之幸，想遠近友好，或能諒其前者之兢兢以保，而爲異日研究魯迅先生文學遺產對於書信爲助之重，惠然不棄，源源寄借，我們當一樣的感戴，沒齒不忘。

本書編排，就各通訊者第一封信的年代先後做次序，又因爲倘使依照同一年代而將各人的信件排在一起，對於這一年代的事件固然清楚，而對於某一友朋個別的情感，某一友朋交游的經過，似乎頗覺割裂而有系統不清之嫌，所以就不願依此辦理了。

對於通訊的年代是使編者頗感爲難的，因爲借來書簡，如果連同信封，或可以從郵戳上斷定年月，可惜不少是僅有原信，或有信封而郵戳並不清楚的，沒法子就借助於魯迅先生的日記，把各年代的同月日的日記找出來對照，往往幫助不少。譬如信內說附上某某書幾冊，日記也一樣的寫着：寄某某信，又某某書幾冊，當然可以斷定無訛的了。然而苦的是同一月日而不同年，却同有與某人的通訊，這就難於斷定是那一年的了，沒法中的辦法是又從當年的出書，行事做參攷而酌定。但倘使對這都沒有談起呢？那就很難

定奪，在這種情形之下，祇得由編者放慮假定了，因此也許會有年代假定錯的，則自然是編者應負其咎而祇有希望原受信者陸續給我們指教，訂正了。

這裏的書簡，除了從原信抄排，可以校正，另外還有十數封是從各出版物抄錄的，則不少是經過排印的手續，或有脫漏，所以在每信末尾，就附書該信抄錄于××，以便查攷。我們還得感謝一些朋友，如趙家璧先生，他聽說我們在印書簡，就連忙親自借送給我他自己珍藏的信件，裏面並有鄭伯奇先生的三封信，此外內山先生等亦有信加添，使這書簡更加豐富，使讀者更從書簡裏多得瞭解魯迅先生的生平以及社會環境所產生的各式事項，使研究魯迅的多一旁證，對中國文化上或者不無少補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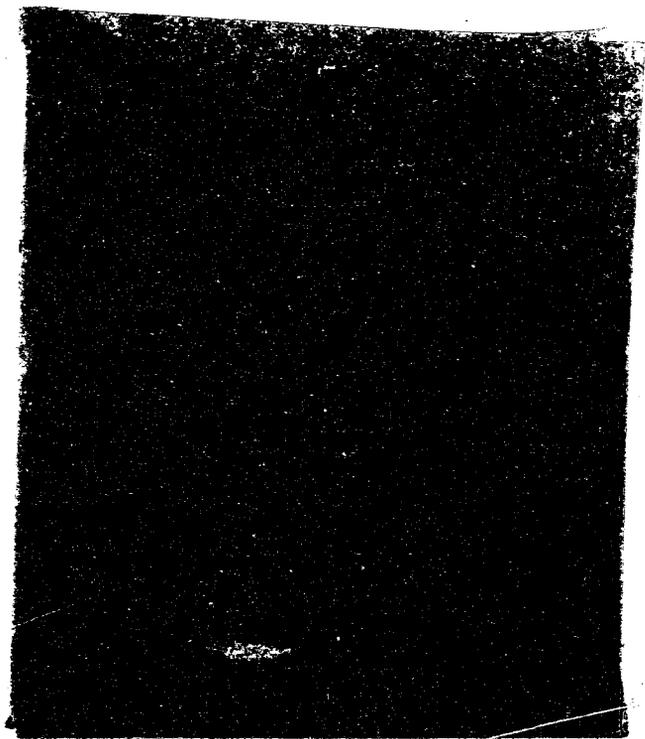
因此我現在再來一個鄭重的呼籲：請各位保存魯迅先生書簡的朋友仍然不斷地陸續惠借書信（一定還有許多，從日記裏我們就見到不少沒有收回的通訊者的大名），使我們能在再版的時候加厚一倍，三版的時候更加厚一倍，使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更得豐富的食糧，這是我們所珍視而需要的。我們爲此伸出求助的手，請愛好魯迅以及關心文學的先生們給予以助力！

這裏又把魯迅先生給編者的一封信也一起排入目次，因為年代已早，不便加入兩地書裏，而被壞魯迅先生原編的目次，所以就放在這裏了。

末了我還得向鄭效洵先生致謝，因為書簡的得與讀者相見，全部的校正付排，經過他兩個多月日夜不息的辛勤工作玉成的。於此我們更證實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對魯迅先生的文學遺產是如何地寄予深厚的同情了。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許廣平記





魯迅書簡



編者 許廣平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初版

